武俠世界



· 特別介紹 ·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御用殺手　馬雲·著



一個王國裏出了不尋常的事，但由於皇宮竹幕低垂，沒有人可以清楚知道裏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那位國王派出了御用殺手去追殺一個人，那人到底是誰？鐵拐俠盜故事之「御用殺手」裏將有詳細交代，該故事是期在本刊刊出，敬請留意。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2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七代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獲得海書郎賞識，將無鋒劍傳予給他，並命他爲第七代大殺俠，詎海書郎剛死，鐵蝦蟆立現身奪劍，戚明星奮起與鬥，終因技不如人，被鐵蝦蟆擊敗，戚明星欲逃，發現去路爲北邙四鬼堵住，鐵蝦蟆知機，轉身逃去，戚明星正擬拚命，忽睹遠處有燈籠光逐漸行近，北邙四鬼老二往看，還未走近，你被人擊斃，各人怔駭間，燈籠光已來到，驀見二婢手執燈籠前導，後隨一頂四人抬的彩轎，各人看淸來的竟是三花娘子，戚明星原也驚怕三花娘子的爲人，但現在他不怕了，反而覺得高興——

三花傷情斷　八俊護靈車

戚明星已經知道個女人在追求大殺俠海書郎，既然她對海書郎有情，那麼，就不致於對自己做出「絕情」的事了。

所以，他現在的感覺是：救星來了！

紅轎，在走到三丈近處停下，那四個青年轎伕在歇下紅轎之後，仍如傀儡直立不動。

北邙「三鬼」面容一懍，不由自主的往後退了幾步。

轎中的三花娘子這回沒有像在北山那樣發出令人沉醉的嬌笑，她聲調變得異常冷峻，慢慢的說道：「北邙四鬼，剛才你們對鐵蝦蟆說的話，奴家也要這樣對你們說——這裏沒你們的事了！」

爲首的長髮怪人，似乎對三花娘子畏如毒蛇，顫聲道：「我……我二弟怎麼樣了？」

三花娘子答道：「他還活着。」

爲首的長髮怪人透了口氣，拱手道：「好，多謝妳手下留情，我們走了。」

他像鐵蝦蟆一樣，絲毫不敢反抗，向另二鬼一招手，三人縱身疾去，抱起那受傷的老二，一眨眼間就跑得沒了影子。

戚明星心中驚奇不置，暗忖道：「這女人當眞厲害，兇殘暴戾如北邙四鬼，竟也沒有勇氣與她一戰……」

他覺得一個從不出轎的女人竟能名譟天下，使人人懼如蛇蝎，眞可謂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怪事，因此他眞希望能一睹她的廬山眞面目，看看她到底是個甚麼的女人。

但想歸想，他可不敢輕舉妄動，因爲他知道十年來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企圖迫她出轎而非死即傷，自己連鐵蝦蟆都不能勝，若想迫她出轎無異是灯蛾撲火。自尋死路。

這時，三花娘子啓口了，其聲嚦嚦的問道：「那青年，你叫戚明星是麼？」

戚明星答道：「是的。」

三花娘子道：「你師出何門？」

戚明星道：「家師燕靑雲。」

三花娘子道：「燕靑雲？這姓名奴家好像聽過……」

戚明星道：「他是越西鴻的護法。」

三花娘子輕咳一聲道：「原來你是鐵船幫的人，奇怪，海書郎怎會看上你？」

戚明星道：「小可現在已是鐵船幫的叛徒。」

武俠奇情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三花娘子輕哦一聲，道：「你爲何叛離鐵船幫？」

戚明星說道：「因爲小可不喜歡越西鴻。」

三花娘子說道：「你爲何不喜歡越西鴻？」

戚明星道：「不說也罷。」

三花娘子也不再追問，轉話道：「我想，海書郎看上你，一定有其正確的看法，但是……他眞的死了麼？」

戚明星道：「是的。」

三花娘子道：「因何而死？」

戚明星道：「他中了百花瘴氣。」

三花娘子道：「奴家想開棺看看，你不反對吧？」

戚明星道：「小可反對。」

三花娘子忽然苦笑一聲道：「戚明星，你知道麼？奴家等待他來攻轎已等了十年之久，今天他忽然死了，你說奴家連看他最後一面也不可以麼？」

戚明星道：「如果只想看他最後一面，這倒是可以的……」

三花娘子道：「奴家別無企圖。」

戚明星道：「眞的？」

三花娘子怒道：「如非看在他面上，你這句話可使奴家無法忍受！」

戚明星道：「海大俠臨去之前，曾經提到妳。」

三花娘子似乎精神一振，急問道：「他怎麼說？」

戚明星道：「他說他不了解妳。」

三花娘子大爲失望，長嘆一聲道：「池不該說這種話，難道他以爲奴家對他的情意是虛假的？」

戚明星沉默着。

三花娘子悲傷地道：「奴家追求他，是因爲覺得當今天下，除他之外，沒有第二個男人能與奴家相配……」

戚明星可不大相信，他已緊緊記住了海書郎的話，認爲這個神秘女人一再糾纏海書郎，必有別的目的，但他不願說出來，他還是沉默着。

三花娘子忽然道：「春花，妳去開棺，我要看看他的遺容。」

原來，她那兩個丫鬟一個叫「春花」，一個叫「秋月」，這時春花恭應了一聲，立時跳入坑中，抽出一把匕首，插入棺蓋縫隙，往上一扳，只聽一陣「吱吱」聲響，棺蓋已被扳開一二寸。

接着，她收起匕首，雙手插入縫隙，右手扳，左手下壓，又一陣「吱吱」聲響之下，整個棺蓋竟已被她揭開了！

戚明星看得暗暗咋舌，暗忖道：「一個丫鬟卽有此功力，她的一身武功更可想而知了！」

他本來很不贊成她們去「驚擾」已死的海書郎，但轉而一想，覺得讓她見見已死的海書郎也好，如果她十年來眞是在痴戀海書郎，現在正是讓她死心的時候。

棺蓋一開，大殺俠海書郎的遺體已一覽無遺！

海書郎的臉色已呈紫黑，面上亦畧現浮腫，看來在他斷氣之後，體內的瘴毒就發作了。

三花娘子的紅轎距坑穴有三丈遠，她命四轎伕把轎抬到坑邊，撥開門簾看着棺中的海書郎，不禁淚如雨下道：「書郎，書郎，你爲甚麼不告訴我你中了百花瘴氣？如果你告訴我，我是可以替你醫治，你死得好慘啊！」

她聲音很悲切，聽來眞非虛情假意！

戚明星人站在左邊，故在她撩開門簾時，仍看不見她的人，他很想看看她的廬山，當下慢慢移動脚步，繞着坑邊向右方轉去。

「站住！」那侍立轎側的秋月，突然戟指他嬌叱。

戚明星面上一紅，停住脚步，聳聳肩道：「脚是我的，妳管得了我麼？」

那秋月柳眉一豎，含怒道：「你想死是不是？」

戚明星道：「這話甚麼意思？」

那秋月兇虎虎地道：「告訴你，我家三花娘子不容許有人見到她，誰要見她一眼，就非死不可！」

戚明星笑道：「啊，這樣嚴厲，但我認爲一個女人若不願拋頭露面，就該躲在家裏不要出來。」

那秋月瞪了他一眼道：「哼，我們主僕三人行道江湖十年，還沒有一人敢這樣頂嘴，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戚明星沒與趣跟她鬥嘴，當下仰臉看天，不再開口。

那三花娘子越哭越傷心，悽悽切切地道：「書郎啊！我原只道能與你共締鴛盟，誰知你竟忍心離我而去，你等着吧！等我了結一樁心事之後，我會去九泉之下與你共聚的……」

戚明星見她那麼傷心，那麼「眞情流露」，不禁頗爲感動，暗忖道：「看她的樣子似乎眞心痴戀海大俠，但海大俠爲何說她別有目的呢？如果她別有目的，那麼目的可能在於覬覦大殺門的武學，可是海大俠已死，以她的本事，要搶奪我這『無鋒』寶劍是易如探囊取物的，而她並無此意，她的目的到底爲何？」

正思忖間，忽聽三花娘子開口問道：「戚明星，你告訴我，他因何中了百花瘴氣？」

戚明星道：「他的女兒失蹤了，爲了尋找他女兒——」

三花娘子驚詫的打岔道：「他女兒怎麼失踪的？」

戚明星道：「兩年前，他由外返家時發現家中老媽已死，女兒失踪不見，據海大俠推測，其女可能被仇家擄去，頭一年他尋遍中原無下落，後來想到他的大仇家『南蠻王』頭上，就遠赴南荒尋找，結果查出其女失踪與『南蠻王』無關，但在下山之時，不幸中了瘴氣，這一年來，他一直以深厚的內功控制着病毒的發作，最近他自感力不從心，因此把『無鋒』寶劍傳給我，要我繼承大殺門一脈，成爲第七代大殺俠。」

三花娘子聽了咬牙恨聲道：「可惡，我一定要把那個擄去他女兒的惡賊找出來將他碎屍萬段！」

戚明星道：「這件事，海大俠已託付於我了。」

三花娘子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又恨恨地道：「還有那個『南蠻王』，他也該殺！」

戚明星道：「海大俠已查明『南蠻王』不是擄去其女之人，怎麼說他該殺？」

三花娘子咬牙切齒道：「他不該住在南荒，如果他不住在南荒，海書郎也不會中了瘴氣！」

戚明星對於她這種「不可理喻」感到可笑，當下話鋒一轉道：「妳已看過海大俠的遺容，我想該蓋上棺蓋了吧？」

三花娘子不答，忽由轎中拋出一撮秀髮，擲入棺中，口中說道：「贈君一縷萬情絲，但願君心化柔水，夢裏來相會！」

語畢，接着道：「起轎，回家去。」

那四轎伕立卽抬起紅轎，在二婢的前領下，朝山坡下慢慢走去……

戚明星目送紅轎遠去之後，再跳入坑內，重新將棺蓋釘好，卽登上坐騎，馳出墳場，遄返金華。

× × ×

也就在戚明星回到金華府的時候——

原先大殺俠海書郎站了八九天的那塊十字路邊，忽然出現了僧道丐三個古稀老人！

他們靜靜的立在路邊似在等人。

老和尚慈眉善目，身穿灰僧袍，足登薄底靴，頸掛一串大唸珠，手執一柄禪杖，神態飄逸淸奇，看來是一位得道高僧。

老道人濃眉環目，長鬚拂胸，穿一襲藍袖道袍，足上紅靴白襪，手執拂塵，亦頗有仙風道骨之相。

老乞丐蓬髮垢面，但五官極爲端正，身上是一件百補鶉衣，赤着一雙脚，手持一支細細的紫棒，你只要仔細的打量，就會看出他不是普通的叫化子。

他們在路邊牆下站了一會後，當中那老道人似感不耐，開口道：「哼，他若是去吃飯，現在也該回來了，我看恐怕走了吧？」

老和尚道：「走了？」

老道人道：「貧道是說：他可能已找到了買主！」

老和尚眉頭微微一皺，道：「這豈非太湊巧？」

老乞丐接口道：「是啊！他在此站了八九天都賣不出去，偏偏咱們趕到時，他就賣掉了？」

老道人道：「要不然，何以至今不見他的踪跡？」

老和尚沉聲道：「再等一會看看！貧僧不信有人出得起一萬兩銀子，買他的劍，而他也不見得肯以一萬兩銀子，售出那把劍……」

老道人微微冷笑道：「碰到識貨人，別說是一萬兩銀子，就是十萬兩銀子，也會買他的！」

老和尚道：「問題在於：他可能不是待價而沽，而是看人出售！」

老乞丐道：「對，老叫化認爲他的本意絕不在賣劍，而是在等人！」

老道人問道：「等誰？」

老乞丐道：「等一個繼承人！」

老道人目光一凝道：「噢？」

老乞丐道：「他是第六代大殺俠！」

老道人神情凝重起來，說道：「若然如此，咱們可不能讓他如願以償，否則今後的武林中又不知有多少人要遭殃了！」

老和尚感慨的長嘆一聲道：「百餘年來，大殺門一脈延續不絕，殘殺無數生靈，我輩身爲武林人竟不能戢止其殺孽，亦可謂天意也。」

老道人沉聲道：「貧道可不信邪，今番難得探悉他在此出現，而且咱們三人又碰巧在一起，非得將他除去不可！」

老和尚道：「善哉，上天有好生之德，人應有慈悲之心，貧僧以爲今夜若能遇着他，倒不一定要取他之命，毀去他一身功力卽可。」

老道人詫異道：「他是殺人如麻的惡魔，爲何不取他性命？」

老和尚道：「貧僧聽說他們大殺門一脈雖然好殺，但殺的都是怙惡不悛之徒，因此——」

老道人搖頭打岔，說道：「大師這話不對！」

老和尚微微一笑道：「怎的不對？」

老道人道：「你剛說上天有好生之德，人應有慈悲之心而他殺的雖都是惡人，其本人却一無慈悲之心，只知趕盡殺絕，毫不留情，這種人豈能讓他活在世上！」

老和尚含笑道：「此言有理。」

老道人道：「是啊！」

老和尚道：「但貧僧不以爲然。」

老道人一怔道：「大師又有甚麼高深的道理？」

老和尚道：「一言以蔽之，他沒有慈悲之心，咱們却不能跟着他沒有。」

老乞丐哈哈笑道：「老和尚，恕老叫化說句不客氣的話，你這是婦人之仁！」

老和尚道：「婦人之仁亦是仁。」

老道人突然以嚴正的聲色道：「殺一人而能救千百人，此事何不可爲？」

老乞丐點點頭道：「正是，甚至如果他找到了第七代的繼承人，咱們也得將之一併除去，免得大殺門一脈再在江湖上大造殺孽！」

老和尚道：「貧僧以爲，只要奪了他那口『無鋒』寶劍，予以毀壞卽可，沒有了那口劍，也就不會再有第七代的大殺俠了。」

老乞丐道：「他不會再打造一口？」

老和尚搖頭道：「不會，那口『無鋒』寶劍是不能仿造的。」

老乞丐問道：「甚麼原因？」

老和尚道：「聽前人說，那口寶劍有許多缺口，而每道缺口都不一樣，式樣十分複雜，卽使是大殺俠本人，要憑記憶另鑄一口，也是十分困難。」

老道人道：「如果他有一張『無鋒』寶劍的圖樣，就一點也不困難了。」

老和尚搖頭道：「他不一定有那張圖樣。」

老乞丐道：「好了，先不要想得這麼多，現在找人要緊，他可能尚在此城，咱們分頭找一找如何？」

老道人舉拂塵一指對面街上的一家棺材店，說道：「咱們先去對面那店裏打聽一下。」

說罷，朝對街那家棺材店走去。

一般說來，開棺材店是一門比較「淸閒」的生意，只要店裏有存貨，卽可坐下來等待顧客上門。

這家棺材店，店內存貨不少，所以裏面的一個老頭子正在享受淸閒，口中叨着

一支桿烟，悠閒的在吞雲吐霧。

當他看見三個「三教人物」一齊走入店時，心裏雖感奇怪，仍以爲生意來了，連忙起身相迎，滿面堆笑說道：「三位請坐！」

老乞丐含笑說，道：「老兄，打擾你了。」

賣棺材的老頭子道：「那裏，那裏，請坐，請坐。」

老乞丐道：「不坐了，我們不是買棺材來的，老叫化若死了，頂多一張破草蓆，而他們二位是出家人，也不作興使用棺材！」

賣棺材的老頭子怔了，繼之啞笑道：「那三位有何貴幹？」

老乞丐道：「是來向你老兄打聽一個人。」

賣棺材的老頭子問道：「甚麼人？」

老乞丐一指對面路邊，道：「數日來，有個中年人站在那裏賣劍，老兄想必看見了？」

賣棺材的老頭點頭道：「看見了，那漢子好怪，手上拿着一口斷劍，竟然索價一萬兩銀子，眞是可笑！」

「聽說他在那裏站了八九天？」

「老漢也記不淸他站了幾天，反正是站了很多天不錯。」

「有沒有人買他的劍？」

「哈哈，說來有趣，有兩三次，好像有人要買他的劍，叫他跟着去，可是過不多久又見他捧劍回來，想是那些人在尋他開心，不過……」

「不過甚麼？」

「他的寶劍雖然賣不出去，他自己却買了一樣東西！」

「甚麼東西？」

「一口棺材！」

「哦，向你老兄買的？」

「正是！」

老乞丐回顧老和尚和老道人，和他們交換了一個詫異的眼光，隨又回對賣棺材的老頭子問道：「他買棺材幹甚麼？」

賣棺材的老頭子搖頭道：「誰知道！他要老漢把棺材抬去城外墳場，老漢照辦了，問他要盛殮何人，他却不說。」

老道人接口冷笑道：「貧道沒聽說過海書郎殺人後，肯隨贈棺材！」

老乞丐笑道：「正是，他殺了人後如肯隨贈棺材，那他非破產不可。」

老和尚道：「施主說的城外墳場，在哪地方？」

賣棺材的老頭子說道：「是在北城門外。」

老和尚又問道：「這是幾天前的事情了？」

賣棺材的老頭子道：「七天了。」

「他今天還在這裏吧？」

「是的，午後不久，有個老人好像也要買他的寶劍，兩人一起走了，可是，過了約莫一個多時辰，又見他獨自個回到此處。」

「那口寶劍呢？」

「當然還在，誰肯花一萬兩銀子買他那口斷劍！」

「這會他哪裏去了？」

「黃昏時候，有個騎馬的青年經過此，看見他在買劍，就上前索觀，兩人談了一會，又一起走了。」

「那青年長的甚麼模樣？」

「很英俊。」

「多大年紀？」

「大約二十三四歲。」

「穿甚麼衣服？」

「記不得了。」

「那匹馬是甚麼顏色？」

「這個……讓老漢想想看……」

他正在想的時候，剛好有一輛馬車由門口駛過，他一見那匹拖車的馬，登時神色一震，舉手一指道：「對了！就跟那匹馬一樣！」

那匹馬，是棗紅色的。

那開車的，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

賣棺材的老頭子只注意到那匹馬而沒注意到那開車的青年，如果他看淸楚了，他更會跳起來，因爲這個剛剛駕車而過的青年，正是黃昏時他所看到的那個青年——戚明星！

三老掉頭看了那匹馬一眼之後，老和尚接着道：「他們離開多久了？」

賣棺材的老頭子道：「又快一個時辰了。」

老和尚道：「往哪條街上走的？」

賣棺材的老頭子道：「記得是往北街那邊去的。」

他語聲微頓，接着笑道：「三位若要買他的劍，再等一會一定可見到他，老漢就不相信有人肯花一萬——」

三老沒等他說完，就一齊轉身衝了出去！

他們居然不怕驚世駭俗，跑上北街，即健步如飛的向北門奔去。

僧，道，丐「三教」的人走在一起，本就令人奇怪，再一起奔行於大街上，更是引得路人爲之側目，紛紛駐足而觀，驚奇不已。

而最感驚奇的是今晚逗留在金華城中的一些武林人，因爲他們已認出這僧，道，丐三人，正是當今武林的三位武學大宗師：

法明禪師！

風雷眞人！

降魔怪丐！

戚明星坐在車轅上，驀見三條人影疾如流星般自車側一掠而過。

這三人，是白道上的頂尖人物，凡是走江湖的，可說無一不識，因此他們所到之處，歹徒宵小爲之歛跡！

今晚，本來還有不少武林人物隱伏城中，準備伺機奪取大殺俠海書郎的「無鋒」寶劍，但一看見這三位大人物出現時，登時都心涼了。

× ×

戚明星絕未料到自己剛剛被選爲第七代大殺俠不過個把時辰，大禍已然臨頭。

他駕着剛在城裏購買的馬車，以平常的速度馳行着，心裏想的，只是如何順利的將大殺俠海書郎的遺體，運回本門所在地……

自從背叛越西鴻之後，他被人目爲是一顆極有希望的武林慧星，對於這個稱讚，他可不大感興趣，唯有今天被選爲第七代大殺俠，才使他又驚又喜。

因爲，慧星充其量不過是一顆星星而已，而大殺俠在武林中所取發出的光芒，却有如皓月！

不久將來，他的光芒也像皓月那樣照耀天下，他可以憑着一身蓋世劍法去快意恩仇，去解決那個該死的鐵船帮主越西鴻，這是他最感快慰的一點。

但是他也有點担憂，担憂自己也將像歷代大殺俠那樣，被人目爲是個嗜殺的屠夫！

所以，剛才在城中購車時，他就有了一個決定，決定自己成爲第七代大殺俠之後，要盡最大的努力扭轉武林對「大殺俠」的觀感。

只不過，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辨得到，因爲百餘年來，「大殺俠」三個字已深深的打入人的腦際裏，成了恐怖的代名詞！

車出北城門，正是繁星滿天的時候。

他坐在車座上，手抓韁繩，一路駕車一路思想，正想得入神，驀然瞥見三條人影疾若飛燕般由馬車左邊一掠而過，不禁吃了一驚，暗叫道：「噫，哪來的三個武林高手！」

定睛欲看時，三條人影，已在數十丈外！

又一瞬間，三條人影已消失於前面的夜色中，眞是疾如白駒過隙！

他當然不知道這三條人影是名震天下的法明禪師，風雷眞人和降魔怪丐，更未想到他們是要趕去墳場找大殺俠海書郎和自己的。

而法明禪師三人，也未料到這個駕車馳行於道上的青年，即是被海書郎選爲繼承人的第七代大殺俠戚明星，他們只想趕快追去墳場一看究竟，故三人施展陸地飛行術，朝墳場疾撲。

戚明星雖不知他們是誰，心中警惕却隨之而生，因爲他現在是身懷「巨寶」之人，自然變得敏感起來，他立刻想到把「無鋒」掛在身上不大妥當，當即解下「無鋒」將之藏入車廂外面的篷布中。

復行一里許，已到墳場。

墳場中間，有一條小路直通到山坡上，他將馬車開入小路，一路駛到山坡上停下，四顧無人，才跳下馬車，來到海書郎停棺的巨坑前。

棺材仍在，似乎在他離開的這段時候，沒有任何事故發生。

他於是跳入坑內，蹲身伸手托起棺材，將它抬到肩上，一躍便到坑外。

四周，還是很寧靜！

他就抬着棺材回到馬車後面，將棺材推入車廂中，放下了篷簾。

然後，他深吸一口氣，登車坐下，掉轉車子，朝山坡下駛回。

四周仍極平靜，只有蟲的嘰嘰叫聲。

轉眼工夫，馬車駛出墳場，開上了道路。

方向，仍是金華府。

但馬車回到金華府時，並未在城中停下，而是由北城門入，由東城門出。

車出東城門，夜已深了。

這是夏天，夏天的夜裏最涼爽，而這種涼爽是人人可以享受得到的，不論是富是貧，在屋子裏或在外面，陣陣涼風都會吹送到他們身上。

但此刻駕車馳行於道路上的戚明星，却享受不到這種夏夜的情趣，因爲他的全副精神都貫注於周遭的情況，隨時在注意和準備應付預料會發生的事情。

他知道，大殺俠海書耶在金華賣劍，必已驚動了不少武林人物，而剛才在墳場現身的鐵蝦蟆父子和北邙四鬼六人，只不過是一小部份罷了，更扎手的人物必將陸續出現！

所以，他一刻都不敢鬆懈，一邊在駕車，一邊在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果然，才駛出四里路，情況來了！

「的的……」

一片急密的馬蹄聲，突由車後道上响了過來！

戚明星聽出來騎似有七八匹之多，不禁皺眉自語道：「哼，越來越熱鬧了！」

他不驚不慌，仍以原來的速度前進。

「的的……」

蹄聲迫近了！

倏忽間，已有兩匹馬分由馬車左右越過，超前馳至車前道上。

那是兩匹通體烏溜溜的黑馬，體態神駿異常！

馬上騎士，却是兩個身穿白衫的青年，看年紀都未超過三十，背插長劍，神采飛揚。

他們縱馬趕到前面道上時，並未轉回攔截，而是一齊勒慢坐騎，並頭馳行於三丈外開外的道上，好像有意爲戚明星開路似的。

更怪的是，他們都不回頭向戚明星看一眼，態度沉着而冷傲！

而次瞬間，又有兩匹馬趕到馬車左右兩側，但竟不超越過去，而緊跟在車側馳行着，看樣子，竟似要「保護」馬車哩！

這兩匹馬，亦是通體烏黑，體態驃悍，上面的騎士，亦同樣是兩個白衫青年，面貌，都很英俊瀟洒！

戚明星已知他們確是衝着自己來的，他仍不動聲色，只掉頭向車後望了一下，發現車後尚有四騎，也都是黑馬白衫人，心頭不禁微微一震，暗忖道：「哼，莫非是『黑龍八俊』？」

黑龍八俊，是近年來最爲人所矚目的八個青年奇士，出道不久即轟動武林，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出身來歷，只知他們喜歡穿白衣騎黑馬，能文能武，八個人結爲一夥，從不分開，行事不問是非，但憑喜惡，高興的時候，也會行俠仗義，但有時也會胡作胡爲，幹出令人齒冷之事。

一句話，他們是八個很有才氣，但却放蕩不羈的青年！

戚明星心裏有數，忖度這八個青年如是傳說中的「黑龍八俊」，那麼要他們不下手奪劍，等於要貓兒不吃魚一樣困難，但是他決定不先動手，他若無其事的繼續駕車前進，雙目平視，畧不斜顧。

有趣的是，這八個青年圍上馬車之後，竟也不聲不响，也不採取次一步行動，前面「領路」的兩個，默默的「領路」着，隨在車左車右「保護」的兩個，也默默的隨車而行，後面的四個，亦不發一語，只是緊緊跟在車後，儼然是八個護車的鏢師！

戚明星暗暗冷笑，忖道：「這樣也好，但願這八個兔崽子肯『護送』我到達海邊，可以利用他們的嚇退其他準備搶奪寶劍之人！」

他當然知道這是一種天眞的想法，但處此境況之下，他覺得除了「靜待變化」之外，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他自從叛離鐵船帮後，忍耐功夫已練得很到家，凡事如無絕對把握，絕不輕舉妄動。

就這樣，他在八個青年的「擁護」之下，一路驅車前進，走了約莫一個更次，雙方仍相安無事。

復行不久，來到一處三叉路口。

三條路，右邊一條通往武義，中間一條通往永康，左邊通往世雅，戚明星要走的是中間通往永康的一條，可是正當他要驅車直進之際，却見那在前「領路」的兩個青年，撥馬轉入通往世雅的一條，其中之一，還掉頭向戚明星招招手，再一指通往世雅的一條路，說道：「朋友，請走這邊！」

戚明星不理，向前直駛。

但突然間，他的馬車停住了！

原來，隨在車側的兩個青年已出手扳住了馬車，他們力氣不小，一扳之下，竟使戚明星的馬無力再向前跨出一步！

戚明星情知已到攤牌的時候，他轉頭望着車旁那個青年，開口冷冷道：「請放手。」

那青年俊逸一笑道：「你走錯了，永康非康莊大道！」

戚明星道：「再說一次，請放手！」

那青年笑道：「不，我們不能見死不救！」

戚明星手中馬鞭猛然一抖，但聞「叭！」的一聲脆响，鞭梢已然捲到了對方面前！

那青年「哈」的長笑一聲，右手一揚，竟然很準確的攫住了鞭梢，隨即大喝道：「下來！」

運力猛拖！

戚明星無意與他拚力氣，順着他運力猛拖之下，身形騰飛而起，一下撲上去，空中變足一蹬，使出了一着凌空飛踢。

那青年原以爲他會跟自己拉扯馬鞭，不防他會借力撲來，待想閃避已然太遲，左肩登時「砰！」然中脚，整個身子應聲離鞍，跌落馬下。

但他身子甚矯捷，落地之後，順勢一

個觔斗翻開尋丈，緊接着「嗆！」的一聲，撤出長劍，跳起怒叱道：「小子不識抬舉，看我收拾你！」

正要撲上，目光瞥處，忽然刹住了身子，因爲，這時的戚明星已然高高巍立於車頂上，手執馬鞭，神態沉靜，竟使他產生一種「不可侵犯」的感覺。

他窒了一下，才又開聲喝叱道：「小子你下來，咱們較量較量！」

戚明星不加理會，神情冷峻的環望其餘七個一遍，一掀嘴皮，緩緩道：「黑龍八俊，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不是這樣的人物！」

原在前「領路」的一個開口笑道：「戚明星，你把我們看低了！」

戚明星斜目注視他，問道：「閣下是黑龍八俊的老大端木煌是吧？」

那青年頷首笑道：「不錯，我先爲你介紹一下，我身邊這個是我們老二公孫强，下馬那個是老三楚偉，車左那個是老四谷秀全，車後那四個，由左至右是老五于寶通，老六仇德善，老七宮漢卿，老么戎龍。」

戚明星傲不爲禮，冷冷問道：「諸位何所爲而來？」

老大端木煌含笑道：「來保護你！」

戚明星道：「謝了，在下不需要人保護。」

老大端木煌道：「沒有我們相助，你過不了永康大橋。」

戚明星冷然一笑道：「是麼！」

老大端木煌點頭道：「不假，永康大橋上，有人在等着你。」

戚明星道：「誰？」

端木煌道：「你的老上司。」

戚明星面色一變道：「越西鴻？」

端木煌道：「正是，他帶着帮中十位高手埋伏於永康大橋之上。」

戚明星心頭震動了起來。

在當代的武林巨魔中，鐵船帮主越西鴻並非是至高無上的人物，可是他最怕的就是越西鴻，因爲他曾是鐵船帮的「十三鷹」之一，最了解越西鴻的爲人，每當想到越西鴻處置敵人或叛徒的那程殘酷手段時，他的一顆心就顫慄起來。

而現在更重要的是：他自覺萬萬不能被越西鴻抓到，他無論如何，也要保住自己的一條命，以便將來摘下越西鴻的頭，拿去奠祭兩個死者——卓一帆和鬼見愁王安！

當然，他並不很相信端木煌的話，可是對象既是越西鴻，他的看法是「寧可信其有」，當下追問道：「閣下怎知越西鴻帶領帮中高手埋伏於永康大橋上？」

端木煌道：「偶然發現的。」

戚明星道：「在下與諸位素無交情，諸位爲何肯鼎力相助？」

端木煌道：「原因有二，第一：我們兄弟很佩服你這個人，第二：爲了一睹三花娘子的廬山面目。」

戚明煌神色一怔道：「爲了一睹三花娘子的廬山面目？此言怎講？」

端木皇笑道：「晚間她找上我們兄弟，要求我們兄弟護送你一程，我們提出以一睹她廬山面目爲條件，她答應了。」

戚明星覺得有趣，不禁莞爾道：「你們已看到她的面貌了麼？」

端木煌道：「還沒有，我們必須護送你到達安全地帶時，她才肯出轎與我們相見。」

戚明星動容道：「她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端木煌笑道：「對她來說，的確是的，但我們兄弟除了一睹她的風采之外，別的也沒有興趣！」

戚明星微微一笑道：「黑龍八俊果是雅人！」

端木煌道：「不敢，其實別說是我們兄弟，任何人但有此機會，也絕不會放過的。」

戚明星忽然有所感觸的輕嘆一聲，道：「我現在相信了……」

端木煌笑道：「我們兄弟如不可信，天下再無可信之人！」

戚明星道：「我說的不是你們。」

端木煌一怔，道：「不然，你相信甚麼？」

戚明星說道：「相信她眞的在愛着海書郎。」

端木煌驚訝道：「哦，她與大殺俠海書郎有情？」

戚明星道：「她一直在痴戀着大殺俠，一心希望海大俠去攻轎娶她爲妻，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海大俠對她，却始終無意……」

端木煌搖頭道：「唉，這豈非造化弄人？普天之下，希望娶她爲妻之人多如過江之鯽，她却獨鍾情一個有婦之夫，眞是怪事！」

他接着又點點頭，笑道：「人就是這麼奇怪，對於垂手可得的東西，總是不屑一顧，面對於得不到的東西，却想拚命去爭取。」

戚明星道：「諸位是否也如此呢？」

端木煌道：「是的，我們也有這個毛病，不過你放心，我們兄弟無意於海大俠那口寶劍。」

戚明星微笑道：「意外。」

端木煌道：「你不相信？」

戚明星道：「在下很願意相信，但爲時尚早。」

端木煌道：「難怪海大俠會看上你，你是個很世故的人。」

戚明星道：「輕於信人，往往會上大當。」

端木煌道：「這麼說，你是不相信區區之言了？」

戚明星道：「不，在下願意相信，請帶路吧！」

端木煌道：「你欲將海大俠的遺體送往何處？」

戚明星道：「海上。」

端木煌訝然道：「海上。」

戚明星道：「海大俠遺囑在下，將其遺體予以海葬。」

端木煌不禁一笑道：「看來，大殺俠海書郎對海特別有興趣……」

戚明星不答。

端木煌舉手一指通往世雅之路，說道：「由這邊走，到達世雅之後，再轉道東行，這樣便可逃過越西鴻的伏擊，你意下如何？」

（未完）

一月完俠情新派傳奇故事

東方玉・文
盧　令・圖

黑店（三）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熊萬里對王老爹和覃少秋說出他們之間的關係後，値湯家堡派人到來搜查，熊萬里着王老爹和覃少秋躱進熊挹芬房中，然後利用客棧中預裝的機關，擊傷了湯家堡派來的小頭目單天雄，嚇得他們亡魂喪胆而去。未幾，又有一老者偕一小孩和一老婦偕一小女孩到來投棧，熊萬里看出來人不懷好意，將一暗器筒交予王老爹防身，幸楊天池及時來到，指出來人是蛇公胡叫天及蝎婆江雪珠，熊萬里正感驚震之際，驀見一條小紅蛇游入房中，楊天池對小紅蛇彈出一指，小紅蛇幌了一陣，轉身游出房去——

＊＊＊＊＊＊＊＊＊＊＊＊＊＊＊＊

玄功開穴竅　少俠鬧雙胞

就在小紅蛇轉身之際，熊萬里瞥目之下，只見牠那顆小紅頭上現出一個白點，顯然，牠已被楊天池指力所傷。

小紅蛇剛剛游出房外，熊萬里眼光還沒有收回，接着只見一隻全身碧綠的蝎子，翹着一隻尾巴，爬進房來。

本來蝎子都是土黃色或褐黑色，這隻蝎子特別奇怪，竟是通體碧綠，長得非常可愛。

耳中但聽楊天池輕笑一聲，道：「也有你的一份，去吧！」

他這出手一指，却打得那綠色蝎子在

地上翻了一滾，拖着那條綠色尾巴，綠光一閃，就失去了形影。

熊萬里自認識楊天池與他主理這爿店，少說也有十五六年了，平時雖然知道他功力甚高，却沒想到高得令人不可思義，連蛇公蝎婆的兩大絕世毒物，都經不起他輕輕一指，便被打得望風而逃。

熊萬里暗自忖道：「這位楊爺，只怕不是我表面上知道的楊爺了……。」

一念未了，楊天池已是望着他一笑，道：「萬里，不要胡思亂想了，那兩個老毒物，馬上就要來了，老夫不願與他們見面，你替老夫接見他們一下吧！」

接見他們，好豪壯的口氣，熊萬里口裏應了一聲：「是！」心裏可不知有多緊張了，那兩個老毒物，他眞對付不了。

但，楊天池接着說出一番話來，熊萬里更是揑了一把冷汗，可是這時門外已經响起了一陣脚步聲，只聽蛇公蝎婆同聲唱名道：「胡叫天江雪珠有求賜見。」

熊萬里一抬眼，只見座上已經不見了楊天池只好硬起頭皮，端然坐好，語氣帶上一股冰冷的味道，道：「兩位請進！」

蛇公蝎婆走進房來，輕手輕脚，一面恭順之色，臉上掠過一道驚訝之色，但態度却不敢絲毫隨便，一本正經的向熊萬里抱拳一禮道：「熊爺，我們是肉眼不識泰山，失禮之處，尙請多多賜諒。」

熊萬里見了他們那副謙恭態度，心裏已自鎭定下來，不過，仍保持着相當的矜持，還禮道：「不敢，請坐，兩位有何賜教？」

蝎婆江雪珠臉上堆着笑容道：「熊爺

，我老婆子不慣拐彎抹角說話，言語方面，如有不是之處還請你熊爺海涵一二。」

熊萬里道：「好說，好說，那裏，那裏。」

蝎婆江雪珠微微一嘆道：「不瞞熊爺說，我們兩人之來，實是受人之托，來接覃小弟前往湯家堡……。」

熊萬里冷然一笑，截口道：「有兩位的金面，在下敢不遵命。」

蝎婆江雪珠老臉一紅，急口道：「請熊爺不要誤會，我老婆子只是說明我們前來的本意而已，現在是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冒犯你熊爺了。」

凝目望着熊萬里，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剛才我們兩人已經商量好了，今後不但不敢再找覃小哥無禮，而且也想替覃小哥稍盡心力不知熊爺可願賞臉？」

熊萬里微微含笑：「兩位方便麼？」

蛇公胡叫天笑口接道：「這有甚麼不方便，有他老人家的金面，湯家堡敢不息事寧人。」

「他老人家」當然是指楊天池，這又使熊萬里一陣納悶，看來楊天池不過五十多，而蛇公蝎婆都已是六十開外的人了，不說他們江湖身份，就年齡也要比楊天池大得多，這種稱呼就大不尋常了。

熊萬里故作不知，微微一怔，道：「胡前輩，在下可要把話說明白，不錯，覃少秋是在下盟侄，在下有維護他的義務，也樂於接受前輩們的鼎助，但前輩口中所說的『他老人家』，却叫在下迷惑了，他老人家又是誰？」

蛇公胡叫天哈哈一笑道：「熊爺，你是在和老漢打哈哈了，請問你，剛才和你在一起的那位是誰？」

熊萬里「哦！」了一聲道：「你說的是小號東主呀！不對吧，敝東主楊天池他只有五十來歲，怎會在兩位口中成了老人家？」

蝎婆江雪珠微微一笑道：「他老人家神龍見首不見尾，也許熊爺你不知道他老人家眞正身份，也許熊爺你是……嘻，嘻，但老婆子神蝎絕不會認錯人。」

熊萬里不置可否的話鋒一轉，道：「不管兩位前輩對敝東主作何猜測，但在下可要把話說明，前輩如有心相助敝盟侄覃少秋，在下是敬領盛情，感激不盡，不過請不要提及敝東主，萬一兩位看錯了人，反爲不美了。」

蝎婆江雪珠一笑，道：「熊爺你怎樣說都好，我老婆子無不遵命。」

蛇公胡叫天道：「我老漢更是悉聽吩咐。」

熊萬里道：「敝盟侄與湯家堡說起來乃是血肉至親，因此對於這次認親之事，絕非尋仇報怨可比，現在是一言不合，彼此失了和氣，說不定明天雨過天青，祖孫相認了，依然還是一家人，所以在下認爲，我們第三者，更犯不着爲此興風作浪，互拚生死，到頭來徒落笑柄，君子向以成人之美爲榮，兩位前輩既能替湯家堡出頭前來，自屬至交好友，在下的意思是想仰仗兩位金面，從中作一和事老，把這件事情消弭於無形，豈不皆大歡喜，而兩位更是功德無量。」

熊萬里一番話，只說得蛇公蝎婆連連點頭不止，但當熊萬里把話說完之後，蛇公胡叫天眉頭微微一皺，道：「熊爺，你說的實在情理兼備，不過如果他老人家不出名，就憑老漢與江婆子兩人的面子，這只怕……」

蝎婆江雪珠大叫一聲，截口道：「他老人家不出面，那就絕不能再提他老人家，我們還沒替熊爺辦事哩！怎麼？你不給這份面子是不是？……」

蛇公胡叫天苦笑一聲，道：「江婆子，老漢可不是這個意思……。」

蝎婆江雪珠冷笑一聲，說道：「那就廢話少說，咱們馬上就此告辭，回湯家堡去……。」

蝎婆倒是一個俐落爽快的人，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向熊萬里道：「熊爺，我老婆子這就去了，我老婆子帶着的那小丫頭，就暫時住在你寶號了。」

話聲一落，人已當先退出房去。

蛇公胡叫天偬偬向熊萬里說道：「老漢帶來的那個小子，也請你熊爺照顧、照顧……。」

話聲一了，已閃身追上蝎婆江雪珠而去。

熊萬里一聽他們兩人都把小的留了下來，眉頭方一皺，來不及表示自己意見，他們已是走得不知去向，想起自己還要分神替他們照顧帶來的那兩個小孩，不由搖頭苦笑了起來。

恍一瞬間，只見眼睛一花，楊天池不知其所來的突然出現回到了房中。

熊萬里由於深受蛇公蝎婆的影响，目前雖還不知楊天池眞正身份來歷，但已是止不住心理上的惶悚，頓時變得非常拘謹和不自然，垂手肅然叫了一聲：「楊爺！」便不能像往常一樣，言所敢言了。

楊天池坐回椅子上，微微一笑道：「萬里，你不要管他們對老夫的態度如何？我們是橋歸橋路歸路，你還是同往常一樣，就行了。」

熊萬里訥訥道：「這……這……萬里……你老人家到底是誰？……」

楊天池一笑道：「這個你將來自然會知道……去把覃少秋帶來，讓老夫仔細看看他。」

熊萬里不便多問，領命前往王老爹房中，這時他們雖然都已上床就寢，可是誰也沒有入睡。

王老爹担心晚上發生事故，兩人乃是有備無患，和衣而睡，所以熊萬里很快的就把覃少秋帶回自己房中。

楊天池伸手摸了一下覃少秋身體骨骼，接着又問了覃少秋一些生活細節，微微一點頭，道：「少秋，你娘確實在你身上下了一番心，老夫就成全了你吧！」

覃少秋原已被楊天池問得糊裏糊塗，更是聽不懂楊天池的話，愕然望着楊天池，不知如何是好。

熊萬里却是喜心翻倒，大叫一聲，道：「傻小子，還不快快謝過楊……老前輩！」本來他想說楊爺，話到口邊，替他決定了老前輩的稱呼。

楊天池搖手止住覃少秋道：「不要多禮，好好坐在椅子上就行了。」

熊萬里搬過一張椅子，讓覃少秋坐好，只見楊天池含笑之間，便一連拍了覃少

秋三十六處穴道，接着，最後一掌拍在覃少秋天靈蓋上，喝聲道：「按照你平日打坐的方法，快快打坐一番。」

覃少秋雖然被楊天池全身拍打了一陣，起初什麼感覺沒有，可是，當他按照平日打坐的方法打坐時，却發現了從未有過的現象，只覺四肢百脈之間，有一股說不出所以然的力量，游走全身，頓時不但全身舒暢非常，同時腦中靈智也陡然大增，許多母親平時所說的話，現在一湧，全回到了自己腦中，而且，也全懂了。

他心潮猛泛，雜念橫生，可就控制不住游走全身的那股力量了，全身一陣急顫，臉上馬上變了顏色。

熊萬里一看情形不對，急得大叫一聲，道：「少秋，快快收納心神……。」

楊天池淡淡的一笑道：「沒關係，讓他自然發展吧！」說着伸手輕輕放在覃少秋頭頂上。

覃少秋腦中飛騰如故，盡情想了很多娘說的話，運行全身的眞元內力，却毫未發生意外。

熊萬里一身所知，雖說不上高人一等，但在江湖上也算得上是一個人物了，睹狀之下，見楊天池竟行若無事的，便助少秋度過了走火入魔之失，暗暗驚服不已。

大約半頓飯時光，楊天池一收手掌，點頭道：「孩子，你現在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了，你娘過去閉了你九陽大穴，教你打坐練功，意在『培元育胎』『點石成金』，此乃『歸元秘學』之一，江湖上鮮有人知，也算你我有緣，老夫今天替你開竅了，希望你將來行道江湖時，能記着你娘的話，上體天心，下順人情，也不枉你娘對你一片苦心了。」

覃少秋對楊天池這番話，要是從前，絕對聽不懂，但是這時，他已靈智大開，他娘在他腦中灌輸了許多事物知識，都產生了一部份力量，竟完全領會得楊天池至意，翻身拜倒在地道：「多謝老前輩成全至德，老前輩金玉良言，晚輩永誌不忘，終身奉行不渝。」說出來的話，竟然有了成年人的口吻。

熊萬里驚愕得半天說不出話來，搖了一搖頭，清理了一下自己的腦子，道：「少秋，你眞明白楊老前輩的話麼？」

覃少秋微微一笑道：「小侄確實明白了。」

熊萬里迷惑的望着楊天池道：「楊爺，這不是做夢麼？一下子少秋突然變了一個人？」

楊天池笑道：「這不是做夢，也不是什麼奇跡，不過不得其法的人，做不到罷了。」

忽然，臉上笑容一斂，轉向覃少秋道：「孩子，不過你娘對你所付的代價太大了，你娘本身修爲不足，便妄向你展開鎖陽大法，以至自己身受重傷，耗盡精血，年靑而亡，你要特別記着你娘才是。」

覃少秋垂手道：「晚輩知道。」

熊萬里忽發奇想，鼓起無比的勇氣，道：「你老人家看，少秋這孩子，將來能不能造就？」

楊天池點頭道：「他根基打得很好，天份靈智也够，將來很有出息，……。」

停話望着熊萬里笑一笑，完全明白熊萬里心事地接道：「但他所打的基礎，不合修習老夫的心法，我們應是無緣了。」

熊萬里大感失望的一嘆，道：「眞是太可惜了。」

楊天池含笑道：「人各有路，你也不要過於替令侄打算了。」

熊萬里聽了楊天池的話，口中不說，臉上神情却止不住非常難過和惋惜。

楊天池爲人隨和得很，望着熊萬里那種神情，微微一笑，又道：「不過老夫倒可傳他一套手法，爲他當前應世之用。」

熊萬里大喜道：「少秋，你還不快快向楊老前輩拜領。」

覃少秋方待下拜之際，楊天池已搖手止住覃少秋，從懷中取出一本小書，交給熊萬里道：「這本小册子雖然只有十二招手法，但用途甚廣，萬里，你就和少秋一同練習吧，你們記熟之後，就把這本册子燒了，不可被人得去，爲非作歹。」

熊萬里沒想到爲覃少秋謀，更爲自己帶來了意外的收穫，當時接了那本小册子，竟然半天說不出話來。

楊天池微微一笑，緩緩起身道：「胡叫天與江雪珠留下兩個小孩子，用心良苦，老夫不能偏了他們，你可以把前三招轉傳給他們二個小孩子吧！」

話聲剛完，只見他微一舉步便失去了人影，熊萬里見怪不怪，覃少秋却看得楞了半天道：「他老人家，會隱身法呀！」

熊萬里回神一笑道：「你只要好好力求上進，你終會有這一天。」

覃少秋嘻嘻笑道：「大伯，你放心，秋兒一定不會辜負你們大家的好意。」

熊萬里撫着覃少秋的頭笑道：「你有這心思就好，今天晚上也不會有事了，你去睡吧。」

覃少秋經楊天池通穴開竅之後，精神健旺已極，那裏就想睡覺，搖頭道：「不，秋兒現在一點睡意都沒有，大伯，你先教我幾手功夫好不好？」

熊萬里道：「我知道你現在精神很好，可是，你知王老爹這時替你多担心，快回去睡吧，練功夫有的是時間，又豈能急在一朝一夕。」

覃少秋無可奈何的出房而去。

熊萬里打發走覃少秋之後，自己却落不到休息，因爲楊天池有話，要他把那武功秘笈中前三招手法，轉傳給蛇公蝎婆所帶來的舅女小童，自己要不先把這三招練好，到時候拿什麼東西教人。

所以，他是想休息，而不得休息，非連夜加油不可。

一夜下來，熊萬里也僅弄清楚前三招主要變化，外面已是金鷄報曉，曙光微現了。

他暗暗吁了一口氣，方待畧作調息，門外忽然又响起了一陣急如驟雨般的擂門聲。

熊萬里跑出去，打開店門，這人他認得，名叫李來旺，是湯家堡的一位老人，他這時僕僕風塵，一臉疲憊之色，顯見他是連夜兼程趕了一夜的路。

熊萬里笑臉一堆道：「原來是李爺，久違了，久違了，有什麼要事見示？」

李來旺一脚跨進店中，笑道：「當然有事，要不我這樣急趕，瘋了不成，不過

請你先給我來點喝的吃的，我邊吃邊告訴你好不好。」

熊萬里一笑，關上門道：「我看你是餓慘了，那你請自便，我替你去弄點吃的去。」

李來旺道：「我還要你管麼，快弄吃的就是了。」

熊萬里在這風吹草動的日子，早有準備，灶上暖得有現成熱食，跑進去就端出來一大盤包子，一碗小米稀飯。

李來旺唏唏啦啦，一口氣，把一碗小米稀飯喝得精光，目光流轉的輕聲說道：「熊爺，你也知道，覃劍秋在堡裏時，大家都處得很好，所以至今堡裏向着覃劍秋的人還是很多，如今覃劍秋生死不明，大家也眞希望他的兒子能回到堡裏來，有個好的照顧，可是住在你這裏的一位，眞是覃劍秋的兒子麼？」

熊萬里一怔道：「李爺，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李來旺道：「因爲前幾天，老堡主已經認了一位外孫了。」

熊萬里愕然說道：「你們老堡主已然認了一位外孫！……不，那位一定是冒牌貨！」

李來旺道：「可是他有老堡主的『洗塵子』呀！怎會假得了。」

熊萬里道：「你們老堡主掌中一十八粒『洗塵子』誰不知道，『洗塵子』有十八粒之多，人家既然有心前來冒認親戚，難道就不會想法偷他的『洗塵子』。」

李來旺一笑道：「熊爺，你說得雖是，但其中別有巧妙，你就不明白了。」

熊萬里脫口追問道：「什麼巧妙？」

李來旺道：「我們老堡主掌中十八粒『洗塵子』，那是衆人皆知之事，但是世人誰又知道他那十八粒『洗塵子』之中，粒粒都有暗記，由一至十八，分列有序，二姑娘帶去的那粒，位列第幾，只有老堡主一人心裏有數，別人就是偷了其他的『洗塵子』也抵不了數。」

熊萬里一震道：「有這等事？」

李來旺道：「個中秘密，我們過去也不知道，直到老堡主認親時，他在高興之下，才將這秘密公開出來。」

熊萬里聞言之下，心中也不免狐疑起來，猶豫之下，口中却淡淡的道：「這樣看來，你們老堡主對你們二小姐早就消了氣了。」

李來旺道：「誰說不是，只是他老人家沒有表示出來吧了，你沒見到，他當時認親的時候，那股高興勁兒，我們是從來也沒見過，眞不知怎樣說給你聽了。」

李來旺說得口沫橫飛，話聲停下來，接着便是拚命的吃包子。

熊萬里却是聽得心裏眞不是味，暗暗忖道：「自己要是認識不清，抱錯了膀子，將來眞像大白之日，豈不要叫人把大牙都笑掉，……難怪楊爺口口聲聲不出面辦這件事情，莫非其中眞有什麼名堂不成？……可是，奇怪的是，楊爺爲什麼又替他通穴啓竅，傳授武林奇學？……」左想右想，越想越是迷糊。

李來旺止住飢渴之後，拍了一拍肚子，笑道：「現在舒服多了，……熊爺，你是劍秋的把兄，當然不會向着外人，但，你能確定你現在保的那位，眞是劍秋的兒子麼？」

熊萬里道：「他也有一粒眞的『洗塵子』。」

李來旺道：「我們也相信那是一粒眞『洗塵子』，但那是不是二姑娘帶去的那一粒呢？……因爲老堡主也發現他保存的『洗塵子』不知在什麼時候，又少了一粒了。」

熊萬里被說得從狐疑之中漸進而有些相信了，當然他也不會就這樣完全相信李來旺的話。

熊萬里暗自思量了一下，忽然面色一凝道：「李爺，是誰叫你來告訴我這些話的？」

李來旺望了熊萬里一陣，大有「怎麼？你懷疑我沒安好心。」的意味，笑了一笑，道：「本來我們大家都有這個意思，但，我這次却是大爺要我來的。」

湯大爺就是覃少秋的大舅舅，他與覃少秋娘是同胞共母的親手足，當初就是暗中向着他妹妹的人，而這李來旺竟是湯大爺派來的。

熊萬里訝然道：「是大爺要你來的？」這句話顯得他心中更是亂如麻了。

李來旺道：「如非有大爺的話，你想，我敢在這個時候，到你這裏來麼？除非我是發瘋了。」

熊萬里沉思了一下，道：「大爺要你來，就只要你告訴我這些話麼？」

李來旺道：「大爺說『你是明辨是非的人』，你自己會有主張，告訴你事實經過就夠了。」

熊萬里道：「他也沒有要我就此放手，不要再管這件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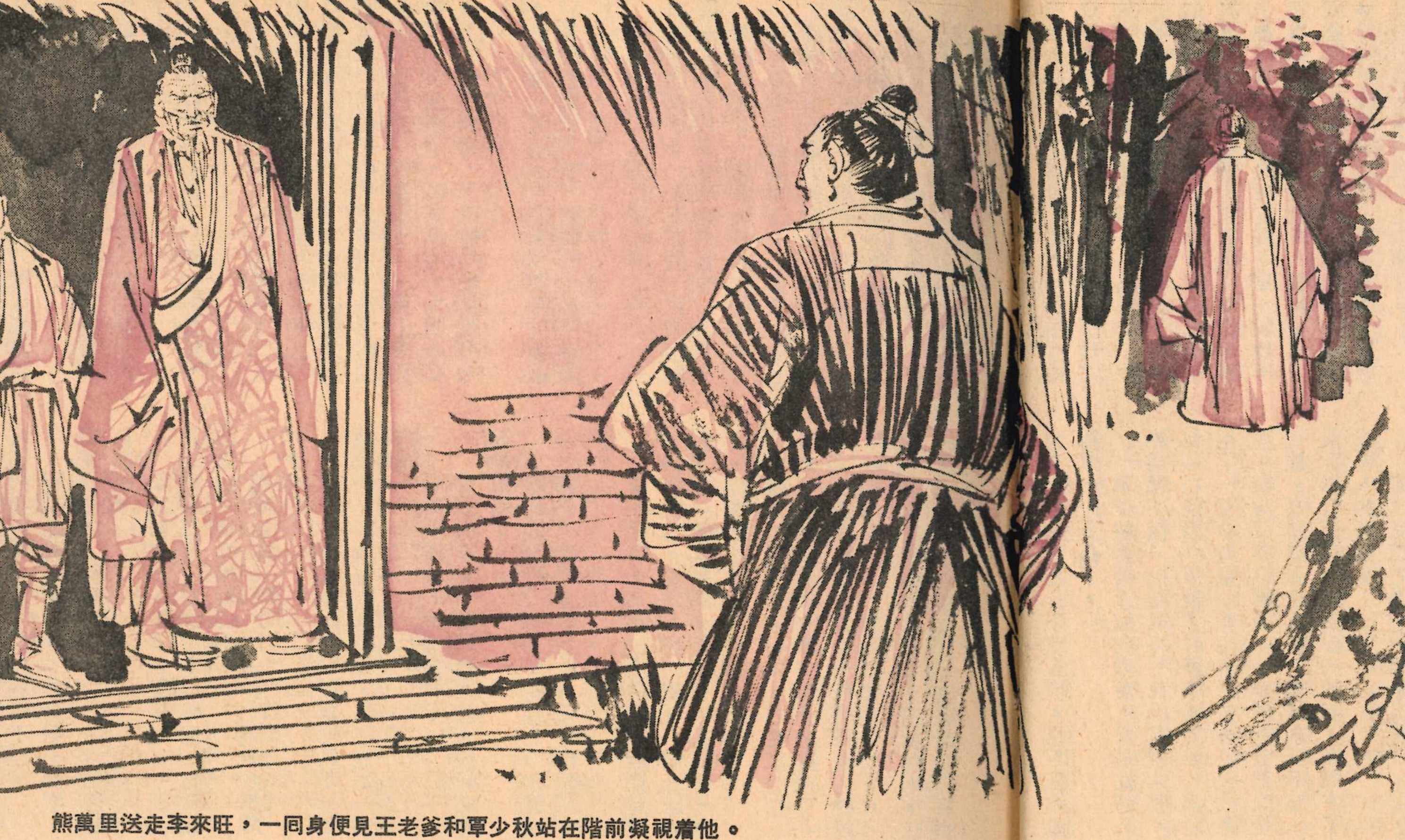
李來旺道：「沒有。」

熊萬里又道：「他也沒有要我帮你們湯家堡暗中查明王老爹他們存心用意？」

李來旺搖着頭道：「也沒有。」

熊萬里道：「什麼別的話都沒說？」

李來旺被問得皺起眉頭，道：「他要我說的話，就是這些，如再有什麼話，就



熊萬里送走李來旺，一同身便見王老爹和覃少秋站在階前凝視着他。

是我自己想說的話了。」

熊萬里被他這樣說得一笑道：「你李爺有什麼話要說？」

李來旺道：「我倒眞希望你能查明他們用心何在，弄個水落石出。」

熊萬里點頭道：「我當然要查。」

李來旺又吃了五個包子，站起來道：「我該走了，熊爺有什麼話要我替你轉給大爺的沒有？」

熊萬里想了一下道：「我想當面和你們大爺談一談，但我又不便離開這裏前去看他，不知能不能請他屈駕前來。」

李來旺道：「好，我替你把話說到，他能不能來，我可能帮不上忙。」

熊萬里道：「你能把話帶到，便感激不盡。」

李來旺走到門口，忽然輕笑一聲，道：「熊爺，單天雄雖然是一個很惹厭的人，但打狗看主，你對付他的手段，未免有點過份了。」

話聲一落，人已投入寒風中而去。

熊萬里閂好大門，回身只見王老爹與覃少秋已走出房來，各擧着一雙惴惴不安的目光，向他望來。

熊萬里輕嘆一聲，請他們坐下道：「你們都聽到那李來旺所說的話了。」

王老爹與覃少秋各自點了一點頭，他們兩人一時也不知怎樣分說才好，沉默了片刻，覃少秋忽然大叫道：「誰希罕認他們這門子親，我們本來就要回去……」

熊萬里搖手輕喝一聲，道：「少秋，不要衝動，這件事不是一句話就解決得了的。」

王老爹搖頭長嘆道：「這話從何說起，我們來時，並不知道湯家堡不湯家堡，只不過是完成覃少秋母親臨終遺志而已，想不到惹上這樣一身麻煩。」

覃少秋仰頭望着熊萬里道：「大伯，現在我們就全聽你一句話了。」

熊萬里語氣緩和的一笑道：「你担什麼心，錯開我和你父親的關係不說，就拏你們上次遇見『黑店』因緣來說，你們的事，也就是我們的事，事情不論將來結果如何，絕不會有人敢動你們一毛一髮。」

覃少秋雙目精光烱烱的道：「認不認湯家堡我眞一點不在乎，只是被人指爲別有用心，却叫人受不了。」

熊萬里道：「對，是非必需分明，才是男子大丈夫立身處世之道，所以，我們要冷靜下來，面對現實。」

王老爹惴惴地道：「我們能有什麼恃仗呢？」

熊萬里道：「這個我也一時說不上來，現在我們就一件一件來想吧！」

該怎樣想？王老爹與覃少秋是一點頭緒沒有，王老爹不是江湖人物，沒有江湖人的頭腦，覃少秋更不用說，連人情世故都所知有限，所以，只有大眼瞪小眼，守着熊萬里，等他的決定。

熊萬里整理了一下自己混亂的思維，注目望着覃少秋道：「少秋，你自懂事以來，離開過白莊沒有？」

覃少秋道：「從來沒有離開過白莊一步。」

熊萬里道：「你一直就叫覃少秋。」

覃少秋道：「我就只有這個名字，家

裏娘叫我秋兒，到了外面，大家都叫我泥鰍了，……。」忍不住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熊萬里點了一點頭，接着又問道：「你娘給你的那粒『洗塵子』，你從前見過沒有？」

覃少秋搖着頭道：「從來沒有見過，她在臨危的時候，才從貼身一隻錦囊之內取了出來。」

熊萬里目光一亮道：「那隻錦囊呢？那裏去了？」

王老爹老臉一紅，訕訕的接道：「是老漢不小心，在路上把準備的路費給丟了，只好把那錦囊當了，……那錦囊眞還相當值錢，老漢沒好意思要價，那當舖朝奉就給了我們二十两金葉子，一路上我們只換了一張金葉子，現在還有十九張金葉子哩！」他倒老實，一口氣什麼都說出來了。

熊萬里一笑道：「原來你們身上還藏得十九張金葉子，好一條肥羊，還只裝窮啦！」

他這一笑，空氣頓然輕鬆了不少，王老爹訕訕的笑道：「財不露白，我們已經遭過一次偷了，不得不特別小心。」

熊萬里道：「當票哩，在不在身？」

王老爹毫不猶豫的道：「當然在身上，那是覃大娘留給少秋的唯一遺物，我們還要把它贖回來……。」

口中說着，一面伸手向懷中摸去，可是摸了半天，臉色一白，手伸不出來，話也說不出口了。

當票丟了！

熊萬里暗暗一皺眉頭道：「您再看看，少秋他娘給他大舅的信，還在不在？」

王老爹取出那封信，道：「信倒是還在，那張當票却不知什麼時候遺失了，這可如何是好？……」恨得跺脚不已。

熊萬里要過那封信，指着信上的字，問覃少秋道：「你看，這字是不是你娘親自寫的？」

字寫得很好，覃少秋點頭道：「正是我娘的親筆字，我娘沒事的時候，也常寫寫畫畫，我娘的書唸得不少。」

熊萬里順口問道：「你跟你娘也唸了不少書吧！」

覃少秋道：「四書五經都唸過了，我還唸過一本希奇古怪的書，現在還是一點不懂。」

熊萬里道：「那本書呢？」

覃少秋道：「我背熟之後，娘就把那本書給燒了。」

熊萬里話鋒一轉，又問道：「你那粒『洗塵子』離開這裏之後，又經過幾人的手？」

覃少秋道：「到三元棧第一個見到的是張掌櫃的，後來，湯三爺叫一個人驗看了一次，他却說那『洗塵子』是假的，所以我們就被趕回來了。」

熊萬里雙目之中射出一道希望之色，道：「他們曾說過你那洗塵子是假的？」

王老爺點頭說道：「他們正是這樣說的。」

熊萬里喃喃自語道：「這就和李來旺的話，前言不對後語了，這裏面就大有文章了……。」

忽然，一招頭，道：「王老爹，你再把那粒『洗塵子』給我看一看。」

王老爹取出洗塵子交給熊萬里，熊萬里的觀察與感覺，可比他們銳敏得多，東西一入手，稍一檢視之下，便道：「不錯，這是一粒假的。」

王老爹急急道：「假的，你們原先也看錯了。」

熊萬里長長吁了一口氣，道：「這粒『洗塵子』一假，你們在我心中，反而是眞的了。」

王老爹迷惑的道：「熊爺，這話老漢就想不通了。」

覃少秋眨動着大眼睛道：「大伯，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熊萬里從這些談話之中，在心中已經產生了一個概念，心情也由緊張而鬆弛了下來，微微一笑，道：「什麼意思，你說說看。」

覃少秋道：「我想湯三爺原來的意思，只是想把我們打發走就算了，所以只用一顆假『洗塵子』換去我們眞『洗塵子』，不知怎樣後來變了主意，才又找出一個人出來認了親，因爲前後步調不一致，所以中間出了破綻。大伯，您是不是這種看法？」

熊萬里嘉許地點頭道：「你說得一點不錯，也眞虧了你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不過這雖然是他們的一個破綻，但是如果攤開來說，他們可以否認，也可以反打你一耙，所以你們吃了這啞巴虧是說不出口的。」

覃少秋道：「那我們怎樣辦呢？」

熊萬里道：「我想你娘的這封信上的字跡，可以作一部份證明……還有你娘的那隻錦囊……」

王老爹頓脚截口道：「只怪老漢，我偏又把那當票遺失了。」

熊萬里道：「當票遺失了沒有關係，只要你記得當在那裏那一家就行了。」

王老爹道：「老漢記得淸淸楚楚，東西就當在諸城濟衆老店，過去老漢跑生意時，也常找過他家。」

熊萬里道：「這就更好了。」

王老爹道：「要不要老漢趕去諸城一趟？」

熊萬里道：「不用了，您一走反而引人注意，說不定又被人着了先鞭……」

話聲未了，忽有一聲驚叫，發自屋頂之上，接着，轟然一聲，從屋上掉下一件重物。

同時，一聲淸脆的嬌笑，自屋外飄入道：「你這人鬼鬼祟祟的躲在人家屋頂上做什麼？這一下可跌得不輕吧！」

熊萬里臉色一變，喝聲道：「什麼人？」拉開大門，閃身而出。

覃少秋一低頭，也跟着熊萬里跑出屋外。

只見蝎婆江雪珠帶來的那個小姑娘，正向着一個漢子拍手哈哈大笑。

那漢子額頭上，正爬着一隻黑色小蝎子，翹着一條尾巴，在他眼前幌來幌去，大顯威風。

那漢子這時只嚇得臉無人色，手足無措，全身只打顫，既不敢跑，又不敢伸手去拍打那蝎子，顯然他已嘗過那蝎子的厲

害了。

熊萬里雙眉微微一皺道：「小妹妹，你怎樣可以戲弄於人？」

那小姑娘道：「熊爺，這人不是東西，偷偷的爬在屋上，偷聽你們談話呢！」

熊萬里張目望了那人一眼，道：「朋友，你可是來自湯家堡？」

那漢子點了一點頭，道：「熊爺，在下也知道你這個人，請你要這位小姑娘先收了這蝎子吧。」

熊萬里笑了一笑，轉向那小姑娘，道：「小妹妹，請你收了那蝎子好不好？」

那小姑娘點頭道：「我奶奶吩咐過要我聽你的話，好，我就收了蝎子，可是你要小心，別讓他跑了啊！」

熊萬里笑道：「有小妹妹你在這裏，他那裏還會敢跑。」

那小姑娘道：「對，他要敢跑，我就吩咐小黑螫瞎他一雙眼睛。」

只見她小手一招，那隻黑蝎子順着那漢子鼻子，從臉上慢慢爬了下來。

那蝎子離開之後，那漢子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在下是上命所差，身不由己，請你熊爺高抬貴手，在下絕不忘今日之情。」

熊萬里道：「朋友，貴姓？」

那漢子道：「在下陳家良，到湯家堡還不足一年。」

熊萬里道：「陳爺，你既然是湯家堡來的人，當知我們與湯家堡並無深仇大恨，目前只是小有糾紛，相信將來總有化嫌修好之一日，在下自然不會過份爲難你陳爺，但希望你陳爺也在我們彼此之間，存一份忠厚。」

話聲一頓，注目望着陳家良，靜待陳家良的表示。

陳家良道：「熊爺的意思，在下明白，只是與在下同來的，另外還有一人，在下個人可以答應你熊爺，至於，另外那同件的事，……。」

話聲未了，只聽一個重聲接話道：「別担心，有我小叫天伸了手，他還跑得了麼！」

大家聞聲一轉頭，只見蛇公帶來的那孩子正押着一條漢子，從樹林之內走了出來，那漢子頭上還蟠着一條粗不過小手指，但却長得在那漢子頭上繞了三圈的黑色怪蛇。

那漢子來到熊萬里身前，熊萬里不待那漢子開口說話，先向那小孩一笑道：「小弟弟，多謝你，請你快快收了你的靈蛇吧！」

那小男孩裝着一副大人樣子，點頭道：「好，熊爺，我看你的金面放了他。」

接着口中發出一聲輕嘯，只見那條黑綫靈蛇黑光一閃，就纏到那小男孩腰上。

那漢子望了陳家良一眼，道：「老陳，你也沒走脫？」

陳家良一指熊萬里道：「熊爺很四海，現在就等你一點頭了。」

那漢子道：「此話怎講？」

陳家良道：「熊爺說得好，彼此之間，並無深仇大恨，何況血濃於水，將來釋嫌修好之日，大家還要見面，何不彼此留一份交情，吳兄，你的意思如何？」

那漢子轉頭一抱拳道：「在下吳天運，你熊爺說得是，我們也看得很明白，但我們吃的是湯家堡的飯，自有其應守的道義，這一點，希望你熊爺能原諒。」

熊萬里道：「在下並不要兩位出賣湯家堡，只要兩位把剛才所見到聽到的不再放在心中，就感盛情了。」

陳家良與吳天運雙雙一抱拳，說道：「這一點，熊爺放心，我們其實也沒聽到甚麼……。」

話聲未了，那小姑娘已是截口叫道：「你們就說謊話了，你們躲在屋上有多少時候，你道我們不知道麼？哼！你們一來，我們就跟在你們背後了。」

那小姑娘的話沒說錯，其實却是沒聽懂他們話中之話，那兩人聽得啼笑皆非，這裏熊萬里已是一抱拳道：「兩位請，熊某人向兩位道歉了。」

陳家良與吳天運一聲「後會有期」，轉身疾馳而去。

那小姑娘瞪着眼睛道：「熊爺，你就這樣讓他們走了麼？也不怕他們騙你？」

熊萬里笑道：「沒關係，他騙得了我，騙不了你們兩位，有你們兩位的靈蛇神蝎，要找他們算賬，不容易得很。」

那男女兩童，聽得都非常高興，小女孩點頭道：「對，他們回去要口不應心，我就叫小黑去收拾他們。」

小男孩一拍胸膛，說道：「他們已知道我小叫天的大名了，諒他們也不敢口是心非。」

那小姑娘一挑眉峯道：「你小小叫天有甚麼了不起，只怕人家沒有聽說過哩！」

小孩子就是這樣，毫無理由的就一言不合了。

小男孩一瞪眼道：「我小叫天男子漢大丈夫，總比你婦人女子强。」

小女孩大叫一聲道：「好呀，你說你比我强，我們再鬥鬥看，剛才要不是他們兩人來得巧，只怕你早就跪地求饒了。」

那小男孩嗤笑一聲，道：「好不知羞，我要不是怕你愛哭，誠心讓你，早打得你叫爺爺了。」

那小女孩秀眉一揚道：「來，來，來，我們當着熊爺的面，再比劃比劃，請熊爺當證人，看看到底誰强誰弱。」

敢情，他們早就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偷偷出來鬥上了，因此巧中發現了陳家良與吳天運兩人。

熊萬里可知道這類嬌慣已極的小孩子，天不怕地不怕，別想拿好話勸得住他們，只有叫他們心服口服，他們才會乖乖聽話，心中一動，當下微微一笑道：「你們能不能在三招之下，就分出勝負來？」

那小男孩與小女孩同時一楞，搖頭道：「不能。」

熊萬里道：「那你們要多少招？」

「不知道。」

熊萬里一笑道：「那你們打一天，難道也要我們陪着你們在這裏喝一天西北風麼，這個證人可沒人願意當。」

那小男孩和那小女孩同聲道：「那我們到屋裏去比好了。」

熊萬里道：「你在屋裏比，打壞了東西誰賠？」

兩個小孩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怕賠東西。

（未完）

霧中花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東方英・文
盧令・圖

拳風如浪湧　掌勁似山崩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六合劍石松齡強指崆峒掌門藍純青爲魔方派來臥底之人，下令屈長貴等圍攻，藍純青得石中英傳音，迫退圍攻者後向山下奔去，屈長貴等追至，石中英現身攔截，把屈長貴擊傷，但石中英也因一時大意，爲屈長貴所發冰寒掌氣侵入，容得追踪者遠去後，石中英體內寒毒已發，藍純青問知石中英練的是逆天玄功，知其可藉自己功力迫退寒毒，乃引石中仁前往一座秘密洞窟，此時石中英已有不支，藍純青遂抱着他往洞窟走去，邊走邊說這石窟幽深曲折，前面有處稍爲平坦，可供人坐息——

石窟愈到裏面，愈見黝黑！

藍純青好像對這座石窟，甚是熟悉，也不用火摺子照路，轉了兩個彎，才站停身子，把石中英放下，接着問道：「石公子可要老朽助你行功麼？」

石中英勉強站立，上下牙齒打着顫道：「有一件事，確實要老前輩相助。」

藍純青道：「要老朽如何相助？」

石中英道：「晚輩練的是『逆天玄功』，此時全身血脈，幾乎已被寒毒侵入，無法豎立，就請老前輩把晚輩身子，頭下脚上，倒豎起來，但老前輩一時却不能放手，要等晚輩氣血逆行一週天，約需一盞熱茶時光，才可放手。」

藍純青自然知道六合劍石松齡和昔年魔教中一位長老，乃是忘年之交。

他九位師父之中，第一位就是天封老人。（逖谷老人）。

魔教中的「逆天玄功」，雖是左道旁門之術，但却別走蹊徑，和武林中任何一派的內功，截然不同。

因爲任何內功，必須循序漸進，惟有「逆天玄功」，和一般內功，正好完全相反，逆脈行氣。

不但可以速成，一年苦練，足可抵得旁人數十年功力。



而且還有一點好處，那是因爲全身經脈倒轉，和人動手，不懼對方截脈點穴等手法。

但「逆天玄功」，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練習，因爲要練這種有背武學常規的武功，限制自然極嚴。

第一，必須從小就有武學根基。第二，必須有過人的資質。第三，必須配合三十六種靈藥，這三十六種靈藥，又都是極爲稀有難得。

因此，多少年來，魔教中也難得有一人練成「逆天玄功」的。

閒言表過，却說藍純青依言把石中英身子，倒豎過來，雙手輕輕扶住他的身子，使他豎立不倒。

石中英以頭豎地，雙手掌心向下，兩脚朝天張開，緩緩吸了口氣，運氣行功，逆血倒行。

正在此時，突聽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從洞口傳來！

藍純青雙手正扶着石中英倒豎的身子，心頭不禁大急，立即低聲朝外喝道：「精虹直欲衝牛斗。」

只聽那人低低吟道：「正義人間好護持。」

藍純青心知來的已是自己人，心頭不覺放寬許多，但還是有些不放心，接着問道：「報個數兒。」

那人道：「七星劍下第三人。」

藍純青點點頭道：「好，你來此作甚？」他說話之時，有意無意的側過身去，不讓來人看到他的面貌。

其實山腹石窟，黝黑如墨，來人也未必看得清他的面貌。

只聽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已經轉過彎來，接着說道：「屬下奉七星劍主之令，特地趕來通報緊急消息的。」

藍純青問道：「什麼緊急消息？」

那人道：「七星劍主得到密報，那是是石盟主在北峽山脈偏找護法不得，以飛鴿傳令，要莊中即速携帶獒犬前去，搜索護法下落，目前已由何東昇率領出發，只怕很快就會找來，劍主才要屬下趕來，通知護法的。」

藍純青聽的暗暗一驚，賊黨如果利用獒犬，此處地勢雖隱秘，也逃不過獒犬的嗅覺。

但石中英中了屈長貴的「玄冰掌」寒毒正在運功之際，一時又無法離此而去。心中想着，立即緩緩轉過臉去，問道：「劍主怎知老夫在此？」

那人道：「劍主只是猜想，北峽山脈既無護法的蹤影，也許護法是負了傷，那就極可能到這裏來暫避。」

藍純青道：「負傷的是石公子，老夫正替他護法，一時只怕無法離此而去！」

他突然想到了一個計較，立即「噢」了一聲，接着以「傳音入密」說道：「你回去告訴劍主，要他如此如此，就可把石松齡等人引開了。」

那人躬身道：「屬下遵命。」

藍純青道：「你快去吧！」

那人躬身一禮，悄然退了出去。

藍純青等那人走後，心頭依然十分沉重。

他雖想出了一個退兵之計，但是否有效？依然不可預料。

石中英中的是「玄冰掌」寒毒，他能否運功迫出體外？

就算他練的「逆天玄功」，能把寒毒迫出，不知需要多少時間？

若是石松齡等人追踪至此，憑藉石窟狹窄形勢，他們無法一口氣衝進來，固可抗拒一時，但時間稍長，自己一個人，能否頂得住，也有問題。

時間漸漸過去，石中英倒豎着的人，本來還在顫抖，現在已經漸漸平靜下來。

這樣又過了半盞熱茶工夫，石中英身上也逐漸熾熱，不像方才那樣，觸手冰冷！心知他已把全身眞氣運開，這就輕輕鬆開了雙手。

爲了要憑險固守，他細心察看了洞口每個轉角的形勢，先把洞口可以移動的大石，佈置爲第一道關口，萬一第一道防守不住，還可退守第二道。

接着又揀了許多合手的石塊，放在一邊，必要時可作暗器之用。

這樣足足忙了頓飯工夫，才算勉强就緒。就在此時，但聽一陣犬吠之聲，隱隱傳來！

藍純青心頭不覺一緊，暗忖道：「來了！」

他雖是久經大敵之人，但對方人數衆多，自己總究只有一個人，何況石中英正在運功之際，不能有人驚動。

這一仗，全憑自己獨力支撐。

他緩緩的抽出了青鋼劍，走到洞口佈置的第一道關口，隱身石後，烱烱雙目，只是一霎不霎的凝視着洞口。

犬吠的聲音，愈來愈近，漸漸接近洞崖口下！

獒犬的吠聲，也愈見獰厲，顯然正在狂吠之中，人立而起掙扎着往石崖上爬。

接着但聽有人响起一聲口哨，獒犬的吠聲，立時肅靜下來。

接着但聽高翔生的聲音，在洞外道：「好傢伙，這裏原來有一個石洞！」

但聽一陣「刷」「刷」輕响，洞口藤蔓，已被他長劍割斷，隱隱透進天光！

適時响起石松齡的聲音喝道：「高兄小心！」

藍純青早已在他發話之時，抖手打出一片石塊。

「呼」的一聲，朝高翔生迎面飛擊過去。

大白天裏，外面光亮，山洞裏面自然更黝黑！

藍純青在這片石塊上，用了八成力道，去勢奇速！

高翔生站在亮處，等到石塊飛出山洞，他才發覺，但石塊已經到了他面前，心頭猛然一驚，急忙擧劍劈出。

但聽「拍」的一聲，火星四濺，高翔生但覺劍身劇震，一條手臂隱隱發麻，再也站不住足，身子離崖飛起往崖下落去。

但就在高翔生被迫飛落石崖之際，百步神拳鄧錫侯，風雲子趙玄極兩人，同時搶身飛上石崖。

趙玄極打了個稽首道：「藍道兄，你和盟主相交有年，何苦捨棄友誼，替『護劍會』賣命，依兄弟相勸，藍道兄還是自己出來，親自向盟主解釋誤會，不就沒事了麼？」

山洞中，並沒有人答話。

百步神拳鄧錫侯看藍純青沒有理睬，就大聲說道：「藍掌門人，趙道兄說的話，你總聽清楚了吧？咱們都是朋友，總不希望朋友之間，翻臉成仇，你還是出來的好。」

山洞裏還是沒有聲音。

鄧錫侯嘿然冷笑道：「藍掌門人，你可弄清楚了，咱們是一番好意，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藍純青當然沒有答他的話。

高翔生一躍而上，大聲道：「二位道兄，這是多費唇舌了，和這種人還有什麼好說的？」

接着一揮手中長劍，指着山洞，厲聲道：「姓藍的，你龜縮着不敢出來，還算得什麼一派掌門人？是好的，就給我滾出來，咱們在劍上分個高低。」

山洞裏依然沒人搭腔。

高翔生大喝道：「姓藍的，你以爲在洞窟裏躲着不出聲，就能躲過去了？你不出來，老子不會進去把你揪出來？」

隨着喝聲，人已疾衝而上！

所謂疾衝而上，其實也只是越過鄧錫侯，趙玄極兩人，衝到洞口而已。

他自然不敢貿然朝黝黑的山洞中直衝進去，到得洞口，就突然站住不動，一雙烱烱目光，却凝足了目力，只是朝洞中搜索。

他身後的百步神拳鄧錫侯，風雲子趙玄極兩人，一時怕他有失，互相望了一眼，就不約而同的從高翔生身後兩側，跨上了一步。

藍純青隱身之處，自然選擇了最有利的地形。

此時藉着石壁掩護，自然清晰的看到了洞外三人的行動。

他左手握了兩塊手掌大的山石，右手長劍直豎，準備隨時出手。

高翔生看了一回，因這座石窟，曲折深邃，石壁又凹凸不平，用盡目力，也只能看到洞內丈許光景，連一點動靜也看不出來。

高翔生自然不肯就此退去，目光凝注，長劍護胸，一步步朝洞中走來。

他也是久經大敵之人，行進的自然十分小心，眞是寸寸戒備，步步爲營，眼看四方，耳聽八面，但洞中却連一絲聲息也沒有！

深入到一丈左右，石洞斜斜向左彎去，正好有一塊大石，擋住視綫，裏面黑忽忽的，已經伸手不見五指。

高翔生側身貼着那方巨石，又走了兩步。

此時他和隱身石後的藍純青，相距已不過數尺來遠！

他從外走入，看不到藍純青，藍純青身在暗處，却看的清清楚楚。

此時只要一伸手，長劍已可攻到高翔生身前要害，但他未使劍。

他在高翔生進入石洞之際，早已另有計較，從懷中悄悄取出一個小瓷瓶，打開瓶塞，用指甲挑了少許白粉，展息凝神，等候着他。

高翔生自然不知就裏，眼看轉彎處依然沒有動靜，正待擧步，突覺一陣勁風，迎面襲來！

他連人影都沒見到，口中大喝一聲，隨手劈出一劍，同時一吸眞氣，向後疾退五尺！

他遇上襲擊，會吸氣後退，自然早在藍純青的預料之中！

這一吸氣，縱身往後躍退的人，還沒有到三尺遠處，就「咕咚」一聲，往後便倒。

仰面躺臥地上，再也沒動一動。

百步神拳鄧錫侯和風雲子趙玄極二人，一左一右，隨着高翔生進入山洞，他們四隻眼睛，自然一霎不霎的注視着高翔生的行動。

這一下，雖然事起倉猝，但他們看的清楚。

山洞裏根本沒有動靜，他們看到的，只是高翔生忽然大喝一聲，劈出一劍，人就往後便倒！

風雲子趙玄極看的大吃一驚，急急問道：「高兄可是中了暗算麼？」

隨着話聲長劍護胸，正待朝前掠去！

鄧錫侯伸手一攔，低喝道：「道兄不可造次。」

右手振臂一拳，朝黑暗轉彎擊去。

這一拳，但見他擧手作勢，不帶一點拳風，來的無聲無息，但就在此時，只聽轉彎處的石壁，忽然發出「蓬」的一聲巨震！

石壁震動，石屑飛濺，洞頂上塵土簌簌下落！

「百步神拳」果然名不虛傳！

藍純青心中暗暗忖道：「南海派『百步神拳』，不傳外人，看來這鄧錫侯，倒不是有人假冒的了。」

拳風過處，轉彎角上，還是沒有絲毫動靜。

風雲子趙玄極說道：「鄧兄替兄弟掠陣，兄弟過去看看高兄究竟是傷是死？」

百步神拳鄧錫侯點頭道：「好，兄弟給你看着。」

說着，攢拳努目，作出隨時可以出擊之狀。

風雲子對他「百步神拳」的威力，自然信得過。

何況高翔生倒臥之處，尙在轉角口頭，有人襲擊，鄧錫侯自可看到，只要他看得到，「百步神拳」例無虛發。

但他還是十分小心，「鏘」的一聲，從背上撤出「風雲劍」，持劍當胸，緩步朝高翔生走去。

藍純青使用「彈指迷香」，一擊奏功，心頭不禁大喜！

本來他還担心對方人多勢衆，個個都武功卓絕的頂尖高手，萬一他們硬衝進來，自己縱然憑險固守，但總究雙拳是難敵四手。

這下，他就不用怕他們强攻硬衝了，就是他們衝到身邊，仍可要他們一個個無聲無息的倒下去。

風雲子走到高翔生身邊，迅快衝下身去，正待察看他身上傷勢，突覺一縷指風，迎面襲來！

這回，他只張了張口，連話聲都沒出口，身子一歪，跟着倒了下去。

百步神拳鄧錫侯右手緊握着拳頭，只要看到有人施襲，他「百步神拳」立可出手。

但就沒看到一點動靜，風雲子趙玄極堪堪蹲下去的人，忽然身子一歪，也無聲無息的倒臥下去。

這下，直看的鄧錫侯心頭大感震駭，口中大喝一聲，揮手擊出一拳，人却急急往洞外退去。

這一拳，只是聊以壯胆而已，最多也不過用了五成力道。

石壁上還是被他拳力擊的响起「轟」然大震，但聲勢却不如方才那一拳來的凌厲懾人。

盟主六合劍石松齡，華山祝景雲，劍公子石中英和獨角龍王李天衍，副幫主耿承德五人，均已登上石岩，站在洞外。

此時看到百步神拳鄧錫侯匆匆退出，石松齡一手撚鬚，問道：「高兄，趙兄怎麼了？」

百步神拳鄧錫侯一張火紅的臉上，猶有驚怕之色，怵然道：「這座山洞之中，只怕是被藍純青在地上散佈了劇毒，高兄

和趙兄走不到幾步，就無聲無息的倒了下去。」

石松齡回頭看了獨角龍王一眼，問道：「李帮主對用毒素有研究，不知山洞之中，是否洒了毒粉？」

獨角龍王道：「若要在地上洒佈毒粉，土地山石，必然會變了顏色。」

百步神拳鄧錫侯道：「地上一點也看不出來。」

獨角龍王笑道：「若是山石，土地並未變色，那就只有無形之毒，但據兄弟所知，擅使無形之毒的，江湖上只有一個人精於此道，藍純青决無此能，也許是他躲在暗處，打出甚麼細小暗器亦未可知。」

百步神拳鄧錫侯道：「高兄進去之時，曾經大喝一聲，還劈出了一劍，兄弟沒看清楚，但趙兄過去之時，是察看高兄傷勢去的，兄弟在後替他掩護，明明甚麼動靜也沒有，就在俯下身去之際，就無聲無息的倒了下去。」

石松齡道：「鄧兄眞的沒看到有人躲在暗中襲擊麼？」

百步神拳鄧錫侯道：「兄弟和趙兄相距不過五六尺遠，洞內縱然黑暗，但若是有人施放細小暗器，兄弟自信决不會看不到，就是趙兄，也不會絲毫不覺，就中了人家暗算。」

石松齡一手撚鬚，微微點頭道：「鄧兄此話，也是有理，高兄，趙兄的武功，兄弟知之甚稔，斷斷不會如此輕易，就中人暗算，那就是說他們確然遭遇了一種不是武功所能抗禦的襲擊……」

獨角龍王道：「盟主也相信藍純青使的毒？」

石松齡沉吟道：「不是武功所能抗禦，江湖上只有兩種東西，那就是非毒即迷。」說到這裏，回頭一笑道：「咱們不妨進去瞧瞧再說。」

獨角龍王道：「盟主且慢，還是讓兄弟先進去試試。」

石松齡微微一笑道：「那就咱們一起進去好了。」



獨角龍王道：「盟主乃是千金之軀，兄弟替你開路。」

搶在石松齡前面，俯着身子，跨進山洞。

石松齡朝身後祝景雲等人說道：「洞內地方逼仄，你們還是守在洞口，不用進來了。」

祝景雲，鄧錫侯等人，聽了盟主的吩咐，果然一齊停步。

只有耿承德因帮主不曾吩咐要他留在洞外，因此仍然跟隨石松齡身後，進入山洞。

藍純青看到進來的是獨角龍王李天衍和石松齡兩人，心頭不禁有些緊張！

他雖然沒和兩人交過手，這兩個人，也並不是眞正的獨角龍王李天衍和石松齡本人。

但他們能假冒獨角龍王，取代武林盟主，自然也要相當高的武功，能够領導賊黨才行。

因此，他「藍純青」絲毫也不敢輕估他們，長劍豎胸，提聚起全身功力，凝神戒備。

獨角龍王李天衍高大的身軀，等到跨進山洞，才直起腰來。

但他立即停在洞口，一雙在黑暗中閃着炯炯金光的眼睛，只是朝洞中不住的四下打量。

石松齡跟着走入，問道：「李兄是否看出端倪來了？」

獨角龍王忽然呵呵一笑，目光直向藍純青藏身之處投來，洪聲道：「藍兄不用再躲躲藏藏了，你和盟主多年至交，何苦爲了一點小小誤會，翻臉成仇，來，來，兄弟替你們做個和事佬，大家說過也就算了，這回是兄弟邀大家上敝帮去的，藍兄快請出來，一起走吧！」

藍純青心頭暗暗一驚，忖道：「此人果然厲害，他大概聽到了我的呼吸之聲了！」心念轉動，依然並未開口。

石松齡緩緩舉步，朝裏行來，一面微微一笑道：「藍兄也許對兄弟有些誤解，其實兄弟和藍兄論交數十年，藍兄爲人，兄弟知之甚稔，怎會誤會到藍兄頭上去？李帮主就是不說，兄弟也要向藍兄負荆請罪，請藍兄出來。」

他氣度雍容，說來甚是懇切，如果你不知道他是假的，就會相信他字字都出諸肺腑！

藍純青除了暗暗冷笑之外，當然並沒理會。

石松齡看他沒有作聲，不禁輕輕歎息一聲道：「看來藍兄果然對兄弟誤會極深了！」接着轉過身去，朝獨角龍王說道：「李帮主請看看高兄，趙兄二位，還有救麼？」

獨角龍王答應一聲，舉步走近高翔生，趙玄極二人身邊，正待俯下身去！

藍純青那還怠慢，立時用指甲挑了少許「彈指迷香」，屈指朝獨角龍王面門彈去。

獨角龍王堪堪彎下腰去，就突然發覺一縷勁風，朝自己迎面彈來！

方才石松齡曾說他「精於用毒」，一個精於用毒的人，豈會輕易被人用「彈指迷香」迷倒？



風雲子趙玄極走到高翔生昏倒處，正蹲下查看，藍純青趁機彈出「彈指迷香」。

只聽他口中發出深沉的一聲嘿然冷笑，左手大袖跟着向前拂出！

這一拂，揚起一片勁風，早已把「彈指迷香」悉數吹散。

獨角龍王一個高大的身子，也隨着直起，喝道：「耿副帮主，你把高兄，趙兄先救出洞去，只須給他們聞些『返魂丹』，打個噴嚏，就會清醒過來。」

「返魂丹」，正是江湖上人人必備的藥物，專解迷香，迷藥。

耿承德答應一聲，走上前去，一手一個，挾起高翔生，趙玄極兩人，大步退出洞去。

藍純青眼看「彈指迷香」未能把獨角龍王李天衍迷翻，心知對方已然有備，因此耿承德上來救人，他就不會再使「彈指迷香」。

獨角龍王等耿承德搬開二人，立即目光一注，沉聲道：「藍兄不聽兄弟忠告，反而使用江湖下五門的迷香，即此一點，足見『護劍會』，果然行事譎詭，不是一個堂堂正正的組織了，兄弟深爲藍兄惋惜，還望藍兄及時醒悟，盟主顧念舊誼，自可不予計較，藍兄如再執迷不悟，那就是自絕於人，到時只怕後悔莫及了。」

藍純青自然聽得出來，獨角龍王這番話，表面雖是勸告，實則已有動手之意，他自然不予理睬。

石松齡修眉微蹙，抬目說道：「藍兄既然執迷不悟，兄弟却不能不全朋友之義，須知藍兄身處絕地，兄弟原可施用火攻，把藍兄迫出來，兄弟不用此策，正是顧全藍兄數十年交誼。」

口氣微頓，接着說道：「老實說，藍兄已被兄弟圍住，山洞之中，沒有粮食飲水，兄弟不用進攻，藍兄也支持不了三數天之久，兄弟和藍兄只有友情，並無深恨，兄弟可以聽任藍兄自由離去，今後是友是敵，也悉憑藍兄尊便，但假冒犬子的賊黨，兄弟必順留下不知藍兄意下如何？」

藍純青依然沒有作聲。

獨角龍王回過頭去，暗暗朝石松齡使了一個眼色，洪笑道：「盟主，依兄弟看來，此洞甚是幽深，藍兄可能已經退到裏面去了，咱們再說，他也聽不到，還是進去瞧瞧再說。」

不用再說，那就是準備硬衝！

石松齡輕咳一聲道：「李帮主說得極是。」

獨角龍王道：「那就走，兄弟給盟主開路。」

話聲一落，立即大步朝轉彎處行了過來。

他搶在前面替石松齡開路，就是怕藍純青使用迷香。

藍純青等他行近轉角，左手迅快彈出一蓬白粉，右手青鋼劍青虹流動，劃起一片冷芒，封住了轉角。

獨角龍王左手袍袖一展，洪聲喝道：「藍兄不聽忠告，一再使用迷香，那是把兄弟也看作敵人了。」

這話很明顯是找動手的藉口。

藍純青心中暗暗冷笑，一面冷然喝道：「站住，你們再迫進一步，莫怪藍某刀劍無眼。」

獨角龍王雙目精芒曳射，洪笑道：「

兄弟倒是不信。」

話聲方出，陡然朝前直欺而上，朝轉角迫來。

藍純青更不打話，「刷」的一劍，急刺而出。

獨角龍王仰天狂笑一聲：「很好！」左手大袖一展，一點袖角，飄然揚起，向藍純青劍上捲到，右手揚處，同時劈出一掌。

一掌出手，一股強猛的潛力，隨掌而出，罡風激蕩，帶起了呼嘯之聲，排山倒海般直撞過來！

威勢之強，驚人至極。

藍純青早已知道他雖非獨角龍王，但他精擅少林「大力金剛掌」，因此不待對方出手，青鋼劍一收再發接連攻出三劍。

這三劍，同樣使出了崆峒派絕招，劍勢奇幻，劃起一片凌厲劍風，朝前推去。

強烈掌風，和劍光乍然一接，兩人身前，響起一陣裂帛似的異響！

獨角龍王掌勢雖然凌厲，但藍純青劍上凝聚的力道，也十分強勁，迫的兩人各自後退了一步。

獨角龍王後退一步，身上一襲青緞長袍，拂拂自動，雙目圓睜，厲笑道：「藍兄劍上造詣，果然深厚的很，再接兄弟一掌試試！」

喝聲出口，揮手一掌，直向藍純青劈來。

藍純青試出對方掌力強猛絕倫，那裏還敢絲毫大意，緩緩吸了口氣，力聚劍尖，貫注了全身功力，緩緩劈出兩劍。

這兩劍，不似方才出手三劍那樣劍勢奇幻！

而且出手甚緩，但劃出去的劍光，却足有一丈來寬，宛如扇面般展開，正好封住了轉角之處。

獨角龍王強猛掌力，浪湧而來，遇上這一片劍光，就像隄防一般，全被擋在劍光之外，難越雷池一步。

劍光之中，但聽响起藍純青的一聲長笑，說道：「李幫主的『天龍掌』，兄弟已經領教了。」

獨角龍王一連兩掌，依然未能得逞，不覺勃然大怒，口中厲笑道：「好，好，藍兄這是迫我李某出手了。」

他在厲笑聲中，接連迅快劈出了兩記掌風。

藍純青也有心相激，大笑道：「兄弟雖未曾見識過李幫主的『天龍掌』，但閣下使的也未必眞是『天龍十八掌』吧？」

口中雖是說的輕鬆，但手中長劍，也絲毫不懈，劍劍貫注內力，封堵對方的掌力。

獨角龍王濃哼一聲，洪喝道：「老匹夫，李某教你識得厲害！」

喝聲出口，只見他雙臂猛地一張，全身骨節，响起一陣連珠般的暴响，本來高大的身形，刹時之間，竟然又長高了數寸之多！

獨角龍王雙脚站樁，一件青緞長袍，也突然間澎脹起來，雙掌當胸，一掌接一掌的朝前猛劈而出！

這回和先前迥然不同！

每一掌出手，都似開山巨斧，強猛的潛力，宛如浪潮一般，一波接一波的衝撞過來。

掌勢之強，也隨着一掌勝過一掌。

藍純青眼看他這份威勢，心頭也不禁暗暗凜駭，跟着不住的提吸眞氣，一劍接一劍的迎劈出去。

每一劍都帶起了嘶嘶劍風，一道接一道劍光，如扇如屏，正好迎接住對方直撞過來掌力。

兩人這回都用上了全力，誰也不肯退讓半步。

他們雖然沒有雙掌相抵，但這樣的拚搏，已和比拚內力無異。

各自貫注內力，而且在一記比一記加強。

每人總認爲自己少年潛修苦練，內功精純，因此希望藉自己增強的內力，在壓制對方。

這是相對的，因爲你增強了，我不得不增強。

這也是惡性循環，雙方就漸漸進入欲罷不能。

因爲兩人都在一記接一記的劈擊，你劈出的掌力，正好和他劈出的劍風，互相抵消，誰也不能慢上一步。

此時不論是誰，如想中途停手，或是出手稍慢，就得以身體來承受對方雷霆萬鈞的一擊。

除了和他硬拚，一個人功力最深，但身子是萬萬承受不起對方全力一擊的。

這轉彎之處，不過八尺來寬，如今全被劍光掌風充塞其間，聲勢凌厲嚇人。

獨角龍王雙掌交替，一口氣劈出了十二掌。

藍純青也連綿不絕劈出了一十二劍。

突聽獨角龍王沉哼一聲，左手疾發一掌（第十三掌），逼住了藍純青的劍勢，右手用足十成功力，霍然當胸直劈過來。（第十四掌）

他這一掌，不但如巨斧開山，威猛無與倫比，而且用左手掌風，已經逼住了藍純青的劍勢，迫使藍純青非出掌硬接他一掌不可。

而他這一掌上也正使出了少林七十二藝中威勢最強掌力——「大力金剛掌」。

藍純青和他硬打硬拚，連接了十二招，已覺對方掌勢雄渾無匹，還在不斷的加強，自己已有漸趨下風，不勝負荷之感。

此時長劍忽然被對方迫出門外，要待撤劍封蔽，已是不及，只好奮起全力，硬接對方一掌。

就在此時，突聽身後响起石中英「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老前輩，老賊這一掌，由晚輩來破他。」

話聲入耳，石中英已自他身後閃出，右掌豎立如刀，迎着獨角龍王劈來的掌風中直劈過去。

石中英這一掌發的無聲無息，但和對方掌風乍然一接，就發出「嗤」的一聲輕响。這聲音就像拿剪刀裁布，輕細悠長，由近而遠，把獨角龍王的掌風，從中間剖開！

不，像利刃一般，毫無阻擋的直劈過去！

獨角龍王這一記「大力金剛掌」，掌力雖然霸道無倫，但也擋不住石中英的鋒利的掌風。

獨角龍王一掌出手，滿以爲至少也得把藍純青重創掌下，那知道自己擊出的掌風突然被人剖開！

心頭驀然一驚，失聲道：「果然是『魔劫神刀』！」

急急往後躍退！

但是已經遲了！

刀鋒般的掌風，一下擊中了獨角龍王的右肩！

這還是他見機的快，身子迅速一偏，才算避開了正面，饒是如此他高大身形還是被震的晃動了一下，往後斜退出一步。

他這一記「大力金剛掌」，雖被石中英發出的「魔劫神刀」剖開，但石中英還是被他極強的反震之力，震得脚下浮動，連退了兩步。

藍純青看的暗暗吃了一驚，低聲問道：「石公子怎麼了？你寒毒初愈，不該硬接他這一掌的。」

石中英微笑道：「不要緊，他這一記掌力，已被晚輩破去，晚輩只是被他掌風的反震之力，震退而已。」

六合劍石松齡，就站在獨角龍王身後不遠，他聽獨角龍王喝出「果然是『魔劫神刀』！」接着看到他身子搖晃，後退了一步，心頭止不住大吃一驚，問道：「李幫主中了他的暗算？」

獨角龍王傷在肩頭，一條右臂，筋骨若折，自然無法再戰。

他一言不發，緩緩退出石洞，才舒了口氣道：「魔劫神刀，果然厲害的很，兄弟一記掌力，居然被他齊中剖開，才擊中了兄弟的肩頭。」

石松齡跟蹤退出，說道：「李幫主快運氣試試，『魔劫神刀』專傷內腑，你看看是否受了傷？」

獨角龍王道：「不用試，兄弟內腑並未負傷，只是右肩傷了筋骨。」

話聲方出，突聽遠處山頂上，忽然接連响起幾聲「叭」「叭」火炮之聲！

那裏正是石家莊的後山！

石松齡猛然一驚道：「緊急訊號！咱們莊上發生了事故！」

接着目光一瞥，朝劍公子石中英（假）吩咐道：「孩子，這山岩下已有咱們黑衣隊埋伏，諒藍純青和那小畜生，決難突圍，爲父已去調取盧焜叔姪前來，施行火攻，此時莊中忽然傳出緊急訊號，爲父立時就得趕回去，這裏就交你主持，爲父走後，不可冒險深入，等盧焜叔姪到後，再攻不遲。」

劍公子石中英躬身領命道：「孩兒省得。」

祝景雲道：「盟主留中英一人……」

只聽遠處山頂上，又响起三聲連珠般的「叭」「叭」「叭」之聲！

這是第二次發出來的緊急求救訊號，石松齡臉色爲之一變，說道：「不要緊，藍純青已成負隅之獸，諒他們也衝不出咱們黑衣隊的埋伏，莊中兩次傳警，只怕形勢已十分危急，非兄弟親去不可……」

話聲一落，便和祝景雲，獨角龍王，百步神拳鄧錫侯，以及中了「彈指迷香」，才醒不久的高翔生，趙玄極兩人，一齊朝谷外退去。

隱身洞窟中的石中英眼看獨角龍王和石松齡退到石洞之外，幾人低低說了兩句，忽然由石松齡爲首，率着衆人，匆匆離去。

他雖然沒聽見他們說些甚麼，但石松齡等人，去的甚是匆忙，却可從他們的神色中，看的出來。

一時覺得奇怪，忍不住低聲說道：「老前輩，這幾個爲首的賊黨，忽然全退去了！」

藍純青一手撚鬚，微微點頭道：「不錯。」

石中英道：「只怕其中有詐。」

藍純青道：「他們退去，倒是一點不假。」

石中英道：「老前輩如何知道他們不假呢？」

藍純青朝他微笑道：「他們突然退去，是老朽略使小計，退的兵。」

石中英愈聽愈奇，忍不住問道：「老前輩使的甚麼計？」

藍純青道：「方才石公子在運功之時，就有人趕來報訊，說他們在北峽山脈中找不到咱們蹤影，就以飛鴿傳書，要莊中派出獒犬前來追蹤，老朽就要那人轉告七星劍主，在莊中放起緊急求援訊號，石家莊是他們根本重地，在不明情況下，自然非他（指石松齡）親自趕去馳援不可。」

石中英道：「原來如此，噢！老前輩說的七星劍主，也是『護劍會』派在石家莊的人麼？」

藍純青道：「是的，但此人是誰，老朽始終不會見過。」

石中英深感意外，問道：「你老是『護劍會』的護法，怎會沒見過他？」

藍純青道：「護劍會是各大門派，爲了對付江湖邪惡勢力的組織，就是因爲對方行動隱秘，而且各大門派之中，極可能已有少數敗類，爲他們拉攏，因此，咱們在成立之初，大家都戴上面具，不以眞面目示人，即使同是護法，也不知彼此身份，只有一個人，沒有掩去本來面目。」

石中英道：「不知這個人是誰？」

藍純青道：「就是發起『護劍會』的令尊，除此之外，幾乎都不以眞面目示人，老朽追隨盟主，凡是盟主對『護劍會』有甚麼指示，都由老朽代發，自從令尊失蹤，這厮假冒令尊，老朽依然一直留在此地，但這裏實際負責的，却是七星劍主，他是由『護劍會』直接派任，老朽只居於協助監督地位，不能詢問他的姓名來歷，自然也沒見過他的眞面目了。」

石中英探首朝洞外看去，只見假冒自己的賊人（假石中英）身穿梅紅長衫，腰佩長劍，瀟洒的站在那裏，大有顧盼自豪之意！

心中不覺大怒，道：「老前輩，晚輩去把那小賊拿下，咱們就可衝出去了。」

藍純青攔道：「不可，他們雖然去的匆忙，但也許還有甚麼埋伏，咱們且等看清楚了，再動手不遲。」剛說到這裏，只聽洞外傳來一個蒼勁的聲音說道：「屬下盧焜奉命前來，聽候公子差遣。」

接着但聽假石中英清朗的聲音說道：「盧老英雄二位請上來。」

藍純青看得暗暗皺了下眉道：「不好，他們要用火攻了。」（未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獨孤紅·文
盧令·圖

神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梅恨天擄刼黃君，欲施强暴，黃君抵死不從，宣稱設若不死，定將他挫骨揚灰以消心恨，梅恨天愛之情切，願在報刦家仇後，生死由之。楚雲秋久候黃君不至，料她非不告而別，定是遭到不測，乃四出探尋，那日正在山道中奔馳，突遇天降大雨，遂奔進一涼亭暫避，未幾見騙仙莫言倉惶奔入，覓地躲藏，不久果見一少年追來，向楚詢問莫言去向，楚實告，莫言欲逃，爲楚拿住，少年要楚將莫言交給他，楚不允，少年勳强不敵，悻悻而去，楚向莫言詢問是否知悉很多他人所不知的事——

廢園驚魅影　枯井隱殘人

莫言想必被雨淋得着了涼，鼻子癢，他又揉了揉鼻子道：「誰都這麼說，可是誰都不知道我說的是不是實話。」

楚雲秋道：「我不相信莫老你對人有實話，可是，我相信莫老你確是個『萬事通』。」

莫言聳聳肩道：「既然相公爺你相信，打既打不過你，跑又跑不了，那也只有任你了。」

楚雲秋道：「今天我碰得巧，算蒼天待我不薄，也算我跟莫老有緣，如今我要在莫老面前請教幾件事，願不願據實告我，那還任憑莫老。」

莫言目光一凝道：「有這種新鮮事兒？相公爺你是我生平首見，說的話也是我生平首聞，任何一個人打聽事兒，沒有不想聽實話的，怎麼相公爺你來這麼個岔樣兒的。」

楚雲秋笑笑道：「我既然跟莫老你打聽事兒，當然想從莫老你嘴裏聽到實話，不過莫老你是聞名於世的大『騙仙』，我知道想從莫老你嘴裏聽到實話，那是難比登天，你莫老是位稱奇的人物，所以我不得不出奇制勝。」

莫言老眼一睜，道：「相公爺，沒想到你是個對我胃口的趣人兒，就冲相公爺你這番話，我知無不言，言無不實就是，相公爺，要問什麼你就問吧。」

楚雲秋微微一笑道：「那我就先謝謝莫老了，我這頭一問，莫老可知道『揚州』梅家？」

莫言道：「知道，當然知道，我要說連『揚州』梅家都不知道，那未免太假了，可是，『揚州』梅家當年爲什麼遭滅門之禍，行兇的都是那些人，我可就不淸楚了。」

楚雲秋一笑說道：「莫老高明，一句話堵住了我的嘴，我問不下去了，只好再換一問了，莫老，梅家的人都沒了麼？」

莫言道：「據說是這樣。」

楚雲秋道：「那麼據莫老所知，又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莫言搖搖頭道：「相公爺，知道我不就告訴你了麼？」

「說得是。」楚雲秋微一點頭道：「莫老可知道『神手書生』楚凌霄。」

莫言道：「知道啊，我要說不知道『神手書生』，那也未免太假，可是……」

楚雲秋道：「可是『神手書生』是被那些人圍攻致死，這個莫老也不淸楚，是麼？」

莫老一點頭道：「不錯，相公爺，我並不是眞的萬事都通，要是的話我就自己蓋座廟往裏一坐，享受那十方香火去了，還用拖着這把老骨頭在江湖上東奔西跑，到處受人欺負。」

「說得更是。」楚雲秋道：「那麼我要找一個人，莫老想該知道了吧。」

莫言道：「那要看相公爺你找的是何許人了，我知道的那不用說，我不知道的當然還是不知道。」

楚雲秋道：「那麼莫老就聽聽看，我要找的這個人是個殘廢老人，眼瞎，舌無，手毁，面目全非，莫老知道麼。」

莫言一搖頭道：「相公爺，世上沒這麼個人。」

楚雲秋道：「怎見得世上沒有這麼個人？」

莫言道：「這麼個人活在世上還有什麼意思，早一頭碰死了！」

楚雲秋道：「莫老，螻蟻尚且偷生，有道是：『好死不如賴活着』。」

莫言搖頭道：「我認爲世上不該有這種人，我也沒見過這麼個人。」

楚雲秋吁了一口氣道：「看來我又白問了——」

他探懷取出在「史祠」後院那間小屋裏拾到的那片紙遞了過去，道：「這是我最後一問，莫老可知道這片紙的出處。」

莫言接過去看了一眼，道：「這我知道，這種紙那兒都有。」

楚雲秋道：「莫老看見了麼，上頭隱隱約約地有『逍遙』兩個字！」

莫言凝目一看道：「眞有，剛才我沒看見，這我就不知道這張紙的出處了。」

他抬手把那片紙又遞還給楚雲秋。

問了半天全白問，但楚雲秋沒在意，接過那片紙站了起來，含笑說道：「既是莫老都不知道，那也是沒辦法的事，冷鐵生是個睚眦必報的人，誰要是跟他結了仇，他不分個你死我活絕不甘休，我不怕他，莫老却只有避着他，我不敢躭誤莫老，我告辭了，莫老也快請吧。」

他一拱手，轉身往郊外行去。

莫言做夢也沒想到這位還不知道是那路神聖的年輕人，就這麼算了，呆了一呆，神情一喜，就要往起站。

可是突然間他臉上變了色，忙抬手叫道：「相公爺，你請慢走一步。」

楚雲秋剛要下台階，聞言停步轉身，含笑說道：「莫老還有什麼教言？」

莫言滿臉堆笑道：「雨還下着，相公爺你何必這麼急……」

楚雲秋道：「不要緊，這點雨算不了什麼，再大的雨我也淋過，我還是走吧，免得『無情公子』找得助拳的朋友來，我又免不了要打上一架，莫老要是怕雨，就請再坐會兒吧，失陪了。」

話落，他又一拱手，就要轉身。

莫言忙叫道：「相公爺，我算是眞服了你了，你別走，你問的事兒我告訴你就是。」

楚雲秋道：「莫老，免了吧，你既然不知道，我不能勉強，你也大可不必編一套哄我……」

莫言苦笑說道：「相公爺，你可是眞厲害，我這麼大年紀了，難不成還要我叫你一聲好聽的？」

楚雲秋道：「那我不敢，君子成人之美，莫老你又何客對我這伸手拉過你一把的人說幾句實話。」

莫言忙道：「我說我說，行了吧。」

楚雲秋道：「我洗耳恭聽。」

莫言道：「相公爺，『揚州』梅家跟『神手書生』這兩件事我不清楚，只因爲這兩件事兒做得太乾淨，太俐落，太秘密，你說的那個殘廢老人我一個多月前倒是在『揚州』見過一個，如今他是不是在『揚州』，我就不知道了，至於你給我看的那片紙，我知道，也見過，那是『逍遙宮』的東西，相公爺，我知道的都告訴你了，你要是還不滿意，那你不如殺了我，別讓我死在冷鐵生那小子手裏。」

楚雲秋道：「我沒說不滿意，是不，莫老，只要莫老告訴我的都是實話，我還有什麼不滿意的，我不是強人所難的人，請莫老告訴我，半年前那殘廢老人在『揚州』什麼地方。」

莫言道：「你不是問過『揚州』梅家的事兒麼，就在『揚州』梅家廢宅裏。」

楚雲秋爲之一怔，道：「就在『揚州』梅家廢宅裏。」

莫言道：「不瞞相公爺你說，我是出了名的包打聽，萬事通，可是『揚州』梅家這件事離奇，事先沒一點風聲，事後沒一點痕跡，這麼大的事我一無所知，心裏未免不是味兒，那也丟人，所以自梅家遭到這個變故之後，我暗中也查過，而且是鍥而不捨，發誓非弄個清楚不可，可是一連查了兩三年却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我就不信邪，半年前一天夜裏我又跑到梅家廢宅去，我一進去就聽見後頭有聲響，等到跑進後頭一看，水榭裏居然有燈光，我躡手躡腳的挨過去一看，你猜怎麼着，我看見一個長髮披散的黑衣人垂着手站在牆邊，桌上點着半截蠟燭，緊挨着桌子還站着個乞兒般半大小子，那半大孩子手裏拿塊木板，正在牆上刮，不知道正刮什麼，我看不清，想再挨近些，那知那長髮披散的黑衣人聽覺極爲敏銳，我脚下只弄出了一點聲響，他連頭都沒回，閃身掠出窗跑了，那半大小子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兒呢，我進了水榭，那半大小子沒能跑掉，可嚇破了，直說『是他讓我幹的，是他讓我幹的』，我一問才知道那半大小子眞是『揚州』的乞兒，那個人找上了他，半夜帶着他進梅家廢宅水榭刮牆上的字，那個人答應事辦完後給他一錠銀子，他說他貪那一錠銀子，那個人是個瞎子，兩隻手都沒了，滿臉刀疤縱橫跟鬼一樣，也嚇人，他不敢不聽他的，只有跟着那人進了梅家廢宅，你聽，這不是你要找的人麼。」

楚雲秋道：「不對，莫老，我找的這個人無舌，你見過的那個人能說話。」

莫言一巴掌拍上自己的大腿，道：「你瞧我多糊塗，忘記告訴你了，那半大小子說那個人是個啞巴，跟他比了半天他才懂。」

楚雲秋吸了一口氣道：「這就對了，莫老，請再告訴我那『逍遙宮』在什麼地方。」

莫言搖頭說道：「相公爺，這你可難了我了，我不知道，別說我不知道，放眼當今知道『逍遙宮』所在的恐怕只有『逍遙宮』的人！」

莫言告訴楚雲秋的這兩點楚雲秋都信，因爲前者跟他的所見不謀而合，後者黃君也這麼說過。

可是有一點他不懂，也想不通，他原以爲刮去那首「釵頭鳳」的是梅凌烟，因爲那首「釵頭鳳」可能是梅凌烟寫在水榭牆上的，却不料會是他要找的那個殘廢老人。

這是怎麼回事？

他想不通，「逍遙宮」不知所在，一時仍然難找黃君，他心裏既急又煩，也沒辦法想！

是故他只有對莫言道：「既然這樣那

就不好再麻煩莫老了，不管怎麼說，莫老總算告訴了我一樣，我仍表感激，也請莫老原諒我暗中閉了莫老下半身的穴道，現在莫老可以請便了。」

他隔空向着莫言腰間點了兩指，莫言挺身站了起來，看了他一眼道：「相公爺，說句客氣話，咱們有緣再謀後會，要是出我心我可不願跟你這種厲害人再見面，臨別之前我也想問你兩問……」

楚雲秋道：「莫老可眞不吃虧，請只管問就是。」

莫言目光一凝，說道：「我這頭一問是你問『揚州』梅家跟『神手書生』這兩件事……」

楚雲秋道：「我是武林中人，這兩件事都是震驚武林而且至今仍是個謎的大兇案，凡武林中人誰不想知道眞像？我碰上了莫老你這位『萬事通』，自不願輕易錯過。」

莫言眨眨眼道：「相公爺，這是實話麼。」

楚雲秋道：「我沒有那『騙仙』的雅號，是不，莫老。」

莫言道：「那麼你找那殘廢老人跟『逍遙宮』又是……」

楚雲秋道：「我是爲別人找這殘廢老人，至於那人爲什麼找這殘廢老人，那是別人的事，恕我難以奉告，我所以找『逍遙宮』，是因爲『逍遙宮』的人可能擄走了我一個朋友，這答覆，莫老滿意麼。」

莫言微一點頭道：「雖然收穫不多，但也勉强湊合了，就是再問下去，恐怕也是白問，相公爺，我這最後一問是相公爺你高名上姓，怎麼稱呼。」

楚雲秋道：「江山。」

莫言爲之一怔，道：「怎麼說，你就是江山？」

楚雲秋道：「八成是時老告訴過莫老，是不。」

「可不。」莫言叫道：「我的少爺，你要是早告訴我你叫江山，你問什麼我說什麼，何用你費這麼大的事……」

忽地窘迫一笑道：「老弟台，別的我說的都是實話，只有殘廢老人那回事我藏起了半包，在『百花城』你救了老時一命，交上了他那麼個朋友，如今你又救了我一命，也算交上了我這個朋友，我知道那殘廢老人的住處，現在雨也不下了，老弟台，你跟我來吧。」

眞的，雨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停了，

莫言騰身一掠出了小亭。

楚雲秋定神忙跟了出去，道：「看來我這江山兩個字眞不錯。」

莫言看了他一眼道：「老時告訴我了這兩個字恐怕不是老弟你的眞名實姓！」

楚雲秋道：「莫老把我當朋友，我不便全瞞莫老，江山兩個字的確不是我的眞名實姓。」

莫言道：「得瞞一半，眞名實姓不便說。」

楚雲秋道：「莫老原諒。」

莫言瞅了他一眼道：「老弟台，對你，我已經猜出了八分，你信不信。」

楚雲秋道：「是麼？」

莫言道：「據我所知，『神手書生』跟梅凌煙都有一個兒子，不過梅凌煙的兒子已死於當日滅門慘禍……」

楚雲秋心頭跳了一跳道：「莫老，打聽這兩件事的不一定都跟這兩家有關係吧，莫老你不也曾查訪梅家這件慘事麼？」

莫言一怔搖頭道：「老弟，你實在是够厲害的，你不承認也不要緊，反正我心裏明白就是了，其實老弟你不該隱瞞你的眞名實姓，這兩件事都是多少年不露一點端倪，事隔這麼多年查起來也更不容易，你不如把你的眞名實姓張揚出去，讓他們主動來找你……」

楚雲秋道：「莫老好主意！」

他只說這麼一句，沒下文了！

莫言詫異地看了他一眼，剛要再說。

楚雲秋忽地一怔，凝目前望，說道：「莫老，我要找的那殘廢老人，還在『揚州』？」

可不，「揚州城」已近在眼前了。

莫言微一點頭，道：「不錯，他是還在『揚州』。」

楚雲秋道：「莫老剛對我說知道他的住處。」

莫言道：「不錯。」

楚雲秋道：「莫老可曾去找過他。」

莫言道：「我本來是想找他問個究竟的，他帶個人三更半夜跑到梅家去刮字究竟是什麼意思，可是轉念一想，我找他有什麼用，他既不能說又不能寫，我什麼也問不出來，只有暫時不驚動他了。」

楚雲秋聽得微微一怔。

只聽莫言又說道：「我不知道你老弟究竟爲什麼找他，我也不願問，你老弟既然找他這麼個人，相信你一定有找他的道理。」

楚雲秋微微皺了眉鋒，沒說話。

說話間兩個人進了「揚州城」，看莫言走的方向，居然是直奔「梅家廢宅」。

楚雲秋忍不住問道：「莫老，咱們往『梅家廢宅』去麼？」

莫言說道：「不錯，正是要往『梅家廢宅』？」

楚雲秋詫異地道：「那殘廢老人住在梅家廢宅裏？」

莫言道：「老弟現在別問，到了就知道了。」

楚雲秋忍着滿腹詫異沒再問。

沒多大工夫，梅家廢宅已然在望，莫言帶着楚雲秋繞到梅家廢宅後頭，並且以指壓脣，示意楚雲秋別出聲。

到了梅家廢宅那沒有門的後門口，莫言先貼在牆上凝神聽了一陣，然後他一打手勢閃身進了梅家廢宅後院。

梅家廢宅的後院楚雲秋跟黃君那夜進來過，但眼前這地方他看起來却很陌生，而且也看不見那座水榭，想必這後院很大，水榭還靠前，讓屋宇擋住了。

只見莫言停了步，指着兩三丈外，野草叢中只露一角的井欄低低說道：「就在那口井裏，是口枯井。」

楚雲秋微微一怔，旋即兩眼之中閃過一絲異采，道：「現在……」

莫言道：「我打算以後再找他，所以我曾經暗中釘了他一陣，他白天待在井裏，到夜晚更深人靜時才出來走動。」

楚雲秋道：「這麼說我勢必得下井找他去！」

莫言道：「老弟你要是急着找他，那恐怕只得下井，這樣吧，老弟你在上頭等着，我下去把他驚出來。」

楚雲秋連忙說道：「這怎麼好，還是由我……」

莫言抬手攔住了楚雲秋的話頭，道：「老弟，老實說吧，我下去是有原因的，這個人雖然眼瞎，手毀，但兩條腿仍在，我見過他一次，知道他不但人機警，而且身法相當快，要是我沒有猜錯，恐怕他一身功夫也還在，我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少，下頭是個怎麼情形咱們是一無所知，萬一你老弟下去不能馬上找到他，一旦他跑了出來，我可不一定能攔得住他再說……」

一咧嘴接道：「你我緣僅一面，還是初交，我有個不大好的名聲，你身上帶着一頁三式『軒轅刀法』，盡管我跟時偷兒是多少年臭味相投的老朋友，你還是防着我點兒好，所以讓我下去對你是不會有害處的，明白了吧。」

說完了話，他沒容楚雲秋再開口，閃身撲向了野草叢中那口枯井。

楚雲秋聽得呆了一呆，等他定過神來，莫言已躍進井口不見了，他不免暗嘆莫言心眼兒太多，因為他自問並沒有提防莫言之心。

他這裏正自心念轉動，只這麼一轉眼工夫，枯井裏竄起一條人影，那是個長髮披散衣衫破舊的殘廢老人。

兩眼只剩下兩個黑窟窿，鼻骨塌斷，鼻頭歪向一旁，滿臉的傷痕，交叉縱橫，一張臉完全走了樣，形如厲鬼確的嚇人，衣袖長過手臂看不見他是不是還有雙手。

他的身法眞的相當快，雙腳沾井欄，騰身又起，直往後院那一幢幢殘破的屋宇撲去。

楚雲秋猛提一口氣，騰身疾掠，一個起落便攔住那殘廢老人的去路，道：「閣下請留一步。」

殘廢老人的聽覺似乎相當敏銳，早在楚雲秋提氣騰身時他已聽見了那疾速的衣袂飄風聲，他人還沒有落地便猛抖雙袖改變方向橫裏竄去。

楚雲秋有心出手，但眼見殘廢老人這



殘廢老人見楚雲秋攔住去路，一個旋身，往同撲去，一躍又進了那口枯井。

等模樣又不忍，只有提氣一掠又截住那殘廢老人的去路，道：「閣下……」

他這一聲「閣下」剛出，殘廢老人竟一個旋身往回撲去，一躍又進了那口枯井裏。

楚雲秋一怔忙揚聲叫道：「莫老小心，他又下去了。」

他這句話剛說完，那殘廢老人又自井裏竄起，脅下挾着一個人，赫然竟是莫言。如今的莫言却跟睡着了似的，殘廢老人一隻衣袖搭在莫言頭上，站在井欄上一動不動。

怪不得殘廢老人剛才出井的時候莫言沒即時跟出來，不是他還在井底摸索，而是被殘廢老人放倒了！

看來莫言的「騙術」雖然高明，一身武功可眞不怎麼樣。

殘廢老人沒再說，一隻衣袖搭在莫言頭上，這意思很明顯，楚雲秋自然懂，他心頭一震沒敢迫過去，道：「閣下請別傷人，我來此沒有惡意。」

殘廢老人臉上一點表情沒有，抬衣袖指了指楚雲秋，搖了一搖，然後指指自己再往牆外一指，最後把莫言往下放了放。

楚雲秋道：「閣下的意思可是說，我讓你走，你把他帶一段路然後把他放下，絕不傷他。」

殘廢老人點了點頭。

楚雲秋道：「可以，不過閣下要答我幾句問話，我知道閣下說話不方便，閣下可以點頭或者搖頭，閣下可是梅家的主人梅凌煙！」

殘廢老人身軀一震，隨即搖了搖頭。

楚雲秋和聲說道：「我沒有惡意，我只是……」

殘廢老人似乎不願再聽楚雲秋問話，長身欲起！

楚雲秋忙道：「請等等，我還有一問，『百花城主』……」

殘廢老人身軀猛震，騰身竄起，直往後牆外掠去。

楚雲秋大急，騰身追了過去。

殘廢老人停身牆頭，霍地轉過來作勢要拍莫言的頭。

楚雲秋一咬牙收勢落地，道：「不要傷他，我讓你走就是，我要你在二十丈外把他放下，要不然我可就不顧後果，不惜一切了。」

殘廢老人一點頭轉身掠了下去。

楚雲秋忙掠上牆頭，只見殘廢老人順着梅宅後這條小胡同往西飛馳，雖然他兩眼已瞎，但却絲毫不影響他的行動。

轉眼已出二十丈，只見殘廢老人把莫言往地上一放，拐彎奔進了跟梅宅後這條胡同交叉的另一條胡同裏。

楚雲秋忙提一口氣撲了過去，他想先找殘廢老人再救莫言，二十丈距離對他來說不算遠，可是當他撲到殘廢老人拐彎處時，殘廢老人却已沒了影。

他撲過來時沒下地，是從一戶戶人家的後牆上撲過來的，這樣他居高臨下視野廣，加之他的身法快速，殘廢老人絕然逃不出他的視線。

但理雖如此，事却不然，殘廢老人不但剛才逃出了他的視線，他如今站在牆頭四下看，仍沒看見殘廢老人的蹤影。

四下到處是住家，唯一的可能是殘廢老人跑進人家家裏躲起來了，並沒跑遠，但是他却不能挨家挨戶跑進去找！

好不容易找到這個殘廢老人，又讓他跑了，楚雲秋好生懊惱，他掠下了地，抬手拍活了莫言的穴道。

莫言睜眼一骨碌爬起，道：「我怎麼在這兒，老弟台你看見他了麼，人呢。」

楚雲秋盡管心中懊惱，他總不能怪莫言沒用，只有苦笑一聲把剛才的經過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莫言滿腔歉疚地一跺腳道：「都是我沒用，要是我沒讓他放倒，老弟你何至於讓他跑掉，沒想到這殘廢人身手還這麼高，加以下頭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

楚雲秋道：「他在暗處，莫老在明處，這本難怪，要怪只能怪我剛才一念不忍，沒在他出井後出手擒他，當時我要先擒住了他，他還能再跑回井裏去麼？」

莫言擺手道：「事到如今什麼也別說了，如今他已是驚弓之鳥，再想找他談何容易……」忽地一凝目光道：「老弟台，你說他可能躲進了這些住家裏？」

楚雲秋道：「照眼下的情形看，我不相信他能跑出多遠！」

莫言四下的看了看，「嗯！」地一聲點頭道：「對，有道理，老弟台，你要是沒別的什麼事，咱們來個守株待兔如何，他或能不吃不喝，可是我不信他能不放不撒，他再靈總是個瞎子，咱們找個視野廣的高處守着，看他能在人家裏躲多久。」

本來楚雲秋已知當日傷在衆白道高手圍攻下的不是乃父「神手書生」，他並不急着找這殘廢老人，可是他現在懷疑這殘廢老人就是當日沒死在梅家滅門慘禍裏的梅凌煙，因為聽莫言說刮去水榭牆上梅首「釵頭鳳」的是這殘廢老人，他推測梅凌煙要是還活着，絕不會遠離梅家廢宅，而這殘廢老人却住在梅家廢宅後院那口枯井裏，同時由殘廢老人住在梅家廢宅那口枯井裏這一點，以及殘廢老人對梅家庭院以及梅家附近的環境很熟，要不然他一個瞎子絕不會挑那口枯井藏身，適才跑起來也絕不可能那麼順利，錯非是梅家的人，誰能對梅家庭院以及梅家附近的環境這麼熟。而據楚雲秋所知，梅家可能有兩個人還活着，一個是梅恨天，一個是梅凌煙，當然，這殘廢老人不是梅恨天。

如果這殘廢老人眞是梅凌煙，那以百顆明珠代價，讓無畏去「瀋陽」冒充「神手書生」朋友，詐取那幅女子畫像的是不是他又成個疑問，因為樂無畏沒說找上他的是個殘廢人，而且找上他的那個人是「揚州」口音，足見那個人會說話。

當然，事隔這麼多年，梅凌煙也可能在取得那幅女子畫像之後又遭遇了什麼不幸，可是這不幸又是誰給他的呢？

還有，如果這殘廢老人就是梅凌煙，也就是說「百花城主」要找的仇人是梅凌煙，家破人亡的明明是梅凌煙，那位「百花城主」怎說梅凌煙奪了他的愛妻，害得他家破人亡！

難道這裏頭別有什麼蹊蹺！

所以，基於以上這些個疑問，他還是

得趕快找到這殘廢老人查問個究竟！

他也曾想到黃君，他不是不關心黃君的吉凶福禍，他也不是個自私的人，但是「逍遙宮」不知所在，殘廢老人就在眼前，而且他所以要找到「逍遙宮」去要黃君。只是他推測黃君可能是被「逍遙宮」的人擄走了，並不能肯定，所以權衡一下情勢，他只有選擇眼前。

是故莫言說完了話，他毫不猶豫地就點了頭。

莫言一見他點頭，馬上說道：「那麼咱們還回梅家廢宅去，你看，老弟，這一帶只梅家廢宅後院那座小樓最高。」

楚雲秋回身望去，的確這一帶是以梅家廢宅後院那座小樓爲最高。坐在那座小樓的瓦面上，這一帶可以盡收眼底，任何一點動靜也難逃過，所以他又點了頭。

兩個人一前一後掠回梅家廢宅，剛進後院，楚雲秋忽然神色一動停了步，道：「莫老身上有火熠子！」

莫言道：「有啊，怎麼？」

楚雲秋道：「借我用用，我下去井看看能不能找到甚麼？」

莫言探懷取出火熠子遞向楚雲秋，可是當楚雲秋伸手要接的時候，他却又把火熠子收了回去，道：「還是我下去吧，別等你剛下去他來了，出手把我制住來個落井下石，或是毁了井欄塞上口那就慘。」

他沒等楚雲秋說話，閃身撲了過去。

楚雲秋伸手想攔，但轉念一想，莫言說的也是實話，的確有這個可能，委實是不能不防。

他這裏沒說話垂下了手，莫言那裏已躍進了那口枯井裏。

楚雲秋自己明白，他不是想下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甚麼，而是他心裏已經有了鵠的，那幅名叫含烟的女子的畫像！

他認爲梅凌烟既是不惜以百顆明珠的代價換取那幅畫像，那幅畫像對梅凌烟來說自是十分珍貴，要是能在這口枯井裏找到那幅畫像，那眼前這殘廢老人自是梅凌烟無疑！

很快地，人影一冒，莫言往枯井裏躍了出來，兩手空空，甚麼也沒拿！

楚雲秋的心當即就往下一沉，道：「甚麼都沒有麼，莫老？」

莫言掠了過來，搖頭道：「這回很清楚了，下頭有個洞，挺乾凈，裏頭鋪的有草，挺舒服個地兒，只是甚麼都沒有。」

楚雲秋難掩心中失望，道：「那就算了，咱們上樓頂去吧。」

莫言看了他一眼，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兩個人掠上小樓瓦面，樓後一果樹枝葉橫探，把小樓瓦面遮住了一大半，兩個人坐在瓦面上居高臨下可以看見四下，但却不虞四下的人看見他兩，很理想個地方。坐在瓦面上，楚雲秋心裏又盤算上了，沒能在枯井裏找到那幅畫像，眼前這殘廢老人的身份還是不能肯定。

他這裏心念轉動，默然未語。

莫言却詫異地看了他一眼，道：「老弟台，你在想甚麼，你究竟想在那口枯井裏找到甚麼？」

楚雲秋定定神吸了一口氣道：「莫老拿我當朋友，甚至爲我的事奔波涉險，我實在不該再瞞莫老……」

莫言道：「老弟台你是梅家後人！」

「不，」楚雲秋微一搖頭道：「我姓楚，叫楚雲秋！」

莫言兩眼一睜道：「這麼說你是『神手書生』的後人！」

楚雲秋點了點頭道：「是，莫老！」

莫言微一搖頭道：「抱歉，老弟台，我眞不知道當年圍攻令尊的人都是誰，他們……」

「莫老，」楚雲秋截口說道：「我並沒有找那些人的打算，還請莫老仍把我當江山，免得他們知道『神手書生』的後人出現武林大起恐慌之餘反過來找我！」

莫言呆了一呆道：「怎麼說，老弟台你不打算找當年圍攻令尊的那些人？」

楚雲秋道：「家父當年的情形想必莫老一定淸楚，他們是以殺止殺，他們是爲打救整個武林，我怎麼能怪他們？」

莫言看了他一眼道：「老弟台，你可眞是我生平僅遇，這種事我活了這麼大年紀還是頭一次聽說，老弟台，你簡直令人肅然起敬，我跟時偷兒都沒交錯朋友，從現在起，你讓我姓莫的爲你死我都幹！」

楚雲秋道：「莫老言重了！」

莫言目光一凝，道：「老弟，你既是『神手書生』的後人，我可就要問你件事兒了，令尊遭人圍攻之後，他的莫逆交『千面神君』齊九臯也跟着失了蹤，你可知道，有人說他是義不獨生拔劍自刎跟令尊一塊兒去了，這件事確不確？」

楚雲秋神色一悽搖頭說道：「不是這麼回事，但是齊神君的義行比自刎殉友還令人感動，還令人起敬……」

他把他所知道的毫不隱瞞地告訴了莫言。

儘管他現在還不願讓武林知道乃父還在人世，但是莫言是朋友，既然問起來了，他更不願隱瞞「千面神君」齊九臯的義行！

莫言聽得怔住了，只聽他喃喃說道：「沒想到齊九臯竟是這麼個朋友，我，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

突然翻身向南跪倒，激動地道：「齊神君，請先受莫言一拜，容莫言來日再到你長眠處好好給你磕幾個頭。」

話落，他恭恭敬敬地拜了一拜。

楚雲秋好生感激，忍不住兩眼湧淚道：「莫老……」

莫言肅容說道：「老弟台，打古至今咱們敬的就是這種人，齊神君他該是武林的神，義行動天地而泣鬼神，我給他磕個頭算得了甚麼，普天之下的人都該向他下拜，奉他爲神！」

楚雲秋默然未語，沒說話，他又何嘗不是這麼想。

只聽莫言又道：「老弟台，你恕我莫言直言，我也不怕你不高興，令尊這一生那前半截我沒話說，可是那後半截，只爲那一點虛名，捨棄正宗，改習『殘缺門』的左手刀法，差一點毁了整個武林不說，到最後竟貪生怕死把齊神君這麼個朋友拖了進去……」

楚雲秋心如刀割，唇邊掠過陣陣抽搐，道：「莫老，你不用說了，這些我都明白，不管他有甚麼不得已的原因，他都不

該這麼做！」

莫言道：「老弟台，令尊現在……」

楚雲秋一搖頭道：「不知道，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莫言微一搖頭道：「這就怪了，既然當初遭圍攻的不是他，他怎麼能連你這個兒子都不管……」

忽然一凝目光道：「老弟台，你找這個殘廢老人是……是不是他跟令尊的失蹤有甚麼關連？」

楚雲秋沒承認，也沒否認，他把他見「百花城主」的經過，跟「百花城主」所交換的條件，以及他離開「百花城」的諸般情形，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莫言睜大了一雙老眼，差一點沒跳起來，他抬起手叫道：「有這種事，有這種事，慢着，慢着，老弟台，咱們一樁一樁的分析，我再把我所知道的，我的看法加進去，這樣說不定可以弄出個眉目來，老弟你剛才說是『百花城主』讓你找這個殘廢老人的，『百花城主』指定了殘廢老人奪了他的愛妻，害得他家破人亡？」

楚雲秋道：「不錯，『百花城主』是這麼說的。」

莫言道：「老弟你懷疑這個殘廢老人是梅家的主人梅凌烟！」

楚雲秋道：「我不是這麼懷疑，這各種跡象……」

莫言一點頭道：「老弟你所作的推測並不牽强，很合理，經你這麼一說，我也覺得這殘廢老人應該是梅家的主人梅凌烟，咱們沒能在枯井裏找到那幅畫像，那並不表示他不是梅凌烟，因爲這幅畫像對他旣這麼珍貴，他一定會長不離身的帶着，斷不會來不及收放在某個地方……」

一頓沉吟接道：「要是這樣的話，梅凌烟奪人愛妻這件事……據我所知，其實這件事武林中人都知道，梅凌烟的夫人是當世第一美人，據說不但風華絕代，國色天香，而且也很賢慧，他怎麼再去動別的女人，尤其是別人的老婆的腦筋？除非他這個夫人是奪來的……」

楚雲秋道：「莫老別忘了，他不惜百顆明珠換取那幅畫像，那畫中女子也是姿容絕美！」

莫言一怔道：「這倒是，那以百顆明珠代價換取那幅女子畫像的，要眞是梅凌烟的話，足見梅凌烟也是個不專情，不知足的風流人物，要是這樣的話，他這個家遭逢的滅門慘禍，恐怕就跟那位『百花城主』有關係了！」

楚雲秋點點頭道：「莫老這推測頗爲合理！」

莫言微一搖頭道：「可是老弟台，據我所知，梅凌烟是個外方內正的人物，他不可能在外頭亂來。」

楚雲秋嘆了口氣道：「莫老，我看咱們這樣分析下去到頭來是白費力氣，我要找這個殘廢老人，找不到這個殘廢老人咱們無法肯定他是不是梅凌烟，無法明白那幅畫像究竟是怎麼回事，無法明白他究竟是不是奪了『百花城主』的愛妻，害得『百花城主』家破人亡，我也無法到『百花城』去問『百花城主』我要找的那位前輩現住甚麼地方，這麼一來我除非找到家父，要不然我也就沒辦法知道家父當年一步走錯的眞象……」

莫言道：「老弟台，就是你能找到這殘廢老人，他旣不能說也不能寫……」

楚雲秋道：「至少他可以點頭搖頭。」

莫言也嘆了口氣搖頭說道：「老弟台你說得不錯，這殘廢老人是個極重要的關鍵人物，只能找到他，這個謎團差不多也就打開了，不知道那個缺德鬼把他弄成這個樣兒，就算能找到他，還要比手劃脚的費上一番事，也怪我這個『萬事通』到這兒不通，對楚，梅兩家的事知道得太少，一點忙也幫不上……」

楚雲秋道：「莫老，人又不是大羅金仙，誰能任何一個人的任何一件事都知道，正如莫老所說，莫老你要眞甚麼事都知道，大可自己蓋座寺往裏一坐享受那十方香火去何必還在這險惡的江湖上奔波！」

莫言笑了，笑得有點勉强，吁了一口氣道：「爲今之計只有守這個株，待這個兎了，希望這個兎不是有三窟的狡兎，要不然這些個謎團……」

搖搖頭住口不言。

楚雲秋道：「話也不能這麼說，萬一這個殘廢老人早先已經死了呢，難道就讓這些謎團永遠是個謎團不成，我仍要從別的方向着手去查，我不信查不出個水落石出，只不過那樣要費時費事些吧了！」

莫言搖頭道：「不，老弟台，眞要這個殘廢老人早先已經死了，我認爲這些事都單純了，那位『百花城主』不是不計較死活麽，只要老弟把這殘廢老人已死的證據帶到『百花城』去，『百花城主』照樣會把你要找的那個人的住處告訴你，看樣子那個人知道的不少，也許從他嘴裏就能把這些謎團一一打破。」

楚雲秋道：「莫老說得是，可是如今這個殘廢老人是活着，我勢必把他的人頭帶到『百花城』去不可，這就不單純了，我不能聽一面之辭隨便殺人，我總得先問個清楚，既然懷疑他有可能是梅凌烟，我也得把畫像的事弄個明白……」

莫言苦笑一聲道：「所以我說他不如早死了好，其實也是，我要是像他這樣我早就一頭碰死了，還活着幹甚麼！」

一頓接道：「這位『百花城主』也是，幹嗎這麼刁難，他自己有那麼多人，爲甚麼不自己找，偏偏跟你來這麼個條件交換，人多總比人少好辦事，萬一你兒找不着呢，你找的那個人是告老還鄉，年紀自是不少了，萬一你還沒找到這個殘廢老人他已經死了呢，這豈不是整人害人麼？」

楚雲秋道：「那是我的事，世人都會爲自己想，有幾個能爲別人想的？」

莫言道：「提起這座『百花城』，又是讓我臉上無光的一件事，這位『百花城主』是何許人，『百花城』那些人都是那兒來的，我也是一無所知，前些日子時偷兒到『百花城』去想撈一票，我託他順便給我摸摸『百花城』的底，那知他連自己想摸的都沒摸着反而讓人摸了樣東西去，陰溝裏翻船，終日打雁的讓雁吃了眼珠，我看我們倒是走一個運，倒霉倒定了，老弟台你是唯一深入『百花城』的人，你有沒有看出些他們的來歷！」（未完）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王蜀蓉・圖

御用殺手

猛龍過江　虎頭捫虱

阿生突然奉召至特警組總部，任如重非常愼重地把他的處長辦公室房門關上。

「阿生，這是考驗你的時候了。」任如重說，「最近B國那邊的毒販非常狡猾，不斷改變他們的販毒地點，以及運毒路綫，往往令到國際刑警心血白費。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密電，是國際刑警總部發來的，他們要求我選擇一個精明能幹，而又身手敏捷的亞洲人，現在我決定把你借給他們。」

阿生呆了一陣。

任如重又說：「他們要求一個年青力壯，又懂得武功的人，我覺得你除了經驗稍差之外，一切都非常之理想，所以我決定派你去！」

「就只有我一個？」阿生問。

「不！還有小林，他懂多國言語，也許對你會有點帮助。」任如重拉開抽屜，把一些文件拿了出來，「你小心點！B國的毒販們很狠毒的，必要時你必須掩飾自己的身份，但這些證件却又不能失去。明白我意思嗎？」

「明白了，處長。」阿生接過一叠文件，逐張查閱。

三分鐘後，任如重按動桌面上的對話機，令房外的秘書把小林召來。

小林年紀跟阿生差不多，樣子很斯文。過去阿生也跟他合作過了，但只是一些小任務，想不到此番却要雙雙離開本市。

任如重最後對他們二人訓話說：「聽說B國的女人很熱情，你們血氣方剛，一定要小心，千萬別墮進色情陷阱，否則，壞了我們的名譽還是其次，這任務却關乎到世界人類的前途。」

阿生當然明白任如重的意思，因爲特警組是個國際性的組織，主要任務是對付世界性的罪惡組織，例如販毒，走私以及一切危害世界和平的陰謀。阿生受過訓練，自然了解任務的重要性。

任如重最後把機票交給他們，二人就此離開了處長辦公室。

阿生對小林說：「明天我們在機場見吧！你先返回家去執拾一下。」

小林答應一聲，揮手告辭，阿生也駕車返家去了。

阿生返抵家門時，靈犬「多利」低哼着跑過來，阿生撫摸着牠的頭部！一邊走進屋內，一邊說道：「多利，我要走了！師父很健忘的，我看你又要挨餓了。」

「多利」是一頭有靈性的犬隻，牠眞的聽懂了，依偎着阿生，依依不捨地低哼着！

阿生剛入門口，突然一條人影飛撲而出！來勢疾如閃電，向着阿生襲擊！

阿生一直給「多利」引開了注意力，想不到進門後還有人向自己突襲！尤其是有「多利」看着門口，即使擺下空城計也沒有人偷進去的。

阿生在這一剎那之間，也來不及分析對方是誰便迅速反抗！

呂偉良授武功給阿生時，也曾提醒過阿生：「獅子搏兎，也須用全力！」所以阿生不敢輕敵，首先順住來勢借力反彈，躍過一旁！無奈對方身手矯捷，轉身又衝了過來！

阿生在感覺中只覺得有點不尋常，因爲在光綫不足底下，他覺得這身形很熟悉，稍爲猶疑，阿生已被對方摔倒！

幸好客廳裏鋪滿地毯，阿生並未受傷，隨即利用腰力反彈而起，作了一個姿勢，滿以爲對方會乘勝進襲，豈料就在這時候，室內燈光放亮，「迷你女賊」林愛莉站在那邊含笑盈盈地說：「果然好身手！」

阿生舒了一口氣：「你原來考驗我！」

林愛莉一邊走過來，一邊跟阿生道歉：「對不起，是你師父誇奬了你，我不大相信，所以跟你開開玩笑，想不到你的反應這麼敏捷！」

阿生從來未聽師父讚賞過他，心裏半信半疑，回頭一看，只見呂偉良坐在沙發上發笑道：「阿生，要是愛莉是眞的敵人，你已經沒命了！」

阿生臉上一紅，說道：「我認出了她的身形，心裏奇怪，所以手下留情，要是我立即反擊，只怕她已受了傷！」

呂偉良收斂了笑容，說道：「別把自己看得太高！要是你遇上了眞的敵人，只要稍爲猶疑一下，便可能把自己性命丢了！」

阿生不敢反駁，他知道師父的說話總是對的。

林愛莉却把他拉過來，在長沙發上坐了下來，說道：「阿生，有句話我想問你，你喜歡我嗎？」

阿生又是一怔！到底今天是什麼日子？不久之前才接到了任如重交給他的緊急命令，現在似乎又有些令他意料不到的事情要發生了。

林愛莉看見他呆在一旁，不禁又問道：「怎麼你不說話？」

阿生說道：「我當然喜歡你，愛莉姐姐。」

「那好極了，我再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林愛莉孩子氣地說：「我就快要結婚了！」

「結婚？」阿生立卽把視綫從林愛莉的臉上移到呂偉良的臉上去！

呂偉良只是微微而笑。

林愛莉又問：「你猜猜我將會嫁給誰吧！」

阿生毫不猶疑地說：「如果你成爲我的師母，那眞的最好不過了。」

「是的，我就快要成爲你的師母，所以剛才我問你喜不喜歡我。」林愛莉又瞪住呂偉良笑道：「你再猜猜看，是誰向誰求婚吧！」

「當然是師父向你求婚。」阿生說。

「不！」林愛莉很大方地笑道：「如果等你師父開口向我求婚，我這一輩子便要做老姑婆了。」

「師父一向無胆入情關，這一回我不但要恭喜你，還要感謝你！」阿生緊緊握住林愛莉雙手。

呂偉良笑道：「其實我配不起她。」

林愛莉走到呂偉良身旁，依偎着說：「人總須要有個伴侶的，你是我夢想中的男子。」

阿生走過去！握着他們的手說：「你們眞的是天生一對，祝福你倆！」

林愛莉道：「阿生，你可知道你師父爲什麼一直不興家室之念麼？就是爲了你。要不是看見你逐漸長大成人，可以自立，他大概還要繼續過王老五生涯。」

「我當然知道。」阿生咽喉有點哽咽，想起呂偉良對他的教養恩德，淚水盈眶地說：「我一直都在想，該怎麼樣去報答師父呢？」

呂偉良拍拍他的肩膊：「別這樣！我喜歡你做個眞正的大丈夫！挺起胸膛，向罪惡挑戰，盡忠職守，不屈不撓，這就等於報答我了。」

阿生明知師父不喜歡看他流淚的，只是想起師父的恩義，便由衷地感動。他悄悄抹去淚水，扯開話題說道：「明天我便要出發到班市去。」

「有新任務嗎？」呂偉良和林愛莉幾乎異口同聲地問道。

阿生把情形約畧說出，呂偉良和林愛莉交換了一個眼色，會心地一笑，可惜阿生並沒有留心到他們的表情。

呂偉良忽然又對阿生說：「剛才你未返家時，有人送來了一些東西，說是你訂製的，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是不是一些不銹鋼的器皿？」阿生反問道。

呂偉良說：「是的，我把它放到走廊末端，你去看看吧！」

阿生轉進走廊裏去，林愛莉跟在後面問道：「那一定又是你的發明品，你師父說你最喜歡自己設計一些新的東西。」

阿生笑道：「我師父時時都說我古靈精怪，你猜猜那是什麼東西，以及有什麼用途吧！愛莉姐姐。」

這時候二人已站在一具不銹鋼金屬製品之前。那東西看來像一具收銀機，又像角子機，總之古古怪怪，叫人看不明白。

林愛莉自問到過歐美不少地方，更新奇的東西也見過不少，在美國最新型的賭場裏，最新式的角子機她也見過了，但却不是這樣的。

阿生看着她左看右看也不說話，忍不住笑道：「如果不是我有了工作，這東西我一定會自行製造，但現在我惟有花錢請一間機器廠爲我依照由我設計的藍圖製造，就是不知效果如何。」

說着，阿生彎下腰來，從那東西背後拖出一條電綫來，把插頭插進牆脚的電源裏，立刻傳來一陣「的答的答」的輕微聲音。

林愛莉半開玩笑道：「可不是計時炸彈吧？」

「不！這是一具電動計時器，但不是計時炸彈。」阿生說着又蹲在地上，揭開一個暗格，把附在裏面的電鐘撥動！就在這個時候，驀地响起了一陣陣鈴聲來！

鈴聲停止，便是一陣機器轉動的聲浪，「卡察」一聲，一個活動抽屜應聲彈開了！

「計時收銀機嗎？」林愛莉問。

「不！是計時進餐機。」阿生解釋道：「大概你也想到不會是供人類用的？」

林愛莉恍然大悟：「原來是你替多利設計的定時進餐機！」

阿生笑道：「對了，過去我也製造過一具自動進餐機，可惜缺點太多，例如多利貪婪時，會吃完一格又一格，可能吃壞了肚皮。另一大缺點便是飯格裏的食物會過了時，冷冰冰的，影响多利的胃口。現在我這設計不但可以保暖，而且按時响鈴——每八小時响一次，一日响三次，限制着牠每天只吃三餐，也就是每天吃去三格。只要事前一次過把裏面二十一格餐盒裝滿，便可以一個星期不必担心多利會餓肚皮。」

「虧你想得這麼周到！」林愛莉看見阿生這麼古靈精怪，差點兒又忍不住笑了起來！

呂偉良由客廳外面進來，心裏也暗暗讚許這小鬼想得又妙又周到。過去阿生最愛自己動手製造一些古古怪怪的用具，但現在他已是一名特警，當然沒有太多空閒的時間了。

呂偉良對阿生說：「必要時可以拜託管理處代爲照料多利的，何必這麼去傷腦筋？」

阿生道：「人家卽使受了金錢的恩惠而答允照料，但有時工作太忙，也會忘記的。現在多利既有熱飯可食，又可以按時進食，不多不少，不遲也不早，不是對牠更好麼？」

呂偉良想想也有道理，但他仍然說：「如果一星期後，我們三個人仍未回來，

那又怎辦？」

阿生道：「我這設計原是爲了方便我們自己，每逢星期日把二十一格飯盒載滿，這一星期便不必爲牠担心。到了下星期日才忙一次，這不是十分方便嗎？現在我們三個人如果湊巧一齊出門，大可以拜託樓下管理處，每逢星期幾，便替我們把所有飯盒充滿。機器是電動的，除非停電，否則一切不成問題。」

林愛莉却說：「多利會明白你的意思嗎？」

阿生笑道：「多利是一頭靈犬，只要我講解一次，保證牠會記在心裏。」

呂偉良道：「明天你便要走，快點去執拾一下吧，你從來很少單獨出門，這次雖然有同事同行，也得處處小心才是。」

「是的，師父。」阿生說完進房間裏去了。

呂偉良與林愛莉重返客廳，感慨地說：「這孩子自小沒有父母，又因爲超齡以至不能進學校求學，一切就靠他自己努力自修。」

林愛莉道：「你是個好師父，像他這年紀的青年人最易誤入歧途，但你却令他納入正軌，成爲一個有用的人，的確是難得！」

「他是否對社會有貢獻，現在似乎還是言之過早，不過，也不怕坦白說吧，我已把一切傳授給阿生，一點也不自私，不保留，但願有一天我能見到他靑出於藍而勝於藍，那就好了。」

「你是個眞正令我敬愛的人。」林愛莉瞟了他一眼，挽着他的手臂，親切地說：「現在我是眞的感到驕傲了。因爲我終於找到我夢想中的終身伴侶！」

呂偉良緊緊地擁抱着她，感動地笑！

× ×

一架波音七零七客機正在飛往班市途中。

阿生默默無言地坐在一旁，他的同事小林想跟他聊幾句也不知如何開口才好。

空中小姐不止一次經過，活動几子上儘管滿儎着美滿食物，阿生甚至瞧也不瞧它一眼。

小林終於忍不住問道：「爲什麼你顯得這麼不開心？」

「嗯！沒有什麼。」阿生苦笑一下，「我只是在想着一些事情。」

「我知道，你又在想着你師父呂先生了，是不？」小林說。

「是的，他不知爲什麼，沒有來送我。」阿生說。

小林忍不住笑道：「你別太過孩子氣吧，你師父明知你現在的身份……」說到這裏，小林放低聲音說：「呂先生是人盡皆知的大俠士，如果他出現機場送別你，記者先生們可能大事宣揚，那時豈不是等於給毒販傳遞訊息麼？」

阿生嘆氣道：「毒販們神通廣大，你以爲現在他們就不知道我們的行踪麼？我看未必，所以我們必須步步爲營，處處小心！」

「處長說，抵埗後會有人跟我們連絡的，可能在機場，亦可能在預訂了房間的酒店。」小林低聲說道：「你還記得我們的暗語麼？」

「我記得又有什麼用？我的英語說得很蹩脚，一切靠你了。」

阿生說完，深呼吸一下，躺了下去，睡覺去了。

數小時，航機終於在班市機場着陸，乘客魚貫由檢查站出來，不少親友揮手呼名喚姓，握手寒暄，就是沒有人過來跟阿生他們招呼。

阿生和小林步出機場，一輛街車突然停在二人跟前，二人毫不考慮地坐進去！

小林正要說出酒店的名稱，那司機已首先開口說道：「京都大酒店，對嗎？先生。」

阿生和小林呆了一呆：「你怎麼會知道？」

「我當然知道，因爲二位在那兒訂了兩間房。」司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

阿生和小林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的內心已作好了準備，萬一對方是毒販組織的人，他們的處境當然十分的危險！

小林說道：「這裏的天氣很溫暖！」

「不！太熱了。」司機笑道：「你習慣嗎？先生。」

「還好，我喜歡這種氣候，最怕寒冷。」小林會意地說了。「喜歡寒冷的人都住到西伯利亞去了。」

以上三句話原來就是暗語——任如重告訴過阿生和小林的。

現在他們三個人都會心地笑了。

司機是當地特警總部派來迎接二人的，他叫胡加。彼此自我介紹之後，阿生又問：「現在我們該先到什麼地方去？」

胡加說道：「我的上司要你們立卽報到，因爲時間急促，我們的行動可能立卽就要開始！」

阿生無可奈何，小林亦無話可說，因爲他們是奉命派到這裏來工作的，儘管汽車所經之處，風光迷人，他們也只能走馬看花地瀏覽，想停留下來仔細欣賞也不可能。

車子開進一幢巨宅之內，然後在院子石階之前停了下來！

時候還早，大約只是下午四五點鐘之間。太陽還未下山。

阿生和小林一邊走一邊環顧四周，只見樹木靑葱，林蔭處處，一幢紅牆綠瓦的精緻建築物，就擋在眼前。

三人入內，一名大漢立卽與胡加招呼。阿生和小林都可以看得出，那名大漢腰間有槍，大概是這裏的守衞吧。

胡加帶着二人繞過走廊，進入一間辦公室去，一名皮膚黝黑，長了鬍子的中年男子咬着烟斗，坐在一張巨大辦公桌的後面。

胡加介紹說：「這位就是本市特警組的最高負責人沙勒。」

阿生和小林點頭爲禮。沙勒把手一攤：「請坐！」

二人在椅子上坐了下來，沙勒把桌上二張照片拿起核對。

胡加交代着說：「我在機場已經看淸楚了，就是他們兩位。」

沙勒望住阿生，又望了照片一眼，道：「你就是呂阿生，任如重先生認爲最出色的手下之一。」

阿生說道：「過奬了，其實在我們同

事之中，還有更出色的。處長的推薦，可能是基於我的好奇心特別重的緣故。」

「無論如何，你兩位畢竟已經來了，現在先讓我簡單交代一下。」沙勒十分愼重地說：「這裏並非本市特警組織的辦公室，亦非本人住宅，你們感到奇怪吧？這是我的秘密辦事處。」

阿生和小林交換了一個眼色，二人的確感到莫名其妙。

如所周知，特警組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在自由世界裏面，許多大都市都設有分部，他們的任務是爲了對付世界性的罪惡。他們與當地警察稍有不同之處，便是權力比警方更大，而且是絕對獨立的。這也正是阿生參加特警組的主要原因之一。

班市是B國首都，自然也有特警組的設立。沙勒與任如重在公事上亦往往有連系，否則沙勒也不會向任如重借人。

但是，爲什麼沙勒會有個秘密辦事處呢？

阿生在胡思亂想中又聽到沙勒說道：「這件事要你一下子明白，是十分困難的事。首先讓我解釋，我這裏只有幾個心腹手下知道，甚至特警組裏其餘探員們，我也不讓他們知道。」

胡加苦笑一下，說道：「任處長透過旅遊社替你們所訂的酒店房間，在你們未到達之前，已被人偷偷裝上了電子竊聽器，如果讓你們二位眞的住了入去，後果也可以想像得到。」

阿生說道：「然則，我們到這裏來，有沒有人跟踪？」

胡加笑道：「閣下是個有經驗的前輩，你有沒有發覺有人跟踪我們？」

「似乎沒有。」阿生和小林異口同聲地說。

「他們以爲你們會住到酒店去，所以無須派人到機場去恭候。」沙勒說道：「但是，你們的行踪，他們顯然事前已經知道了。」

小林忍不住問：「你所說的他們，到底是誰？」

「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是誰。」沙勒苦笑聳肩，「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們神通廣大，手段毒辣，行動也非常迅速。」

阿生怔了一怔：「他們不是販毒組織嗎？」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沙勒說道：「他們已殺了幾個人，我們在電報來往中以對付販毒黨作爲掩飾而已，其實他們是什麼人，我們正要調查。」

阿生越想越不明白，說道：「其實班市的特警也非常出色，你何必出此下策？我不是不肯幫你們，只是覺得奇怪，因爲我們就是有三頭六臂，無奈對本市環境不熟悉，對這件事更糊塗。」

沙勒站了起來，繞過桌子，走過來說：「我們已經損失了兩個人，坦白說吧，我懷疑我們總部內有奸細，至於本市警方，更加不可靠。現在大概你多少也明白，爲什麼我要向任老頭借將了。」

阿生東着眉梢說：「整個事件，可否約畧地說說？」

「好的。」沙勒吸了一口烟斗，說道：「首先是我們總部有一天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有個男子自稱有重要情報出賣給我們，於是我派出探員田木和乃康前往約定地點，豈料到達後，那人已經被殺。」

胡加補充說：「那男子的身份後來被查出，是個無業流氓。」

沙勒又說：「那流氓叫朱四，過去曾是警方綫人，故此，他的被殺，可能是黑社會所爲，亦可能是販毒黨的人做的。至於打給我們的電話，極有可能也是他打的，目的是要換取一些金錢。」

「他在電話中有沒有提及一些什麼情報？」阿生問道。

「沒有。」胡加說道，「電話是我接的，他要見面談過價錢才肯說眞相，於是我告訴沙處長，沙處長就派人前往。」

沙勒說道：「這件事本來已交由本市警方辦理，但是，最近有一次我們秘密召集，目的是爲了到一個地點去進行搜查毒品工作，想不到有二名留守在總部的探員，突然被人殺害。」

阿生問：「在什麼地方被殺？」

「就在總部之內。」沙勒說，「當時大部份人都去執行任務，只留他們二人在總部，想不到他們竟然雙雙被殺。」

小林忍不住問：「他們與朱四的事，又有什麼關係？」

沙勒說：「因爲他們就是被派去會見朱四的二名探員——田木和乃康。」

胡加道：「我們總部並非每個人都可以入內，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那可能是自己人所爲。」

阿生說：「但是，你們的人不是全都出差去了嗎？」

「不！」沙勒解釋說：「他們只是一部份，有些在休假。我們的部隊最近擴充了，那是應美國政府所請，他們認爲不少毒品由此處運出。」

阿生道：「這仍然不能肯定是自己人所爲。既然組織擴大可能滲入壞份子。」

「我也認爲有此可能。這些壞份子向外提供消息，讓歹徒知道了虛實之後，有機可乘。」沙勒又說：「另一方面，隣近的人聽不到槍聲，這表示可能是手槍配上了滅聲器，二名死者的傷口很小，這證明是近距離的射殺，如果不是熟人，又如何可以接近我二名手下？」

「那麼，你查過你的下屬沒有？」阿生問。

「都一一查過了，一無所獲。」沙勒嘆了一口氣，「我覺得有人專門要對付我們這個組織。」

「你有沒有接過什麼恐嚇？」阿生又問。

「有的。」沙勒說，「有人致電總部，叫我們不要再派人查田木等人的死因，否則亦會遭同一毒手。這眞是豈有此理，事後我的探員果然在街上被人射擊，可惜抓不到可疑的人。」

「這件事本來非常簡單。」阿生說道：「對方可能以爲朱四已經把情報交給你們。」

「我也這樣想過，但事實上，二名探員未到，朱四已被殺。」沙勒說。

阿生忽然又問：「你以爲這二名探員可靠嗎？」

「爲什麼你會這樣問？」

「如果他們說謊，朱四就有可能是他

們殺死的。」

沙勒苦笑搖頭：「不可能有這種事發生，二名探員的手槍，根本未用過。朱四是死于槍彈的。」

阿生問道：「那麼，你想我們做些什麼？」

「我不想再用本市的人。」沙勒說：「我並非說我的下屬不可靠，而是可能每一個面孔俱爲對方所認識。這很難創出奇跡。」

阿生心裏想：聽他這口氣，對方的確神通廣大，會不會是國際性犯罪組織？然則，單憑他和小林二人，即使有天大本領，恐怕也是無濟於事。何況俗語有道：「猛虎不及地頭虫」，在這人地生疏的班市，如想創出奇跡，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沙勒說道：「這件事，你們可能仍然有點糢糊，不如先安頓下來，讓我慢慢再把一些資料和圖片讓你們看明白。」

胡加於是把他們二人帶了出去。

繞過了走廊，登上二樓，安置他們住在一間頗爲寬闊的睡房裏。

× ×

話分兩頭，且說在班市一間豪華酒店的房間裏，突然出現了一對年青愛侶，他們並非別人，就是「鐵枴俠盜」呂偉良和「迷你女賊」林愛莉。

他們決定到班市來旅遊，其實比阿生還早。目的是爲了慶祝訂婚。但爲了令阿生驚奇一下，他們並未把此事對阿生提及，直至阿生在他們面前說出奉命派往班市公幹，他們才會心一笑，可惜當時阿生並未注意到他們二人的表情。

他們知道阿生抵達班市後會居住在古佛大酒店，所以下機之後便投宿這家豪華酒店。

安頓好行李之後，呂偉良趁給賞錢侍者的時候對他說：「請替我查一查，有位來自香市的年青客人，他叫呂阿生，也是在這兒訂了房間的，我想知道他住在那一個房間裏。」

「好的，先生。」侍者拿了小賬就想走。

林愛莉這時已由隣房過來，立即把侍者截住，說道：「我們只要知道房間所在，你切不可通知他，我們想令他驚奇一下，明白嗎？」

侍者點點頭，走了出去！

林愛莉把房門掩上，笑道：「阿生一定想不到，原來這個世界這麼小。」

呂偉良道：「開完了這次玩笑之後，千萬別再去騷擾他了，你也知道他正在公幹。」

林愛莉斜睨他一眼，說道：「你這師父也眞爲徒弟想得太過周到……」

話猶未完，突然有人在外面叩門！

林愛莉把房門拉開，進來的就是剛才那個侍者。他說：「的確有一位呂阿生先生在我們這裏訂了房間，就是這層樓的三一六號房。」

林愛莉問道：「三一六在那一邊？」

「就在轉彎處——左邊走廊轉了彎就是。」侍者說。

「謝謝你！」林愛莉把他打發走了。

呂偉良看看腕表，說道：「我們比他遲到半小時，這時候他應該留在房間裏才對。」

林愛莉挽住呂偉良的手臂：「來吧！我們過去看看！」

二人離開了「三零三」號房，繞過走廊，走向「三一六」號房。

房間裏似乎沒有人。但呂偉良既然認爲阿生仍未出去，他們也就決定要進去看看。

林愛莉四顧無人，拔下一枚髮夾，輕輕把房間開了。

房間裏果然沒有人，呂偉良拄杖跟入，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不知從那兒竄出兩個人來，他們手裏都有槍，分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指嚇着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

林愛莉用十分流利的英語說：「對不起，我們弄錯了。」

說完就要退出去，但是，那二名槍手抬起了手中槍，沉聲一喝：「不要亂動！否則就開槍！」

呂偉良苦笑道：「算了，我們就讓他們報警好了。」

其中一名大漢問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林愛莉正要說話，呂偉良爭先說道：「我們只想發點横財，何必這麼緊張！」

林愛莉本來想說出阿生的名字，現在聽呂偉良這口氣，大概担心對方可能是阿生的對頭人，所以不敢再提了。

二名槍手交換一個眼色，說道：「你們乖乖的跟我們走吧！」

呂偉良故意問道：「到那兒去？」

「等會兒你自會明白的。」其中一名槍手說，「如果你們試圖逃走，我們只好以你們作爲活靶！」

呂偉良又說：「你們何不打個電話？把警察召來豈不是更簡單嗎？」

那大漢笑了笑，道：「我們不須報警，走吧！」

二人把手槍納入衣袋之內，但可以看得出，他們的槍管都對準了呂偉良和林愛莉。

槍手又低聲說道：「小心點，併着肩，若無其事地走出去，然後進入電梯，我們會在後面監視你，如果你們企圖逃走或反抗，我們只有開槍殺死你！」

呂偉良無可奈何地對林愛莉苦笑道：「聽從他們的命令吧，也許還有機會保存性命，見到阿生。」

他們是用他們自己聽得懂的方言交談，所以對方實際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但眼前這二名大漢都是黃種的亞洲人，他們仍然担心對方可能聽得懂，故此不敢多說，併肩走出了「三一六」號房。

二人併肩走在前頭，二名槍手跟在後面，亦步亦趨的，外人不易看得出他們之間到底有些什麼關係。

呂偉良低聲對林愛莉說：「阿生爲什麼不在這裏？眞奇怪！」

林愛莉道：「可能落入他們手中。」

「他們又是誰？」

「當然是販毒黨的人。」

「我所以暗示你不要反抗，就是要看看他們的巢穴在什麼地方。」

進了電梯，落到街上，一輛汽車已停在路旁。

車子裏有個司機，非常有默契地把車門推開，讓呂偉良和林愛莉坐到前面去。二名槍手迅速坐到後面的座位之內。

車子很快就開走。後面一名大漢說：「這兩個人靜悄悄的進了三一六號房。」

駕車的人可能是首領，他橫瞪二人一眼，問道：「你們是誰派來的？」

呂偉良笑道：「我說我們是小偷，你一定不會相信吧？」

後面一名大漢說：「他們不用鎖匙，就可以將三一六號的房門打開。」

呂偉良笑道：「那不過是雕蟲小技而已，幹我們這行，那是最起碼的技藝。」

呂偉良的說話顯然無法可以令到對方入信，但是他們也不提出反駁。

此後便一直靜悄悄的，沒有人再說過半句話。直至到車子在一處庭院式住宅停下來爲止。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在槍手監視下離開了汽車。

林愛莉低聲對呂偉良說：「看來我們可能被迫供，這分明是販毒黨的人馬，你自己小心！」

話猶未完，林愛莉已經迅速飛起後腿，踢向那名大漢的手腕；她背後像長了眼睛一樣，踢得分秒不差，手槍迅速被踢得飛向半空！

呂偉良毫無抉擇餘地，橫眼一看，身旁一名槍手還來不及拔槍，已被鐵杖攔腰擊倒！

林愛莉計過算過，這時如果不反抗，便很難再有機會；一個急轉身，順勢又飛起了另一條腿，彷彿狂風掃落葉似的，把他要對付的大漢踢得倒出丈外！

這時將近黃昏，加上庭院之內樹木婆娑，光綫有點灰暗，較遲下車的司機急忙拔槍之際，一條身形自車頂翻了過來，勢如閃電，來得疾勁無比，那司機登時仰倒地上！

那身形飄忽，動作有如行雷閃電的，並非別人，就是「鐵拐俠盜」呂偉良。

呂偉良眼看倒地的司機仍然有槍在手，迅速衝前一脚將他的手腕踏住，鐵杖加上壓力，把槍管壓低，使它不能往上面發射！

由於二人非常有默契，三名大漢一時措手不及，眼看就要栽在他們的手上。想不到就在此時，兩條人影自屋後飛出，高喝一聲：「把雙手高擧！不准動！」

林愛莉此時正要攢進車廂中去，如果她順手把車門掩上，頭部伏下來，對方未必可以開槍擊中她！

但是，她沒有這樣做！反而服服貼貼地，由車內出來，乖乖的擧高了雙手！

與此同時，呂偉良也聽得出這人的呼喝之聲十分熟悉，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當他把視綫移過去那邊之後，發覺那人竟然就是自己的徒弟阿生。

與阿生同時撲出來的，當然就是他的助手小林。

阿生也緩緩把手槍放下來，疑幻疑眞的走過來：「怎麼會是你們？」

三名大漢也就是沙勒和胡加他們。還有一名是沙勒手下特警。他們呆呆地站直了身子，一時之間也想不通這是怎麼一回事。

幾經解釋，他們才知道是一場誤會。原來胡加奉了沙勒之命，帶同一名特警到「三一六號」房，把一些電子竊聽儀器拆去，目的是要引誘竊聽的人入內查究，想不到事有湊巧來者竟然會是呂偉良他們。

呂偉良和林愛莉難免又要向阿生解說一番。至此彼此才明白到都是自己人。

沙勒他們並不責怪呂偉良和林愛莉，雖然挨了一頓拳打脚踢，但他們三人輸得心服口服，認爲大開眼界，「鐵拐俠盜」和「迷你女賊」二個大名，果眞是名不虛傳！

各人進入屋內，沙勒和呂偉良爭着道歉；阿生則將情形說出，認爲這是十分棘手的事。一則在這裏人地生疏，二則又毫無綫索，看來要幫沙勒，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名女僕把晚餐開出來，臨時多了呂偉良和林愛莉這二名不速之客，但這頓晚飯却吃得更加熱鬧。

沙勒本來想從酒店中找到一些綫索——如果抓住安裝電子儀器的人，多少都會查出一些端倪來，但現在顯然又告失敗！

還好經此一役之後，沙勒竟然意外地幸會二名譽滿東南亞的高手，透過阿生的關係，相信他們一定會答允助他們一臂之力。

飯後，沙勒仍然認爲他的特警總部之內可能有奸細，加上當地警政兩界的人貪污成風，相信如果動用其他人員插手去偵查這件事，必然會弄巧反拙！

呂偉良是外人，當然不便表示意見。林愛莉爲人坦誠，她却忍不住說：「你們用錯了策略，不該動手把電子竊聽儀器拆去，該讓阿生住進去，然後設計把對方誘出來。」

但沙勒却說：「我不想這兩張陌生臉孔被人認出，以後我們的工作重任，將落在他們肩上，這可能就是破案的關鍵。」

林愛莉道：「實際上他們可能已經知道阿生他們二人的來龍去脈，否則，又怎麼會在預訂的房間內裝上竊聽器？」

沙勒說道：「那可能是販毒黨的所爲，他們對特警組的一擧一動都瞭若指掌，看來我們必須大事整頓一下。所以我對所有下屬已失去了信任。否則，我也不會向外地求助。」

呂偉良有意無意地，朝胡加和另一名特警瞧了一眼。沙勒似乎明白他的意思，補充說：「這兩個是我的心腹，一個叫胡加，另一個費爾。他們都追隨了我多年，非常可靠。」

二人含笑向呂偉良致意。

「請恕我唐突。」林愛莉忽然又說：「其實你們現在到底要查什麼？」

沙勒說道：「第一，首先要查出我的二名下屬田木與乃康何故被殺？第二，那個流氓朱四，到底要把一些關於那一方面的情報出賣給我們？又是誰在我們特警未到達之前便已殺了他？」

「殺了朱四的人，顯然已將情報取到手了。」林愛莉咬着指頭，沉吟着說：「但是，他們爲什麼會冒險犯難，摸入特警總部，把二名特警殺害？」

林愛莉東着雙眉，在苦苦尋思。

呂偉良順口說道：「被殺的二名特警，

，會不會也有問題？」

阿生說道：「我也這樣想過，但沙處長認爲他們的行爲良好，工作表現一向不錯。」

沙勒却說：「我的意見是：可能有人企圖摸入總部竊取一些什麼文件。被田木和乃康發覺了，便將他們加以殺害。」

「事後你發覺失去了一些什麼嗎？」呂偉良問道。

「沒有。」沙勒說道：「我覺得當時對方見弄出人命之後，不能不緊急撤退，故此要偸的東西還未到手。」

「這只不過是你的假想而已，實際情形可能並非如此。」林愛莉率直地說，「如果你認爲我們可能對你有點幫助的話，可否帶我回總部看看那裏的環境？」

沙勒有點爲難地說：「我並非不相信你們四位，事實上到了目前這地步，我反而對自己的絕大部份下屬失去了信心。正因爲這樣，如果你們出現總部，只怕會引起內部奸細的注意。」

林愛莉說：「你是特警首長，當然有點權力的，是不？加上這是個獨立部門，相信你的處境和任如重先生並無不同之處，那麼，也就是說，你們根本沒有上司管轄，除非國際特警總部把你撤職查辦。因此，你可以把我當作你的女朋友一樣，帶回總部一次。」

沙勒苦笑道：「如果你一定要，我也不反對。但首先聲明一句，這可能會有危險。」

「什麼危險？」

「萬一你的眞正身份洩露出去，對方可能會對你不利的。」

林愛莉笑道：「如果要死，我和這位呂先生大概可以死了一千次以上。一個人只要你不把死亡看得太過重要，一切危險自然視作等閒。」

「好吧，我就帶你回總部看看那兒的環境。那麼，呂先生呢？」沙勒道。

呂偉良說：「我也想去看看，就是不知道方不方便呢？」其實他是爲了林愛莉的安全設想。

但是林愛莉不等沙勒回答，她已爭先說道：「不！你最好不要一齊去，否則目標會更大。我是一個女人，如果沙勒處長身邊只有個女人，人家不會太過注意，最多以爲他風流自賞而已。」

沙勒笑了笑！

女工人捧來一盤生菓，那些樹上熟的木瓜非常美味可口，但林愛莉在各人未進食之前，却首先下手拿起了一塊，看來她是太貪婪了。這些雖然是B國著名的菓品，但畢竟這是人家的地方。

其實林愛莉是另有目的的，她所以爭先取得，目的是要看看其中有沒有古怪；她的戒指是十分敏感的「測毒儀器」，如果上面落了毒，戒指會立即變色，那時她便可以及時通知各人。

剛才吃飯時也是一樣。她所以步步爲營，無非對那女工人以及沙勒等人都不放心。但任如重肯把阿生借出，沙勒大概不會有問題吧？——林愛莉就這樣想過。

結果，林愛莉發覺生果也沒有下毒，於是她也一聲不響！

除了呂偉良之外，其他在場的人根本不知道她已經做了測驗工作。

十分鐘後，沙勒親自駕車把林愛莉儎走！

呂偉良師徒二人雖然不大放心，也只好目送他們離開那住宅。

胡加留下來陪伴各人，另一名特警費爾則守在門際，女工人在屋內執拾一切。

阿生問胡加：「你覺得沙處長爲人如何？」

胡加苦笑一下，道：「工作態度認眞，但有時很固執！老實說，我自問也不會太過了解他，只知道他是我的上司，我必須服從命令！」

阿生說道：「這裏的販毒黨，看來手段也相當毒辣，是不？」

胡加說道：「這點是理所當然的事，附近地區有鴉片出產，這裏軍火買賣也十分方便，所以我們比任何地區的特警更危險！」

「老實說句，有時領導人的意見未必是對的，他們高高在上，未必看見太多事物，我想聽聽閣下的見解。」

「是那一方面的？」

「是關於你那二名同事之死。」

胡加想了想，說道：「我不怕對你說，這裏的貪污情況比你們那邊更厲害，沒有人敢保證二名死者生前都是淸白的。」

「你的意思是：他們可能有問題？」

「我不敢表示意見。」

阿生安慰他道：「這是私人交談，我保證不會對沙處長提及。」

「老實說，如果我是你們，我不會跑到這兒來。」

「爲什麼？」

胡加說：「這件事不容易搞，我們已束手無策，地方警察也可能不了了之。」

「問題是三宗命案的性質，到底朱四和二名特警之死，是否有關？」

「這點很難說。」胡加沉吟道：「如果我想得通，早已告訴處長，不必麻煩各位遠涉重洋，跑到這兒來冒險。」

阿生看看腕表，說道：「我想跟我師父到外面逛逛，大約一小時後回來。」

但胡加說：「你們最好等沙處長回來再出去，否則，我可能被他責駡。」

「一切由我負責好了。」阿生說：「而且，他不會這麼快就回來的。」

「如果你一定要出去走走，就讓我陪着你們好了。」胡加無可奈何地說。

「不！我們可以叫一部街車，你還是留下來陪陪我的同事吧。」阿生說着，已跟呂偉良一併走了出去！

經過小林身畔時，阿生對他說：「我們出去一會兒，小林，你留下等愛莉小姐回來吧！」

小林答應一聲，胡加走過來對他說：「放心好了，留在這裏不會有事的。」

呂偉良師徒二人走到街上，好不容易才截到一輛街車。司機用班市的本地話問他們要去那裏，阿生却用英語說：「我們是遊客，沒有固定目的地，請儎我們到各處隨便逛逛吧！」

司機最歡迎遊客，有點大喜過望，連聲答應，便把車開走。

呂偉良知道阿生今時不同往日，他大概不會是眞的還有心情去看班市的夜景。

可能他有話要對自己說，所以才會借故出來。

果然，阿生用他們聽得懂的方言道：「師父，你看出有些什麼不對嗎？」

呂偉良道：「首先要證明沙勒的眞正身份，任處長有沒有讓你看過他本人的照片？」

「凡是特務身份的人，都怕照相的，沙勒的照片我雖然未見過，但任處長提及過『沙勒』這名字。」

「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變作沙勒的，萬一他是對方的人，我們處境就危險。」

「但是，事前約好的暗語密碼，全都說對了，從這點看，他們的身份是不必懷疑的。」

呂偉良道：「如果沙勒的身份不會假，他的處境和動機自然無須懷疑。」

「是的，有時內部出了毛病，身爲首長的，會十分頭痛。」

「我想不到你這一次的任務竟是如此複雜。」

阿生苦笑道：「希望多學一些東西，越複雜應該越有興越才是。」

「但俗語有道：猛虎不及地頭蟲，你小心才好！」

「但又有句俗語說道：不是猛龍不過江，有你在，我等於吃了一顆定心丸。」

「來吧！先看看這裏的美麗夜景。」呂偉良指着車子所經的河畔，「我們原是打算來遊覽的，早知如此，我們就不自找麻煩。當作不知道你來了這裏，就什麼事也沒有。」

阿生也注視河畔的夜景，但是他心裏另有想法，因此對呂偉良的埋怨似乎一點也聽不到，突然叫住司機：「請停車！」

司機立即停車道旁，用導遊的口吻說：「這就是著名的艇屋。」

阿生推開車門下了車，司機也離開車，喋喋不休地替阿生講解。通常這種情形，遊客一定大表歡迎，到頭來小賬必然不會太少。但阿生心不在此，他顯然另有目的。

想起沙勒一番說話之中，曾提及朱四在艇屋之內被殺。他就問道：「這些建築在河畔的艇屋是否可以由河後面上落？」

「可以的，有些人在後面臨河處另設一個門口，可以自設小艇代步。」司機又說：「這些艇屋後面另有窗門，因爲河上有販賣食物和用品的小艇，屋裏的人往往就是這樣跟小販們在窗口交易。」

阿生心裏想：然則，朱四之死，根本沒有什麼出奇，兇手可以在殺人之後，從容地由河上乘快艇離去，而避免與二名特警碰頭。

但是，爲什麼二名辦理此案的特警，又會在事後被殺呢？

阿生有阿生在想，那街車司機有他自言自語地說個不停，而呂偉良則拄住鐵杖到處瀏覽。

就在這一剎那間，阿生突然從街車的倒後鏡中看見了一輛汽車正在風馳電掣地，朝着他們這方向駛過來，車窗隱約見到一隻手，手上握了一支配上了減聲器的手槍……

阿生大吃一驚，急忙把司機推倒，同時高聲叫道：「師父，小心！」

話猶未完，幾顆子彈已悶聲不响地發射過來，街車車窗的玻璃破碎聲會引起路邊屋中人的注意，但那輛神秘汽車一掠而過之後，並未稍作停留！

阿生怒不可抑，攢進了街車之內，也忘記了這是什麼地方，立刻開車追去！

那司機嚇得渾身冷汗，驚魂未定之際，那裏來得及制止？唯有目睹阿生將街車開走，呂偉良這時才由那邊走過來。

阿生的駕駛技術是第一流世界水準的，無奈這是人地兩生疏的班市，而不是他住慣了的地方。但他已顧不了一切後果，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把那刺客抓着！然後查個水落石出。

對于這裏的街道，阿生固然不熟悉，就是行車習慣與交通則例亦一無所知，只知道追着前面那輛車子就達到了目的。

前面一輛在逃的汽車是黑色的中型房車，憑那一剎那間的印象，阿生不知道車內到底有多少人在着，但車中有槍手却是毫無疑問的事。

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他也有槍在手，但他却不會胡亂開槍，只希望別讓前面那車子走脫！

豈料就在這時候，一陣陣警車的警笛聲响起，阿生眼看那黑色車子拐了彎，一輛警車突然橫裏閃出，剛好停在阿生的街車前面，阿生大吃一驚，要是再遲半秒鐘剎停，兩車就會相撞！

阿生心裏生氣，警車如果早一步由那條橫街駛出，連同刺客的汽車一齊截停多好呢！偏偏來得不遲不早，只截停了阿生所駕駛的街車，讓阿生目睹刺客就此逃去無蹤！

後面另一輛巡邏警車開到，車上警員紛紛跳下，衝了過來！

阿生有點啼笑皆非，可惜對方還不知道他是外地來客，警員仍然在用粗言俗語罵個不休！

阿生迫於無奈，惟有出示他的身份證明，同時用英語解釋。警員們這時才知道阿生原來是國際特警，剛才差點被殺了，急忙道歉。

阿生把剛才那車子的車型和約約莫莫見到的編號說了出來，警員記錄在案，立即致電總部調查。

警員把街車和阿生帶回事發現場，大批警員已在那兒展開偵查工作，原來附近人家和那名受驚的街車司機都分別報警。

現場附近找到三顆彈頭，證明阿生所言非虛。街車受創，阿生表示願意負起賠償之責，但警方還是要把各人一併帶返警局去。

由於阿生是國際特警的身份，所以警方一邊落案一邊通知當地的特警負責人。

阿生心裏想：這該是一個巧合的機會，如果等會兒見到的特警首長果然就是他們見過的沙勒，那當然沒有問題，否則，事情就更加麻煩！

呂偉良也一直懷疑沙勒的眞正身份，認爲這是難得的機會。大概當地警方不會串同說謊吧？

阿生受到頗爲客氣的欵待，他只認到此是渡假性質，因爲沙勒老早說過警方內部不健全，萬一眞的有奸細，也希望對方不會知道得太多。

不久之後，胡加來了。他是奉了沙勒之命，前來保釋呂偉良師徒二人出去的。

警方查不到神秘汽車的下落。如果阿生沒有看錯，他見到的車型和顏色，那種車子只有皇宮裏有一輛。但皇宮裏的人又怎麼會跑出來謀殺阿生？

警方固然不相信有這回事，但阿生却自問不會看錯。

B國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家，皇宮就在班市之內。但皇宮竹幕低垂，從來沒有人知道裏面曾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阿生如果沒有看錯，這件事實在有些古怪。

師徒二人在胡加陪同下離了警局。

剛坐上汽車，胡加就對阿生埋怨道：「你不該不聽從我的勸告！這回處長一定把一切責任歸我。」

阿生說道：「你放心吧，我會爲你解釋清楚的。」

呂偉良沉吟道：「皇宮的事情，警方有沒有權加以干涉？」

胡加一邊開車一邊答道：「沒有人可以干預皇宮裏面的事。」

呂偉良又問：「例如皇宮內有人販毒，你們特警和當地警方也無能爲力嗎？」

「除非證據確鑿，否則就只好讓御林軍去理。」胡加說着又問：「你們仍然不放過那輛黑色房車，是不？」

呂偉良道：「是的，如果你有辦法帶我們進皇宮裏去看看，相信阿生一定可以認出那車子。」

胡加苦笑道：「別說我無能爲力，只怕處長也無此權力。」

「換句話說：皇宮裏的人如果做壞事，根本可以橫行無忌了。」阿生忍不住這樣說。

「那又未必！」胡加道：「例如像你今晚在警局中所講的遇襲經過，萬一警車能及時截住他們，即使車內的人是皇后，警方也有權處理。無奈現在只憑你一面之詞，他們又豈敢冒犯皇上？」

呂偉良有點啼笑皆非地說：「皇后不會殺人吧？我的意思是行兇的人可能是皇宮裏的其他的人。」

阿生也說：「當時的情形，除了我們師徒二人之外，還有街車司機和一些路人，本市警方爲什麼不向他們查問一下？」

胡加道：「據他們對我說，都查過了，但與你所講的有些出入。本市的黑色中小型房車很多，你可能看錯了類型。」

阿生苦笑道：「別的也許我不懂，但汽車對我來說可謂耳熟能詳。類型絕不可能有錯，但編號却不能看得太清楚。」

呂偉良道：「街車司機怎樣說？」

「他當時嚇得伏下來，什麼都見不到。」胡加說。

阿生問道：「那些損失賠償了嗎？」

胡加答道：「已經由我們負責賠償。你放心好了！」

呂偉良覺得無論警方或者特警組，對這件事都似乎太過不重視。他問胡加：「你現在打算把我們帶到那裏去？」

「處長急於要見兩位。」胡加說道。

阿生又問：「處長和林小姐都回來了嗎？」

「是的，他們都在荷苑等你們。」胡加答道。

荷苑就是那幢別墅式的花園住宅。

各人返抵荷苑時，只覺得黑暗中到處陰氣森森，看不見有人守衞。

但是，花叢林蔭之間，隱約有人影移動。這種情形很容易被人疏忽，不過呂偉良師徒二人却是富有經驗的，自然一看就明白個中情形。

胡加帶着二人入內，只見在沙勒的臨時辦公室裏，情況特殊氣氛緊張而沉重！

林愛莉和小林獃在一旁，沙勒目露兇光，緊握手鎗，對準一個人的胸膛；這個人並非別人，就是被沙勒認爲心腹的手下——費爾。

費爾面色蒼白，渾身發抖地，舉起雙手，背壁而立，這種情形令到胡加也看得目瞪口呆。

沙勒對呂偉良師徒二人說道：「請兩位稍候，讓我辦完了這點內部事情，再招呼你們。」

跟住又把鎗咀朝向胡加，聲色俱厲地說：「胡加，你也過去！」

胡加呆了一呆！說道：「處長，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我不知道。」沙勒說道：「你告訴我吧！是不是你把消息傳了出去？」

「什麼消息？」胡加問道。

「關於呂先生等人抵達本市的消息。」沙勒說。

胡加急忙否認：「不！我不知道這消息是如何傳出去的，我從來沒有告訴過別人。」

「但是，我知道你打過電話出去。」沙勒說，「時間在呂先生他們出去之後不久，你到底打給誰？」

「我只是打電話返家問候母親，從未給別人打過電話。」胡加道。

「好吧！舉高你的雙手！」沙勒面色一沉，把鎗咀一擺：「站過去吧！」

胡加無可奈何地站了過去，與費爾站在一起。

費爾橫瞪胡加一眼：「處長根本沒有離開這兒附近，這是一個陷阱。」

「陷阱？」胡加怔怔地說：「我根本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一邊，沙勒沒有再理會二名手下，跑過去跟呂偉良等人招呼；他的手裏雖然還有鎗，但對背後二名手下——費爾和胡加他們，似乎毫無防備！

就在這一剎那之間，呂偉良和阿生等人大驚失色，因爲他們四個人，都可以目睹費爾已經迅速拔鎗，射擊目標自然是沙勒。

他們正要警告沙勒，突然鎗聲一响，沙勒已經彎下腰來！

這種情形令到目睹的人都會以爲沙勒中鎗受了傷；但是呂偉良發覺他的右手把手鎗放到左邊脇下，就知道這是反手開鎗射擊的絕技！

果然，那邊費爾慘叫一聲，已棄鎗捧住手腕，痛得蹲在地上。

胡加嚇得呆在一旁，不敢妄動；因爲他也是受嫌疑者，如果亂動，可能亦受到射擊。

沙勒回轉身來，走了過來！

外面步聲响起，大隊持鎗特警一湧而入，有人問道：「處長，你怎樣了？」



沙勒一邊走向費爾跟前，一邊說道：「我沒有事，但這叛徒可能流血而死。」

費爾哭喪着臉說：「處長，請饒恕我！這不是我願意做的事。」

沙勒一手把他揪了起來：「你所講的是什麼事？」

「就是把呂先生等人的消息傳出去啊！」費爾說道。

沙勒笑了笑：「用什麼方法？」

「無綫電通話機。」費爾道。

「什麼無綫電通話機？給我看看吧。」沙勒說。

費爾指指外面：「在靠近門旁的一叢花間。」

「好吧！現在帶我出去看看。別忘記，你可以就這樣因流血過多而致死，也可以在逃走時給我一鎗殺死。」沙勒又說：「其實老早我就知道你當我是傻瓜，但眞正的傻瓜應該是你！」

費爾已站直了身子，一手捧住另一隻流着鮮血的手，蹣跚地走出花園外面去。

沙勒對胡加說道：「還獃在這裏幹什麼？用手帕將他的手鎗拾起來，交到檢驗室去。」

胡加木然答應了一聲！

沙勒跟出花園外面，費爾一直走向大門旁邊。在數名特警用强光手電筒的照耀下，費爾蹲了下來，在一叢花卉底下取出了一副半導體的無綫電通話機，準備交給沙勒。但一名特警首先接過了。

呂偉良等四名客人也由屋內出來，想一看究竟。因爲這件事來得突然，令到他們有些莫名其妙。

就在這時候，呂偉良突然看見那邊街外火光一閃，隨卽聽到了一响鎗聲！

「砰」然一聲後，便傳來一聲慘叫。

花園內的特警們，包括沙勒在內，無不大驚失色！紛紛拔鎗在手！準備還擊！

但是，街外一片黑暗，看過去眞的是鬼影也不見一個，沒有目標，又如何可以開鎗？

僵持之際，一輛車子急急開動！於是特警們紛紛射擊；但對方也不示弱，一時之間，彷彿發生了一場巷戰，鎗聲卜卜，劃破了黑夜的沉寂。

轉眼之間，那輛車子已消失在黑夜之中。

特警們完全處於下風，他們既來不及開車追出去，也看不淸楚那車子的形狀和號牌。

沙勒首先搶到費爾身旁，這時費爾已是奄奄一息，撫胸呻吟！

沙勒問道：「他們是誰？」

「我……我也不知道。」費爾氣喘喘地說。

「費爾，你小心聽着，你已經做錯了，但你一錯不能再錯，否則，你將危害到我們每個人的安全。」沙勒說道：「他們是否販毒黨？」

「不！不是。」費爾毫不考慮地說：「我認識這個人，他叫尙可信，相信是……是關於賊贓的事。」

「賊贓的事？」在場的每一名特警都爲之意外地呆了一陣。

沙勒問道：「乃康和田木是你殺的？是不？」

「不！」費爾說，「我只負責供給特警組行動的消息。」

「他們給你多少報酬？」沙勒又問。

費爾已氣喘如牛，擧起一隻手指，却說不下去。

沙勒道：「一百元？是什麼鈔票？」

「不！」費爾勉强地說：「是一千美元，以後還……還有……」

特警們已進了屋內去打電話，通知救傷車趕來救援。但是，費爾已無法再支持下去，到底還有什麼？他也說不下去，便氣絕身亡。

「一千美元，可不是個小數目。」沙勒沉吟着說，「以後還有什麼？當然是賞金之類。嘿！誰可以出到這麼大手筆？」

阿生走過來說：「費爾是否有家屬在這裏？不妨從那方面着手查一下。」

沙勒給阿生提醒了，立卽示意一組特警設法從檔案中查出費爾家人所在，前往調查。

沙勒從費爾屍體上搜出一本小小記事册，發現上面寫了好一些電話號碼和人名。銀包之內還有着一些簇新的美鈔，是二十元和百元面額的。

一名高級特警檢起墮在地上的通話機，那按鈕開關上已經打開了。這可能就是導致費爾被殺的原因之一。

呂偉良一直留心胡加的一擧一動，因爲沙勒曾經懷疑他，但却沒有繳去他的配鎗，萬一他突然發難，如何是好？

呂偉良看見他依照沙勒的命令去做，把費爾的手鎗拾起。

沙勒的鎗法奇準，令到呂偉良等人爲之大開眼界。但是，他怎麼知道費爾要向他開鎗射擊？爲什麼他又不反手射中胡加？難道他背後長了眼睛麼？

救傷車已到現場，但費爾已是還魂無術。沙勒叫人通知本市警方。他則陪着呂偉良等人，重新返回屋內，接連打了幾個電話。

這時呂偉良等人也發覺他的臨時辦公室之內，有些相架懸掛牆上。剛才沙勒所以能够發覺費爾拔鎗，大概就是靠相框的玻璃的反映！

但無論如何，他反手開鎗的迅速與準確程度，委實令呂偉良等人驚嘆不已！

但是，沙勒爲什麼會發覺費爾就是奸細呢？各人一時之間都想不通。

十八羅漢　價値連城

一場驚擾之後，特警費爾終於在不明不白中死去了。留下來的是有待解答的疑團。

身爲特警頭子的沙勒，竟然目睹他自已的手下接二連三地被人殺害，心裏越想越不是味兒。他除了派人漏夜往費爾家中調查死者至親之外，還派人設法遍訪其親友；另一方面，更派人與當地警方連絡，設法查出「尚可信」到底是何等樣人。

忙了一陣，沙勒靠在他的辦公椅上猛吸烟斗，半句話也沒有說，甚至忘記了那四位十分重要的人客——呂偉良師徒二人、林愛莉與小林等。

呂偉良決不會怪責他，剛才一切過程他們已經目睹，沙勒的心情他也想到了。

這幢花園住宅原是沙勒的臨時秘密辦事處，但經此一役之後，却引來大批記者，弄得鬧哄哄的。沙勒的手下們好不容易才將他們勸走。

無論如何，沙勒也認爲這是十分丟面的事。他費盡了心思才把「內奸」找出，但眞相還未查明，費爾又死在神槍手的彈頭之下。

高級警務人員已跟沙勒說過了。由於費爾之死，沙勒不得不向當地警務人員交代淸楚的。

阿生沒有呂偉良那一股耐性，忍不住問：「沙處長，你怎知道費爾是內奸？」

沙勒有如從睡夢中驚醒，說道：「這件事其實很簡單，除了他們兩個之外，就只有我知道你們的來龍去脈；因此，當我接得消息說你們被人暗殺不遂時，便想到與他們二人——卽胡加與費爾二人有關。胡加追隨我多年，比較可靠，但費爾旣然說他打過一次電話出外，我當然要查問淸楚。」

阿生又問：「爲什麼你不要費爾放下手槍？」

沙勒苦笑一下，噴了一口烟，說道：「如果繳了他的配槍，他的身份可能永遠查不出，但現在他不是不打自招麼？」

林愛莉插嘴道：「但這樣畢竟是太危險了。」

沙勒笑道：「幹我們這一行，本來就是十分危險的工作。」

林愛莉又問：「你怎麼知道他要向你開槍？」

沙勒指指牆上一面鑲上了玻璃的相架，說道：「當時我是故意回轉身來跟你們幾位招呼，給他機會向我射擊。其實我一直留心他的一擧一動，我自信我的槍法比他更快更準，想不到那笨蛋果然上當！」

「可惜我們知得太少。」阿生說。

沙勒也嘆氣道：「是的，只知道一個叫尙可信的人，但到底誰殺了乃康和田木？又爲什麼要殺我這二名手下？與賊贓有關，嘿！這簡直是胡說八道，難道我二名手下會去打劫不成？眞是豈有此理！」

呂偉良在未抵達班市之前，也聽人說過：班市的警務人員貪污情況嚴重，所以毒品幾乎可以明目張胆地運來運去！

但是，特警組人員的質素與修養又如何？呂偉良認識不深，自然不敢下判語，但彼此同是班市的人相信風氣所趨，也是相差不遠！

到底田木與乃康二人是否與匪帮有連系？或者因貪污而導致被殺？這的確是値得研究的事。

林愛莉曾與沙勒返回總部，觀察過內部形勢，他們並非像費爾生前所說：並未離去，躲在「荷苑」附近窺伺，而是的確去過總部。直至獲悉呂偉良和阿生遭人行刺，才帶了大隊特警匆匆趕返「荷苑」。

林愛莉記得他說過「荷苑」乃秘密辦事處，不讓太多下屬知道，此番他却召來這大批下屬，心裏難免會感到奇特。後經沙勒解釋，才知他已有把握查出「內奸」是誰，所以無須再瞞住其他下屬。

後來沙勒故意用電話打回荷苑，叫他去把阿生師徒人保釋出來，他自己則帶來大隊特警在荷苑四周埋伏。他以爲費爾可

能已逃了出去，又可能繼續與外間取得連絡。結果都沒有。於是沙勒便若無其事地帶同林愛莉入內，然後把費爾召入辦公室問話……不久之後胡加已陪同呂偉良師徒二人回來。

阿生總覺得班市的警政太過落後，以致特警組織也不健全，難怪沙勒要向外「借將」了。此番阿生如果毫無表現，他日不知如何回去向任如重交代才好。

阿生說道：「沙處長，我看我們不妨把手上的資料整理一下，現在是我們開始行動的時候了，我們不能再處於下風。」

沙勒站了起來，揮揮手，示意一名特警退出他的辦公室外面去。

這時候，辦公室之內就只留下沙勒本人，呂偉良、阿生、林愛莉和小林等，總共是五個人。看來沙勒寧願相信這四位客人，也不相信自己的手下的。

沙勒咬了幾口烟斗，沉思着說：「林小姐已經看過我們總部內裏的情形，阿生兄弟也跟呂先生到艇屋一帶去參觀過了，我想知道各人的意見。然後才發表我自己個人的愚見。」

「是的，你們總部辦事處分開一個個房間，其中有走廊互相貫通，而不是一間大辦公室，這無異給兇手有可乘之機。」林愛莉說，「當時田木與乃康二人同在一處當值，兇手能在短距離向他們開槍，當然是熟人，否則又怎可以接近他們？」

「是的，我也早已假定是我們內部的人做的。」沙勒說，「因爲當晚有一批警探休息，而費爾與胡加二人便是其中的休假者。」

阿生說道：「費爾一定是殺死二名特警的兇手，但對方何故要殺死二人？其實，他們要殺死二名特警，大可以等待二人離開總部才下手，爲什麼要在總部辦事處之內？」

呂偉良說：「犯罪者的心理很難測，他們大多數有一種自大狂，所以往往出現不少戲劇性的事件，例如寄書留柬——『閻王請帖』一案便是其中一個例子。他們可能故意讓二名特警死在總部之內，讓其他未插手的特警在心理上受到影響，亦未可料。」

沙勒說道：「我也同意呂先生的看法，事實上自從二名特警死後，我們總部之內，士氣低落，這也是我要借助各位的另一原因。」

林愛莉咬着指頭沉吟道：「然則，對方的確稱得上神通廣大！」

阿生道：「那麼，對方爲什麼要令到本市的特警組士氣低落？」

沙勒若有所思地驚嘆一聲：「是的，給你提醒了我，這是一項無聲的警告，大概是販毒黨對我們提出的，因爲近來我們已將他們迫到走投無路，由金三角區運出的毒品，都繞道本國邊區，不敢再循原來路綫。如所周知，這是我們特警組和美國FBI人員的功勞。販毒黨可能因此含恨在心，向我們施報復。」

「無論如何，這件事應該先由皇宮開始着手調查。」阿生說：「我始終認爲那輛萊斯牌的舊欵黑色房車最可疑。這條重要的綫索不應該放過。」

沙勒已經知道阿生當晚遇刺不遂的情形，他束着雙眉道：「這是一項難題，無緣無故，豈可進入皇宮調查？」

阿生道：「沙處長，你是本國人，也許心理上有問題，不如把這件事交給我們去處理吧！」

「這也好，我們就分工合作。」沙勒說道：「我們去調查費爾和他提及的尙可信這個人的來龍去脈，你則依據你的見解去偵查。我們只要保持連絡，相信眞相一定可以大白。」

「還有朱四，他是本市的流氓，也是本案第一個受害人。我以爲你應該與本市警方連絡一下，一般來說，他們應該熟悉下層社會的情形。」阿生說。

「是的，希望三方面進行，總有一方面會有收穫吧。」沙勒說。

呂偉良忽然問道：「最近你們有沒有接到什麼忠告？例如有人勸你們別干涉某宗案件，但你們結果不加理會等等。」

沙勒皺着眉頭想了想，搖頭道：「沒有。阿生老兄也是一名國際特警，他知道我們的任務是多方面的，例如追捕國際刑事犯人亦包括在內，但是，事實上近年來我們本市特警組的主要任務却是對付走私販毒。」

阿生也說：「是的，主要是毒品爲患人類，爲了對付毒販們，我們幾乎沒有餘力去對付其他罪惡，只好交由當地警方處理。」

當沙勒剛才和阿生、林愛莉等人交談時，呂偉良一直在想着一些問題，現在他似乎想到了一些頭緒。所以這時他又說道：「這麼看來，問題可能出在田木和乃康二名特警的身上。」

沙勒呆了一呆：「你的意思是：那二名特警可能利用職權作怪，是不？」

呂偉良道：「我無意開罪你的下屬，但問題如果想深一層，就似乎變得簡單了許多。首先是你派田木和乃康二人去會朱四，但據二名特警事後報告說：朱四在他們未到達之前，經已死去了。我以爲現在你不妨回憶一下，當時在時間上是否脗合，譬如說：由你總部駕車到艇屋現場，約須時十五分鐘，那麼，你二名下屬最多在十五至二十分鐘之間，致電向你報告。如果超過了二十分鐘，其中顯然有問題。」

沙勒說道：「這點我也考慮過了，由我們總部到現場，只有十分鐘車程，大約十一分鐘至十二分鐘左右，田木就打電話回來報告。如果單憑時間去推算，當然沒有什麼可疑之處。」

呂偉良道：「費爾死前提及賊脏，那麼，田木與乃康二人顯然有問題存在。」

「也許是我糊塗，對下屬不够了解。」沙勒嘆氣說，「我不該讓他們經常聚在一起，毛病就可能出在這裏。」

阿生問道：「他們的手槍你都檢查過了？」

「當然，我們經常檢查的。」沙勒道：「田木和乃康二人的手槍未發射過子彈。習慣上，如果發射過，一定要報銷，以及檢回彈頭的。」

呂偉良明白阿生的心意，他說：「假如他們要作弊，對方能够付出這麼高的代價將他們收買，自然可以擁有另外一支手槍。尤其是在班市，相信要買一支手槍並

非一件難事。」

呂偉良剛說到這裏，外面就有人在敲門。

沙勒揚聲問道：「誰？」

胡加在門外答道：「費爾的妻子帶回來了。」

「進來吧！」沙勒道。

房門推開，進來的是二名特警和胡加，他們押着一個年青女子進來。

胡加悄悄走到沙勒身旁，低聲說道：「我們爲了方便問口供，還沒有把她丈夫的死訊說出。」

沙勒咬着烟斗走過去，對那女子道：「你可是費爾的妻子？」

那女子十分馴服地說：「是的，我的丈夫是特警組裏的人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沙勒道：「他犯了很大的錯誤，相信只有你才可以幫助他。告訴我，他近來的生活怎麼樣？」

「我只知道他近來很忙，很少返家。」費太太道：「不知他是否故意令我歡喜，近來拿回來的錢多了許多。其中還有些美鈔，叫我收藏起來，當作私蓄。」

「最近他跟一些什麼人來往？」沙勒又問。

「他很少留在家裏。不過，前些時的確有個人常常來找他。」

「多大年紀？」

「三十餘歲的男子，姓尙。」

「是不是叫尙可信的？」

「對了。」費太太說：「費爾說他很有辦法，打算將來不幹特警時，依靠尙可信帶他轉行，因此，叫我好好地招呼這客人。」

「你可知道他幹什麼的？」

「費爾只說他是個生意人。」

沙勒說道：「費爾怎麼忽然會提到轉行？」

「他似乎不大喜歡特警的生活。事實上我也覺得這行業太危險。」

「請你想清楚，尙可信時常到你家中作客，大約是什麼時候的事？」

費太太想了想，回憶着說：「你還記得那二名特警被殺的事嗎？就在那時前前後後不會超過一個星期，好幾次費爾叫我離去，讓他們獨自談談。我已經覺得奇怪，因爲費爾很少這樣的。」

沙勒道：「我想你把尙可信的樣相說出來，因爲我們急於要找這個人。」

費太太心裏感到不妙，問道：「是不是我丈夫出了事？」

沙勒說道：「我是你丈夫的上司，他的確出了事。但你不要焦慮，一切事情都會成爲過去的。你先到拼圖認人組去，我們的人會帶你去見你的丈夫，以及告訴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費太太在疑團滿腹中被二名特警押了出去。

沙勒這時才對胡加說：「讓她說出尙可信的樣子之後，便帶她到殮房去認屍，派人小心監視費爾的住宅。」

胡加說道：「已經派人去搜索過了，除了大批鈔票之外，並無可疑物品。我們的人仍留在附近監視。」

「你做得好。」沙勒道，「回頭好好給費太太解釋一下，同時派人保護她，我相信兇手一定不會放過她的。」

胡加應了一聲，退了出去。

沙勒回頭對呂偉良說：「可能這個尙可信是一個國際犯罪組織的頭目，否則，他又何必要知道我們特警組的行動？」

呂偉良道：「如果這個尙可信眞的是個神通廣大的人，我相信這名字可能是假的。」

「是的。」沙勒說：「所以我要她先用拼圖認人的方法，把這傢伙的樣子攪清楚。」

「這是一個有組織的犯罪集團，這點似乎毫無疑問。」林愛莉說，「但是，他們到底是販毒的，還是走私的，抑或收購賊賍的？」

「如果費爾沒有說謊，就是與賊賍有關。」沙勒又說：「但是我們特警組從來不理會這些，近年來的工作集中於對付販毒黨。」

「所以我說：毛病出在二名特警的身上，就是這個道理。」呂偉良說到這裏，看看腕表，又說道：「趁時候還早，可否派人帶我們去看看朱四被殺的地方？」

「好的，我派人帶你們去。」沙勒又說：「然後你們回來這裏睡覺吧。」

「不！」呂偉良說：「我想，我們還是住到酒店裏去比較方便。」

沙勒道：「會不會有危險？」

呂偉良苦笑道：「危險與我們結了不解之緣，少了它反而感到總是不安呢！」

「既然你們要這樣，我也沒有意見。」沙勒說：「在必要時我們再用電話連絡吧！」

呂偉良等一行四人，終於在一名特警組人員的陪同下，離開了「荷苑」。

「荷苑」四周仍然佈滿了特警，想起費爾被人射殺的情形，呂偉良總覺得他們未免太過低能。在衆目睽睽之下，還可讓兇徒爲所欲爲？

B國一切落後，想不到連特警們的水準也低劣到這個程度。呂偉良也是基於這個觀念，寧願住到酒店去，也不想依靠這班特警人員「保護」。

二名特警，一名任司機，開車把呂偉良等四人儎到艇屋一帶。

這是沿住河畔建成的兩棲式住宅，一半在水中，另一半在陸上。呂偉良師徒二人早已來過，但林愛莉和小林却是頭一次見到，感到很有趣。

負責駕駛的司機留在汽車裏戒備，只由一名特警陪着四人，進入一間空置的艇屋。

「這就是朱四被殺的地方。」那名特警用強光手電筒在四下裏照射了一遍。

「朱四就是約你們的同事到這裏來嗎？」阿生問道。

「是的，據他們說，當他們二人到達時，朱四已倒斃在這個位置。」特警指指一處地板，「於是乃康留下檢查屍體，田木去外面找電話打回總部。」

呂偉良問：「朱四只有一個人住在這裏嗎？」

特警答道：「不，這裏本來沒有人住的，朱四約我們的人到這裏，只是因爲他早知道這是一間空屋。」

林愛莉指指後面：「後面一把扶梯要來何用？」

「那是供河上的小艇使用的。有時有些小販小艇經過，有些艇屋距離水面太高，就須要利用扶梯幫助上落。」特警解釋說。

林愛莉道：「換句話說：兇手大可以事前預備一艘快艇，行兇後由河上安然逃去。」

「是的，那當然是極之可能的事。」特警說，「但是，鄰近艇屋的人却不能看見黑夜中河面上的情形。」

呂偉良心裏想：看來這裏的警探們一切又是依靠綫人去破案，眞是落後得很。

阿生四下裏看了一遍，說道：「這裏有地方可供藏身之用的，如果當晚你們的同事能在十餘分鐘之內到達這裏的話，兇手可能還未逃出這裏。因爲今晚較早時，我師徒二人來過附近一帶巡視過了，假如鄰居沒有電話可借的話，朱四由最近的電話亭到這艇屋裏來，也須要走上五分鐘至七分鐘才可到達。」

呂偉良逐漸覺得阿生的思想成熟了，他起碼也學會了用推理方法去偵查一件案子。

阿生又說：「如果兇手仍留在這裏，事後乃康又發現了他，你猜有些什麼事情發生？這也許就是導致乃康與田木二人被殺的主要原因之一。」

特警聽了阿生的說話，聳聳肩，苦笑道：「無論你的推測是否正確，總之，田木和乃康就死得不明不白。直至到今晚，我仍在懷疑，他們到底是否給費爾殺死的。因爲我們總部並無門警守備。」

「是的。」林愛莉因爲去過特警總部實地觀察過，所以同意了這說法。「只要沒有人發覺，兇手極有可能偷偷摸摸入去殺人，然後退出。這點實在太過疏於防範了。」

特警苦笑搖頭，顯然不想多說話。

呂偉良偏偏要他說下去。因此又問：「沙勒處長對你們怎樣？」

「有時太過信任，有時疑心太大！」特警吶吶地，欲言又止！

呂偉良安慰他說：「你放心，這些話我不會在處長面前提及的。」

阿生道：「胡加和費爾都是處長的心腹，是不？」

特警笑道：「有什麼心腹不心腹？其實，我們一班同事中，任何人也有可能成爲他的心腹，任何人也可能被他懷疑。」

「這是什麼意思？我不大明白。」阿生說。

特警解釋道：「很簡單，處長爲人多疑善變，這也許是我們這種職業的一種特色。總之，除了你們這些來自外地的人之外，我們對自己同事也不敢多講半句，否則很易惹禍上身。」

「你似乎對處長不大滿意。」阿生說。「不過你放心，我們都不是用是非做人情的人，只是聊幾句，希望對案情稍有帮助而已。」

「是的，我也聽過『鐵枴俠盜』和『迷你女賊』這些大名。所以我對你們才敢講得這麼多。」特警接着又說：「不過，老實說句，我担心你們各位這一回會毫無所獲。」

「爲什麼？」阿生問。

「主要是這裏不似你們居住的都市。」特警說，「這裏環境相當複雜，甚至連我們和本市警方亦往往感到束手無策。」

阿生說道：「是因爲販毒黨勢力龐大麼？」

「不！這只不過是其中原因之一而已。」特警說。

「是因爲本地官員貪污無能嗎？」

「也不是，這只是另一個原因。最主要原因是由於特權階級太多。」

「什麼特權階級？」

「例如憲兵，外國駐軍和使節，以及皇宮裏各階層，他們只要一聲不合作，本市警方便會束手無策。」特警嘆氣說。

阿生回頭望了呂偉良一眼，苦笑一下，道：「看來我們眞的應該知難而退！」

特警忙說道：「你們千萬不要對處長提及，否則我會沒命的。」

「你放心吧，我不是那種人。」阿生又說，「剛才我只是說說笑，這件事我不會退出的，我們一定要插手理到底！」

過了一會兒，各人離去。

特警駕車送他們到一間規模不大，但設備亦稱得上豪華的酒店，然後用假名替他們租了幾間房。

美景酒店高僅五層，特警租了二樓相連的五間房，他們好像導遊一樣，看來並未引起酒店中人的注意。

但是，呂偉良他們只有四個人，爲什麼要租五間房？

登上二樓之後，侍役交代過了，退了出去。二名特警一邊檢查房間內各處，一邊說道：「我們住二零五處房，你們住二零一至二零四，如果有什麼事也好有個照應。」

於是呂偉良，阿生，林愛莉和小林等四個人，分別佔用二零一至二零四等四間房，而二零五號房位於走廊彎角處，也是與外間最爲接近的一間。

阿生本身也是一名受過訓練的特警，還有小林，他對一切電子竊聽器非常熟悉，於是也幫着二名特警，在各房間檢查。

呂偉良和林愛莉站在一旁，他們沒有動手，因爲他們覺得危機不會在眼前出現，除非對方老早已知道他們到這家酒店投宿。

他們推開窗門，四下裏觀察清楚附近的環境和形勢。發覺下面一條街道並不熱鬧。而且黑沉沉的，在心理上難免有所影响。

時間已經是深夜，各人道過晚安之後便分別返回房內休息，只有那二名特警，他們輪流當值，可能是事前受到沙勒的吩咐。

翌日醒來，各人集中在二零一號房。

呂偉良對那二名特警說：「我們想以遊客身份到各處遊覽一下，最好二位不要跟在一起。」

阿生也說道：「是的，相信對方可能認識你們每一個人，這時我們反而會有危險。」

但那特警說：「這是處長的意思，如果我們保護不周，只怕責任重大。萬一有什麼意外，實在担當不了。」

「別爲我們担心，這種事我們早已習慣了。」阿生說，「有事我們會與你處長連絡的。」

特警仍然堅持說：「你們放心吧…沒有人認出我們的。如果你担心目標太大，就留下我一個陪你們，人家頂多以爲我是導遊。」

師徒二人拗他不過，只好讓這名特警留下，但另一名却沒有離去，只是留在酒店裏。關上房門向沙勒用電話報告。

呂偉良等一行四衆，在那名特警的陪同下，到市區各處遊覽。他們第一個印象就是：這個都市有兩樣東西是最多的：一是佛寺，二是蒼蠅。

最後他們來到了皇宮外面，出乎意料之外，這裏並非想像中那麼警衛森嚴，雖然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入內參觀，但也不像白金漢宮一般御林軍林立。

阿生一直認爲那輛車子是一項重要綫索。既然萊斯牌汽車只有皇宮裏有一輛，那麼，對方可能就是皇宮裏的人。

呂偉良看見林愛莉拿起相機，到處攝影，就知道她的想法可能與阿生一致！

阿生就像遊客一樣，到處指東劃西的，向那名特警查問。

特警是本地人，知得不少，對阿生一一作答，却不知道阿生心裏另有打算。

一直到了午間，各人在歸程中又經過一間十分宏偉的大佛寺。

這間大佛寺可稱得上金壁輝煌，進香的善男信女也多得很。

當那名特警正向各人講解寺院風光時，林愛莉却獨自溜開了。

她對每一件事物都感到新鮮有趣，相機映呀映呀映個不停的。

就在她單着一隻眼睛，全神瞄準鏡頭的時候，突然發覺鏡頭中出現了一個禿頭和尚。

在B國，這種出家和尚多的是，尤其是在班市的街道上，簡直隨處可見，原是不足爲怪的事。但是，那和尚却合什爲禮，對住林愛莉笑盈盈地，迎面走了過來！

林愛莉在鏡箱裏看見了這種情形，不由得下意識地吃了一驚！她是外地來客，正所謂「入鄉問俗」，誰曉得這裏是否禁止人家攝影呢？也許現在就要遭到干涉亦未可料。

當林愛莉抬起頭來的時候，那和尚已走到了她的跟前來了！

那和尚看來只有三四十歲左右，很有禮貌地用流利的英語對林愛莉道：「小姐，看你的樣子一定是遊客，如果我的猜測不錯，請你再聽我幾句忠告！」

林愛莉心裏一怔：「我做錯了什麼事嗎？」

那和尚笑道：「不！你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只是剛才我無意中見到了你，覺得你的面色不大好，實在有點不妥。」

「你說什麼？」林愛莉心裏暗自吃了一驚！

她雖然並不迷信，但她時常聽人說，這裏有些高僧的確有許多法力無邊的，料事如神。自己既然不認識對方，人家突如其來，當然有原因。

那和尚又說：「你的印堂有陰影，目光呆滯，小姐，你可能有生命危險！」

林愛莉耳鼓「嗡」地一聲响，心裏也好像敲响了警鐘！

「我只是一片好心，希望你好自爲之！」和尚說完就走！

林愛莉獃獃地呆立一旁。

突然間，她好像想起了什麼，立刻拔足追過去。但是，那和尚已混入人叢中消失了！

呂偉良和阿生等人看見林愛莉神色不安，又似乎要追逐一個人，急忙過來問她發生了什麼事。林愛莉把和尚的忠告說了出來，各人都忍不住大笑！

阿生說：「這些話你也相信，好容易會引起心臟病的，愛莉姐。」

特警笑道：「這裏許多寺院都有掛簞僧爲人看掌看相，收取酬金的，你給他騙了多少？」

林愛莉笑得有點尷尬：「一個仙也不用付。」

呂偉良道：「那你何必這麼緊張？」

「你知道我的另一個想法嗎？」林愛莉說：「我覺得這個人來得突然，他的身份可能不是和尚那麼簡單。」

阿生也是面色一沉，說道：「對了，這會不會是變相的警告？」

特警也覺得事情有可疑之處，帶着各人在寺內各處找尋剛才那個「善觀氣色」的和尚。但是，這間大佛寺之內，人頭湧湧，香烟迷濛，要找人談何容易？

各人最後只有悄然離去！

經過鬧市的時候，林愛莉把相機中的菲林交給一間冲晒店，聲明黃昏時就來取相片。這種加快工作收費自然較高，何況店員明知是遊客，價錢更加貴了幾倍！

陪伴在旁的特警看不過眼，要加以干涉，却給阿生暗暗拉住。

阿生低聲說：「這只是小意思，何必斤斤計較？你如果暴露了眞正身份，會令我們得不償失！」

特警無可奈何，只好返回車上。

下午，各人回到酒店裏去，集中在呂偉良的睡房中，討論下一步的行動。

特警不知道他們要怎樣，只是回到酒店之後，大概也安全了。因此，他們便躲在二〇五號房休息，一邊用電話向沙勒報告。

將近黃昏，各人想找個地方晚膳，但林愛莉却急於取回那些相片。

阿生目標在於皇宮，他知道林愛莉映了許多皇宮附近的照片，相信對他們今夜裏的行動會大有幫助，因此他也陪着林愛莉一齊去！

呂偉良躺在房間裏休息，小林則跑到二零五號房去，跟那二名特警聊天，他們一心等林愛莉和阿生二人回來之後一齊出去晚膳！

林愛莉想起大佛寺中的情形，還悻悻然地對阿生說：「我爲什麼會笨到這個田地？我早該想到危險人物隨時會在我身邊出現才對。」

阿生笑道：「只因爲那是佛門勝地，你一時發生錯覺。不過，從另一角度看，却又可能是你神經過敏。或者人家根本就是一片好心呢！事實上有許多高僧都懂得這些技藝的。」

「不！他可能早已留意着我們。」

「早知如此，你該順手把他的尊容映入菲林中去。」

「老實對你說，我可能已在那一刹那之間按了一下按鍵！」林愛莉說，「但當時我心情複雜，一方面以爲觸犯了人家的禁忌，另一方面又因爲鏡頭中看見他對我笑，使我有點心慌意亂，手足無措。」

「如果你眞的映到他的尊容，就可以交給沙勒，派人調查一下。」

「我記不清楚，可能按了掣，又可能未按。記不清楚了。」

二人邊說邊行，不經不覺已到了那間沖晒店的門前。只見店門緊閉，看來已經過了他們的營業時間。

阿生走上去拍門，但沒有人回答。

林愛莉咕嚕地說：「如果他習慣這麼早便關門，當時應該告訴我才對。」

阿生說：「門沒有上鎖，只是有人在內門上了，可能有人在着的。」

又再拍了一陣門，依舊沒有人回答，也沒有人出來開門。

林愛莉看見有人注意他們，這些都是好奇的過路人，於是扯了阿生一把，悄悄繞到後面去了。

班市的樓宇並非盡是高樓大厦，有些只有三兩層高。這間沖晒店就是一幢只有二層高的小型建築物。

阿生正要跑到後門去拍門，但是當他舉手欲叩門之際，却發現那後門並未關上，只是虛掩而已。

林愛莉四顧無人，與阿生悄悄進入屋內。

二人跑到店前，一點兒動靜也沒有。

阿生摸出隨身帶備的小電筒，但電筒未亮之前，林愛莉已經無意中踢到了一些軟綿綿的東西，差點向前摔了一交！

阿生開亮小電筒，往地板一照，光圈籠罩底下，二人不由得嚇呆了！

原來都是一具屍體——一具男子的屍體，他俯伏倒在地上，看來已經死了。

林愛莉蹲了下去，爲他把脈，仰首對阿生搖搖頭，表示那人確已死了。

阿生用電筒往四處照射了一遍，許多東西都是日間見過的，就是地上這個店員由活生生的，變成了一具屍體而已。

林愛莉走到柜圍之內，摸出店員給她的底單，依據上面所印的編號，企圖找出她日間交來沖晒的菲林以及相片。

根據一般習慣，那些紙袋上角必有編號，這些編號與交給顧客的底單——收據號碼相同。

在一個硬紙盒之內，有一大叠紙袋，上角都有寫得齊整的編號。號碼順序排列，要找某一個編號應該很容易找到。

林愛莉手上的收據號碼是：「F——3426」，但當她翻到「F——3425」時，下一個紙袋的編號已是「F——3427」。

林愛莉以爲編號給人搗亂了，正想回頭再搜一遍之際，突然傳來一陣警車的「嗚嗚」叫鳴聲。

阿生正持着電筒四處搜索，這時也感到無限驚愕地說：「怎麼一回事？」

林愛莉以前是著名的「迷你女賊」，對於這種事份外敏感。她立刻翻越過柜圍外面，一邊往後門衝去，一邊說道：「快走！本市警方可能已接到了關於命案的消息了！」

阿生也給她嚇得一跳，尾隨而出。警車的聲音已停在附近，這時候大概是警員們紛紛跳下車之際。

林愛莉和阿生正擬由巷口衝出，但那邊却傳來一陣陣步履急奔之聲！

林愛莉經驗豐富，立即回頭竄向另一邊巷口。阿生也是個十分機警的人，看見林愛莉的舉動，亦無須多問，緊隨着她回頭飛奔！

可是，這一邊竟然是一條絕路，一幅圍牆攔在前面，根本就沒有出路。這一回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一陣陣急促的革履聲，一聲聲吆喝，換上一般人在這種情況底下，雖不嚇至雙足發軟，亦會感到手足無措！

但是，林愛莉却毫不考慮地，雙足一頓，縱身上躍，轉眼之間，已翻身越過了那幅丈餘高的圍牆後面。

緊隨着陣陣步聲急奔中，有人高聲呼喝道：「站住！不准動！」

阿生明知這一回正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如果他們落入警方之手，問題一定越弄越複雜，說不定還會給人硬栽上了一個「謀殺」的罪名。因此，他咬實牙齦，不顧一切，飛身縱上圍牆！

就在這一刹那之間，「砰」然一聲槍響！一名急急衝過來的警官看見阿生不受警告，立即開了一槍，子彈擊在牆上，飛沙走石，泥牆上現出了一個小洞！

阿生翻了一個觔斗，跳了下去！

林愛莉一把拉住阿生往前走，這是一戶人家的屋後庭院，幸好這裏未見有人。

阿生摸摸配槍，幸而未有掉下。他雖然是特警的身份，但在這種情形底下，要人家相信他的解釋，相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阿生想過了，必要時只有開槍還擊，也不要落入當地警方之手！

這分明是一個陷阱——有人殺了沖晒店店員，看見林愛莉和阿生墮入圈套之後就報警。

林愛莉和阿生奔入屋內，隱隱約約還可以聽到圍牆外面人聲哄動。他們明知時間對他們絕對不利，走遲半步警方就會繞到這屋子的前門來包圍。

因此，當他們透過這屋子內部時，有人企圖攔截他們時，也給他們推倒了。

屋子裏的人最初聽到了槍聲一响，隨即看見有人由後面衝了入來，不問可知，這兩個也是警方要捕捉的人。無奈他們却無法制止二人逃去，反而摔了一交！

林愛莉和阿生逃出街外，迅速朝住行人擠擁的大街遁去！

警車聲雖然還是此起彼落地震耳欲聾，但是，此刻他們總可舒了一口氣！只是心內疑團難釋，到底誰設下這陷阱？眞是教他們莫名其妙！

他們混在行人叢中，有如驚弓之鳥。他們雖則逃出了警方的包圍網，却不知道對方有沒有認得他們的樣貌和身形。

林愛莉一邊和阿生併肩走着，一邊低聲說道：「那些底片不見了，這可能與殺死那店員有關。」

阿生道：「你搜清楚了嗎？」

「除非在黑房之內，如果已經沖晒好

了，一定會放在那硬紙盒之內。」

「我搜過了沖晒的黑房，似乎沒有未冲晒的菲林底片。」

「那麼一定有人把它取去。」

阿生苦笑道：「他們一定誤會那是什麼軍事秘密之類，否則，要那些底片幹什麼？」

「說不定與那和尚有關，因爲我映了他的尊容——雖然我不敢肯定是否按了掣，但很有可能已經映了他的樣子。」

「如果眞如你所料，這件事看來也快要水落石出了。」阿生說，「但是，和尚怎麼會混入這件案子裏面？」

「你別忘記，這個地方的和尚並非每一個都是六根清淨的出家人。」

不經不覺，二人已返抵美景大酒店。登上二樓，他們正要進入呂偉良那間房之際，已發覺事情不妙，走廊上出現了一些陌生人。

林愛莉向阿生打了一個眼色，回頭就想離去！

但是，後面一名彪形大漢首當其衝，數名大漢緊隨其後，他們紛紛出示身份，表示他們是警探，喝令二人不要妄動！

林愛莉低聲對阿生說道：「我們上當了！」

阿生聳聳肩，苦笑一下，問道：「我們到底犯了什麼罪？」

警探問道：「你們先答了我，剛才你們到過什麼地方？」

阿生說：「本來想去取相片，林小姐把日間攝好的底片交到一間冲晒店，約好這時候去取回，但冲晒店關了門。」

林愛莉接着說：「後來我們想由屋後入內……」

那警探道：「你們不該在這裏隨便殺人的，其實我們早已接到情報，想不到你們這麼好身手，在我們包圍之下仍然安全逃脫。現在我宣佈拘捕你們，請跟我返回警局去吧！」

林愛莉嘆了一口氣：「難怪人家都說：猛虎不及地頭虫！」

阿生道：「我想見見我師父呂先生他們，可以嗎？」

警探把手一擺，道：「請進二零一號房去吧，他們正在等你！」

在數名當地警探監視下，林愛莉和阿生相繼入內。果然看見呂偉良和小林二人已被人從旁監視着，獨是不見了那二名特警。

林愛莉道：「他們又弄什麼玄虛？」

呂偉良苦笑聳聳肩道：「我也莫名其妙。」

阿生問：「沙勒處長知道了嗎？」

小林道：「他的手下正分別向他報告，以及向警方交涉！」

那名警探笑道：「交涉也沒有用的，你們已被列入不受歡迎的名單中。」

林愛莉一怔，沉着臉問道：「難道你們老早已知道這一切麼？」

「對不起，我們只是奉命行事，有人密告你們到本市鬧事。」那警探說：「但想不到你們竟然會殺人，這似乎太過份了吧！」

「你有甚麼證據證明我們殺人？」林愛莉生氣地說：「我現在要求見見特警組的負責人沙勒處長，請問可以嗎？」

「小姐，那不是我的職權範圍以內的事。」警探說道：「你有什麼要求，可以回到警局去再說。」

就是這樣，四個人毫無反抗的情形底下，被押返當地警局裏去。

各人被分別問話、印指模，至於一切旅行證件均被取去。

阿生和小林二人的特警證章和手槍，亦被取去，還要他們一再簽了字。

過了好一會兒，胡加才代表沙勒匆匆趕來。

辦案的警官顯然認得胡加，他笑道：「這一次你不可以把他們帶走了，因爲他們殺了人。」

阿生立即辯護：「不！我們去到冲晒店時，那人經已死去！」

胡加反問警官：「有什麼證據嗎？」

「正搜集中。」警官說，「我們是根據情報去捉人的，大概不會錯得太遠。」

「我對你們的情報感到興趣，可否告訴我，告密人是誰？」胡加說。

警官笑道：「你又不是新入行，怎麼連這點常識也沒有？」

胡加說：「我知道你們有權保密，但那告密者可能就是兇手！」

「你似乎太過相信這些外來客。」警官說，「對不起，我只是奉命行事，有什麼話，你可以去找局長談談。」

「局長在那裏？」胡加問。

警官指指那邊：「在他辦公室裏。」

胡加安慰各人幾句，便轉進走廊中去了。

林愛莉嘆氣說：「眞的是天下烏鴉一樣黑，這裏的警察，相信是全世界最糊塗的！」

呂偉良道：「要找到更多的綫索，必須有代價，够忍耐。現在看來我們所須要的綫索越來越多了。」

阿生道：「沙勒這時候應該親自擔保我們出去才對。」

林愛莉却說：「如果我是你，這次回去立刻就辭職不幹！」

「別太衝動！」呂偉良說：「事情很快就會成爲過去的。」

過了一會兒，胡加與一名中年男子由一間辦公室內出來。

那位辦案警官立即起立，呂偉良等人自然可以想像得到，那蓄了小鬍子的中年男人就是這裏警察局局長。

他們三個人用B國言語交談，呂偉良師徒二人和林愛莉都聽不懂。阿生知道小林懂得當地的方言，低聲問道：「他們說什麼？」

小林低聲告訴他：「局長可能同意胡加保釋我們出去，但是要扣留護照和一切旅行證件。」

果然，局長在吩咐過那位辦案警官之後，便折返辦公室去。

警官把一些文件讓胡加簽署之後，又讓呂偉良等人分別簽了字，同意讓當地警方代爲保管他們的一切證件。

辦妥了各項手續之後，呂偉良等人便在胡加的陪同下，離開了警局。

「你們暴露了身份之後，麻煩果然越來越多。」胡加上了汽車之後說道。

阿生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根本沒有殺人啊！」

胡加道：「但有人密告警方，指你們在冲晒店行兇殺人。事實上他們警方也有人看見你們在後巷爬牆逃走，這是難以解釋的事。」

林愛莉有點啼笑皆非：「這是一個陷阱，我們豈可明知故犯的墮入圈套？所以在千鈞一髮之際——阿生和我便只好一走了之。」

阿生也說：「但是，警探怎麼又會等候在酒店之內？這分明是告密的人老早已知命案是如何發生的。」

林愛莉說：「是的，告密人便是一條現成的綫索，你們不該輕輕把他放過。」

胡加一邊開車，一邊苦笑道：「沒有用的，在電話裏如何可以把他抓住呢？所謂『告密人』，只不過是一個告密電話而已。」

阿生喃喃自語地說：「底片、和尚、告密電話等等，顯然都有關係。這件事眞的是越來越奇怪！」

林愛莉也夢囈似的，自言自語說：「我到底影了一些什麼？會不會在無意中影了一些什麼秘密？否則，爲什麼要爲一卷底片而殺人？」

「是的，冲晒店與我們絕無關係。」胡加也說，「對方把那店員殺了，顯然是有原因的，例如爲了取得你交去冲晒的底片，店員反抗，於是被殺。這次你們獲准保釋，主要是因爲阿生的配槍未曾發射過子彈，否則就更加麻煩。」

「你的意思是說：那冲晒店店員是被槍彈殺死的？」阿生問胡加。

「是的。」胡加說道：「由於鄰居聽不到槍聲，因此，相信兇槍可能配上了滅聲器。」

「太殘酷了！」呂偉良感慨地說，「那底片到底有什麼重要？又斷送了一條無辜生命！」

「如果還找不到眞正答案的話，可能還有人要死的。」阿生說，「沙處長那邊有些什麼消息嗎？胡加先生。」

胡加道：「費爾被人收買是毫無疑問的事，但他死前一番口供却未必可信。」

阿生道：「發現有破綻嗎？」

「是的。」胡加說：「他收到的酬金不止一千美元，而可能高達一萬美元以上。因爲在他家中和他的銀行戶口都發覺最近他的收入增加了。」

呂偉良插嘴問道：「找到那個尚可信嗎？」

「還沒有。」胡加說，「但憑費爾妻子記憶，我們已繪出了他的尊容。」

「我有一個奇怪的想法，他會不會就是那個和尚？」林愛莉忽然說。

「如果你的想法是對的，我們會感到更加棘手。」胡加說，「因爲這裏的和尚受到人們普遍的尊重，而且數目龐大，要一一加以調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裏的特殊階級實在也太多了！」阿生說：「早知如此，我才不會跑到這兒來活受罪！」

胡加道：「如果你也心灰意冷，我們更加變得毫無辦法。」

「現在你把我們儎到什麼地方去？」阿生問道。

「到荷苑去見我們處長。」胡加說。

「我以爲你不要浪費我們的時間了。」阿生道：「最好找間好的飯店，讓我們吃了晚飯再談其他。」

胡加問道：「你們不想見處長嗎？」

阿生心裏想：你們的處長難道又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助破案嗎？

但阿生沒有說出口，說道：「你可以先回去代我們向處長致謝，回頭我們吃了晚飯，再回到『荷苑』去拜會他！」

「好吧！」胡加終於把行車路綫更改：「那麼，我先把各位送到一間最好的飯店去！」

呂偉良當然了解到阿生的用心，他沒有邀請胡加共進晚飯，大概是不想他碍手碍脚。

車子在一間有空氣調節的飯店門前停好，胡加讓呂偉良等四人下了車，說道：「一小時之後，我再開車來接你們吧。」

阿生道：「不！我們自已召街車好了，你先回去對處長說一聲。」

胡加唯唯諾諾，把車子開走了。

呂偉良等一行四人，進入那家飯店之內，叫了幾個小菜，吃了一頓晚飯。

阿生一邊把他的計劃說出，一邊留心到座上是否有可疑人物。

他們用他們四個人都聽得懂的方言交談，以防無意中被人偷聽到。

根據阿生的計劃，他們須要避過所有人的監視，然後偷進禁宮裏去。

呂偉良却說：「禁宮範圍太大，在情況未明之前偷入去，只怕有如入了迷魂陣一樣！」

「卽使明知是冒險，也得試一試。」阿生說，「我們到了這田地，可不能再獃在這裏等下去了！」

「你進去的目的是什麼？」呂偉良說，「無非因爲那一輛萊斯牌汽車。」

「那只不過是其中一項綫索。」阿生道：「我相信一切的秘密可能就是來自禁宮。」

「你們不必吵了！」林愛莉忽然低聲說道，「我們要找的人，就在眼前！」

座上其餘三人無不感到愕然。

林愛莉又若無其事地說：「大家不要轉動！仔細聽我說吧！」

呂偉良師徒二人固然頭腦冷靜，就是小林也是一個受過訓練的特警，他們自然明白到此時此地應該怎樣做；最重要的還是不要四下裏張望，以免打草驚蛇！

阿生坐近窗口，林愛莉就坐在他的身旁。這是飯店的閣樓，他知道林愛莉剛才曾探首往下張望，她可能發現有槍手躲在下面。

阿生想到這裏，感到背後冷冰冰的，却又不敢挪動身體。

林愛莉低聲說道：「有人在下面監視我們，我看他不似是沙勒的手下。」

阿生道：「會不會是警探？」

林愛莉說：「希望是吧，但無論如何，你們要若無其事地等在這裏。」

林愛莉說到這裏就站了起來：「對不起，我去去洗手間！」

這話是用英語說的，自然是說給隣座的人聽的。

林愛莉若無其事地進了洗手間。

呂偉良悄悄朝窗外望出去，隔住輕紗，透過玻璃，果然看見外面街道上人影幢幢，顯然有人躲在一些汽車的夾縫中。

呂偉良所坐的位置雖然跟林愛莉不同，但是跟她的方向相同——都是面對街外的。閣樓的窗位很低，因此他可以很輕易地，隔住輕紗，望到街外去。阿生和小林則與他們面對面地坐着，背住窗口，如果他二人稍有移動，很易引起外面監視他們的人的注意。

林愛莉進了洗手間之後，四顧無人，迅速由通風窗口爬了出去！

外面有水泥屋簷，光綫昏暗，林愛莉立刻蹲了下來，放眼四望！這是飯店的後門附近，由烟卣噴出的熱氣，令人有點吃不消！

林愛莉蛇行鼠步，由數尺以外的屋簷上一躍而下，落入後巷下面，然後迅速繞到正門去！

幾個鬼鬼祟祟的大漢之中，正有一人朝着路邊香烟檔走過來！

林愛莉暗吃一驚，立刻閃過一旁，靜伏不動！

她可以想像得到，對方無論是什麼人——警探或者歹徒，相信都會認得林愛莉，所以她不想引起他的注意。

不過，這却是千載一時的難得機會。因此，林愛莉看準那大漢購了一包香烟，正走過那條柱子的時候，她立卽由柱後竄出，用手指指住他的背後，沉聲低喝：「識趣點不要動！否則我開槍！」

那大漢想不到會有此一着，果然在措手不及之下，只有呆立不動！

林愛莉迅速揭開他的衫脚，從腰間拔去了他的手槍。然後又命令他往暗甬處走過去！

大漢非常聽話，依足林愛莉的吩咐去做。

林愛莉不知道當地警探的習慣如何，但一般來說，手鐐應該是跟警槍一起携帶的。但這大漢並沒手鐐在着。

林愛莉問：「你是誰？」

「小姐，這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大漢笑道：「你把我弄得一頭霧水！」

「別裝蒜了，你在這裏幹什麼？」

「等人。」

「等誰啊？」

「等朋友。」

林愛莉冷然一笑：「是不是等四個你不認識的外地朋友？」

那大漢呆了一陣：「你說什麼，我並不明白。」

「我想，如果我把你送上天堂，我看你一定非常明白。對嗎？」林愛莉把手槍用力推了一下！

那大漢只感到背部隱隱作痛。担心地說：「小姐，你切不可開槍！」

林愛莉故意說道：「我從未玩過手槍，相信一定很好玩！」

大漢更加担心，因爲懂得開槍的人才知道危險；最糟糕的就是一知半解，這手槍如果落入這種人的手上，失手走火絕非奇事。

林愛莉就是把握了這個弱點，把那名大漢推向更黑暗的地方。

大漢以爲她眞要把他當作活靶，求饒道：「小姐，到底你想知道一些什麼？」

「我只想知道你的眞正身份。」林愛莉道。

大漢爲難地道：「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

「是警探嗎？」

「不！不是。」

「是特警組人員嗎？」

「也不是。」

「那麼，一定是販毒黨的人了。」林愛莉想想又說：「或者，是專門收購賊贓的。」

「都不是。坦白對你說，我只是一個藉藉無名的小卒。那邊任何一個人都會知得比我多。」

林愛莉靈機一觸，說道：「那麼，我押你過去，你設法把一個知得最多的人——例如你的頭目，引誘過來。我躲在黑暗處用手鎗對準你的腦袋，你休想出賣我。我也不怕坦白對你說吧，我在加拿大時期，被人稱作『女殺人王』，你千萬不要以爲本姑娘不懂開鎗，否則你會死得莫名其妙！」

大漢唯唯諾諾，被林愛莉推回飯店內附近。

豈料就當林愛莉要向那大漢發出進一步命令之際，躲在路中心汽車夾縫中的數名大漢之中，有二人正舉步朝住飯店裏面走了入去！

林愛莉暗吃一驚，她不知道他們是否已開始行動起來——對呂偉良等人進行暗殺！

那大漢趁勢就想離去，却給林愛莉一手抓住了衣領：「慢着！等等！」

大漢渾身發抖，呆立不動！

就在這時候，小林的聲音在背後傳來：「林小姐，快過來！」

林愛莉回頭一看，一輛車子已開到了街口彎角處等候。車內坐着呂偉良師徒二人，小林則下了車，站在車內旁邊等待着林愛莉。

這裏並非鬧市，除了那間飯店和隣近三兩間店舖燈光火着之外，其他地方都是一片黑暗。因此，他們的行動似乎並未引起別人的注意。

林愛莉把手一提，命令那大漢道：「跟我上車！」

大漢毫無辦法，只有回頭走，被林愛莉押上車子裏去！

汽車是阿生偷回來的，在斑市來說，這已經算是性能較佳的一種汽車。

小林把車門掩上，阿生立卽開車。林愛莉的手鎗始終壓住那名大漢的腰部。

呂偉良對林愛莉道：「我們看見你這麼久還未回來，於是快快結了賬，由後門離去！」

林愛莉這才明白，那二名大漢所以忍無可忍，跑進飯店裏去，正是由於發覺呂偉良等人離開窗口的座位之後，並未由正門出來，心知有異，因此急急入內看個明白。

那大漢忍不住問道：「你們打算把我押到什麼地方去？」

林愛莉笑了笑，說道：「我的問題你還未作答，你的問題我一定要答麼？」

大漢心中感覺不妙，卻又不知怎樣說才好。

林愛莉看準了他的弱點，沉聲說道：「我們習慣以毒攻毒，以牙還牙的。我們的來頭，你大概也知道了。」

大漢暗自吃驚，急忙說道：「你們千萬不可誤會，我只是受人所聘，並非故意跟你們作對的。」

「受人所聘？」林愛莉問道：「受誰人聘用的？說吧！」

「巴薩將軍。」大漢說。

林愛莉又問：「誰是巴薩將軍？」

大漢道：「就是御林軍統領。」

「御林軍？」阿生不禁怔了一怔，差點把車子也停了下來，「果然與禁宮方面有關。」

「你叫什麼名字？」林愛莉問道。

那大漢說：「我叫宇素。」

阿生說道：「禁宮內的御林軍那麼多，為什麼他們要僱傭你？」

宇素說道：「御林軍是要來守衛禁宮的，豈可把他們調動？我們大部份是飽受訓練的退伍軍人，對於開鎗都算得上是經驗豐富的。」

呂偉良問道：「他們僱請你們的目的是什麼？難道就專為對付我們嗎？」

「我也不大清楚。」宇素說，「但看來他們好像要迫走你們幾位。」

林愛莉「嘿」一聲說：「我們有什麼妨礙了他們？為什麼一定要迫走我們？」

「請不要見怪，我只是說得坦白點而已。」宇素說道：「你們是局外人，實在不該加入這件事。」

「你所講的是什麼事？」呂偉良問。

宇素訥訥地，欲言又止！

呂偉良道：「我一向反對人家用私刑，但是如果你不合作，你的安全我不敢保證。」

林愛莉面色一沉，對阿生說：「把車子開到郊外去吧！阿生。」

阿生會意地說：「我知道有個地方十分僻靜，在那裏開鎗也沒有人聽到。」

「開鎗？」林愛莉冷然一笑，「除非迫不得已，我才不會開鎗。」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問道：「然則，用什麼方法對付他？」

「火燒，針刺，刀剮……反正辦法多的是，如果一鎗了結他，豈不是等於便宜了他嗎？」林愛莉狠狠地說。

宇素突然哀求道：「請你們不要難為我，我最多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你們吧！」

「誰知道你會不會說謊？」阿生道。

宇素道：「我為他們効勞，無非為了錢，只要你們留回我這條性命，給我些兒好處，我自然會盡心盡力為你們工作，又怎麼敢說謊？」

「好吧！」林愛莉說，「我答應給你一個機會，只要你不說謊，我不殺你，至於金錢方面，我們是論功行賞的。只要你做得好，我們會令你感到滿意的。」

宇素說道：「首先是宮庭內失去了一批寶物，巴薩將軍因為責任重大，奉命偵查。但是，由於某種關係，這件事巴薩將軍不想讓本市警方插手。即使是我們，也要發毒誓，不准將此事宣揚出去，否則不得好死。但是我不相信這種誓言，假如菩薩真的那麼靈驗，我父母日夕為我求神拜佛，我早該發達了！又何必淪落到做鎗手呢！所以我才不怕對你們講真話。」

「宮庭裏失寶？」阿生呆了一陣，「到底失去了什麼寶物那麼重要？又為什麼不讓本市警方插手？真奇怪！」

林愛莉道：「可能巴薩將軍不想皇上知道，靜悄悄把寶物尋回！交差便了事，以免皇上怪他保安措施做得不好而革職查辦。」

宇素說道：「我們一班受僱的鎗手也認為這個可能性很大。」

阿生問道：「你可知道宮庭失去的到底是什麼寶物嗎？」

「是十八羅漢的翠玉雕像，據說這寶物價值連城。」宇素說道：「我們只見過彩色照片，未見過寶物，奉命要在高度保密下，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這十八件小東西找回。」

「總共是十八件？」林愛莉問：「到底小到什麼程度呢？」

「每個只有寸半大。」宇素說道：「但雕工精緻，質素上乘，全是用緬甸翠玉製成，這些玉石幾乎綠得透明，本身已是價值連城，再加上如此精細的手工，你們大概總可以想像得到了。」

呂偉良道：「是的，這個世界上的名貴鑛石之中，只有翡翠已經開採淨盡，甚至以產玉石著名的緬甸，也幾乎完全停止生產。這就是玉石價格日益上漲的原因，想不到這裏的盜賊比敝處的還要厲害，竟然偷到皇宮裏面去。迷你女賊小姐，這回你不得不甘拜下風了！」

林愛莉苦笑一下，道：「偷到皇宮去有什麼出奇？奇在那些御林軍有如飯桶一樣。」

阿生問道：「宇素，你對皇宮的情形熟悉嗎？」

宇素道：「御林軍駐的外宮比較熟悉，內宮則未有機會入過去。」

呂偉良知道阿生堅持要進入禁宮去，所以才會有這一問。

阿生果然又說：「宇素，你第一次從我們這裏領得獎金的機會到了。」

宇素急忙問道：「你要我為你們各位做些甚麼？」

「我想偷入禁宮去觀光一下，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嗎？」阿生道。

宇素那高興的面孔登時又冷淡下來，為難地說：「對不起，我沒有這胆量。」

阿生道：「你怕甚麼？」

「我担心我們還未進去，就已經被御林軍射殺。」宇素說。

「我會想個妥善的辦法，總之比較你做槍手會更加安全。」阿生又說：「我們現在先找個地方休息一下，最好你能為我們找些夜行工具。」

宇素想了想，說道：「如果各位相信我的話，我可以帶你們到一處地方去，那兒保證安全。」

「那是甚麼地方？」阿生問。

「一處軍用基地，但最近已被人棄置。」宇素說道。「在那兒，也許還可以找到一些應用工具，例如尼龍繩索等等。」

「好吧！我們相信你。」阿生道：「請你告訴我，那兒應該怎樣去？」

宇素於是口講指劃，把前往舊基地的路綫指示給阿生知道。

林愛莉一直緊握手槍，從旁戒備，雖然阿生非常信任宇素，但林愛莉卻不像阿生想得那麼樂觀。

深入禁宮　追查真相

這是一個荒廢了的空軍基地，在一間蛛網塵封的鐵皮屋裏面，出乎意外地，有許多可以利用的東西，這些東西落入鬼靈精的阿生手裏，自然用處更多了。

首先，阿生找到了一個真空噴漆器，把那輛偷來的奶白色汽車，上了軍用色彩——草綠色雜以深淺咖啡的泥土色澤。

他又找到兩個同一號碼的軍用車牌，把前後的私家車牌更換過了。

林愛莉極力贊成阿生這次的冒險，所以她也動手去找一些可資利用的廢物。結果給她找出了一綑尼龍繩，還有兩枚訊號彈。

此外還有一些鐵鏟，鋼盔等物，他們都把這些東西搬上車去。

阿生為了澈底了解宮庭內部的情形，要求宇素用紙筆繪圖說明。

宇素非常合作，他不但說得一口流俐英語，還會講國語，主要因為在班市也有不少華僑的緣故，他是個退伍軍人，當明白了阿生的用心之後，胆子也加大了。

他們又從宇素口中知道，巴薩將軍可能對他們有了極大的誤解，所以暗中向當地警方施壓力，務求把他們四個人拘禁，或者驅逐出境。

今晚就是因為呂偉良等人獲得特警組保釋，巴薩將軍聞訊非常憤怒，所以派出殺手對付他們，想不到他們的機智果敢，終於闖出了重圍，相信巴薩將軍現在禁宮的警衛室之內，一定氣個半死！

呂偉良一直不再參加意見，他要看看自己的徒弟演出這一幕的成績如何，內心已決定非到迫不得已時，不加援手，只作袖手旁觀。

林愛莉除了喜歡新奇刺激之外，還要找尋一連的答案，例如朱四何故被殺？他

準備出賣給特警組的情報又是甚麼？

乃康和田木又是誰殺的？為甚麼偏偏要在特警總部之內下手？

諸如此類的問題，都足以引起林愛莉的興趣，她認為要了解這些問題的答案，就非要找巴薩將軍不可。何況除了這些之外，還有：誰殺冲晒店店員？誰取去了菲林底片？目的又何在？眞是越想越難明！

各人在舊基地內逗留至午夜時份，才乘車離去。

阿生駕車直駛往皇宮，大家的心情都難免有點緊張，甚至包括富有夜行經驗的「迷你女賊」林愛莉在內。因爲現在他們要潛入去的不是一般居民，而是一座守衞森嚴的宮殿，萬一有甚麼差池，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途中，呂偉良又問宇素：「誰殺死朱四的？你可知道嗎？」

「朱四？」宇素沉思着搖搖頭：「我不知道，其實我加入這行列也是最近的事，因爲巴薩將軍越來越焦急，他希望加派人手，設法把十八羅漢的綠玉雕像迅速找回來。」

「那麼，殺死乃康與田木二人的兇手，你一定知道了。」呂偉良說。

「這些事我都不大清楚。」宇素道，「我並非故意隱瞞，事實上我只聽從他們的指示，隨時出動，但我並未參加殺人行動。」

「朱四，乃康和田木三個人，會不會是你們這些人奉了巴薩將軍之命，把他們殺死的？」呂偉良問。

宇素沉吟道：「我想，可能有點關係吧，但我從來不敢過問。」

「還有最近被人暗殺的費爾，他可是被巴薩將軍所收買的人。」呂偉良又問。

「是的，這件事我反而知道了一些，因爲我看見蘇温被巴薩將軍重重地摑了一巴掌，要他解釋何故要殺死特警費爾。」

「蘇温？」呂偉良怔了一怔，「他又是甚麼人？」

「我們的頭目，直接向巴薩將軍負責的人。」宇素說，「今晚我們就是由他率領，跟踪着你們各位到飯店去的。」

呂偉良道：「你說下去吧，蘇温後來向巴薩將軍如何解釋？」

宇素說道：「費爾是他們用重金收買的奸細之一，但不幸被特警頭子沙勒發覺了。當時蘇温的解釋是：費爾的利用價值已完，如果不及時把他殺死，費爾可能把一切眞相說了出來，這就犯了巴薩將軍的大忌！」

當時的情形呂偉良等人是目睹一切的，自然知得比較清楚。但是，記得費爾的眞正身份剛被他的上司沙勒揭破，一步亦未曾離開過「荷苑」就立即被殺，到底對方怎會知得這麼快？除非他們在「荷苑」之內裝置了竊聽儀器，但是如果「荷苑」之內眞有這種裝置的話，身爲特警頭子的沙勒，又怎麼會一無所覺？

呂偉良以此向宇素查問下去。

宇素解釋說：「問題出在那具無綫電通話機，費爾把它的開關打開了，所以當時他們的談話情形完全給隱藏在荷苑附近的槍手聽到，蘇温見事敗，担心引起更大麻煩，於是親自用紅外綫瞄準器的來福槍，把費爾殺死，以絕後患。」

林愛莉在旁插嘴問道：「那麼，又是誰跑到冲晒店去把店員殺死，把菲林底片取去？」

「我不知道。」宇素說：「巴薩將軍的行動組有好幾個，分別深入各個階層，無非都是希望早日將十八羅漢的雕像找回來。至於底片的事，我絕不知情。」

「巴薩將軍為了責任上的交代而大開殺戒，本市警方應該知道的。」呂偉良說，「但是為甚麼沒有人過問？」

宇素說道：「巴薩將軍是御林軍統領，也是皇宮裏的保安首腦，他的勢力很大，地方警察自然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車子走了一程。

將近抵達皇宮附近的廣場了，附近很靜，連汽車的馬達聲也感到震耳欲聾。阿生只好提前把車子停下來，寧願步行。

宇素告訴他們：皇宮正門一帶警衞森嚴，看來最好還是由東面的圍牆偷進去！東面一帶樹木婆娑，正好是天然的掩護物。阿生把車子停到一棵大樹底下，各人分工合作，紛紛由車頂攀登樹上。

只留下一個呂偉良，他坐在汽車裏，看他的樣子動也不想動。

阿生蹲在樹上估計一下形勢，覺得要偷入去不是一件難事，問題却是萬一事敗，如何退却？

阿生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他眞想跳下去向師父呂偉良請教一下，但是，看見呂偉良袖手旁觀的態度，大概也是要看看阿生的本領。因此，阿生只有自己動腦筋！

由樹上攀越皇宮的圍牆，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但等會兒撤退時，能否一舉跳到圍牆那麼高？實在很成問題。

阿生過去的紀錄是：急奔一段之後，可以跳躍至二十呎那麼高。但那是在設備甚佳的健身院之內，而且踏足處富於彈性，同時當時他又處於巔峯狀態。

不過，人類是不能長期保持一個良好狀態的，他現在能否跳躍到十八英尺那麼高，也成問題。何況除了他之外，還要兼顧到其餘三個人——林愛莉雖然身手不凡，畢竟是個女性，即使她有本領跟隨阿生躍過那十六英尺高的圍牆，小林和宇素又如何？阿生實在又費躊躇。

林愛莉不知道阿生到底在想甚麼，她的個性比較衝動，因此催促着說：「還不動手，你到底等甚麼？」

其實阿生的個性也十分急躁，只是多年來接受過呂偉良的訓練之後，現在到底學得較爲冷靜了。他說：「愛莉姐姐，聽說你學過西部的牛仔的套繩方法，可以試一試嗎？」

阿生是因爲林愛莉的催促而靈機一觸的，林愛莉當然也了解到他的用心，說道：「你是不是要我把繩子套進宮內那株大樹之上麼？」

阿生點頭說：「是的，這樣我們便可以沿住繩索滑入宮內去，撤退時也更有把握。」

「可以試一試的，我很久沒有試過了。」林愛莉開始拿起那綑尼龍繩，做了一個活套。

這套繩的本領是林愛莉在加拿大時學

到的，西部牛仔片中常見的飛索絕技，完全是眞功夫，並非用特技補足，但林愛莉在加拿大練習這技藝時，却利用樹木作爲套繩的對象。

加拿大地方廣闊，樹木又多，人口最少，正適合練習這技藝的需要，所以林愛莉在一名美國退休牛仔明星的指導下，學得又快又好。

不過，正如林愛莉自己也說，她很久沒有試過，而且時在黑夜，會不會失手？加上距離在五六丈以外，能否一舉成功？實在很成問題。

林愛莉站在横枝之上，揮動繩索，虎虎生風，繩圈越揮越大，最後突然抛出，黑夜中彷若天降游龍，又如銀蛇飛舞，疾向宮內一棵大樹抛去！

就在這一刹那之間，驀地一條人影自圍牆外面的樹下飛起，登時把樹上各人都嚇呆了！

那黑影身手不凡，趁住就地躍起之際，右手把林愛莉抛出的繩索撈在手中，左手攀穩了一棵横枝，各人定神細看，他的手臂之上還掛了一枝拐杖。

他，當然就是「鐵拐俠盜」呂偉良。

呂偉良本來一直歇在汽車裏袖手旁觀，但看見阿生等人躍登大樹之上這麼久還未有行動，心裏奇怪，所以下了車一看究竟。

黑暗中呂偉良雖然看不見各人的表情，但是，他却可以猜想得到其中必有困難，須知道呂偉良是個老江湖，對於這種事尤其經驗老到。

他伸出鐵拐杖往圍牆高處探測，裝配有電子儀器的萬能拐杖，立刻發出小紅燈的警告訊號，這表示圍牆之上是有警報系統！

呂偉良知道他的萬能拐杖中的測探儀器敏感可靠，正想設法向樹上各人發出警告時，已看見繩圈飛進了圍牆之內！

不管林愛莉能否把繩圈抛到目的地，但憑呂偉良的經驗，只要這繩索有少許觸及圍牆頂端，警報系統就會發生作用。

因此，呂偉良立刻不假思索，雙足一頓，就地躍起，先將繩索扯高，令到它不致一下子就觸及圍牆上的警報系統！

呂偉良的敏捷身手，看得樹上各人呆了一陣。

林愛莉抛出去的繩圈雖然並未落空，剛好套住了圍牆後面一棵大樹的横枝，但由於繩索太長，中段果然就墮了下來，要不是呂偉良及時扯住繩索，往上拉高的話，勢必觸及牆上頂端，那時電子儀器也必然會令到警報系統自動發出訊號。

林愛莉等人雖然暫時仍未聽到呂偉良的解釋，却了解到他這種做法的意義。於是林愛莉匆匆將繩索收緊，直至中段不再下墮爲止。

呂偉良這時才由更高的樹枝上攀了下來，與林愛莉等人會合。

呂偉良把圍牆上有電子自動報警系統設備告訴各人，阿生這時才揑了一把汗。

呂偉良又對阿生說：「越是簡單容易的事，就越加多小心！皇宮是如此重要的禁地，怎麼會這樣簡陋，可以任人攀牆越壁？想到這裏你總該明白了，剛才我用萬能拐杖測探過，証明我的想法不錯。」

阿生唯唯。

林愛莉道：「現在我先入去，你們跟住來吧！」

阿生則警告各人說：「等會兒出來時，也利用這繩索，切勿觸及牆上。」

話猶未完，林愛莉已經攀住尼龍繩，手足並用，彷彿猴子一樣，游了進去！

剛掠過圍牆，雙足首先下墮，然後縱身一跳，落入後園之內。

阿生，小林和宇素也依照這個辦法，先後進入禁宮之內。只留下呂偉良守在樹上。

禁宮佔地極廣，圍牆之上安裝了電子防盜系統，正是保安人員担心範圍太大，照顧不到，才會有此設施。阿生等人老早在樹上往內瞭望過了，看不見有人巡邏，故此才放心入去！

各人安然着陸後，立即躲向一些矮林後面，靜觀其變，直至看不見任何動靜，才由宇素帶路，向住一些建築物進發。

阿生低聲向宇素問道：「皇上住在什麼地方？」

宇素指指後面遠處道：「皇帝及皇后住在內宮，這裏只是外宮而已。」

「巴薩將軍呢？」

「就在前面那幢樓宇內。」

阿生循勢望過去，只見那座二層高的建築物內，燈光明亮。

阿生又問：「收藏寶物的地方呢？」

宇素說道：「我也不大清楚。不過，我想一定在內宮裏面吧。」

阿生喃喃地說：「我們不是職業窃匪，也可以輕而易舉地進來，由這點推測，十八羅漢翠玉雕像之失，實不足爲奇。」

阿生說話的時候，林愛莉已單獨一個人竄近了那座建築物的旁邊。

這裏的防衞似乎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刁斗森嚴，大概當事人也想不到會有人可以深入這裏吧。

阿生竄至林愛莉身旁，問道：「你猜巴薩會不會留在裏面？」

林愛莉說：「留在裏面又怎樣？」

「我要把他劫持出去！」

「怎麼？你不是爲了盜寶而來麼？」

阿生道：「宇素說，寶物在內宮，要進去亦未必可以得到，不如把巴薩劫持，反正我們的目的只爲了查出眞相。」

「是的，整個事件的眞相，相信亦只有巴薩最了解，」林愛莉沉吟道：「但是，我們如何可以把他帶走呢？」

阿生想了想，說道：「他是御林軍統領，只要要脅着他，他就會爲我們想辦法了。」

林愛莉覺得也是道理，二人正擬把宇素召來問個明白，看巴薩將軍在那裏辦公或者睡覺，知道了正確位置之後就設法入去。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那邊突然傳來人聲低喝：「喂！不要走！」

跟住就是一陣急促步聲，糾纏聲……

阿生大吃一驚！放眼望過去，只見二個黑影扭作一團。

不問可知，一定是宇素逃走，小林制止他，因而發生糾纏。

阿生蛇行鼠步，就要撲過去制止。但爲時已晚，那邊人聲沸騰。剛才的吵鬧聲

音，顯然已經驚動了這裏面的警衞人員。

稍爲猶疑，宇素已將小林推倒地上，急急飛奔，直向御林軍總部衝過去！

阿生恨他壞了自己的計劃，一怒之下，決心施以懲戒，摸出小刀，朝準他的腿部飛擲過去！

宇素正在急急奔跑之際，加上時在黑夜，雖則屋內有燈光透射出來，但要一擊即中已經不容易，何況阿生不想傷他要害，只求傷他腿部，這就更加不易。

黑暗中只見刀光一閃，宇素這時剛走近御林軍總部門口，小腿就被阿生擲出的飛刀擊中。尖叫一聲，倒在地上！

林愛莉見已事敗，忙叫阿生和小林撤退。

但是，宮庭內的御林軍已聞訊紛紛衝了過來，將他們團團包圍。

更多的燈光已經亮了起來，有些强光手電筒正在向着他們照射過來。

林愛莉本來有一支手槍帶在身邊，那是宇素的，但現在看見大勢已去，也只好放棄抵抗。

至於阿生和小林，他們的特警証件和配槍，早已被當地警方扣留。

在這種情形底下，林愛莉等人如果頑抗，極有可能死於亂槍之下，現在他們只有把雙手高舉，讓御林軍將他們拘捕。

三人被押進御林軍總部，宇素正被人救治，阿生咬牙切齒盯着他，恨不得揍他一頓，以雪心頭之恨。

宇素似乎已把三人的來龍去脈告訴了他們的同黨，因此這時有人過來說：「你們好大的胆子，竟敢偷進禁宮裏來，眞是自尋死路！」

那人說到這裏，又回頭問宇素：「誰是他們的頭目？」

宇素指住阿生：「是他，他還有個師父在外面——東邊圍牆外邊的樹上。」

那人一邊吩咐御林軍去搜捕呂偉良，一邊抽出皮鞭，凌空「拍拍」地打了幾記！沉聲問道：「誰派你們來的？快說！」

阿生道：「我只是想見你們的巴薩將軍罷了。」

那人「嘿」一聲，舉起皮鞭，就要朝住阿生打過來！突然有人吆喝一聲：「住手！」

各人回頭一望，一名身裁高大，穿上了睡服的四五十歲男子，正由梯間走了下來！

此人正是御林軍統領——巴薩將軍。

他一邊走過來一邊問道：「剛才就是他們偷進來嗎？」

「是的，就是這三個人，他們還傷了我們僱用的槍手。」手持皮鞭的頭目答。

巴薩打量了三個人一遍，問道：「你們是由外地來的嗎？」

「是的。」阿生反問道：「你可是巴薩將軍？」

「你怎麼認識我？」巴薩呆了一呆。

阿生道：「只是聽過閣下的大名。」

「請問貴姓？」

「我叫呂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這位小林是我同事，那位是我師姐林愛莉。」阿生自我介紹說。

阿生看見巴薩沒有他的手下那麼粗魯，以爲情形一定會大爲改觀，豈料巴薩面色一沉，說道：「其實你們也無須自我介紹，我已經很清楚你們幾人的來龍去脈。你是外地人，不該理會到我們的內政。」

林愛莉一笑道：「殺人也是內政之一，阿生，看來我們非要見見他們的皇帝不可。」

阿生道：「爲了找尋十八羅漢翠玉雕像，而殺死這麼多人，相信你們國王一定不會同意吧？」

巴薩面色變得更加難看，道：「這些事可用不着你們去管。其實，你們老早就不該插手干涉這件事。」

阿生道：「國際特警是有義務互相幫助的，我想，如果不是有二名特警被殺，我才不會由老遠的地方跑到這裏來。」

「我可不管你什麼國際特警。」巴薩說道：「總之在我們國內發生的事，就由我們來管。」

林愛莉忍不住說：「你似乎不但是御林軍的統帥，還是這個國家的主宰。如果國王知道了，不懷疑你篡位企圖才怪呢！嘿！」

「你說話最好小心點！」巴薩生氣地說。

林愛莉正要說話，屋外一名御林軍領班又走進來向巴薩報告：「他們的同黨走脫了，東西圍牆內內外外，我們都搜過了，但不見有人。」

阿生悄悄鬆了一口氣！他知道師父是個十分機警的人，也許他在樹上居高臨下發覺阿生等人失手，所以及時離去。

可惜這裏不是警局，如果特警組的沙勒要出面把阿生他們弄出去，相信已沒有那麼容易了。

巴薩問阿生：「逃脫那人，可就是你師父呂偉良麼？」

阿生怔了一怔：「你似乎比我更加清楚。」

巴薩自負地說：「我什麼都知道，所以我勸你們就此收手吧。如果你們答應我的條件，我可以立即放你們出去，而且可以向警方取回你們的証件，讓你們離開本市。你不妨考慮清楚。」

「你實在令我們受寵若驚，巴薩將軍。」林愛莉笑了笑，「你說的到底是什麼條件？」

巴薩道：「就是把今晚和過去的事情都忘記了，當作沒有發生過。」

「有特殊原因嗎？」林愛莉問。

「宮庭內的事，實在不想太多人知道。」巴薩說道。

林愛莉「嘿」一聲：「你們既然不想太多人知，就不該隨意殺人。告訴你，如果我們今夜裏有什麼事，相信不到明天，全世界的人都會知道。」

阿生也說：「是的，我師父一定會通知外國通訊社，就算你說是內政，相信也難以解釋。」

「你們是嚇不倒我的。」巴薩突然面色一沉，揮揮手說：「把他們暫時扣押起來！」

數名大漢一湧趨前，把阿生等人一起帶走！

巴薩拍案大罵他的下屬，事實上他的下屬至今還不知道阿生等人到底是怎麼樣可以摸入來的。

那條尼龍繩懸得頗高，離地在二十英尺以上，而且有顏色，在黑夜中不易發覺。奉命搜索的御林軍只在東面圍牆外面找到那輛像是軍車模樣的汽車。此外一無所獲。

阿生等人被囚禁在一間小屋之內。

小林表示歉意，因爲他不能及時制止宇素。阿生也無可奈何。

林愛莉道：「這件事可能連國王也不知道，我敢打賭巴薩不敢在這裏對付我們，大概天未亮就要放我們離開這裏。」

阿生却說：「你別太過樂觀，如果他靜悄悄地把我們殺掉，也沒有人可奈他的何！」

三個人都感到非常困倦，就地坐了下來，正想閉目休息一會兒再說。

就在這時候，他們却疑幻疑眞地聽到了呂偉良呼叫他們的聲音。

三人有如服了一劑興奮劑，一切疲勞盡失，急忙地站了起來！

房門打開，果眞是呂偉良來了！

呂偉良只簡單地說：「快跟我走！」

三個人跟着呂偉良離開那間小屋，門前有二名御林軍倒在地上！他們都是剛才中了呂偉良萬能拐杖中射出的麻醉針而昏倒的。

呂偉良指指那邊一列假山，說道：「我們由這裏越牆到正門去。」

阿生等人已不及發問，呂偉良既然有本領在這個時候入來，更能將他們救了出去，自然有他的一套。因此，阿生等三人儘管跟住他在黑夜中急竄。

四個人之中三個都是有來頭的，小林也是受過訓練的特警，要不是身手相當，任如重也不會挑選他來做阿生的助手。

因此，黑夜之中，但見四個人影一掠而過，轉眼間已竄至正門宮庭出入口處。

呂偉良指住一座建築物對各人說道：「那就是車房，我們先設法弄一輛車子，然後硬衝出去！」

阿生相信呂偉良先觀察過這裏的形勢，他說的辦法可能也是唯一的辦法。

宮庭正門雖然軍警林立，但却有着一條又闊又大的通道，假如有一輛性能良好的汽車，的確有可能協助他們闖出重圍。

車房之內，停放有十輛以上的汽車，有大有小，其中一輛黑色的勞斯牌房車，正是曾經載人偷襲過師徒二人的。

呂偉良和阿生當然認得，他們也認爲這種汽車的性能比較可靠，於是分別由兩旁車門登上車內，由阿生負責駕駛！

阿生剛把車子開出車房，立即引起御林軍的注意，有人高聲喝問，但阿生却沒有理睬他們，一踏油門，車子如箭飛疾，直向宮庭入口處！

突然間，一連串槍聲响起，各人紛紛伏下，但阿生却沒有把速度減低，他有把握盲目開車，因爲這時車子已到達水泥通道之上，只要開足馬力，沿此直衝，就有機會闖出重圍！

但是，車子突然之間搖擺不定，阿生不禁大吃一驚！

凡是懂得駕車的人，都會明白到這情形是表示車胎已經爆裂了。

車子失去了平衡，迅速滑出了路面，撞向一叢修葺得非常整齊的矮林之中。

一陣陣急促的奔跑脚步聲，停止在車子四周，車內四人又陷入重重圍困之中。

幸好車子撞着的不是硬物，車內四個人都沒有受傷。

他們激氣地由車內走出來，數名大漢衝了過來，但有人及時把他們喝住！這個人正是御林軍統領巴薩將軍。

巴薩手上仍然緊握着一支手槍，他走過來說道：「對不起！剛才是逼不得已的，可沒有把你們各位弄傷吧？」

呂偉良等人都可以看得出，剛才那幾槍大概都是巴薩開的，看來他的槍法倒也不差，四個車輪已有兩個被他擊中。

林愛莉瞪他一眼，說道：「爲什麼你不趁手索性殺了我們？」

巴薩笑道：「你們畢竟也是人客，我開槍無非要制止你們離去。」

巴薩的態度有點出乎各人意料之外。尤其是他臉上的笑容，要不是笑裏藏刀，必然另有原因！

阿生說：「上次駕着這輛汽車向我們開槍的，大概也是你！」

巴薩道：「不！我年紀太大了，一切事情多數交由蘇溫去做，這傢伙也太過糊塗！他怎麼會去對付你們呢？我一定要查明眞相！」

林愛莉忍不住說：「別裝蒜了，蘇溫既是代表你的，這自然也是你的主意。」

阿生担心林愛莉語氣過於激動，可能會令到巴薩老羞成怒。他說：「其實我們只是來調查特警被殺眞相，你不該派人暗殺我們。」

「那次的事，姑勿論是否蘇溫做錯了，我也願意對此事負責。」巴薩的態度與剛才在屋內所見的完全不同。

他一邊吩咐下屬收拾殘局，一邊又擺擺手，對呂偉良等人說：「各位請到裏面去，我有話要對你們說。」

這現象的確是極不尋常的，巴薩到底有什麼話要說？各人在滿腹疑團中，跟了入去。

又回到了御林軍總部，但氣氛與上一次完全不同了。巴薩非常客氣，一邊恭請呂偉良等人就座，一邊叫人斟茶沖咖啡。

林愛莉忍不住說道：「像你這種人才實在應該去拍電影，可惜我沒有耐性看你演戲。」

「我並非演戲，是給你們的名氣和機智迷住了。」巴薩說：「現在我們不妨坦白地談談。」

呂偉良向來爲人忠厚，而且沒有林愛莉那般衝動，他說：「我們並非存心來搗蛋的，目的只是爲了查明事實的眞相。假如你能夠坦白地談談這件事，正是最好不過。」

巴薩把手一揮，摒退了所有手下，於是客廳中只留下他和呂偉良等，總共只有五個人。

巴薩的態度謹愼而隆重，令到呂偉良等人也爲之緊張起來。

他等到所有手下撤退後，就對各人說道：「不怕坦白說，我現在是對我的手下和裨聘的人員失去了信心，所以才誠懇地跟大家談談，首先希望各位不要怪責我剛才太過無禮。」

「別轉彎抹角了。」林愛莉不耐煩地

說道：「你到底是不是還要把我們遞解出境？」

巴薩笑道：「半小時之前，我的確有此想法，但現在我改變主意了。只要各位不嫌棄，你們大可以留下來，唯一的條件就是協助我們找回十八羅漢。」

呂偉良等人互相交換着眼色。林愛莉却說：「你們殺了這麼多人，然後要我們來收拾殘局其中到底又有些什麼陰謀？」

巴薩忙解釋道：「請你們切不可誤會，我們只是欣賞各位的胆色和身手，絕對不會有什麼陰謀存在。至於你所講的死者，其中有不少都是該死的流氓。當我說出了眞相之後，相信各位一定不再怪我們出手毒辣了。」

「流氓？」林愛莉嘿嘿地說：「你怎麼可以侮辱國際特警的聲譽？」

巴薩說道：「我無意侮辱任何人，但我所講的全是事實。在座有二位是國際特警，你們不但身手不凡，而且辦事認眞，不愧是特警的良好榜樣。但是，本市有些人很不知自愛，見利忘義者大有人在。」

阿生道：「你可是指乃康和田木？」

「是的。」巴薩說：「我看，如果要各位更加明白，這件事必須從頭說起。爲了禁宮裏莫名其妙地失去了一批珍藏寶物，我本人奉了國王之命，秘密找回這批賍物……」

林愛莉截斷他的話挿嘴問道：「爲什麼要秘密從事？是不是爲了你們御林軍的聲譽？」

「不…絕對不是。」巴薩苦笑道：「這件事不會像各位想像中那麼簡單。」

阿生道：「爲什麼不交本市治安當局去處理？」

巴薩說道：「國王不想此事傳出去。再說本市警察質素低劣，貪污無能，賊賍卽使找到了，他們亦未必交回來。首先我要各位明白：十八羅漢翠玉雕刻乃本國鎭國之寶，正是非同小可。如果傳了出去，可能引起更多不必要的麻煩，這是國王不想太過張揚的主要理由之一。」

阿生道：「卽使如此，你們仍然應該召集有關部門，共商對策才是。例如：特警組，本市偵探以及機場海關等等，一則可以防止賍物偷運出境，二則亦多點商量，收益更大。」

巴薩苦笑搖頭道：「這件事很難作進一步解釋的，總之，國王不希望太多人插手，一切交由我全權處理。但是，偏偏我請回來的人全是飯桶，到頭來把事情越弄越糟。」

林愛莉忍不住又挿嘴說：「你說來說去無非就是說，國王只相信你，任何人也不相信。但我們現在急於要知道的，並非寶物給誰人偷去，而是要知道：到底三名特警給誰人殺死？」

巴薩說道：「特警們如何死去，我們絕不知情。但有一件事我非常不快，就是我們知道有個線人叫朱四的，曾將情報出賣給特警組，我的手下曾追踪這個叫朱四的人，結果發覺他死掉了。爲此我曾與特警處長沙勒連絡，但這傢伙態度傲慢，他自恃主理下的部門是國際性的獨立部門，竟不允將朱四提供的情報告訴我，後來索性連電話也不接聽。我派人到他辦事處找他，却連人也不見了。」

巴薩這一番說話不知是眞是假，但在身爲第三者立場的呂偉良等人聽來，如果巴薩所講屬實，豈不是連沙勒亦大有可疑之處？

林愛莉道：「由於你懷疑特警組收買了關於賍物的情報，所以你便派人質問田木和乃康，因爲你知道這兩名特警是當晚奉派前往與朱四接觸的人，但不得要領，於是你的手下便殺了二名特警，是嗎？」

「不！」巴薩說道：「我早已告誡我派出去的人，不能隨便殺人。」

「你說得眞動聽！」阿生道：「那麼那晚你爲什麼要派人暗殺我師徒二人？」

巴薩恍然地「哦」了一聲說：「原來你們整晚指責我，就是因爲有人向你們開槍。其實這些事，我全不知情。」

「但你的手下不會不知的。」阿生說，「當晚我們師徒二人在艇屋附近被襲，槍手所坐的車子，就是剛才我們偷偷駕走的萊斯牌汽車。」

「有這麼一回事？」巴薩將軍爲之呆了一呆，回頭揚聲傳令出去：「把蘇温叫來見我！」

外面有人答應了一聲。

巴薩又說：「他們可能一時糊塗，誤會你們是沙勒由外面聘來的槍手亦未可料。但無論如何這件事我一定要查明白。」

林愛莉道：「蘇温據說是直接代表你出去活動的人，他收買了另一名特警費爾，是嗎？」

「是的，我們要了解沙勒內部的組織，偏偏他又是個國際性的獨立部門，我們只有用這方法。」巴薩說道：「但是後來不知怎的，費爾也被人暗殺。」

「這件事你應該負責。」林愛莉說，「你不是已經承認了蘇温代表你嗎？」

「怎麼？」巴薩呆了一呆，「你說，費爾是給蘇温殺死的？」

「是的，這件事你不能佯作不知。」阿生說道：「因爲你的一名手下已經向我們說出了眞相。」

「我並非裝蒜，是眞的不知情。」巴薩說道：「你說我的手下告訴你，到底是那一個手下？」

阿生道：「就是那個被我用飛刀傷了小腿的宇素。」

巴薩於是又高聲呼喝，召來一名大漢，叫他把宇素帶來。

林愛莉總覺得巴薩在演戲，但呂偉良却認爲把人證找來對質一下，是分辨是非的最可靠方法。

宇素還未帶到，蘇温已經被人請來。

巴薩問蘇温道：「我只吩咐你派人打聽這幾位的來龍去脈，爲什麼你却派人去暗殺他們？」

蘇温怔了一怔：「暗殺？暗殺誰呢？我從未派人去做這件事，只派人查出他們租住的酒店房間之後，再設法在房內安裝竊聽儀器。但是結果也是徒勞無功。」

林愛莉道：「這些消息，自然都是費爾那傢伙提供的是不？」

蘇温點點頭。

阿生道：「我們師徒二人當晚在艇屋附近差點被殺的事，警方亦有存案，你可抵賴不了的。」

蘇温道：「我是眞的絕不知情。」

巴薩問阿生：「當時你是否看見蘇温本人在場？」

阿生說：「我只見到那部萊斯牌汽車，車中起碼有一個槍手，但我不敢肯定是否有二個以上。總之，槍手是駕駛那輛黑色車子逃脫的。」

巴薩回頭盯實蘇温，生氣地說：「你怎可以連自己的手下做過一些什麼也不知道？」

蘇温束着眉心，想了想，說道：「你說，當晚襲擊你們的人就是乘坐我們那輛車子的？」

「是的，我不會看錯的。」阿生說，「萊斯牌這種貴族汽車，根據警方的登記，就只有這一輛。」

「好傢伙！」蘇温突然目露兇光，握住拳頭叫了起來！

這時候，一名大漢剛剛入來，似乎要向巴薩報告一些什麼事情，但却給蘇温截住他問：「看見宇素那厮嗎？快些把他找來！」

但那大漢却說：「我正要向將軍報告，宇素已經離開了這裏。他可能返回家裏去了。」

蘇温呱呱叫道：「快些派人把他抓來，切不可讓這厮逃脫！」

巴薩將軍顯然也意會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他說：「記住…我們要生口對證，只許生擒，不要死屍…明白了嗎？」

那大漢領命退出。

蘇温說道：「我想起了，當晚駕着萊斯牌汽車去跟踪監視各位的，就是宇素那傢伙。但我可以發誓，從未指示或暗示他開槍！」

巴薩說道：「你選用的槍手似乎背景也太過複雜了。」

蘇温面上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

巴薩又說：「還有，費爾的事，你又怎樣向我交代？」

「將軍，費爾被人暗殺之後，我不是已經交代過了嗎？」蘇温說。

「但是，你沒有說出，爲什麼你派人殺他？」巴薩盯實蘇温道。

蘇温又是呆了一陣：「誰說我派人殺死費爾的？」

巴薩指指阿生。

阿生忙解釋道：「不…不是我，是宇素說的，他說目睹你力摑蘇温，指他不該射殺一名特警費爾。」

「又是宇素，嘿…」蘇温說，「早知如此，我該扣留他……」

「他不是受了傷嗎？」阿生說。

蘇温道：「是的，但我想不到他會逃出宮外去。原來這傢伙作賊心虛。」

阿生覺得一切毛病出在宇素身上，然則，這件事似乎也越來越加複雜了。

呂偉良心裏想：旣然如此，萬一宇素被人殺害的話，這件事豈不是越法難以澄清？

呂偉良後悔不及時向巴薩提出要求：派人與他的手下同去找宇素。這樣不但可以防止他的手下殺人滅口，同時也可以防止他們預先安排口供回來交代。

正當呂偉良後悔莫及之際，林愛莉這時却開聲對巴薩說道：「可以讓我和你們的人一齊去找宇素嗎？」

眞的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呂偉良想到的事，林愛莉竟然也想到了。

巴薩很快就明白了林愛莉的意思。他說：「快些通知他們，把林小姐一併帶去找宇素回來！」

蘇温於是拿起一具內綫電話，按了一個按鍵：「把加丹他們截住，他們的車子開過大門沒有？」

那邊有人說：「還未開到。」

「叫他們把車子開到總部門口來，我要他們把一位小姐載着一齊離開這裏。明白嗎？」蘇温說道。

電話那邊有人答應了一聲。

看他們的合作態度，根本又不似有什麼古怪。

不久之後，一輛小房車開到總部門外，那個叫「加丹」的大漢，正是剛才由蘇温派去找宇素的槍手之人。此外車內還有二名槍手。

因爲林愛莉同往，蘇温奉了巴薩將軍之命，加派另外數名槍手，駕着另外一輛中型房車，浩浩蕩蕩地出發。呂偉良看見有空位，叫小林也同行。

有林愛莉在着，看來不會有什麼作弊的可能了。

但是，巴薩突然命令蘇温暫時留在宮內，不准離開半步。

蘇温大感驚愕。

巴薩說道：「我一直相信你，所以才賦以你這麼大的權力。但是，現在給你搞到一場糊塗。除非他們能把宇素找回來交代得一清二楚，否則，你將受到嚴厲的處罰。」

阿生看他們不似是演戲。蘇温的面色又靑又白，十分恐懼。

那一邊，數名御林軍已荷槍實彈走過來，在巴薩將軍的命令下，把蘇温暫時帶了出去！

呂偉良道：「你們派人監視我們，是爲了我們的身份嗎？」

巴薩說道：「阿生兄弟是特警，似乎不用懷疑，但由於沙勒不合作的態度，這可能形成我們對各人的疑心。不過，現在無論如何，事情總告一段落了。唯一要交代的，就是今晚我原是叫蘇温帶人去監視你們，在我的想像中，總覺得沙勒可能利用特權，整蠱造怪，把賍物偷運出境，換取較高的代價，所以我一步也不能放鬆你們。但是，我剛剛知道了你們的眞正身份，知道你們都是聞名一時的江湖好漢，相信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呂偉良道：「看情形，你們和沙勒之間，互相存有偏見，起因可能出於一時誤會。他一直也在疑神疑鬼，認爲內部有奸細。」

「這倒也沒有說錯，剛才你也聽到了，蘇温收買了費爾。否則，我們又怎麼知道你們租了什麼地方？」巴薩說，「但是，爲什麼蘇温要殺他？難道他對我陽奉陰違？」

阿生說：「蘇温是否出賣你，我不知道，但看情形，宇素大概是兩面人，則似無懷疑之處。」

呂偉良道：「還有一件事似乎也要弄清楚，就是：沖晒店店員是否你們派人去

殺死他的？」

「什麼冲晒店店員？」巴薩問。

呂偉良把林愛莉失去了菲林底片的事，說了一遍。巴薩才恍然大悟！

但是，巴薩却表示對此事一無所知。

本來巴薩想叫蘇溫再入來對證一下，但回心一想：萬一蘇溫也是個雙面人，他當然演戲也要演完最後一幕，死口否認到底！

巴薩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看來我眞沒用，對皇上將無法交代了。」

阿生不知道巴薩是否也在演戲，但憑呂偉良的經驗，他覺得巴薩的確是愁容滿面，不似是做給呂偉良師徒二人看的。

因此，呂偉良說道：「你對我們的態度似乎轉變得太快了。其中到底又是什麼緣故？」

巴薩說道：「首先我誤會了你們，以為你們幾位是沙勒的同謀人。其實，沙勒也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是個壞人。也許正如你說，我們之間有了歧見，以致互相誤解。」

「我不妨告訴你關於沙勒的想法，他以為你保護不周，以致失了皇宮裏的寶物，故此連皇上也隱瞞住。」呂偉良說。

巴薩却笑了笑，說道：「這也難怪他的，表面看來，的確如此。但是，事實上皇上不但知道，而且知得比任何人更清楚——我指的是失寶的原因。」

呂偉良覺得話中有意，問道：「既然皇上知道了，發動全市人民代找回寶物，機會不是更大麼？」

巴薩苦笑道：「但他却不這樣想。這件事他自有苦衷的，你們可以暫時不追究嗎？我不是不想告訴你們，只是怕皇上知道了，誤會我對他不忠。不過有件事值得交代一下，就是閣下的大名，皇上也知道了。剛才就是為了他一句話，我對各位的態度改變過來了。」

阿生高興地說：「什麼？你們皇上也知道『鐵拐俠盜』這名堂麼？」

「是的，年前皇上官式訪問貴埠時，曾聽過當地官員談過呂先生的歷史。」巴薩說，「剛才我入內宮向他報告你們失手被擒的事，他要我設法挽留各位，認為你們對失寶的事，可能大有幫助。但是，想不到我再次出到外宮時，你們正想開車逃走，我迫住開槍制止！想不到呂俠士也在着！」

呂偉良笑了笑，說道：「蒙你們過獎了。其實，我只是來此渡假，我徒弟阿生才是來公幹的。」

「但無論如何，這個忙你也要幫幫我們。」巴薩說，「皇上答允，只要證實閣下就是鐵拐俠盜呂偉良，不久將會召見你們。如果你們眞能助我們一臂之力，當然也有酬勞。」

呂偉良笑道：「我不是為了金錢，在我徒弟阿生來說，更是一件公事。不過，你必須把這件事從頭交代一次。」

「嗯！……」巴薩欲言又止，他顯然仍有顧忌。

就在這時候，一輛電單車的吵耳聲響停在門外，一名大漢手持一個公文包，匆匆而入。他一邊除去那頂鋼盔，一邊走向巴薩將軍的面前。

巴薩很有默契地接過了那個公文包，然後對呂偉良和阿生說：「請恕我失陪片刻。」

說完就站了起來，轉身登上了二樓。

師徒二人覺得氣氛神秘而不尋常。

送來公文包的大漢出去了。

阿生低聲說道：「這究竟又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也想不通。但是，看情形那必然是十分重要的公文，可能等住要巴薩簽字的，否則，他怎麼匆匆上樓拆閱？

呂偉良說：「姑勿論這件事發展成怎麼樣也好，總之，我們必須保持警惕。如果巴薩不說謊，我們遲早也會見到B國國王。那時候，相信情形一定會較為明朗一些。」

話猶未完，樓梯響了。

師徒二人仰頭一望，又看見巴薩正持着剛才那人送來的公文包下樓。

但是，這邊却未見送公文包來的人回來把公文包取去。

師徒二人感到驚奇之際，巴薩已開朗地笑道：「現在大概沒有問題了，二位的身份已經從這袋證件中獲得證明。」

原來那個公文包裏所載的，並非什麼待簽字的文件，而是巴薩將軍派人到當地警局取來的。裏面正是呂偉良等四個人的旅行證件等物。

巴薩又笑道：「皇上不久就會接見你們，但在未見皇上之前，我不妨把這件事約約畧畧對你二位談談。」

剛才巴薩欲言又止，大概是担心呂偉良和阿生的身份有問題。現在既然看過一切證件之後，再也沒有什麼懷疑了。

因此，巴薩示意在旁侍候的人離去，然後小心地對師徒二人說：「你們進來時也知道了，這裏有電子防盜設備，一般狗偷鼠摸不易入來，何況內宮那藏寶之地更加防守嚴密，到底那十八尊翠玉羅漢是如何失去的？眞教人傷透了腦筋。

「不過，經過一番偵查之後，綫索總算有了一點點，你猜是誰下的手腳？根據現場上留下的綫索，眞教人大吃一驚，原來下手盜寶的人，竟然是皇后！」

「皇后？」呂偉良和阿生都呆一呆！

巴薩做了一個手勢——把手指放在唇邊，道：「小心點，這事連我手下亦不能讓他們知道。要不是剛才聽了皇上的親口吩咐，你們也休想知得這麼多。」

從巴薩說話時的審愼態度，師徒二人早知事不尋常，但却想不到盜寶者竟會是皇上的愛妻，這眞叫師徒二人有點摸不着頭腦。

阿生說：「既然如此，你們還要追查什麼？」

「是的，既然知道了盜寶人是誰，又何必再追查下去？」呂偉良說。

巴薩道：「問題却是：寶物已被偷運出宮外，至今下落不明。」

「為什麼不問問皇后？」阿生道。

巴薩道：「皇后一直不承認，但現場證據又證明是她，你道奇也不奇？」

呂偉良和阿生交換一個眼色，表示的確是一件奇案。

阿生說：「皇上的意見怎樣？」

巴薩道：「正是因為事情牽涉到皇后方面，所以皇上不想讓太多人知道，以免外間有所誤會；例如誤會皇后對皇上不忠等等。」

說到這裏，阿生才了解到宮庭方面為什麼不欲當地警方插手。

呂偉良道：「其實這件事皇上應該跟皇后坦誠交談一下。」

巴薩將軍嘆了一口氣說道：「皇后當然不會承認有這種事情，但是，我們的偵查結果證實一切與她有關；現場上不但有她的指紋和鞋印，而且，宮中保險庫的密碼，也只有她和皇上最清楚。」

阿生說：「既然如此，皇后當然不容抵賴了，皇上為什麼不採取行動？」

巴薩說道：「因為皇上對皇后非常尊重，他不想因此而破壞了他們夫婦間的感情。」

「眞是笑話！」阿生說：「假如皇后果眞是個盜寶賊，除非她另有原因，否則就表示她已對你們皇上不忠不貞，還有什麼愛情存在？這豈不是你們皇上自欺欺人麼？」

巴薩道：「問題却是：皇上絕不相信皇后對他不貞，事實上他們也是非常恩愛的一對。如此一來，不用說了，只有難為我們；我們既不能公然要求皇后供給一些綫索，另一方面也不能對我們偵查的對象多作解釋。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與各方面頻頻發生誤會，以及對此事一無所獲的主要原因。」

呂偉良也覺得巴薩將軍的處境太不易為，心裏多少也有點同情他。

阿生說道：「如果我是你，我會與本市治安當局坦誠合作，與特警組交換情報，這樣一定事半功倍。」

「但是如果皇上知道了，一定不高興。」巴薩說道。

阿生說：「現在這樣子下去，只有造成更多誤會，甚至有更多人死去，這簡直是捉迷藏，不是查案，當然難有收獲。」

「所以，我懇求兩位大力幫忙。」巴薩說道：「根據皇上說，二位在某地曾屢建奇功，令到當地的辦案人員亦為之失色不少，歹徒更是聞風喪胆。如果二位肯答允助我們一臂之力，相信這件事必然大有發展。」

「你們太誇獎我兩師徒了。」呂偉良說，「其實我們並無什麼了不起之處。只是我們一向本着良心做人，不理會我們的對方什麼階級，亦一視同仁，這樣辦起事來就容易了許多。像現在你們這情形，我覺得要查個水落石出，眞不容易；除非，你們皇上肯合作，以及讓我們了解整件事的過程。」

「我已經說過了，皇上在證實各位眞正身份之後，會接見你們的。」巴薩將軍說道。

辦公室那邊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巴薩就近拿起客廳中的電話分機。

他的神色逐漸變得緊張，偏偏他講的又是B國的土話，呂偉良和阿生一句也聽不懂。只知道這個電話極不尋常，却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巴薩將軍把電話掛斷後，又用英語對師徒二人說道：「現在我們唯一的綫索也斷了。」

阿生吃了一驚，問道：「是不是宇素被人殺掉了？」

「是的，你怎麼知道？」巴薩驚奇地問。

阿生說：「我似乎早有預感，他逃離皇宮，就有可能被人殺死！」

巴薩一邊叫侍從登樓把衣服取來，一邊說道：「我已命令我的下屬封鎖現場，甚至警方的人員亦不准進入宇素的住所。現在我要和二位趕去現場看看，只要找出誰是殺死宇素的兇手，相信案情便可以大白了。」

呂偉良也有同感，殺宇素的人，大概是收買他的幕後人；要不是林愛莉與特警小林同往，很容易教呂偉良他們誤會這是巴薩的人做的。

蘇溫已接到命令，召集更多手下齊集在廣場上，數輛大小卡車升火待發。

巴薩將軍親自陪同呂偉良和阿生，率領數十名御林軍匆匆趕到兇案現場。

現場一帶經已封鎖，當地警方人員雖然派人協助封鎖街道的工作，却不准踏入宇素住宅半步。警方人員都知道這班「御林軍」便衣人員有個綽號稱為「御用殺手」，自然不敢勉強。

巴薩將軍很少親自出動，尤其是這時已是凌晨時份，這位具有無上權威的將軍一出現，當地警方負責人聞訊後更感到事態嚴重，也都紛紛乘車由住所貪夜趕到兇案現場來。

巴薩和呂偉良等人進入現場，只見宇素伏屍屋內地板上。

據說，這裏只住了宇素一個人，並沒有其他人同居。

這種情形如果在呂偉良等人的原居地，當然不大可能；但班市却非寸金尺土都市，一個人佔有一個住宅單位並不出奇。

根據林愛莉說：他們抵達時，已發現宇素倒斃在血泊之中。於是同行的御林軍便衣人員立即用電話向巴薩將軍報告。

宇素的住所內沒有電話，一切都相當簡陋。御林軍便衣人員曾留下一部份人員陪住林愛莉和小林，其餘的人則跑到外面去打電話，以及到屋前屋後戒備。

林愛莉曾蹲下去檢查死者，發覺他的口袋裏有「皇室護衞人員」的證件——這是經由巴薩將軍簽字發出，再經B國國王蓋章的特別文件，連當地警方人員見了它也要賞回幾分薄面，否則就可能引起極大的麻煩。B國國民通常就稱擁有這證件的人為「御用殺手」！

此外，在死者的口袋中還有一本小小記事册。林愛莉明知裏面可能有着許多綫索，無奈她不懂B國文字，裏面寫了一些什麼，完全看不懂。

宇素是給人開槍射殺的，初步證明可能是一支點三八口徑的手槍，而且死去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小時。

巴薩將軍調來的他的偵探組人員，看來他連當地警方人員也不相信了。

驗指紋、查鞋印以及一切偵查工作，俱由巴薩的手下負責。當地警方人員只能從旁協助，却不敢過問半句。呂偉良他們看見這種情形，才覺得有點受寵若驚；要不是他們親眼目睹，眞不敢相信巴薩手下的權力達到這個驚人的程度。

巴薩將軍翻開死者身上搜出的小小記事册，也就是林愛莉看不明白的那一本。

林愛莉正要走過去問個明白之際，巴薩却捧着那小册子走了過來，向林愛莉道：「你說你曾到大佛寺一遊，還影了許多相，是不？」

林愛莉點點頭：「是的，後來菲林底片交到『眞像沖晒店』，結果又死了一個人，菲林也同時失了踪。怎麼？難道這小册子裏面有綫索嗎？」

巴薩將軍指住其中一頁，說道：「這是宇素的記事册，有個約會在大佛寺，時間是下午三時左右。」

林愛莉差點叫了起來似的說：「對了，我們就是三時到達大佛寺的，看來那間寺院大有問題。」

巴薩說道：「還有個名字，像是中國人的名字，叫『尙可信』，你們聽過這名字嗎？」

「尙可信？當然聽過了。」林愛莉爭先說道：「就是特警費爾死前提過的名字，據他說，就是這個人收買他的。」

呂偉良插嘴問道：「是不是尙可信約了宇素到大佛寺見面？」

「我想是的。」巴薩指住小小記事册其中一頁，道：「上面寫住，『尙可信，下午三點十五分，大佛寺正殿前面。』這分明是一個約會吧！」

呂偉良道：「我明白了，愛莉，你當時在殿前亂影一通，可能無意中影了他們約會的情形，於是他們誤會你偸攝。」

林愛莉也恍然大悟地說：「其實當時那個向我警告的和尙，可能也是嫌疑人物之一，但我不够機警，白白錯過機會。」

巴薩將軍又命令他的下屬到外面去，把一名警方負責人召來。

那位警官的職位已經相當高，但見了巴薩將軍一樣要行禮。

巴薩問那警官：「眞像沖晒店的兇殺案，抓到了兇手沒有？」

那警官望望林愛莉和阿生二人。林愛莉生氣地說：「別瞪住我，我決不會是兇手；當時我原是要去取回相片的，想不到那店員已死去了。」

警官道：「暫時未有綫索。」他想想又說：「不過，特警組的人與我們合作，共同研究現場上留下的證據，相信不久之後，就可以有答案。」

巴薩說道：「通緝一個叫尙可信的人，我們須要知道此人是誰。」

警官突然從口袋中摸出一幀照片，那是證件相那麼大小的，但照片中的人像顯然不是眞人映的，而是一幅畫像用攝影機翻映的。

警官對巴薩說道：「將軍，這人就是尙可信。」

巴薩一呆：「你怎麼會有他的相片？」他似乎知得太少，難怪他感到驚奇。

警官解釋道：「這是特警組根據一名婦人——費爾太太的口供，用拼圖認人方法繪畫出來的人像翻印照片之一。據說費爾死前會提及尙可信的名字，費爾太太認爲圖中人就是常常去找費爾的陌生人，相信他就是尙可信。」

「有他的下落嗎？」巴薩問道。

「還沒有，但全市的特警和警員們，都已經奉命按圖找人。」警官答道。

林愛莉忽然從巴薩手中取過那幀照片，在燈光底下仔細辨認了一番。巴薩，警官以及在場的每一個人都爲之驚奇不已。

阿生說道：「你可能就是在無意中影了這個人的照片。是不？」

「不！」林愛莉怔怔地說，「他只是我可能見過的人……但是，他……他怎麼會有頭髮呢？奇怪！」

呂偉良道：「你的意思可是：那個和尙——曾經叫你小心的和尙，他的樣貌可能與這照片中相似，是嗎？」

林愛莉沒有立卽回答呂偉良，只是用一隻拇指掩住照片中那人的頭髮，然後說道：「對了，就是他！」

「你的意思是說：那和尙就是尙可信嗎？」巴薩問道。

「是的，這照片假如沒有頭髮的話，簡直和我見過的和尙一樣。」林愛莉說。

阿生道：「現代假髮流行，和尙可能戴了假髮罩，用俗人的身份與費爾接觸，以掩人耳目。」

「對了！」林愛莉悻悻然說：「我如果早點看過這相片，就不會白白錯過了一次機會。」

林愛莉說話的時候，呂偉良已接過照片細看，他說：「卽使見過這照片，一個人的錯覺也能令你在那一刹那之間錯過機會的。」

是的，一個人的視覺經常會出錯，除非是專業性的偵探，還要有高度警覺性，否則，對方稍經化裝，就可以逃過邏者的耳目。

巴薩將軍至此不再猶疑，命令他的手下配合了當地警方人員，首先將大佛寺重重包圍。

白鼠盜寶　鴿子運財

雖然大佛寺裏面的人都異口同聲地說，不知道照片中人就是和尙，但是，巴薩將軍仍然一步不肯放鬆，澈夜在寺中展開搜索和認人工作。

寺院裏的和尙感到這是一種侮辱，三番提出抗議，但巴薩却不加理會。他的手下和當地警方人員除了澈底搜查大佛寺內外各處之外，還把寺中每一個人喚醒，列隊經過林愛莉面前，看看其中是否有「尙可信」的樣子在其中。

林愛莉了解到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她已經非常留心地去辨認。但是，在燈光底下，實在見不到尙可信的模樣混在其中。

呂偉良，阿生和小林等人站在一旁，每個人手上都有一幀複印的照片——這當然是當地警局發給的。巴薩將軍和一些高級警官也在一旁逐一辨認，他們担心林愛莉一下子走了眼。

但是，當檢閱過數十名和尙之後，證明沒有一個是當日林愛莉見過的。

連一些在寺中幫閒的俗人和掛單僧，也一一叫來加以辨認和盤問，結果還是一無所獲。各人逗留在大佛寺中幾乎直到天亮，然後才分別離去。

呂偉良等人仍然回到美景大酒店去。巴薩將軍相約午間再來拜訪他們，相反，沙勒和他領導下的特警組人員，却未參加

當晚的搜索行動。這可能是由於沙勒與巴薩二人之間存有歧見所致。

林愛莉一直默默無言地回到酒店她的房間裏，她始終在想着一件事，到底是否映了什麼秘密在那卷菲林底片裏面？還是把那和尙的樣相攝了下來，所以才令到他非要取回底片不可。

呂偉良把她送回房之後，自己也回到二零一號房去。

呂偉良還沒有按亮房中的電燈，便隱隱約約看見一個人影靠近窗前站立。天色雖然已微亮，但視綫仍然非常之模糊！

呂偉良吃了一驚，立卽就採取戒備行動，但對方已經叫住他！

亮了燈，才發覺那是沙勒——特警組的負責人。

沙勒含笑說道：「對不起，嚇了你一跳！」

呂偉良問道：「你怎麼會在這裏？」

「我知道你們又有了新的發現，所以才來看看你們有些什麼收穫。」沙勒說。

「剛才你爲什麼不到大佛寺去？我想本市警方應該通知你的。」呂偉良道。

沙勒苦笑一下，道：「我與巴薩有了誤會，不想彼此尷尬。」

但呂偉良却不那樣想，他覺得這個時候，他們的處境非常危險，對任何人都不能太過信任。尤其是沙勒主理下的特警組裏面，問題人物似乎太多了，首先是田木和乃康無故被殺，費爾也死得不明不白。

至於沙勒本人，他雖然是個地位超然的特警頭目，但會不會見財忘義？也沒有人可以保證。何況他還神出鬼沒的出現在這裏，會不會另有作用？呂偉良難免也感到有些疑慮。

呂偉良道：「你似乎誤解了巴薩將軍，他看來並無可疑之處。」

「許多事實不能只看表面的。至今我仍然懷疑是他領導下的御用殺手殺害了我的三名下屬。」沙勒說道，「如果你是我，相信你也會這樣想。」

呂偉良道：「一切關鍵在乎一個人，只要找到這個人，相信相就可以大白。」

「是不是尙可信？」

「對了，就是他。」

「聽說林小姐認得他。」

「你怎麼知道的？」

沙勒道：「警方人員對我說的。」

「但可惜我們無法找到他的下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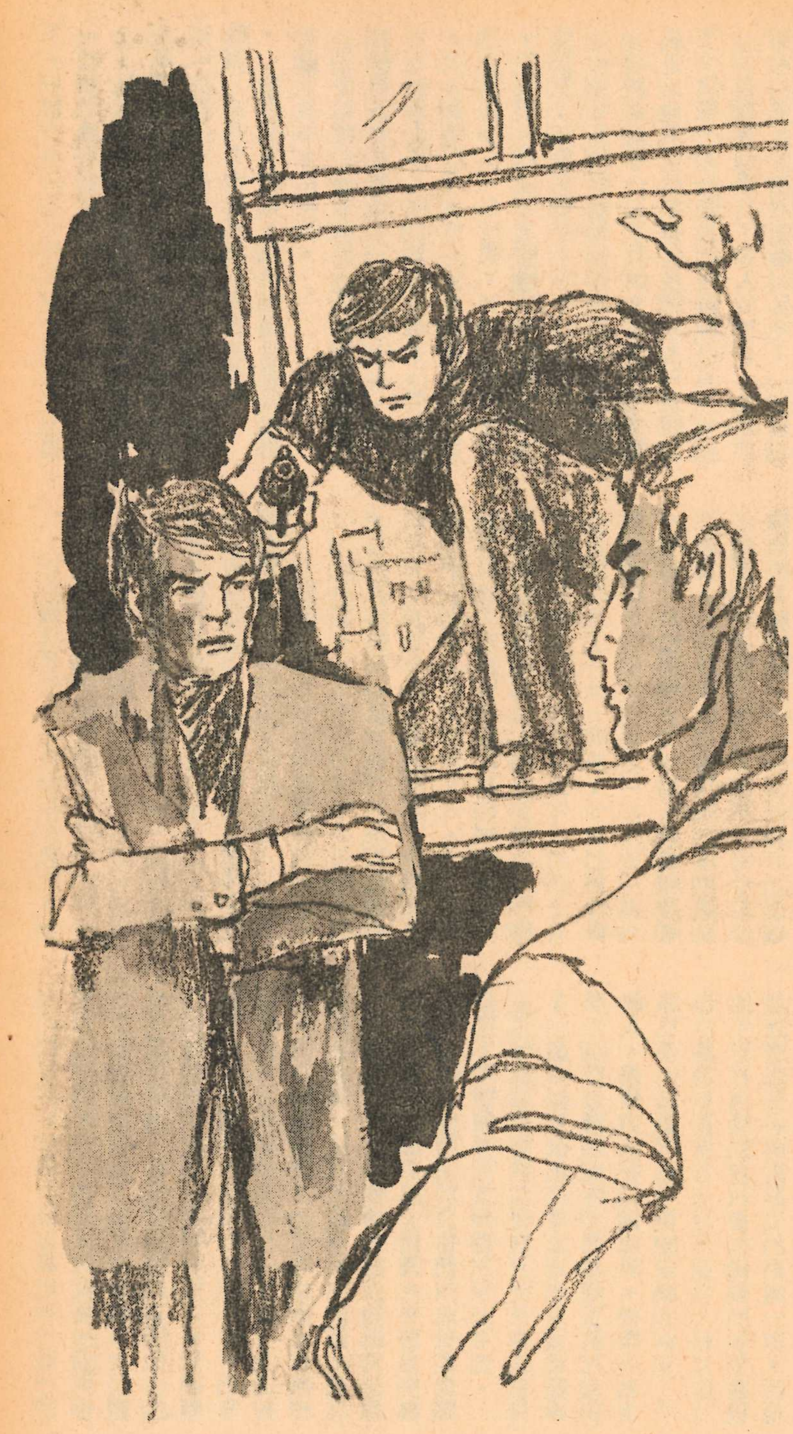
「不妨對你說，當你們和巴薩等人集中在大佛寺搜查時，我的手下已遍搜全市其他各大小佛寺。」

呂偉良怔了一怔：「然則，有沒有什麼發現？」

「如果有，我就不會跑到這兒來了。」沙勒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想，巴薩一定對你說了不少內幕，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是個守信的人，他答應過巴薩代守秘密，當然不會輕易說出個中眞相，無論巴薩是否一個正派的人，呂偉良這種江湖人物是不輕易違反諾言的。何況眼前到底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呂偉良還感到非常之迷惑！他更不會對沙勒說得太多。

沙勒看得出呂偉良的表情，他又說道：「根據我從警察方面了解，你和巴薩將軍之間，可能已經獲得某種諒解。你固然有代守秘密的權利，但是，我死了三個手



下，相信在道義上，你多少也該讓我知道一些個中眞相吧？」

呂偉良回心想想，覺得這也是道理，於是經過一番攷慮之後，也就把「十八羅漢」失踪的事約畧說了一點點，他又順帶聲明，這是皇室認爲須要保密的事。

呂偉良又認爲：只要不提及皇后，相信皇上是不會見怪的。

沙勒雖然還未滿足，但對整個事件總算較爲了解許多。

突然之間，窗口外面出現了一個人影。此人身手不凡，他的出現連房間裏的呂偉良和沙勒亦一無所覺，等到他們發覺時，那人已一躍而下，同時以手槍指嚇，高聲喝道：「舉高雙手！不要拔槍！」

命令是針對沙勒而發出的，因爲沙勒的確剛剛把手伸至了腰間！但在這種劣勢底下，他根本見不到背後那人，只是聽到了少許聲音，企圖拔槍回顧而已。

呂偉良却看見了那人的面目，他並非別人，正是自己的徒弟阿生。

阿生回到隣房，推窗外望，無意中聽到隔壁呂偉良與人談話的聲音，心裏奇怪，所以便攀出窗外窺望一下，果然見到一個陌生人的背影，他以爲師父受到人家的威脅，故此悄悄攀着水泥屋簷走過來，準備採取行動。

想不到他要脅着的人，竟然是沙勒。

呂偉良明知是一場誤會，忙着爲雙方解釋。

阿生和小林二人的特警配槍，已經由警方手中領回，這當然是巴薩將軍的力量了。

沙勒看見是阿生，也忍不住笑道：「你來得正好，現在該討論一下我們的聯合行動了。」

呂偉良担心阿生說得太多，但在沙勒面前又不敢制止阿生說話。

阿生說道：「現在事情似乎簡單了許多，你的三名手下都有問題。」

「你說什麼？」沙勒反問道。

阿生說：「田木和乃康對你可能不忠，如果我的推測不錯，他們二人可能從朱四身上取去了一些東西，所以才會被人追殺！至於費爾，他是個兩面人，一方面接受御用殺手的邀聘，對你及你的內部組織加以監視。另一方面則接受了神秘人物尚可信的金錢。」

沙勒呆了一呆，問道：「他們爲什麼要監視我？」

呂偉良忙解釋道：「如果田木和乃康不忠實，你也難怪巴薩將軍對你產生懷疑，其實你們之間發生誤會重重，完全是由你們的下屬開始。」

阿生也說：「是的，你們之間應該互相諒解，否則這件案便只有拖下去！」

沙勒說道：「我並非存心帮着自己的下屬，但是，他們到底犯了什麼罪嫌，以及誰把他們殺死，我也應該知道其中情形啊！」

呂偉良道：「田木和乃康何故被殺，我們只是推測而已。但是，費爾的罪行，相信你也知道了一部份。不過，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罷了。」

沙勒默默無言。

阿生又說：「朱四之死雖然未必與田木他們有關，但是，他打算出售一些什麼情報給你們，這就是最大的關鍵，看情形，可能是朱四知道了皇宮寶物的事，可惜他找錯了對象。如果他知道此事應該直接找巴薩的手下談談，也許事情不會牽涉到特警組這方面來，也可能永遠不用我們來帮你。」

沙勒沉思着說：「如果朱四之死與十八羅漢有關，那麼，費爾不會說謊，那就是說：那個叫尚可信的神秘人物把費爾買通，向我們內部偵查，結果，要不是查出田木和乃康作弊，就是他們知道一些什麼秘密，因而遭到對方殺害。」

「這個可能當然存在。」呂偉良又說：「另一個可能則是：田木和乃康當晚奉派至艇屋會晤朱四時，曾見到了殺死朱四的人，但他們沒有據實回報，乘機去勒索那兇手，以致引起對方的殺機。」

沙勒不否認有這種可能性，他承認他的手下們也受到貪污風氣的影响，往往被毒販所收買，而對罪犯們網開一面。但他强調，只要一有證據，便老實不客氣。爲了特警組的聲譽，往往把這種下屬監禁。

呂偉良師徒二人不知道沙勒講的是眞是假，但他肯承認下屬之中有害羣之馬，總是一件好事。

阿生又說：「在未找到尚可信之前，眞相如何，相信沒有人會眞正知道。但是，照今晚的情形看來，尚可信這個人根本就不存在。」

「爲什麼呢？」沙勒問道。

阿生道：「可不是嗎？愛莉姐姐已認出那傢伙是一名和尚，他根本不是什麼尚可信。」

沙勒道：「你不能說他不存在，只是他僞裝了自己的身份罷了。」

呂偉良看看腕表，打了一個呵欠，表示他困倦已極。

沙勒終於也告辭了。

臨別時，沙勒又抱歉地說：「對不起，剛才把你們嚇了一跳！」

阿生待他走後，又對呂偉良說：「殺死宇素的人，一定是認爲他的利用價値已完，同時亦有可能以爲他對我們透露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道：「這件事很明顯，一切問題皆出自那神秘人物尚可信的身上，不論他是和尚也好，江洋大盜也好，總之就是個神通廣大的人。只要找到這傢伙，一切眞相就可以大白。」

「我先去睡一覺，也許醒來之後他們已抓住了那個和尚亦未可料。」阿生說道，推開房門，就想離去。

就在這時候，林愛莉和小林正由外面入來。他們是因爲看見沙勒突然由呂偉良房中出去，所以趕來看個究竟的。直至各人知道並無意外發生，這才分別返回自己的房間去倒頭大睡。

× ×

呂偉良等人一覺醒來，正待外出，巴薩將軍已帶人前來拜訪。

巴薩對呂偉良等人雖然非常客氣，但也萬二分小心。他示意手下在門外監視，又檢查過房間裏沒有人躱起來，這才開腔說話。

巴薩說道：「對不起，我們是被環境

所迫，不得不小心從事。各位現在可以走了吧？」

阿生，林愛莉和小林等三人這時亦集中二零一號房內。

阿生忍不住問道：「我們現在到那兒去？」

「到……」巴薩欲言又止，「到車上去再說好不好？」

阿生道：「老實對你說，我們還有事要做。」

「但你們總要吃午飯的，可不是嗎？」巴薩把手一擺，「請到下面去，我們的車子已候在下面等待接送各位。一切留待在車上說吧！」

呂偉良走到窗前往下一望，只見數輛大小車輛分別停在酒店大門前面。他回頭笑語巴薩道：「除非你不想我們帮你找回那失物，否則，最好你先行一步，我們自己僱車入皇宮。」

巴薩有點摸不着頭腦，問道：「爲什麼？」

呂偉良苦笑道：「太大陣仗了，這樣等於告訴別人，我們是非常人物，那對我們的行動會產生相反的效果。所以，還是請將軍先行一步，數分鐘之後，我們就跟着到了。」

巴薩無可奈何，唯有帶着侍從先行離去。

呂偉良這才對阿生說：「我們從未見過B國國王，也不知道巴薩將軍的眞正用意。在這件事眞相未大白之前，我們對任何人也不能太過信任。」

阿生恍然大悟，原來呂偉良不坐巴薩將軍的車子是另有原因的。

阿生低聲說道：「你放心，我有間諜用的手表攝影機，如果他眞的邀請我們去見國王，就讓我悄悄爲他攝下尊容，然後慢慢查明我們見到的是否眞的國王。」

各人商量好之後，便到街上去截了一部街車，直駛向皇宮。

巴薩將軍早已派人在門前迎迓，呂偉良等人想起昨夜偷偷摸摸的進來，時隔不久，竟然受到如此禮待，眞的是人算不如天算！

巴薩聞訊也匆匆跑了出來，對各人說道：「皇上已經在內宮設宴恭候列位光臨！請！」

呂偉良等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阿生故意問道：「皇上請我們午膳，怎麼你不早說個明白？好讓我們換過一套光鮮一些的衣服。」

巴薩笑道：「現在你們不是穿得十分整齊嗎？告訴你們吧，皇上很民主的，你們不必太過緊張。剛才我所以不早說明，是担心隔牆有耳。」

阿生說道：「你放心好了，我們本身也是一名特警，不會讓別人在房間裏安裝下竊聽儀器的。」

巴薩將軍一邊陪住四個人步進內宮，一邊講解了一些簡單的宮廷禮節。呂偉良覺得：入鄉隨俗，入廟拜神，這是十分應該的。因此，他對林愛莉和阿生二人示意，叫他們別太過放縱。

各人入到了內宮，一位年約三十餘歲的國王已經趨前表示歡迎。

阿生趁住各人忙於介紹招呼之際，悄悄按動了手表攝影機，把國王的樣子攝影下來。

一切情形並不如他們想像中那麼隆重，除非這是一個假局，否則，這位年靑的國王的確十分民主，起碼無須各人遵照宮廷之禮，還頻頻請各人在沙發上坐下來。

林愛莉一直希望見見皇后，但始終未見她的芳容。

巴薩將軍說出了昨夜曾在御林軍總部檢驗過各人的證件，這時呂偉良師徒二人才想起當時巴薩曾帶着那人交來的公文包登上二樓，原來就是利用他的設備檢查警局交來的證件。

這會客室之內只有六個人，侍從官們都在室外守衞。

這六個人就是：國王，巴薩將軍，呂偉良，林愛莉，阿生和小林。

國王在巴薩交代完開塲白之後，說道：「這些事情本來不想麻煩各位，但是，正是相請不如偶遇，當昨天晚上我知道各位到了本市之後，我就對巴薩將軍說，一定要設法請你們幾位帮帮忙。因爲這批國寶非同小可，萬一無法找回來，將來我難以對國人交代。相信各位也知道，我國國教就是佛教，十八羅漢翠玉雕像乃傳國之寶，決不能讓國人知道它已失去，否則勢必引起恐慌。這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就是……」

巴薩將軍看見國王呑呑吐吐，似乎不好意思說下去，於是他便說道：「情形就像我已對各位交代過的，現場留下的證據對皇后十分不利，皇上不想謠言四起，所以一切迫住要秘密進行。」

呂偉良看見國王面上紅了一陣，也知道他的內心可能又難過，又不好意思。

阿生說道：「我們有機會可以見到皇后嗎？」

「有的。」國王說道：「我已經安排她在宮中午宴時，與各位見面。但我有個要求，請大家不要令她難堪。一直以來，我也是旁敲側擊，但，結果一些頭緒也沒有。」

林愛莉道：「愛情雖然偉大，但是，十八羅漢旣是國寶，自然不能任由她取去送給別人。」

「不怕坦白對各位說，我曾派人秘密跟踪和監視她，結果發覺她每次離宮外出時，除了去佛寺進香拜神之外，從未與陌生人交談或者來往。」國王說。

「佛寺？」林愛莉非常敏感，她說：「請問皇后通常是到那一間佛寺進香？」

巴薩代答道：「多數是金佛寺。」

國王則說：「這是傳統性的宮中的人去拜神求佛，例去金佛寺。」

呂偉良道：「皇后可知道失去了國寶的事？」

國王說道：「她是知道的，我故意讓她知道，以便看她的反應。但是，結果這計劃也失敗了，她除了表示担心之外，並無破綻。還常常祈禱，望菩薩庇祐，早日尋回翠玉羅漢。」

林愛莉道：「這麼看來，皇后根本無可疑之處，爲什麼你們要懷疑她？」

昨晚巴薩對呂偉良師徒二人解釋時，林愛莉已和小林等人到宇素家中去了，所以她知道並不淸楚難怪她現在有此一問。

巴薩向她解釋說道：「寶庫是一座巨大的新式保險箱，一切密碼和開關方法，只有幾個人知道，那就是除了皇上和皇后之外，還有皇太后以及一位宮中大臣。」

「既然有四個人知道，怎麼會單獨懷疑皇后？」林愛莉說。

巴薩道：「根據寶庫中留下的指紋和鞋印，證明只有皇后入過去。由第一重開門至到內部，一切顯示出與皇后有關。那些證據，皇上也親自過目。」

國王嘆氣道：「是的，但她的私人首飾箱，化裝箱等都搜過了。」

巴薩補充說：「此外，我們還秘密調查過皇后的遠親近戚以及一切可能有來往的親友，結果都找不到一點兒綫索。」

呂偉良道：「那些指紋和鞋印會不會是某一次皇后進入寶庫留下的？」

國王說道：「平時沒有人入去的，除非遇上特別高慶的日子，才由我在掌管大臣的陪同下，進入寶庫將一些須要佩戴的珠寶珍飾取出，但亦須依例由掌管大臣登記在旁，由我簽了字，才可取去。等到最後還原時，也要由我驗明眞僞，親手放回寶庫，這才算是正常手續。」

阿生揷口問道：「掌管大臣，是個什麼人？」

「他是元老輩大臣。」國王說，「通常是由一班德高望重的大臣中選出來。」

「他會不會有可疑之處？」阿生問。

國王笑道：「照理不可能，即使他存心盜寶，要經過重重守衞，結果我們一定有綫索可尋的。何況他若非絕對可靠，也難以入選啊！」

阿生道：「人心隔肚皮，有時知人口面不知心啊！」

國王說道：「時間是最好的考驗，歷年來他的表現就是信心，何況他要涉足內宮，根本無法避過御林軍的耳目。」

這時候，一名內侍臣已進來報告，御宴已經準備好了，恭請各人入座。

阿生其實早已腹如雷鳴，這時正是恨不得立卽坐下就吃。

各人依次入內，只見一張大圓桌之上，金壁輝煌，一切飲食器皿非金則銀，眞的是看得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

呂偉良等人發覺另一邊門內，走出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年靑美女，穿金戴銀的，珠寶滿身，不問可知，她當然就是皇后。

不知是否B國受了西方國家的影响，國王也西化了。只見他輕輕吻了一下皇后之後，就把她介紹給呂偉良等人認識。

皇后笑容可掬，頻頻向各人招呼，英語雖然說得有點生硬，但各人也總算聽得懂。

呂偉良等人老早聽了巴薩的說話，學了一些簡易的宮廷禮節，這時總可以勉強應付得來。但國王看見各人彬彬有禮，反而笑道：「大家不必太客氣，太后不在，一切不妨從簡。」

阿生聽了最後一句，有如皇恩大赦，那裏還會客氣。於是立卽據案大嚼，呂偉良三番向他示意，可惜阿生實在太餓了，竟未注意及呂偉良的眼色。

林愛莉與皇后坐得接近，兩個女人竟然談得份外投機。

皇后上次曾陪同國王出遊，原來她也非常仰慕「迷你女賊」的大名。雖然林愛莉一向被人稱爲「迷你女賊」，但在這裏國王和皇后都稱她爲女俠！

各人談得十分投機，使到巴薩將軍在心理上也放下了一塊大石。

菜色之中有些很新奇，除了阿生之外，其餘各人只是淺嚐卽止。

飯後各人回到客廳裏去，皇后頻頻邀各人嚐試一種宮中名酒。呂偉良等人恐怕却之不恭，只有從命。

酒味很醇很甜，但呂偉良仍然不敢多飲，同時他又示意阿生等人，担心他們飲醉了會誤事。其實這只是飯後的茶水而已，不一定要乾杯的。每人一杯在手，氣氛也許變得融洽一些吧！

四個男士談的是世界大事，兩個女人說的無非家常與時裝等等。

林愛莉覺得皇后很平民化，也非常健談，但是，忽然之間，她感到無限驚奇，因爲她無意中發覺皇后的聲音變得緩慢而低沉！

這是怎麼一回事？

林愛莉一時之間也難明究竟，再細心觀察，只見皇后雙眼直瞪瞪地盯住她的手部，她的手腕正擱在沙發椅的扶手之上。

她的手到底有什麼不對？

林愛莉終於發覺了，原來自己所戴的是一隻水晶表面的新手表。可能就是這隻手表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吧？

坦白說，林愛莉的手表並不名貴，只是有一種迷人的光澤，在燈光反映下，閃閃生光而已。

這雖是午間，但室內的天花板之上，仍然亮起了燈光，林愛莉剛才有意無意之間一動一動的，令到表面發出了奇異的反光。但是，皇后爲什麼會盯着它，口呆目瞪呢？

這種古怪而又神秘的現象，如果換上了別人，可能會給她嚇呆了。但是，林愛莉是個有經驗，有知識的女子，加上她在加拿大時期，結識過一位魔術師男朋友，也看過他對別人施用過催眠術。所以，這時她立刻就想到那方面去！

正當林愛莉呆想之際，呂偉良等人也發覺這邊情形似乎有些不對！

由於呂偉良等人的視綫移了過來，國王也發覺了這情形。

但是，國王似乎並不感到驚奇，他說道：「她的老毛病又發作了。」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自然了解到皇后可能是個神經極端衰弱的人。但聽到了國王這麼說，他也故意地問道：「什麼老毛病？」

國王說道：「她有夢遊病。但是，這幾年以來，很少發作，眞奇怪！現在還是日間，她爲什麼會這樣？」

國王說着已由一張沙發上站了起來，但林愛莉立卽用她的右手制止各人移動。

林愛莉的手表是戴在左手腕的，這時她的左手依舊擱在椅子的扶手上，繼續輕輕搖動，讓皇后呆呆地盯實她的手表！

林愛莉一邊制止各人過來，一邊說道：「綫索終於在無意中找出來了，相信答案很快就可以找到。」

國王和巴薩將軍都感到驚喜交集。驚的自然是目前這奇異的現象，喜的就是剛

才林愛莉那一番有把握的說話。

林愛莉緩緩站了起來，皇后的視綫也跟隨着她的手表移動！

皇后顯然已進入了催眠狀態，雙目無神，面無表情，一切顯得非常痲木。

呂偉良也知道這種病態的人最易被人利用，林愛莉現在大概是要進一步去了解她。因此，呂偉良悄悄對巴薩等人說：「別驚動她，她在催眠狀態中，可能會說出眞相的。」

巴薩等人果然噤若寒蟬。

國王也獃在那邊，木然看着林愛莉口中喃喃自語，她是要對皇后作進一步的催眠。

林愛莉從魔術師霍根那裏學過了這一套，因此她了解到皇后剛才只是陷於半催眠狀態，根本未完全失去理智。

但現在經她再施術後，皇后已將雙目閉上，完全進入催眠狀態中！

林愛莉於是把握機會問她：「皇后，你有沒有單獨到過皇宮中的寶庫？」

「有的。」皇后喃喃地說，答得又緩慢，又低沉，像一個人在夢囈時的情形一樣。

「寶庫中當然有許多値錢的寶物，是不？」

「是的。」

「你還記得嗎？其中有十八個羅漢雕像，是用緬甸翠玉雕刻成的，十分精緻名貴。」

「我當然記得，我已把它送給法野大師了。」

此語一出，在場的人無不驚奇，尤其是國王和巴薩將軍二人，更是緊張不已。

林愛莉繼續向她問道：「誰是法野大師？」

「就是金佛寺那位高僧。」皇后怔怔地說，「他喜歡這東西我就送了給他！」

國王突然撲過來，揮掌力摑過去！

呂偉良等人在旁看見這情形，難免大吃一驚！但是，他們彼此間距離稍遠，事出突然，也來不及制止！

皇后被國王力摑一掌，登時有如從夢中驚醒，她出奇地撫摸着粉頰，呆了似的問道：「到底怎麼一回事？」

國王怒火冲天地說：「嘿！你幹得好事！竟然勾搭那個野和尙，我一直對你信任，想不到……」

說着他又要動手打人，但給林愛莉一手搭開！

林愛莉道：「你別這樣，她根本甚麼也不知道，只是中了人家的詭計。」

皇后珠淚漣漣，飲泣着說：「到底我做錯了甚麼事？」

林愛莉示意呂偉良等人先將國王勸開，然後對皇后說道：「你有沒有進入過內宮中的寶庫？」

皇后道：「入過去，但最近沒有。」

「你見過十八羅漢玉石雕像嗎？」林愛莉又問。

「見過了。」皇后似乎想起了國王力摑她的原因，說道：「原來你們以爲我就是盜寶賊，唉！眞的是寃枉啊！我怎麼會做出這種下流的事？」

國王却高聲駡道：「你好厚的面皮，剛才你還親口認了……」

呂偉良立卽制止他，說道：「皇后可能是患上了個性分裂症，你要冷靜下來，眞相遲早總會大白的。」

巴薩將軍也幫着呂偉良從旁勸駕，另一方面，却吩咐御林軍大舉包圍金佛寺，把那裏所有的和尙都扣留起來！

林愛莉沒有向皇后進一步解釋，只是繼續問道：「你當然認識那高僧法野大師吧？」

「是的，他是金佛寺的主持，也是個法力無邊的高僧。」皇后又怔怔地反問道：「到底有些甚麼不對？」

林愛莉又問道：「你非常相信他，是不？」

皇后答道：「是的，我每次到金佛寺去參神都希望能够見到他，那只不過因爲他能指示我避凶趨吉，消災解難。」

「他有沒有對你說過皇宮寶物的事？」林愛莉問道。

皇后毫不考慮地答：「沒有，絕對沒有。」

「我想，你還是想想淸楚，他一定有提及的，尤其是十八羅漢的雕像。」

「沒有，爲甚麼你一定要我說有？」

林愛莉苦笑聳肩，然後過來對呂偉良說：「現在情形已經很明顯，她是被人利用的，法野大師一定是個妖僧，快把他擒來！」

巴薩將軍在旁說道：「我已派人去把他捉拿了。」

國王嘆氣說：「夢遊症可能就是她的弱點，但想不到會鬧出這麼大件事。」

林愛莉說：「如果她在催眠狀態下進行的一切過程，在淸醒過來之後，是一無所知的。因此，你儘管生氣打她，駡她也是枉然！」

阿生說道：「我想和小林趕往金佛寺看看，可能對方非常狡猾……」

但阿生話未說完，皇后已經衝了過來，說道：「你們到底要怎麼樣？佛門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法野大師決不是個賊，你們千萬不可開罪了他，否則便會闖出禍事來！」

國王大怒，喝了一聲，外面立時闖入數名男女侍臣，將皇后半推半扯地帶走！

至此，呂偉良等人不再有甚麼懷疑，眼前此人當然就是B國君王。

國王下令備車，他要親自偕同各人前往金佛寺一看究竟。

巴薩將軍立刻親自領頭，召集御林軍中的精銳，護駕前往！

呂偉良感到事態嚴重，他不知道林愛莉有沒有攪錯，到底她是否眞的學會了催眠術，以及皇后的表現失常是否另有原因？呂偉良仍然感到懷疑。

各人離開了皇宮，與國王一同乘車前往金佛寺。

車隊還未抵埗，各人便感到情形似乎有點不大對勁，街道上亂糟糟的，好像發生了甚麼意外一樣。

國王在御林軍護衞下，也感到吃驚，巴薩將軍立卽查問街上到底發生甚麼事。

據衞士回報：市民反對御林軍大搜查金佛寺，更反對拘捕高僧法野大師。

國王知道了這情形，也担心情況演變下去會變成一場不可收拾的暴動，但是，

既然有了綫索，又豈可白白將他放走？

外面的情況越來越亂，大批市民高聲呼叫，有些更與包圍金佛寺的御林軍發生直接衝突。

巴薩將軍以職責所在，加上國王的安全要緊，立刻下令車隊停止前進，同時召喚軍警前來助陣，以策安全。

但是，呂偉良覺得這樣也不是辦法，軍警用武力鎮壓只有造成悲劇，市民的迷信頭腦不會有甚麼理智可言的。

因此，呂偉良對巴薩將軍提出警告，千萬不可使用暴力。

同時又對國王建議道：「我以爲應該向他們廣播，甚至說謊也是必要的。」

林愛莉也說：「是的，國王，我以爲你應該親口對他們廣播，在未搜出證據之前，不如就說謊吧，只說你前往金佛寺進香這樣也許可以平抑一下羣衆的情緒。」

阿生也覺得事態嚴重，羣衆在激動情緒中，最易被人利用。

他低聲對巴薩將軍說道：「你的責任重大，快些設法召來一輛有擴音器的警車吧！」

是的，巴薩將軍身爲御林軍首長，他陪同國王離宮出遊已不是第一次了，過去每次在街道上經過，羣衆無不肅然起敬，但今次他們却像瞎了雙眼一樣，視若無睹，反而歇斯底里地狂叫，眞的是令人難以相信！

阿生担心局面難以控制，與小林首先下了車。

巴薩將軍利用近衞軍的力量，排衆而前，無奈四周人潮湧湧，寸步難行，皇室車隊已陷於人潮之中，情勢非常之危急！

阿生和小林下了汽車之後，立即攢進人羣中，他們的目的是要找一輛警車，可是，當他們衝過人潮之後所見到的，竟然是一輛裝甲車，後面跟着的是數輛消防用的救火車。

阿生知道警方的用心，他們顯然企圖以强硬手段對付羣衆。

阿生走到一輛警車之前，對一名警官出示他的特警證件——這是巴薩將軍替他們從當地警方手上取回的國際性證件。

那位坐在警車前面的警官其實早已認得阿生，因爲他曾二度進入當地警局之內，後來更成爲巴薩將軍的貴賓，自然更加令人爲之觸目不已！

趁住警車尚未陷入人海人山之前，阿生說話時對方仍然可以淸楚聽到。

阿生示意警官道：「國王正陷入人潮之中，他叫我傳令出來，你們切不可使用武力，否則局面會一發不可收拾。」

阿生當然又是一片謊言，國王根本沒有說過這話，但是他看見警官頭戴鋼盔，全副武裝，如臨大敵似的率領警隊開到這裏來，不問可知，是準備向羣衆施壓力的，因此阿生情急智生，覺得說謊亦屬必要，否則萬一警方眞的動起手來，後果就更加難以想像。

警官半信半疑，問道：「請問皇上在那裏？」

阿生指指那邊：「就在皇室的車隊中，目前須要一輛配備有擴音器的警車，因爲國王要對大家講話，你快些去想想辦法吧！」

警官立即命令他身旁的司機，拉响了警號，把車子開入去！

阿生也想得到這位警官的心情，如此他及時救駕，確是一個晉升的大好時機，無奈前面人牆處處，羣衆的咆哮之聲震耳欲裂，竟然將警車的號角聲也掩沒了。

羣衆不讓路，警車寸步難行，要不是阿生有「御旨」在先，警官在這時候勢必開槍示警。阿生的「御旨」雖是假傳的，但對警方的行動顯然已發生了作用，警車只能一步一停的，迫進人潮中去，希望可以逐步靠近皇室的車隊。

但是，人潮越來越擠，阿生和小林二人剛才由裏面擠出來已經非常吃力，要不是二人同是受過嚴格的特警訓練，相信也無能爲力。

這時他們在外圍地帶看見這種情形，也爲之担心不已，担心這樣演變下去，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的暴動！

那一邊，已有婦孺頻頻傳出呼天搶地的救命之聲，現場上的御林軍與警隊，根本無能爲力。

阿生越看越驚，越驚越急，根本又無法可想。

就在這時候，直升機在頭頂上响起，其中一輛飛得十分低！

阿生正仰望之際，十字車的鈴聲又自那邊傳來。阿生和小林立即跳了上去，扶住了車門，把司機嚇了一跳！

阿生一邊出示特警證件，一邊叫司機繼續响鈴前進。

說也奇怪，有如潮水一般的羣衆對警車不讓路，但對前來救人的十字車却紛紛閃避，讓車子直開過去！這可能正符合了佛教徒心目中的「慈悲爲懷」！

阿生對司機說出國王被困重圍，警車寸步難行的情形之後，司機會意，繼續响鈴前進，羣衆紛紛讓路，轉眼已駛過了警車之旁。

由於有十字車作開路先鋒，警車很容易跟隨在後面，亦步亦趨的，好容易才開抵皇室車隊附近。警官立即指揮其中一輛裝配有無綫電設備，同時有擴音器的警車，開到御車旁邊，讓國王當場發出緊急呼籲！

巴薩將軍護駕有責，指揮御林軍在四周佈下了陣勢，以防羣衆湧入警戒範圍之內。

與此同時，阿生發覺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已不在御車之內。

阿生大吃一驚，忙問巴薩將軍。

巴薩說道：「他們要衝進金佛寺去，我無法加以制止！」

阿生向小林遞了一個眼色之後，已迅速闖進了人潮之中。

羣衆百份之一百是佛教徒，他們情緒所以如此激動，完全是因爲御林軍圍搜金佛寺，聲言要拘捕寺中和尙和法野大師而起！

但是，現在國王的聲浪已逐漸蓋過了人羣中傳出的叫喊聲。

國王一方面解釋一切出於誤會，另一方面也命令羣衆離去，以免令到佛門勝地沾污。

看來阿生等人的建議是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但是，阿生和小林擠過了人牆之後

，仍然無法找到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

金佛寺四周佈滿了御林軍，大門亦已經關上了。

阿生向一名御林軍將領查問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的下落，這才知道二人確已進入了寺院之內。

御林軍將領認爲這是國王的貴賓，自然不敢擋駕，於是阿生和小林亦可以順利入內。二人剛進入了寺院之內，便聽到了一陣陣吆喝之聲，一班「御用殺手」們正在對和尙們拳打脚踢，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正極力勸阻他們。

呂偉良沒有像阿生那樣假傳御旨，但「御用殺手」們都曉得他們來頭不小，既是他們上司的貴賓，也是國王的人客。

因此，寺內僧侶們得以暫時的喘息機會。但是他們仍然不允說出法野大師的下落！這正是御林軍便衣人員所以動手迫供的主要原因。

一名頭目對呂偉良他們說：「寺內各處都搜過了，就是不見了那妖僧。」

呂偉良說：「慢慢找吧！他是這班人的精神領袖，在他們未明眞相之前，他們是不會帮着你們的。我看你們的態度還是溫和一些，讓我們試找找。」

御林軍便衣頭目命令衆僧侶站過一旁，但是他們却充耳不聞。

每一個和尙都閉上了雙目，口中唸唸有詞，手中拿住一串佛珠，在大殿之前團團而轉，繞圈而行。

呂偉良担心這班「御用殺手」又向和尙們施暴，留下小林一人在旁苦勸，他們師徒二人和林愛莉則跑到禪房後面去了。

御林軍一名便衣頭目跟了入來，同時對呂偉良他們說道：「你們不必枉費心機了，這裏每一寸地方我們都搜過了。」

呂偉良一邊與他併肩走着，一邊說道：「我們不一定要找到他，相信你也明白的。」

頭目說：「我當然明白，但是，那十八尊翠玉羅漢也一樣沒有下落。」

呂偉良等人入到後院，只見靜悄悄的，鬼影也不見一個。

禪房看過了，後院也看過了，眞的是每一吋地方都看過了。御林軍們既然一無所獲，呂偉良他們相信也會毫無辦法。

但是，十八羅漢翠玉雕像每具只有寸半長，如果逐個的分散收藏在寺內各處，相信要把它逐一找出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無論如何，林愛莉和阿生已去進行是項精密的搜索。

呂偉良則在那名御林軍頭目的陪同下繼續在寺內各處視察。

寺內地方寬闊，尤其是後院更加闊大，假山石椅，亭閣，靑松翠竹，處處可見，眞的是風景幽雅，氣氛怡人。

一口古井在院中一角，呂偉良俯首下視，但見下面深不可測。

頭目在旁說道：「這口井已經廢置了許久，下面只養老鼠。」

呂偉良用萬能鐵杖中的電子電筒往下照射，一陣「吱吱」叫聲傳了上來，隱隱約約可以看見井底之下，有些小白鼠驚惶奔竄。

呂偉良道：「原來是白老鼠，這些小動物應該養在籠中才對。」

御林軍便衣頭目說道：「僧侶們認爲這是吉祥之物，每天都將食物投入井內，這也就是他們爲什麼不塡閉這口古井的主要原因。」

呂偉良未到班市之前，已經知道B國這個國家環境特殊，人們的思想也相當落後，民間迷信的事情更是隨處可見。

呂偉良與頭目轉到一處凉亭之側，突然傳來一陣「撲撲」之聲，一羣鴿子受驚飛了起來，迅速升空！

呂偉良仰望天際，但見鴿羣有如機羣，急速沒入雲層之中。

他心裏有些內疚，早知如此就不該闖到這邊來，害得鴿子們受驚！

白鴿是和平的象徵，事實上牠們實在也非常之可愛。起碼彼此間能够和平共處，不會互相殘殺。

呂偉良正瞪住鴿籠想得出神，身旁的御林軍頭目又說：「籠子裏我們也搜過了，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堆鴿糞。」

呂偉良這才明白剛才鴿羣何故會一飛冲天，原來牠們已一再受到騷擾，難怪驚魂不定了！

不過這一句話，却提醒了呂偉良；雖然頭目的意思只是告訴他鴿籠之內並無賍物發現。但是，呂偉良却因此想起了鴿類之中，有一種信鴿是懂得認路的。

呂偉良順口問道：「你們皇宮之內，似乎也養了這些白鴿，是不？」

頭目不知道俠盜的用意，只答道：「是的，我們皇宮之內什麼都有。」

呂偉良與頭目剛剛離開那兒，天空中又飛回一隊鴿羣；呂偉良担心牠們受驚不敢回巢，急忙拉住頭目，往一處花叢中躲去！

頭目不明所以問道：「怎麼回事？」

呂偉良一邊仰望天空，注視着鴿羣陸續回巢，一邊又對頭目說：「你最好靜伏在這裏，不要亂動！」

頭目正要問明原因，呂偉良已拄杖沿住花徑，蛇行鼠步的，回到那鴿籠附近。

鴿子們似乎並未發覺呂偉良又捲土重來！

等到牠們發覺有人走近時，呂偉良已經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朝向天空的一大塊鐵綫織成的網拉動，讓它罩住了那個缺口！

這一次呂偉良再不內疚，他是迫於無奈的，因爲他須要查明白一件事。

那名御林軍頭目見狀立即走過來，他似乎明白了呂偉良要進入鴿巢裏去，因此說道：「沒有用的，裏面每一寸地方我們都查看過了。」

但是，呂偉良却沒有理會他，一邊把鴿籠一個入口拉開，一邊對那頭目說：「你也進來帮帮我，我會教你怎樣做的。」

頭目明知呂偉良是皇上的貴賓，豈敢怠慢？於是也彎腰走了進去！

這個大鴿籠是有十尺丁方那麼闊大，超過了六尺高，儼然是一間小屋。除了部份地方用木料結構成一個個方格，讓鴿子居住之外，其餘大部份地方是露天的。只是露天的地方用鐵綫網圍攏。

除了朝天地方有個大出口，設有活動門之外，另一個出口却是供餵鴿人出進，以及淸理內部時用的。這種設計不但讓鴿子有時可以凌空飛翔，亦可以爭取陽光。

只要地方許可，相信許多養鴿人也懂得這種設計。

呂偉良和那御林軍頭目入到內面之後，立即把籠門掩上，以防鴿子飛了出去！鴿子受驚，紛紛飛撲，無奈朝天那唯一的寬大出口已被活動鐵網所掩蓋，再也無法像剛才那樣一飛冲天！

呂偉良對頭目說道：「順手抓住牠們，看看足部有沒有東西綁住，卽使是一條綫，也不妨讓我看看，明白怎樣做嗎？」

這麼簡單的事，頭目當然明白的。於是兩個人分工合作，在籠內各處走動，抓來鴿子檢閱了一遍。由於籠內鴿子超過一百隻以上，爲了避免混亂，呂偉良和頭目二人，分別將檢查過的，由活動天窗中放走！差不多有半數鴿子被驗明沒有問題之後，已被放出籠外！就在這時候，林愛莉和阿生已回到院子裏來，隔住籠子問道：「你們在裏面幹嗎？」

呂偉良這時剛好抓住了一隻鴿子，他一邊走近門旁，一邊隔住鐵絲網對他們說道：「你們來得正好，我要讓你們看看一些東西。」

林愛莉和阿生隔住鐵網看見呂偉良把鴿子雙足朝天，然後拉高牠的一隻脚出示給他們看。

二人看不出有什麼不對，林愛莉忍不住問：「到底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指住一隻鴿子的脚部說：「這是一處傷痕，分明給鐵綫紮過了。」

阿生立卽明白過來，說道：「對了，只有鴿子可以越過皇宮中的電子防盜系統。但是，那些寶物呢？找到了嗎？」

呂偉良對二人說：「你們也進來幫幫我，贓物卽使找不到，也希望找出一些綫索來。」

二人推開鐵網活動門，彎腰進來。於是籠內變了四個人八隻手，工作自然加倍快速。

結果，他們在鴿羣之中，找出了差不多十隻鴿子，足部都是有綁紮過的傷痕，但是要不是小心觀看，好容易疏忽了。

呂偉良分別留下這些有傷痕的鴿子，同時又攢入那些木屋中搜索。

有些鴿巢太小，只容一隻手伸入去，但呂偉良仍不放過。

鴿巢中有乾枯的稻草，呂偉良亦令各人將它一一翻倒出來，看個淸楚。

但是，除了鴿子足部的傷痕之外，可以說是一無所獲。

呂偉良獃在籠中沉思一會，終於把二隻鴿子交給頭目帶走！

他們臨時離開鐵籠時，把朝天的天窗活蓋揭開，好讓其他鴿子回巢。

寺外的情形似乎緩和了許多。羣衆們在警方的勸諭下紛紛散去！

國王暗自揑了一把汗，他完全意料不到今天會這麼尷尬。

眞正悄悄舒了一口氣的，應該是巴薩將軍。他在極度慌張之際，差點兒下令御林軍開槍驅散人羣，幸好及時聽了呂偉良的勸告。否則，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沙勒的特警組織和警方的人都紛紛趕到金佛寺來。

尤其是沙勒，他的心情更爲緊張。原來他們搜遍了全市大小寺院，就只有這一間例外；因爲金佛寺是皇家進香的地方，等閑人也不敢冒犯這佛門勝地。

沙勒這時又携來了另一幅畫像——這畫像的面部輪廓仍然是「尚可信」的，唯一不同的就是禿頭的；先前那幅發給每一名警員的「尚可信」照片，却是有頭髮。

呂偉良看見沙勒把那幅畫像遍問寺中僧侶，但是却沒有人去理睬他！

倒是巴薩將軍在旁看見了，忍不住說道：「不必查問了，他就是法野大師。」

「原來法野就是他？」沙勒呆了呆！

巴薩將軍與沙勒之間原有許多誤解之處，但那無非是爲了公事上「各爲其主」，以致誤會重重。現在想不到他們又在這兒聚頭。

呂偉良乘機過來拉攏二人，希望他們的裂痕可以藉以彌補。

巴薩說道：「處長先生，你不是佛教徒，也難怪你不認識法野，但我時常保護皇上皇后來此進香，見過他了。這畫像雖則不大似樣，也像了七分。」

沙勒摸摸後腦：「然則，我們的綫索可以稱得上是『殊途同歸』了。」

呂偉良說道：「你又有了什麼新的綫索？」

沙勒由口袋中摸出了一尊綠晶晶的雕像，登時令到在場的人都爲之驚奇不已！

國王在那邊走過來，沙勒立卽行禮。

國王接過那寸半大的翠玉雕像，喜不自勝地說：「這就是十八羅漢其中之一。你從何處找到的？」

沙勒據實說道：「是我們特警組澈底再三搜查費爾家中時，在他的遺物中找出的。可不知是否就是皇上的失寶之一？」

「正是，但還有其他十七尊？」國王問道。

沙勒說：「我們只發現這唯一的一尊。其餘十七尊，是否也是同一模樣的？」

「不！十八羅漢，個個不同的，他們其實就是佛門十六弟子加上降龍服虎二氏——迦葉尊者，軍徒鉢歎尊者，湊成十八羅漢。」國王舉起手中玉雕像說：「這個就是迦葉尊者的雕像。」

呂偉良雖然不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但他也知道十八羅漢都有名堂的。

根據佛經說，佛有十六大弟子，曾受佛敕，永住此世而濟度衆生者。

他們就是：賓度羅跋羅墮尊者（又稱賓頭盧頗羅墮）、迦諾迦伐蹉尊者、迦諾跋釐惰闍尊者、蘇頻陀尊者、諾詎那尊者、跋陀羅尊者、迦理迦尊者、伐闍羅弗多羅尊者、戍博迦尊者、半托迦尊者、囉怙羅尊者、那迦犀尊者、因竭陀尊者、伐那波斯尊者、阿氏多尊者、注荼半托迦尊者等十六大弟子，再加上迦葉尊者和軍徒鉢歎尊者湊成了世人所謂的「十八羅漢」。

撇開了一切經典考究，單是這方塊翠玉已是名貴可觀。

沙勒既然受到國王的查問，只有說出追查費爾遺孀的經過。

原來費爾除了遺下大批現鈔之外，他的妻子也把這尊玉石雕像收藏起來，特警在搜索中也找不到。但費爾太太却一直受到跟蹤和監視。

費爾太太終於悄悄把這寶物拿去向人兜售，準備換取現金，離開班市，結果就

給特警人員拘捕。

這時費太太才說出這是她丈夫交她保存的。

至此，費爾太太也不能再隱瞞，繼續說出當時的眞相。

原來朱四那傢伙不知從何處獲得這雕像。他是警方綫人之一，却認爲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於是便帶着它，約晤特警組人員，企圖在討價還價中，可以取得一些甜頭。想不到朱四到達那間空置艇屋時，立卽被人殺害。兇手只有躲了起來。

兇手可能就此認得了田木和乃康二人，心有不甘，偏偏翌日報章刋登朱四被殺消息時，又未提及這尊玉像，因此，才引致有人收買特警費爾的事發生。

那個叫「尚可信」的人，現在已一致被認定就是法野大師。

法野年紀在五十歲左右，但是，如果費爾太太沒有對警方說謊的話，法野是懂得化裝術的。他化了裝變成一個俗人之後，才去拜訪費爾，化名爲尚可信。目的就是爲了要找回「迦葉尊者」的雕像。

却想不到費爾這傢伙貪而無厭，他不但接受了「御用殺手」的酬勞，負責提供特警組內部的消息，同時也接受了法野的金錢，答允代查乃康和田木二人是否侵吞了玉像的事。

結果，當然是田木和乃康二人中飽私囊，在朱四身上搜得玉像，悄悄地正待價而沽。這件事給費爾查到了，借故出價購買，而將二人殺死，然後取去了玉像。

事後他妻子知道此事，對玉像愛不釋手，於是他們又把心一橫，索性吞了這寶物，留作傳家之寶，以爲神不知鬼不覺，想不到却弄出了這許多事來。

當然，費爾不是用特警組所配用的手槍，而是私自購買的，配滅聲筒的手槍。

他的做法結果還是逃不過法野的法眼，法野雖然不敢肯定他吞了寶物，但連串的不幸事件，却可能由費爾而引致各方面找到法野的身上來。因此，那晚開冷槍把費爾射殺的人，實際就是法野。

法野怎麼會看中了皇寶的「十八羅漢」雕像？又用什麼方法令到皇后雙手奉上？的確令人難明。更奇怪的，就是爲什麼另一尊却會落入朱四的手中？

看來能知道這答案的，只有法野大師一人。

巴薩將軍既然證實了沙勒要追緝的「尚可信」其實就是法野大師。國王也看過那畫像有七分相似，於是通令御林軍封閉寺院，周圍數丈範圍之內，亦不准任何人接近。

虔誠的佛教徒雖然一度狂叫咆哮，但經國王廣播解釋一番之後，他們已紛紛離去，情緒一經平伏，往往就會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佛寺中一切可能藏匿的地方都搜過了，找不到法野，更找不到其他十七尊羅漢雕像。

在御林軍配合特警和當地警方的行動之中，「鐵枴俠盜」呂偉良和「迷你女賊」林愛莉二人，已由巴薩將軍的陪同下，乘車返回皇宮裏去。

呂偉良把携回的兩隻白鴿做了記號，用一塊寸半左右大小的石頭，縛在鴿子的足部，然後由皇宮的御花園中放出。

不久之後，阿生和小林等人，便在金佛寺後院的鴿籠附近找回這對鴿子。

由於那寸半大小的石子和羅漢雕像大小相等，重量亦差不多，所以呂偉良認爲他的假想不會錯，十八羅漢雕像，就是如此這般偸運出宮外的。

這項試驗亦同時解答了一項疑問：就是每次皇后進寺拜佛時，必有御用保鏢陪同，此外還有宮女侍候等人，照計，法野不可能在衆目睽睽之下接受皇后這種「厚賜」。

情形可能是：法野用催眠方法令到皇后聽從他的指揮，先下手從寶庫中偸出「十八羅漢」，再用鴿子逐件運回金佛寺。

但是，法野既不能進入宮中，他又如何能對皇后施用催眠術？

根據林愛莉從魔術師霍根那兒得到的知識，却認爲這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法野有着深不可測的新奇方法。

無論如何，法野已在各方面被廣泛通緝。金佛寺的後院裏，一批警方專家正在研究那些鴿子盜寶的可能性。

呂偉良不明白當地的法律，因此，在後院散步中，他問沙勒：「萬一法野落網，他可能被判罪嗎？」

沙勒說道：「這裏的法律也要講究證據的，如果不能證明法野去找過費爾，又不能證明他殺了朱四，又或者完全找不到那些皇室寶物的話，相信他卽使落網，但他的律師仍然可以爲他洗罪。」

呂偉良嘆氣道：「看來他可能已逃出了本市，其實他手上那十七尊玉像，已足夠他享用一輩子！」

「不怕對你說，我已通知國際特警總部，協助通緝此人，同時注意有人可能出售玉像的事。」沙勒又說：「不知怎的，我總覺得他還留在這寺院之內。」

「但是，這裏每一寸地方都搜過了，可不是嗎？」

「不，還有一個地方未搜。」

「什麼地方？」

沙勒指指那口古井：「我眞想到井底去看看，又怕中了毒氣。」

「是的，我也有同感，我也想下去看看。」呂偉良說着走到了井邊，「下面有白鼠，照理不會有毒氣的，否則那些白鼠又豈能生存？」

「你怎麼知道井底有白鼠？」沙勒出奇地問。

「我曾用電筒往下面照射過。」

「既然不可能有毒氣，我們立卽去叫人準備一下，趁未天黑，下去看看！」

於是二人離開了井邊，把這意見向巴薩等人提出。

巴薩將軍與沙勒的誤會已告冰釋，他立刻叫人準備燈光和繩索，派人到井底去看看，說不定井底之下另有天地。

寺中僧侶聞訊，大力反對，但國王也在着，只要他不反對，任何人反對也是沒有用的。沙勒要親自下去看看，其他人則在旁戒備。

井底之下原是一片黑暗的，卽使烈日當空亦難例外，但現在却給照明工具把裏面照耀得如同白晝。

（以下轉入第84頁）

婦女基本防身術
創敵防身健美法

無心山人

序言

「防身」者，防備自己被人侵害也。舉凡學拳統以防身為歸，有懷技終身，不得一顯身手的，這因未遇侵害者的關係。我們學拳，寧可終身不用，切不要，到了用時，施不出來，學而不用，可以傳人，可以健身。用時沒有，現學可來不及了。

筆者常說，學拳首重涵養，千萬不要一碰就來火。或剛學了點三脚毛，就想跟人動手動脚，或是學的拳脚還沒像樣，喜在人前賣弄，這都是貽笑大方的劣行。

婦女生活安全須知

婦女防身術，專為婦女而寫，婦女與男子不同，有許多事情，必須特別注意，否則最易鬧出意外，筆者現把婦女日常生活，析為四項要點，並把它一一釋列，俾使小姐，太太們看了作為切身參考。

一　服飾

歹徒覬覦女子的出發點，不外財，色兩事，一般婦女，不論老少，都喜歡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艷光四射，這不過要強調本身駐顏有術，生活富裕而已。

如果為了某種必需，而定欲加以服飾時，當然可以例外。否則還是樸素些好，有的男子，見妳打扮得特別華艷，往往對你表示殷勤，好感……如係善意固無足慮，若懷不規之徒，至少要在心理上，加以準備。

華服艷裝，珠光寶氣……這些美人的飾物，尤其是那年輕的少女和少婦們，對它特別感興趣，有辦法的儘量炫耀，沒辦法的，挖空心思，也要滿足自己的欲望，這在正人看來，倒無所謂，若給歪人碰上，這是大買賣上門了。目前社會，不要說在晚上，就是大天白日，都有人敢剝妳的皮，等到人財兩失，再去報告警局，還有何用？

說起首飾不戴最好，就是非戴不可，亦只是點綴而已，衣服只要整潔大方，質料不一定要華貴，財帛不露相，不多說少道，這都是保身安命的好辦法。

二　白天走路

出外郊遊，上街購物，太太小姐們，為了安全，最好是二，三人結伴同行。萬不得已，單獨行動時，務要和別的同性保持聯絡，走得不可太遠，有人跟踪，應該立即折回人多的地方，歹人如果用言語挑戰，儘管裝作沒聽見。必要時可採口頭敷衍，以為脫身的掩詞。如果對方強攻硬上，那妳趕快準備應戰吧。

有人說，現在是什麼時代！還教人去學這些不合潮流的花樣。這話錯了。古人說：「小心無過悔」。與其事後懊悔，何如事先防備的好？

三　夜晚走路

夜行，多屬學生與職業婦女，此係日常生活，無可避免，有的住在光明大路或鬧區，有的住在僻幽弄堂或小巷，大路鬧區，歹人不易下手，小弄陋巷，確是歹人出沒的好去處。

夜間走路，儘量少帶東西，就連皮包，最好也不帶。要帶大皮包須挂在肘上，小皮包須掖置腰間，有錢可以暫放在衣袋內，說也怪，現在婦女衣褲，連一個口袋都沒有，這是多不方便的事，為了特殊安全起見最好在衣衫上做一兩個暗口袋。確是保全生命的要訣。

夜間要進幽巷的時候，最好有人同行，或跟在別人後面進去，萬不得已，單身的話，儘量保持心神安定，不可亂想。以免臨事慌張，眼要注意左右及前方，當心有無可疑人物，耳要凝聽身後聲响，以防歹人跟踪，歹人侵犯，務宜鎮靜，該用柔的不可用剛，該用剛的不可用柔，切不可亂。不亂自有脫身妙法。

如係家庭主婦或年輕女孩，無事最好不要單獨夜遊。事非得已，應該早出早歸，以免家人懸念。

四　交男友

時代進步，男女間的距離，無形又接近了不少。只要是交際場合，不論屬於那方面，交個把男友是毫無問題的。不過，自己找總覺不妥當，第一，妳不了解對方根底，他雖說的天花亂墜，拘心自盟，妳也不知他是真是假，第二，妳在初戀時心理又不健全，一旦為其所惑，後果不堪設想。現在社會複雜，騙人的花樣特別多，男人對女人不惜哄嚇，詐，騙，務求達其目的，等他心遂意滿，說不定一轉手就把妳賣掉。所以交朋友必須注意以下兩點。

（一）不隨便受惠於人

常言說：「無功不受祿」，平白無故，接受別人的餽贈，不論價值若何，都不可隨便收受，尤其對那些交不深，識不真的男人們。更要特別留神，千萬不要為了貪點小便宜，弄壞自己的名聲。

俗語說：「吃人家的口短，拿人家的手短。」口短了，該說的不好意思說。手短了，該推的不好意思推。為了點小便宜，堵住了自己的嘴巴，束縛了自己的手脚。您說這够多難受。

「受人錢財與人消災」。受了人家餽贈，拒絕人家要求，當然說不過去，碰到好的，倒也無事，一旦遇上紕漏鬼，那個麻煩可大啦。

我就有這麼一位朋友，跟女朋友交往，從第一天起，就開始記小帳，今天給她買的，明天請她吃的……時間，地點，名堂，錢數，一筆筆清清楚楚，絕不含糊。兩個月下來，突然鬧翻。我這位朋友真够意思，照樣拿着帳簿要跟女子賠償，否則就告她存心詐欺。小姐們若遇到這位先生，也算沒走好運。其實吃吃館子看看戲，並不過份。如果沒把對方認識透徹，便胡裏胡塗接受別人的餽贈，那是給妳自己添麻煩。

（二）與男朋友約會

年青的女孩，都愛玩，尤其對陌生或相識不久的男友，約起會來特別起勁。由親友介紹的，父母當然不會反對，若妳自己在外面碰上的。最好先請父母替妳鑑識一下，因為年老人閱歷多，世故深，能交不能交，一看就了解個大概。千萬瞞不得父母。因妳年青涉世不久，感情又容易衝動，一不小心最會做出歪事。尤以電影院，歌舞廳，大酒家，大飯店……那些地方無不盡以色情為號召。年青毛頭小伙子見過什麼，那禁得住這多誘惑，久久便壞了心術，學生們，為了色情，如至荒廢功課。背叛家庭，竊物，偷人，明搶，暗奪，甚至拚命打殺，在所不惜，有的女孩，也因之做下一些不能見人的歪事。淫為萬惡首，一點不錯。

「刑輕惡必多」。因為國家法律寬大。一般人胆子越來越大，以為沾污個把女孩，沒啥了不起，殺個把人也不過坐坐監牢而已。小姐們，你若跟這些人們亂約會，早晚有妳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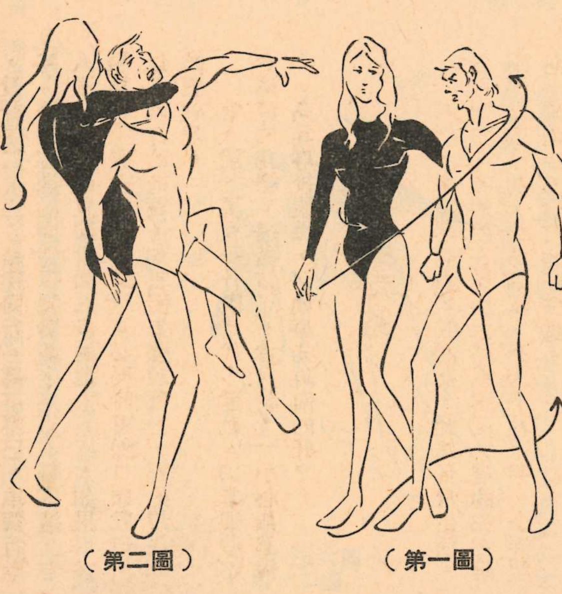
並行體側防身法

行是走路，並行是兩人並排走路的意思，這種走路的自衛方法，多由敷衍中，出其不意而制之的一項斷然手法。兩人並排走路，約分，不牽手，牽手，和被抓腕部的三種形勢，牽手與不牽手，是因對方量你無力反抗，便可用精神控制你，只要你心定手辣便可收到脫身效果，否則等於待制的羔羊。

至於緊抓手腕不放，這是嚴重的被制的行動，欲想脫身，非有超人的機智和熟練的武術不可。筆者常說：中國武術，不動手像聖人，一動手像個猛獸，在比賽時還能受到多方限制。在拚命時，便可任意攻取了，武藝高超者，還講講武德，來一個手下留情，一旦遇到硬敵，只有非拚即跑了，並行體側防身法約分：一、並行垂手制敵法。二、並行牽手制敵法。三、並行抓腕制敵法。四、並行摟腰制敵法。五、並行搭肩制敵法等五個方式，這種方式學會，可以左右互用，無須泥定。

一　並行垂手防身法

比方有人在側垂手而行，不論是何種性質，在你看來只要有敵對之意者便可量情出手。（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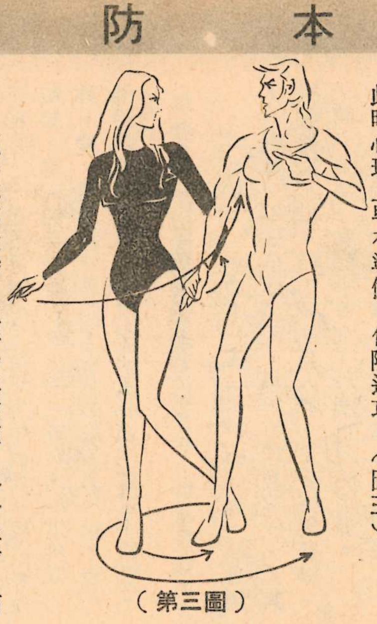
（第二圖）　（第一圖）

此時在對方不留意間急將左足後撤向左轉身，同時用右手向其腰頸部勾壓。再以左拳猛擊敵後腦，對方則便非昏即倒此時趕緊逃命爲要。（圖二）

（注意：此法係採摔，打並用。決在即轉，即壓，即打，一氣呵成。敵長者壓其腰，敵矮者壓其頸。如敵在右，則以左壓右打，餘此類推。）

二　並行牽手防身法

牽手，是手拉手的意思，手拉手，對方似乎無甚惡意。然在某種情況下，若欲脫離其範疇，仍是不易，最後祇有假諸武術了。比方雙方牽手而行，此時心理上早有準備，伺隙進攻。（圖三）



（第三圖）



須在其不意時，左手抄其右腕，畧一止步，右足向左前方一落，同時右手用陽把抄住其右臂臑穴，左足向後一撤，急忙低頭弓腰雙手向左下方變臉拉帶，則敵必被隨勢摔出。（圖四）

（注意：本節乃採摔角中倒口袋的摔法，利用本法，第一本身具摔角經驗。第二、比你太高不宜用此，第三、抄腕轉身下等摔務求穩快，畧一遲緩則必被制。）



（第四圖）

三　並行抓手防身法

抓手，我手已被對方緊緊抓住，要想脫身，萬分困難，此時首要鎮靜，待機反擊。

比方敵人用右手抓住我之左手腕，若無其事而行。（圖五）

（第五圖）

此時最記不可掙扎，看看時機已至，突的左手後撤，左手趁機向後微搖，急再向上後方掄起，如能反扣其腕則更好，此時身向左後轉，右手已搯其咽喉，肘壓其胸連轉帶壓，不傷必倒。（圖六）

（第六圖）

（注意：如將對方手臂掄搯，是同一動作，千萬不可有前後，本動作是以拿摔爲主。）

四　並行挎臂背防身法

挎臂，是對方手臂被你挎住後，而制之使服的一種擒拿法。比方你同對方並肩而行，欲使就範的話，不妨你假做親暱狀，用你左臂挎住他的右臂伺機而行。（圖七）

繼則以鎖扣法將其右手掌曲肘擒住，然後雙手裏收，大臂前擠其肘部則其腕關節必斷。（圖八）

（注意：運用此式，須先使其小臂平曲，方可施爲，如係對方挎你手臂，被挎住之手，先施纏擒法，將其小臂制住，同時再用另外一手扣其掌背曲拿即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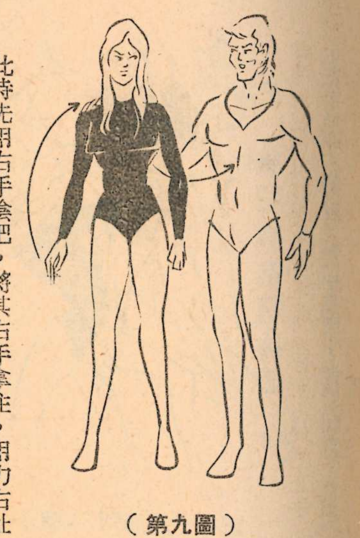
（第七圖）

（第八圖）

五　並行搭肩防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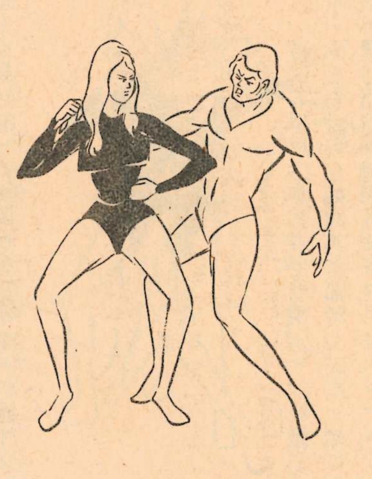
搭肩，就是用手搭在你的肩膀上，所謂「勾肩搭背」，這種動作，最爲惡劣，尤其一對男女，走在大街上，使人看了，無不側目，着實有礙觀瞻。

比方對方是用右手搭在你左肩上，踽踽而行，是情侶，請其放下，是歪人，就要準備工作了。（圖九）



（第九圖）

此時先用右手陰把，將其右手拿住，用力右扯，同時左肘尖直點其右脅期門穴。（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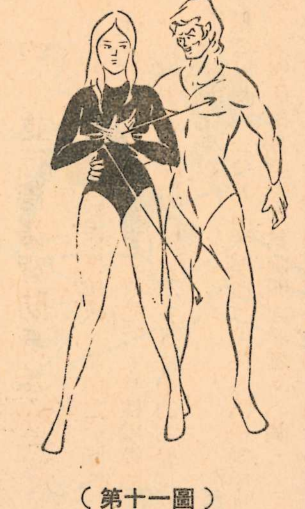


（第十圖）

（注意：打人，本是件最殘忍的事，輕傷重死。然而心不狠，萬難奏效，一般婦女遇到動手場面的，多數心軟身顫全神失措，這是習武最犯忌的行爲，常言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取我肝，我攫其心。凡與名節生命有關者，當即全力以赴。）

六　並行摟腰防身法

摟腰者，就是他摟你腰，或你摟他腰，或互相摟腰並行時，相機而用，相敬相愛者，當然不在此例。比方他在左邊用右手摟住你的腰部，你則並未摟他，獨自雙手合握而行。（圖十一）



（第十一圖）

此時雙目最要注意他的右腿，待其稍不留神，雙手立急分開，左手用掌按其胸部，右手俯身抄其右腿彎，此時右手上提，左手下按，左足在其身後，猛的向左轉身，低頭，雙足變左弓步，其必仰天後跌，你可趁機逃走。（圖十二）



（第十二圖）

（注意：本節完全採用摔角中的鎖靠摔法，端在於提，按，轉，摔，同時進行，千萬不可分成先後。）

縱行身後防身法

縱行，是二人走路，一前一後的情形，現在本節所述爲女先男後的防身術，這種機會，用的很多，不過，完全要靠鎭靜和聽力，聽力在武術家來說，非常重要，因爲目力不及，便要求之於兩耳了。

一　縱行後領被抓防身術

比方聽到後面有人，急切間，後領或後面頭髮，被人一把揪住，向後拉帶。（圖十三）



（第十三圖）

事情臨身，不可慌亂，先用左手，把對方的右手擒住，右足向後一撤，立刻右手舉起，向右轉身，連轉帶挾，對方右臂已爲你右臂緊緊挾住，此後他的背後完全屬於你的了。欲其暈倒，只消再用左手，在其後腦海上用力一敲卽可。（圖十四）

（第十四圖）

（注意：說時遲那時快，左手如不抓其右手，立卽撤足後而挾之，卽挾卽打，欲速欲實。）

二　縱行頸被纏挾防身法

頸項被挾，這是最毒辣的手法，用之過當，非傷卽死，此時若不設法急救，頃刻危險立至，須要用以毒攻毒的手法才行。

比方有人從後面，用右臂緊緊將我頸部圈住，急先以鼻吸氣一口，頭部用力下低。（圖十五）



（第十五圖）

再以右手用力拿其右手臂臑穴，此時敵右手一鬆，你之右肘尖立刻向其胸部猛力點出，敵如再不放手隨卽用右拳重創其面或雙目卽成。（圖十六）



（第十六圖）

三　後腰被抱防身法

身後被抱，約分，雙手抱腰，連臂綑抱，抱起離地等。此三種解法，各有其妙，訣在不慌不忙，沉着應戰，先說這雙手抱腰的解破法。比方你在前面走的好好的突然有人將你腿部抱住。（圖十七）

（第十七圖）

此時不可驚急，須在其尚未抱起前，先行馬步下墜。急將左手扣拿對方右大臂。同時右足向後倒插，左足向左側橫跨一步，右手緊抓其後腰帶。一切準備妥當。先略向右方微轉。繼之猛力向左轉腰低頭，雙手拖帶，變左弓步，各節動作一氣呵成，對方卽被隨勢摔出，你可趁機脫身。（圖十八）

（第十八圖）

（注意：此乃摔拿並用之勢。如對方大臂被拿痛極釋手，可立以右手擊其面部亦可，趁機摔之亦可，千萬不可遲疑，訣在快狠。）
又如對方是連我雙臂同時抱住。（圖十九）

（第十九圖）

身形略一上提立卽全力下坐馬步。雙臂同時下沉，再將雙臂前伸，右足後撤，急將右臂曲肘後點身形稍向右側，肘尖中其當心與穴，敵必疼極後退，可以脫身。（圖二十）

（第二十圖）

（注意：此名後坐肘，毒厲無比。用時不必回身，以神運施，百發百中。）

①若是已經將我抱起，離地懸空。（圖廿一）

②更是不能慌張。先以雙足後跟蹬撞其兩腿臁部。雙手點其小腹兩側，以分其神。力心鬆弛，繼再雙臂下沉，雙足落地後、雙手急向上提出，左手則纏拿對方之頸腮，右手組拳擊其面部要害，敵必痛極放手，便可逃去。（圖廿二）

（第二十一圖）

（第二十二圖）

（注意：用此法時，切忌緊張意散。否則氣力不整，難生效果。必要時可先取對方雙目，不需指插，但用拳打卽可。如無必要，不可弄瞎眼睛。）

①萬一你剛脫身，敵人又追了來。（圖廿三）

②看看無法逃其範圍，千萬慌不得。只須用眼梢瞄住後面，看有五步遠近。你便急向左閃身向下蹲，並將右腿用力直伸，敵必拌跌丈外；待其起身，你已不見。（圖廿四）

（注意：前勢是太極拳中倒撵猴的禦後法；後面是太極拳中的蛇身下勢。此乃相機施用之道。不可泥定，往往拳中一勢都有多種不同用法，此卽中華武術奧妙處，絕非他國武術所能望其項背者。）



（第二十三圖）

（第二十四圖）

寫到這裏，我倒想起一則頗值一提的小故事，今年筆者服務機關成立國術研究社，聘筆者爲該社負責人，並教習太極拳。當時有關方面特請太極名家某老先生（姑隱其名吧）講解養生之道，並做示範表演。是日老人帶去男女弟子十多位，常言說，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當筆者尚未與這位老先生見面時，確把老人估價很高，以爲一定是位德高望重、涵養深厚、技藝超羣的長者。及自見面後，觀察其之言行，使筆者不覺大失所望，竟與余之想像者，適得其反。

老先生一上來，先講了些不知所云的陰陽太極，少林、武當等理論；說少林的行氣只在任脈，太極的行氣要走任督兩脈；太極重柔不重剛，少林見剛不見柔……等等的外行話。要說他得過楊派眞傳，我還不太相信。

論道已畢，推手上場，完全是師徒示範，繼之擺上擂臺。

按理，客不欺主，稍爲唸過兩天書，學過兩天拳的人，都懂得這個意思。至少在言談方面謙虛一點才對，豈知老人如入無人之境，反轉客爲主了。對筆者不搭不理，筆者並不見怪，豈料老人竟大言不慚的說：「在場的各位，有願意上來推推的嗎？沒關係我等奉陪。」現在要轉到正題了，太極拳的體用，豈止推手嗎？推手能代表太極拳的眞正體用嗎？所以有的人雖然練了六七十年的太極，卻仍停留在「推手」的體用上。我想當年楊露蟬先生決不會以「推手」去折服敵人，就算你用「推手」，敵人會不會跟你「推」還是問題。拋開旁的不談，就拿現在最時髦「跆拳」道、「空手道」來說，你能以「推手」去對付他們嗎？那是萬萬行不通的事。筆者嘗說「推手」是初學太極的「練勁」方法，「初步技擊入門」，絕不是以「推手」終其一生者，就像少林「對打套」一樣，那是死的，不能跟敵人直接戰鬥，非要請那些名師、高手替你講解不可；因爲跟讀書一樣，甚麼叫做「人之初，性本善？」老師若不給你解釋，恐怕你一輩子也想不通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武術是無窮盡的一種奇奧技藝，絕不是懂了點皮毛就不可一世的那些人所能竟其萬一的。

老先生的擂臺一擺，就有幾位先生上去應戰，主擂的卻不是某老先生，而是他的幾位賢徒，老人不過在旁觀戰而已。「推」到結果，勝負互見，連老先生的「示範」，也沒有離開「老套」。

筆者深悉當時的局勢。不論誰上去跟他們「推」，也是吃力不討好，因爲他們人多，可用「車輪」戰術出之。單人獨馬，若沒有「快刀斬亂麻」的本領，還是不去跟他們動手爲妙。因爲筆者當時完全是主人的身份，若無主管之諭，是不可隨便妄動的。筆者未待終場，便急急的退出「是非之地」了。以上這個故事，筆者要勸諸位同道們，千萬要以某老先生爲戒，就算你的本領再高，也不可把眼睛放在頭頂上去，那樣別人會笑你：「沒有修養。」

住的防身法

上節是行的防身術，現在再說住的防身術。行的防身術，是以制敵沒有技術性的行動爲主。住的防身術，是以制敵有技術性的行動爲主。

住，是以靜制動的意思，敵怎麼來，便怎麼應付。本節共寫了五種防身法，分爲：①防摔法，②防擒拿。③拳擊。④防腿擊。⑤防推手等。現把各項方法分述於後：

一 防摔法

摔法在散手中，可算剛柔兼具之技術（術名摔）出手快捷，有使你防不勝防之感。可是，你如冷靜的心情去應付。還不致手足無措。摔角方法固多，而以制住雙手者，爲最難破解。因其他動作尚有一手在外，便有反制餘地。若雙手被制，確不容易反抗。總之，術是千變萬化的東西，絕不能以墨規爲限。若有所限，便非武術。比方敵人將我雙手抓住。（圖廿五）


（第二十五圖）

不論其有無敵意。必須靜觀其變。此時，突地對方右手將我左手推向我之右腋下，連推帶轉。已將我之右臂抗置其之右肩上。這是要用「腋手背」的摔法。訣與倒口袋同。只要對方之腰變臉，可將我立卽摔出。然須在敵方掖手轉身時，便要當機立斷。速以右腋下之左手中三指，猛力點按其右肋穴。敵必受制而力滯。須在其新力未生之先，急向後撤左腿，雙手立隨身形向左轉側時，同時猛力向我左下後方扳撥。使用得法，敵人便隨勢向後仰跌。（圖廿六）

（第二十六圖）

二 防擒法

擒拿，在散手中亦佔極重要地位。擒拿層次，有：分筋、錯骨、打穴道。普通多用錯骨法。現在我所要寫的，亦以錯骨爲主，比方爲了某種事情，必須留住對方，不使脫走。我用右手把對方右手腕抓住。（圖廿七）

（第二十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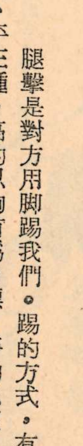
此時對方，突地用左手將我右手扣住。只要對方身手向左微搖。這是要用「小纏絲」了。（這是擒拿中一種手法的術名）反制方法，亦不外以靜制動。須在對方尙未右轉用拿時我們左手儘速由他雙臂中間穿進，直搭其左肩頭，同時右腿隨勢上步，落在他的左腿後。說時遲那時快，須趁對方背勢之際，左臂與右手隨身形向右斜前方轉側時，猛力向我右下後方壓按，敵便隨勢向後仰跌。（圖廿八）


（第二十八圖）

拳擊，是以拳出如雨，雙拳輪番打來之意。西洋拳多擅此。總之，不論其一拳打來，或是雙拳急驟齊來。反正不能與其作正面衝突。若作正面衝突時，如力不及，就非挨揍不可了。比方對方，跟你話不投機。立卽擺出打拳架勢。（圖廿九）

三 防拳擊

此時千萬不要跑，一跑更會增長他克敵信心。相反地，要激動他出手。同時還要靜注其右腰脅，作爲你自己突擊點。忽地，敵身一蹤，其拳隨勢而發。要在敵拳之來，不論當胸打來或向面門打來。以至還未打來，急向左下後方轉身。同時右足跟須隨身轉動時，猛用彈抖勁照其右腰脅就是一脚。若用力得法，不但使敵當時受傷，而致因勢跌出。（圖三〇）



四 防腿擊

腿擊是對方用脚踢我們。踢的方式，有高、低、平三種。高的以胸首爲目標。平的以腹、陰爲目標。低的以小腿爲目標。現在讓空手道和跆摔道一來。大家都以踢高腿爲時髦。其實高腿最危險。不但自己踢着費勁，遇着會接腿，順勢一領，豈不糟糕。目前既然流行高腿，那麼就以高腿爲原則吧。

比方你見敵人上身搖動，這是要攻之以腿了。你趕快作準備。（圖卅一）

（第二十九圖）

（第三十圖）

此時不論他是高、平、低。那種踢法，一個婦道人家，若無點力氣和經驗，是無法應付其勢的。唯有先把身形減低，左脚準備跨步，右脚準備發擊。並假想敵人之右胯或後臂部爲突擊點。說時遲，那時快，他已過來了。見他過來，你快把左脚向左前方斜跨一大步。此時已讓過他的突鋒。敵人身形也到了你右側方，時機已至，不可稍縱。立把雙手一分，左脚則隨勢向他中盤胯，臂部位猛力蹬出。算計準確，無不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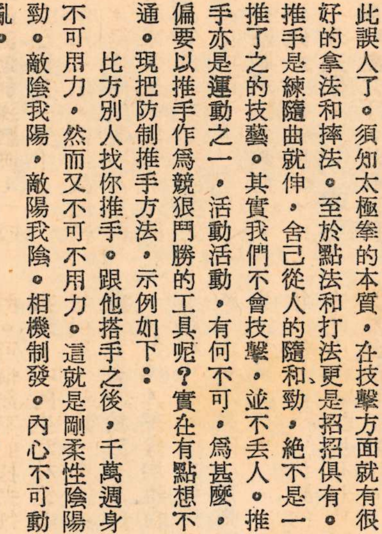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圖）

（第三十二圖）

五 防推手

推手，是太極拳的基本練功法。包括：行氣、懂勁和技擊。可惜讓一般文墨人，給弄成固定型的好玩鬥狠的刻板物了。文人們以之會友、運動、聊天，或研究技擊，當然無可厚非。若在一般以太極拳爲職業，或專以太極拳爲鼓吹的人士，就不能以此誤人了。須知太極拳的本質，在技擊方面就有很好的拿法和摔法。至於點法和打法更是招招俱有。推手是練隨曲就伸，舍己從人的隨和勁，絕不是一推了之的技藝。其實我們不會技擊，並不丟人。推手亦是運動之一，活動活動，有何不可，爲甚麼偏要以推手作爲競狠鬥勝的工具呢？實在有點想不通。現把防制推手方法，示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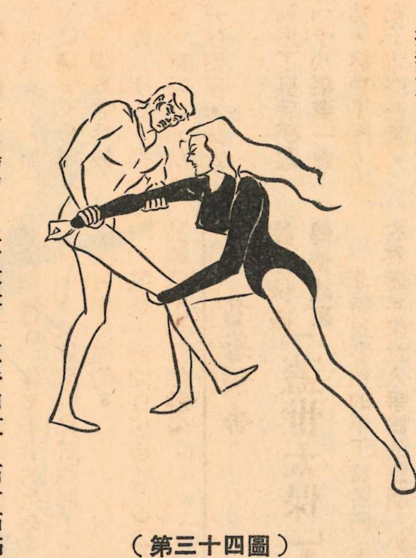
比方別人找你推手，跟他搭手之後，千萬週身不可用力，然而又不可不用力。這就是剛柔性陰陽勁，敵陰我陽，敵陽我陰，相機制發。內心不可動亂。



（第三十三圖）

相推時，對方忽然把你右臂向他右下方拖帶，這是存心把你拉翻，此屬陽勁。你須先用陰勁和之，隨勢向其貼近，右足儘量深入其襠。此時左手已把對方右腿制住。

而後以陽勁，上身落搭，左手內收，右肘右點。三處同時發制，敵人不但右脅受傷，而且仰天倒地。



（第三十四圖）

（第三十五圖）

御用殺手

·本文承自74頁·

在旁觀看的人，包括呂偉良和國王等人在內，無不爲沙勒而感到緊張。只要他拉動訊號繩，上面的大漢們就要迅速把他絞上來！

沙勒也小心翼翼，他的腰部被繩索綁住，一手拉住繩索上附着的訊號繩，一手緊握手槍。上面已有不少探射燈照射下來，但沙勒的頭頂還戴了一盞鑛工們所用的燈帽。說也奇怪，呂偉良所講的白老鼠這時一隻也見不到，沙勒也眞懷疑，呂偉良會不會眼花看錯了？然則，像這麼深的井底，極有可能有毒氣存在的。

沙勒後悔不戴個面罩防毒，但上面的人却不知道他心裏想些什麼，只知道他不拉訊號繩，便加速把他吊落井底去！

終於到達了，井口的人見了無不緊張萬分。就在這刹那之間，阿生突然由那邊走過來，把呂偉良叫了過去！

阿生說道：「師父，你不是說井底看見一些白老鼠麼？你過來這邊看看，這裏也有！」

呂偉良正要知道井底有些什麼發現，想不到阿生却如此大驚小怪，他眞感到有些啼笑皆非。

但阿生說：「我怕自己眼花，不知怎的，我發覺那些一隻隻已由小洞中攢出來的小白鼠又肥又大，看上去不大合襯。」

呂偉良苦笑道：「牠可能吃得太飽了，你何必大驚小怪？」

阿生說道：「我忽然想起，白鼠和白鴿一樣，懂得認路的，你可否用鐵杖中的痲醉銀針替我射下一隻？」

呂偉良果然給這句話打動了，白鼠又肥又大，身裁不大合襯，而且又會認路的，牠明明出現在井底，這時却又忽然不見了，這是什麼道理？

可能是井底有洞窟，所以讓小老鼠由下面攢到上面來了……

呂偉良想也未想得完，阿生已叫出了一聲：「師父，你瞧，又一隻……」

話猶未完，呂偉良已舉起萬能枴杖，「卡察」一聲，銀針直透那邊牆脚，「吱」的一聲，一隻白鼠已倒在一旁！

阿生急忙趨前拿起細看，白鼠果然是加上了一些膠布的，身畔附貼着一些東西，阿生拆下一看，原來又是一尊「十八羅漢」的玉石雕像。呂偉良這才知道阿生並非大驚小怪，而是事出有因。

另一隻白鼠又從牆脚那邊匆匆而來，呂偉良扳掣發射痲醉銀針，把牠射倒，白鼠身上又發現了另一尊玉像。

井口那邊，人聲哄動之下，沙勒已發現了井底之下果然另有密室，同時亦發現了法野的下落，沙勒正將他押了出來。

但是，法野却拒絕沙勒用繩吊他上來，他叫井口的人避開，雙足一頓，有如一枚火箭由井底發射，直衝了上來！

巴薩等人已有了戒備，紛紛拔槍擋住他，叫他不要動！

法野却格格大笑道：「我爲什麼要走？我又沒有犯法。難道坐在下面修練，也算犯法麼？」

巴薩怒道：「你偸了皇宮裏的十八羅漢像，單是這罪名就够你受了。」

「有證據嗎？」法野反問道。

「……」巴薩差點不知如何落台，因爲沙勒在井底密室根本找不到任何證據足可將法野入罪的。

幸好就在這時候，呂偉良由那邊走了過來，遞來二尊玉像，說道：「這就是證據！」此語一出，在場的人固感愕然，就是法野也爲之面色大變！

呂偉良笑道：「用白鴿從宮中把寶物運出。現在又用白鼠替你洗罪，你可算聰明。可惜你不能抹去每隻玉像上留下你的指紋。」阿生和林愛莉已經跟蹤其餘十多隻白鼠，到達一座高達數尺的空心金佛像處，在像內找回了其餘十五尊玉像。

每一具玉像均附在一隻白鼠身上，加上棉花膠布。由於白鼠受過訓練，又會認路，如果不是阿生及時發覺，法野當然無法定罪。但是現在，正如呂偉良所說。每尊玉像均留下了法野的指紋，同時白鼠所走的小洞亦證明可以直通井底密室，法野當然無法再否認了。

法野最後只有承認他利用了皇后夢遊症的弱點，潛入宮中，將「十八羅漢」偸走。由於他練得一身好武功，輕功了得，所以高來高去，自可避過電子防盜系統。

唯一意外的，就是「十八羅漢」玉像並非利用白鴿運走的，至於鴿子脚上的傷痕，却是另外一些盜竊案中留下的。

原來法野利用他在民間建立的聲譽，經常幹這種盜寶生涯。有過好幾次爲事主懷疑搜身，但什麼證據也搜不到，說穿了也就是小白鼠和白鴿幫了他的忙。

他自然也就是「尙可信」的化身。一切正如呂偉良他們所預料的一樣，他懂得化裝術，在所有贓物中最重視「十八羅漢」玉像，但有一晚來了個小偸，他就是朱四。朱四無意中盜得一尊玉像，知道此乃國寶，以事態嚴重，立卽向特警組告密，想不到却給法野及時趕來殺死，可惜未及取回玉像，特警已到。

最後就是他約了宇素在大佛寺殿前相見，因爲宇素也是他收買在宮中御林軍內作內應的。想不到無意中發覺林愛莉在攝影，他以爲二人交談情形已被攝入鏡頭中去，所以跟蹤他們直至沖晒店，伺機把店員殺死，取去了菲林底片。其實，林愛莉還未按掣，根本未影到他們。結果如此這般又多殺了一條無辜者的生命。

「十八羅漢」終於找回了，國王非常感激呂偉良他們。

但是，呂偉良想起死了這麼多人，心裏難免感到黯然神傷！

（全文完）

精選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血劍

孫玉鑫・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仁中偕東方萍離開香君崖，來至十里舖，遇受東方馭龍之命，橫加留難的趙鐵匠，強指石仁中拐騙鎮上一少女，石仁中為澄清這一冤案，夜探趙鐵匠，東方馭龍現身與晤，要他斷絕與東方萍來往，石仁中不允，東方馭龍提出以百招為搏，將滿百招，石仁中不敵遇險，東方萍突趕至攔阻，哀婉向東方馭龍懇求，東方馭龍不聽，猝拔刀向石仁中攻去，石仁中不防，被刀所傷，怒而拔劍與拚，東方萍忙插身其中，挽回了他們捨死忘生的兩敗之局，東方馭龍仍固執的不肯答允東方萍的哀婉要求——

人分情未斷　身危氣不餒

東方萍低聲說道：「爹，孩兒有個請求……」

東方馭龍道：「說吧。」

東方萍低聲道：「別不讓我和仁中往來——」

東方馭龍鐵青着臉道：「什麼事我都能答應你，只有這件事我不能答應……」

東方萍道：「爹，你一定要答應。」

東方馭龍堅決的說道：「不行就是不行。」

東方萍淒楚的道：「好吧，爹爹已然不能答應，孩兒只有一死了……」

東方馭龍叱道：「什麼？你想死。」

東方萍嗯了一聲道：「活着沒有意思，倒不如死了……」

這話聽起來十分平淡，可是細細的回味，却有一種極不祥和的厲怖，東方馭龍心中一震，心情頓時沉重起來，所謂知女莫如父，東方萍幼時失去了娘，得不到母愛的薰陶，雖然東方馭龍愛護有加，不忍呵責，可是到底是嚴厲了點兒，東方萍在這樣的教導下，不覺染上其父的倔傲脾性，說的出做的到，向來不輕易更改。

東方馭龍寒着臉，道：「萍兒，你可

不能這樣想不開，爹爹為了妳，辛苦了大半輩子，妳這樣尋死尋活，叫我怎麼對得起妳娘……」

東方萍顫泣道：「娘如果在世，孩兒絕不會這樣受苦……」

東方馭龍長嘆道：「萍兒，你受了苦——爹知道，不過，爹這樣做可全為了你，你想想，天下父母心，有那家父母會把自己女兒往火坑裏推去……」

東方萍泣道：「爹，不要說了，孩兒都知道。」

東方馭龍唉了一聲道：「你知道就好了，那你怎麼還怪爹爹呢。」

東方萍昂然道：「爹我和仁中……」

東方馭龍瞪眼道：「咱們都不談他可以不可以——」

東方萍道：「不，我一定要跟爹說個明白……」

東方馭龍道：「萍兒，你不說爹也明白，走，跟爹回家再說。」

東方萍不禁一呆，道：「爹，你要帶我走……」

東方馭龍道：「是呀，你總不能在外面拋頭露面的一輩子。」

東方萍道：「孩兒要再玩幾天……」

東方馭龍叱道：「愈說愈不像話了，女孩兒家，不快點回家，成天野在外面，成什麼體統，乘着天還未亮，咱們先趕一陣路……」

東方萍長嘆一聲道：「爹一定要逼我回去……」

東方馭龍搖頭道：「這怎麼能算是逼呢，孩子，你總不能把爹一個人孤零零的丟在無名谷呀……」

東方萍淒然的道：「好，爹，我跟你回去。」

東方馭龍哈哈一笑道：「對呀，這才是我的好女兒……」

東方萍道：「不過我有個條件——」

東方馭龍一怔道：「什麼條件？」

東方萍深情的瞧了石仁中一眼，道：「天亮後，我就跟爹上路，現在，請讓我送仁中回客棧，爹，可以麼？」

東方馭龍變色道：「不行。」

東方萍哀聲道：「爹如果不答應，女兒不回去啦。」

東方馭龍一呆道：「這……」

他長長的嘆了口氣，揮揮手，道：「去吧，天亮可要上路——」

這真是女大不中留，留來留去留成仇，東方馭龍一方霸主，江湖上誰不知道他能脚踩四海顫，天下三門九派，黑山白水，正邪兩道上的英豪梟雄，誰不見了他畢恭畢敬的奉承巴結，但，不管他道行多高，乾坤多大，在自己女兒面前有威也擺不出來……

東方萍襝衽道：「爹，謝謝你……」

她緩緩走到石仁中跟前，道：「仁中，我送你回去……」

石仁中傲然道：「萍萍，不用了。」

聲音之冷，連他自己都吃了一驚。

東方萍聽的心中一冷，頓時楞在地上，她決沒想到自己不惜和父親決裂，而換來這樣一句冷冰的話。

她顫聲道：「你……」

石仁中道：「你是大小姐，在下不敢

高攀……」

東方萍低聲道：「別再鬥氣了，天亮了咱們就要分開……」

石仁中暗嘆一聲道：「萍萍，令尊說的很對，跟着我會毀了你，你不會有多大的幸福，乘現在咱們都還冷靜……」

東方萍焦急道：「有話回去說……」

石仁中道：「好吧——」

他輕輕捂着身上的刀傷，落寞的嘆一口氣，邁着那有如千斤石的步子，經過趙鐵匠的身邊行出屋外。

趙鐵匠高聲說道：「姓石的，後會有期……」

石仁中哼了一聲道：「玉嬌姑娘的事，你總要交待清楚……」

趙鐵匠大笑道：「那檔子是無中生有，跟閣下開玩笑……」

石仁中踏出屋外，一股涼風吹來，腦海不禁為之一清，趙鐵匠倨傲的話聲傳進他的耳中，他本來十分憤怒，但是東方萍却推了他一把，強壓制住自己的怒火。

× ×

油枯絲盡，漏鼓更殘……

曙光漸露，天色已明……

東方萍細心的替石仁中包紮好了傷勢，累的嬌喘呼呼，兩人此刻俱沉寂在無言中，眼看時光飛逝，兩人即刻就要分離，雙方不禁有點惻然……

石仁中苦澀的道：「萍萍。」

「嗯。」東方萍一臉凄楚的道：「仁中，你有話說……」

石仁中沉重的在屋中踱了幾步，道：「萍萍，忘了我……」

東方萍全身一震，道：「什麼？忘了你……」

她悲涼的搖搖頭，繼續說道：「仁中，感情是個最奇妙的東西，它沒有固定的形式，也沒有特殊的意態，但是，它一經發生，就會落地生根，再也沒有辦法排除它了……」

石仁中點頭道：「我懂——」

東方萍凄楚的道：「這不結了麼，我生命中已有了你，沒有人能分開我們，除非你已另有意中人，而不要我……」

石仁中道：「不會有那種事……」

東方萍道：「好了，我爹雖然在觀點上不贊成我們，可是我會盡量企求他老人家的諒解，我相信有朝一日……」

石仁中輕輕嘆口氣，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東方萍不禁一怔，說道：「你是什麼意思……」

石仁中仰望屋頂，凝重的道：「萍萍，你知道，我身上肩負着血海深仇，我的雙親及我許許多多親人全被人害死，如今，已隔這許多年了，而我連仇人是誰都不知道……」

東方萍黯然的說道：「仁中，這我知道……」

石仁中道：「我思前想後，如其在江湖上像大海撈針樣的摸索，倒不如去『快意堂』問清楚當年出錢追殺我的人……」

東方萍輕嗯一聲，道：「這倒是個好辦法……」

她忽然黛眉緊蹙，極其緊張的道：「仁中，快意堂不是個好地方，聽說那裏認錢不認人，只要有錢什麼事都好辦。不過，他們也有一個原則，決不會告訴對方那個化錢的主使人……」

石仁中道：「這我知道——」

東方萍說道：「我看，你去了也是白搭——」

石仁中道：「雖然希望甚為渺茫，不過……」

東方萍道：「快意堂的買賣已遍及大江南北，堂下高手如雲，黑白兩道，供其驅使者不知有多少，你又何必……」

石仁中傲聲道：「為了父仇，再多的險阻我也不在乎……」

砰砰——

這幾下沉重的敲門聲，剎時將兩個滿心悲愴的年青人敲醒了，石仁中雙眉一鎖，冷聲道：「誰？」

只聽有人叫道：「在下奉了東方老爺子之命——接小姐回谷……」

東方萍啊了一聲道：「是我爹派來的……」她高聲道：「你們等一等，我立刻就來……」

屋外的人叫道：「不行呀，姑娘，老爺子吩咐過，說天一亮就要起程，遲了老爺子怪罪下來，誰也担待不起……」

東方萍哼了一聲道：「我爹要我天亮走，我偏要晚一點……」

石仁中說道：「那又何苦，你還是走吧——」

東方萍落淚道：「仁中，咱們這一別不知是何年何月才能再見面，到時候，你可不能忘了我……」

石仁中嘆氣道：「唉，往後的命運還有誰能去預測呢……」

東方萍堅決的道：「你只要不變心，我會永遠的等着你……」

她凄楚的笑了一笑，輕輕拭去那張凄涼玉靨上的淚痕，深情的盯了石仁中一眼，打開門，昂然的走了出去。

門外，一個灰布葛衫的老者恭立門房，秋蘭和春菊則守候在屋外，東方萍看也不看那老者，在春菊秋蘭的伴隨下，疾快行去。

石仁中望着她那漸去的身影，心中陡然有種失落的感覺，他黯然的嘆了口氣，緩緩關上那扇門。

「咚——」地一聲大响，那扇門突然被人一脚蹬開來。

石仁中一楞，回身看去，只見門外併排站着兩個人。

一個長得削瘦無比，雙目陰冷，面色冷肅的老者。

和一個瞇着猪蛋子眼的少年，輕浮的朝裏面張望。

石仁中冷冷地道：「二位，這樣的叫門法倒是少見呀……」

那少年在屋裏張望一陣，道：「二叔，沒有嘛……」

那陰沉老者，說道：「別急，待我問問他……」

他朝石仁中瞪了一眼，道：「喂，小子——」

說話毫不客氣，石仁中冷冷地道：「喂，老小子，有什麼指教……」

那老者微怒說道：「好沒有禮貌的後生……」

那年青者道：「二叔，別怪他，他也許不知道我們是何許人，否則，諒他也不敢這樣沒禮貌……」

那老者嗯了一聲，說道：「原諒他一次……」

那年青者用手指着石仁中，道：「喂，小子，你知我二叔是誰麼？」

石仁中冷冷地道：「不知道。」

那青年道：「我二叔大名在武林中有如烈日中天，晴天巨雷，眞可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石仁中哦了一聲道：「可惜在下不知道。」

那青年嘿嘿地道：「你現在知道也不遲，來，我告訴你，我這位二叔出身南海門，名列第二……」

石仁中一震，脫口道：「袁晉——」

那青年得意的道：「不錯，小子，你知道嘛……」

他撞了撞袁晉，又說道：「二叔，怎麼樣，你的大名，眞是如雷貫耳，這姓石的小子雖然沒見過你的丰采，可聽過你的大名……」

袁晉嗯了一聲道：「不錯，不錯。」

石仁中冷冰的道：「久仰了，朋友，姓袁的有名有姓，你呢，不會是個無名小卒吧……」

那青年道：「我嘛，不能算太有名，也小有名氣，南海門的同門們都叫我小門主，我叫屠龍生……」

石仁中一震，忖道：「原來是南海門主的兒子，怪不得那麼狂呢……」

他冷笑道：「久仰。」

屠龍生道：「石小子，人呢——」

石仁中一怔道：「什麼人？」

屠龍生哼聲道：「別裝蒜，她到那裏去了？」

石仁中道：「在下不明白……」

袁晉道：「賢姪，告訴他……」

屠龍生一捲袖子道：「姓石的，你聽清楚了，東方老爺子的掌上明珠東方姑娘本來許配給小爺爺，都是你這小子作梗，使東方老爺子無法答應——」

石仁中冷聲道：「閣下好無禮——」

屠龍生嘿嘿地道：「石小子，無禮的是你，告訴我，我的小媳婦那裏去了？嗯，你是不是把她藏起來了……」

石仁中道：「閣下是信口開河——」

屠龍生怒道：「你這小子大概認為自己有兩下子，所以敢在小爺面前逞強動狠，嘿嘿，石小子，妳如果有這種想法，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袁晉冷聲道：「石小子，老夫沒有工夫跟你磨菇，咱們是長話短說……」

石仁中沒有料到南海門二當家袁晉這麼不講理，是不論根由，且不論黑白，弄得他已好氣也好笑，他強制壓住內心的憤怒，冷冷地道：「袁朋友，咱們無怨無識，有什麼可談的……」

他自知傷勢頗重不宜再予動武，故強忍怒火，否則雙方只怕早動上手了。

袁晉嘿嘿地道：「石小子，你聽着，東方姑娘是我這姪兒未來的媳婦，從今以後，你不准再和東方姑娘有往來……」

石仁中道：「你憑什麼，干涉我的行動——」

袁晉道：「憑南海門這塊牌子。」

石仁中大笑一聲，道：「這恐怕嚇不倒我……」

袁晉點頭道：「不錯。」

他在屋子裏緩緩踱了一圈，但見用靑石板鋪就的地面，剎時碎裂了好幾塊，其功力之深，可窺見一斑。

他冷冷地道：「這個能嚇倒你麼？」

石仁中搖頭道：「不能。」

袁晉淡淡的道：「你只要能照着這樣露一手再說這話不遲……」

石仁中淡淡地道：「有必要麼？」

袁晉一怔道：「當然囉，如果你能照這樣辦一下，咱們再談別的。」

石仁中道：「那先談別的吧，這個待會兒再談……」

屠龍生笑道：「二叔，他那有那份功力，你這不是把他嚇着了……」

袁晉道：「辦不到就放手，東方姑娘別妄想再染指……」

屠龍生道：「他呀——這叫做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石仁中瞪了一眼，道：「我對你也好有一比……」

屠龍生哼聲道：「我倆是門戶相當，眞正的龍鳳配……」

石仁中道：「不，不。」

他淡淡地一笑接道：「東方姑娘如果嫁給你，哈——」

屠龍生雙目一寒，道：「怎麼樣？」

石仁中道：「就像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

「呸——」

屠龍生被石仁中一罵，頓時氣的匠了一聲，整個人朝前踏了一步，臉上氣得青筋暴漲，叱道：「放你媽的屁……」

他從小在南海門長大，養成一種高傲又下流的脾性，平時呼朋引友，仗着其父主掌南海門的餘威，作威作福，無惡不作，隨自己好惡遷怒別人……

「拍——」

屠龍生的話一落，臉上已重重挨了一大巴掌，他在盛怒之下，絕未料到對方敢摑自己，也未料到對方的武功恁地出色，竟然能輕易的打到自己……

石仁中冷冷地道：「這是警告你，嘴上要留德——」

屠龍生怒道：「你敢打我……」

石仁中道：「你只要出言不遜，在下就出手揍你……」

屠龍生一捲袖子，恨聲道：「石小子，老子今天不剝了你的皮……」

他作勢欲撲，臨去被袁晉一臂阻攔住了。

袁晉嘿嘿地道：「石小子，你眞有種，你知道自己已惹上殺身大禍了嗎？嗯？」言辭冷傲，冰冷無情。

石仁中道：「在下不在乎……」

袁晉道：「你打了他，就等於打了我，姓石的，念你年幼無知，做事魯莽，罰你磕頭賠罪……」

石仁中搖頭一笑道：「辦不到——」

屠龍生吼道：「二叔，這小子也太不給你老人家面子了，打從二叔在江湖上混起，誰不見了你老人家畢恭畢敬，唯命是從，二叔，你瞧，這小子，瞪着一雙死貓

眼，不但不聽教訓，大有不服的味道，二叔，這一巴掌我挨得起，南海門這個臉可丟不起呀……」

袁晉怒叱道：「住嘴。」

屠龍生急忙道：「是。」

袁晉道：「有二叔替你作主，你還怕不找回來……」

屠龍生點頭道：「有二叔出面，我篤定啦。」

「嗯，」袁晉斜睨石仁中道：「姓石的，你不磕頭賠罪就別怪老夫無情……」

石仁中倨傲的道：「袁朋友，你知道在下是誰？」

袁晉一怔道：「東方馭龍只告訴我你姓石，其他的我也懶得問……」

石仁中道：「在下覺得應該表明一下態度……」

袁晉點頭說道：「不錯，你可別搭錯綫——」

石仁中道：「聽說十多年前，你曾用貴門毒器——袖中魚箭射傷了一個姓石的，這件事你可會記得……」

袁晉聞言後，面上立刻顯得無比激動，適才那種陰冷之色一掃而光，他睜大了雙目沉聲道：「石龍君是你的什麼人？」

石仁中道：「那是家父……」

屠龍生呵了一聲道：「二叔，咱們可碰對人啦。」

袁晉哼了一聲道：「姓石的，你爹當年大鬧南海門的事尚未了解，又遇上了你，這眞是新仇舊恨同來，我們兩家的樑子愈積愈多了……」

石仁中鼻子裏一哼道：「袁朋友，我想請問閣下一件事。」

袁晉畧畧一怔道：「什麼事？」

石仁中道：「家父和貴門到底爲了何事……」

袁晉冷冷地道：「你爹沒告訴你？」

石仁中搖頭道：「沒有。」

袁晉冷冰的道：「他愛管閒事，架樑到南海門的頭上……」

石仁中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袁晉一瞪眼，道：「怎麼？你還嫌不够呀——」

石仁中道：「聽說，你打了我爹一魚箭……」

袁晉嘿嘿地道：「他是命大，給鐵夢秋救了。」

石仁中道：「袁朋友，家父挨了那一魚箭雖然沒有死，可也傷的不輕啊，閣下似乎不應該再……」

袁晉哼聲道：「你可知道大鬧南海門，幾乎拆了南海門……」

石仁中道：「家父已死，兩家恩仇似乎——」

袁晉道：「人死債不爛，他還有你這個兒子呢……」

石仁中大笑道：「在下担下了。」

袁晉大姆指一豎，道：「行，好樣的，石小子，咱們塲面上見。」

他身形一幌，轉身欲走。

石仁中道：「慢着，袁朋友，這是客棧，在外面不方便，這屋子裏還算寬敞，要動手這兒也行……」

袁晉一震，沒料到石仁中年歲輕輕的居然這麼沉着，一絲也不顯得驚惶，暗中一緊，頓時留神起來。

他嘿嘿地道：「也好。」

屠龍生急聲道：「二叔，跟這種人客氣幹什麼？動手……」

袁晉叱道：「住嘴。」

屠龍生委屈的道：「二叔，我——」

袁晉道：「你懂個屁，別看他跟你年紀差不多，人家比你可穩健多了。」

屠龍生不服的道：「二叔，我不信他比我强多少。」

袁晉哼聲道：「站一邊看着，也多學點……」

屠龍生不願的道：「二叔，我先跟他試試……」

袁晉冷冷地說道：「那一巴掌還沒挨够……」

屠龍生紅着臉，道：「二叔，有仇不報非君子，這一掌我非找回來不可。」

他年少氣盛，受不了袁晉的冷嘲熱語，幾句話把他的殺氣挑了起來，一踏步，回手從長袖中摸出一柄魚骨扇子，他一扇在手，胆氣立壯，朝石仁中行來。

他大聲叫道：「石小子，咱們各憑功夫……」

話語未落，魚骨扇子已刷地一聲展開，朝着石仁中的胸前劃來，手勁之强，發時有風，威力倒是十分强勁。

石仁中沉聲道：「在下得罪了。」

他畧畧幌肩，身形像勁疾的箭簇一樣，廻旋移步，反手一掌反撩對方的左肩，出手之快，殊出對方意外。

屠龍生一呆道：「啊——」

石仁中這一下子太快太疾了，屠龍生差點被那一掌掃着，饒是這樣，也把屠龍生驚出一身冷汗。

屠龍生怒吼道：「你也看看我——」

他手上那柄魚骨扇子一洒，片片扇影像鋒利的長刃一樣，迅快無比掣電風雷似的攻了過來。

這一招是南海門五鬼過關中的「渡惡引邪」，爲屠龍生家傳絕學之一，威力無窮，攻防俱到，石仁中雖然功力高絕，可是在對方煞招狠式之下，他也不敢稍存絲毫大意，移身，退位，揮掌，三個連續動作一齊使出。

雙方都是以快制快，屠龍生見自己施出家傳的「渡惡引邪」絕招，仍未能傷着對方，心中便是一駭，他一狠心右手食指一按骨扇機簧，但聞喀答一聲，三點寒星有如芒刺一樣的朝着石仁中射去。

這是一手絕活，誰也沒想到他會突施暗器。

袁晉驚呼道：「不可——」

但爲時已晚，那三點寒星有如流閃在空中的殞星，迅快絕倫的朝石仁中身上疾襲而至。

石仁中變色道：「暗器。」

他此刻功力已滿佈全身，撩起衣袖用勁的一拂，一股大力湧上，頓時將那三點寒星反掃了回去。

屠龍生一呆道：「壞了。」

話音方自空中閃逝，那三點凌厲的寒星居然被對方的勁力，反擊了回來，他欲避無法，那些暗器全襲在他前胸上。

屠龍生慘叫一聲道：「二叔——」

人已搖搖欲墜，無法支持，臉色剎時大變，顆顆冷汗隨着自額頭上滾落下來，全身跟着顫悸不已。

袁晉焦急的搶了過來，說道：「怎麼樣？」

他一按屠龍生的手脈，神色頓時顯得凝重不已。

屠龍生顫聲道：「黃海的毒魚骨…」

袁晉急聲道：「解藥帶出來沒有？」

屠龍生搖頭道：「未帶出來。」

袁晉跺脚道：「胡塗。」

他試了試屠龍生的額頭，奇燙無比。道：「還能支持麼？」

屠龍生點頭道：「勉强可以。」

袁晉嗯了一聲，說道：「咱們快去找你爹……」

屠龍生指着石仁中，道：「二叔，不能放過他……」

袁晉嗯聲道：「你放心他跑不了。」

他臉色愈來愈凝重，從懷裏掏出一個玉瓶，倒出一顆綠色的藥丸子，塞進屠龍生的咀裏。

長吸一口氣，他嘿嘿地道：」石小子，你打傷了我的姪兒，這個仇可結定。」

石仁中淡淡地道：「他先傷我，我才傷他，怪只怪貴門的魚骨毒針太烈了一點，否則，他還不會傷成這個樣子……」

袁晉道：「姓石的，你知道我不能饒了你。」

石仁中道：「這早在預料中。」

袁晉冷聲道：「我要提着你的頭去見大哥……」

石仁中笑道：「閣下要失望了。」

袁晉哼聲道：「憑你那兩下子……」

石仁中道：「你們叔姪，可別全軍覆沒呀。」

袁晉大笑道：「那豈不成了陰溝裏翻船麼？哈哈，姓石的，你別盡打如意算盤，老夫可不是我姪兒那麼省油啊……」

石仁中淡淡地道：「在下罩得住。」

雙方都狂傲成性，互不相讓，言辭間針鋒相對，各搶先機，暗中各蓄功力，以備致命一搏。

袁晉身形移動，道：「你拔劍吧。」

石仁中道：「你也不必客氣——」

他緩緩拔出那柄武林變色，有血劍之稱的穿月神劍，劍光流閃，絲絲劍氣漫空佈起，端是一柄好劍。

袁晉聲音畧顫道：「穿月——」

石仁中道：「你認識——」

袁晉冷靑着臉，道：「怎麼不認識，簡直是太熟了。」

他突然撕開了左肩的衣衫，露出一條長有七八寸的傷痕，他撫摩着那明顯的傷口，臉上剎時湧起一片殺意。

石仁中道：「劍傷——」

袁晉道：「不錯，我給你看看這塊劍傷，是你老子當年賜予的，那時用的正是這柄劍，今天，重又再見它，嘿嘿，只怕沒有當年那股威風了……」

石仁中昂首道：「寶劍依舊，雄風未減……」

袁晉冷聲道：「別盡吹唬了，姓石的，當年與令尊那一搏是兩敗俱傷，勝負未分，今天咱們易手再戰，心頭別有一番滋味。」

他不愧是頂尖武林高手，風度還有一點能令人可取之處，長吸一口氣，繼續道：「你要留意了，這柄劍給我的教訓特別深刻，我曾說過，只要有機會，我一定要毀了它……」

石仁中抱劍而立，道：「在下留意就是了。」

袁晉道：「老夫還有個條件……」

石仁中道：「你說吧。」

袁晉道：「我倆這次動手，無論是誰都極重要，勝者固可喜，敗者更可哀，如老夫敗了，這跟斗只怕栽不起，而你，不幸落敗，那柄劍恐怕再也保不住了……」

石仁中道：「在下知道。」

袁晉道：「我這條件相當簡單，如果老夫僥倖贏了，閣下不僅要留下那柄劍，甚而連東方姑娘都要輸了……」

石仁中冷冷地說道：「如果在下贏了呢……」

袁晉道：「老夫敗了，你贏了，江湖上莫不以你爲談話資料，斯時閣下定已揚名中土，當然囉，東方姑娘也任憑閣下取捨了……」

屠龍生聞言急聲道：「二叔——」

袁晉叱道：「沒有你的事，閉上你的嘴——」

石仁中道：「聽起來頗公平……」

袁晉說道：「一戰而決，你不會拒絕吧。」

石仁中道：「在下願盡力一試……」

袁晉沉聲道：「你小心了。」

他右臂曲伸，五指緊掰，在空中洒揮了一下，嘶嘶風勁强狠有力，顯然此人在手掌上有特殊功力。

石仁中變色道：「手刀——」

袁晉大笑道：「好厲害的年靑人，當年你老子可沒有你這樣子的眼力，不然他不會挨了老夫一記魚箭差點送了命——」

身形微幌，急衝而來，右掌掰指如刀，朝着石仁中身上劈了過來。

石仁中凝重道：「在下得罪了。」

他全身功力凝聚在穿月神劍的劍尖上，一看對方揮指而來，長劍一吐，反迎了上去。「叮——」地一聲輕吟，在那沉寂的空中嗡嗡直響，歷久不散。

袁晉的功力比屠龍生要高明多了，他一見石仁中以劍攻其手刀，登時翻腕改劈爲點，那手刀靈巧的敲在刃背上，叮然聲中，石仁中差點握不住長劍。

袁晉目睜如鈴吼道：「好手勁——」

他身形一變，瞬快而疾速的在空中旋轉起來，但見指掌重叠如山，密不透風的疾攻而來，石仁中只覺眼花繚亂，一時竟不知該怎麼應付。

他臨危不亂，觀準對方那幻動的身子，大吼一聲，有如石破天驚一樣，人和劍化着一縷疾風，無情的朝着袁晉的身影射去。

只聽袁晉大叫道：「哎呀——」

在這剎那之間，只見袁晉的胸前一大片傷痕，鮮艷的血漬一滴滴的滴了下來，流在身上……

屠龍生顫聲道：「二叔，你……」

袁晉臉色蒼白，喘氣道：「好快的劍法……」

石仁中以劍拄地，披亂了髮絲，滿身

都是汗漬，他喘着氣，胸前被對方的手刀割裂了好幾處……

他喘聲道：「你的手刀也不賴……」

袁晉道：「咱們這是不分勝負……」

石仁中苦笑道：「也許是這樣。」

袁晉道：「老夫還會再與你較量。」

石仁中道：「在下恭候大駕，隨時候教……」

袁晉道：「好——」

話音一落，屋裏人影已失，地上的屠龍生和他同時失去踪影，而石仁中累的心力交瘁，一頭倒在床上呼呼睡去。

「快意堂」！

三個斗金大字，在陽光閃耀下特別醒目。

高大的石獅左右分立，一階階石階平直而上，兩扇黑漆大門敞開着，四個身佩長劍的漢子分立兩旁。

雄武的宅院，雄武的排場。

但，令人怪異的是這樣的場面，門前應當是人來人往車水馬龍才是，事實不然，在「快意堂」之前，居然是門可羅雀，半天沒有人上門。

更怪的是這半里之內，沒有人願往這裏走一步……

是晌午時分——

東街上的石板路上，突然响起一連串的蹄聲。

這陣蹄聲有點怪，在這時分，「快意堂」前似乎不該有人敢在這裏溜蹄，但這陣蹄聲淸晰可聞，由遠而近，顯然是朝着這個方向行來。

良久，東街口上出現了一點騎影，行近了，馬上坐着一個靑衫白褲的英俊少年。

他——腰懸長劍，杏黃劍穗隨風而飄，臉上一片冷漠，雙目淸冷有光，寒焖有神，目注前方的「快意堂」，一絲冷淡的笑意從他嘴角上溢出——

蹄聲戛然而止，這靑年輕飄而落，乾淨磊落，身手不凡，那匹健騎希聿聿地跑開了。

他——在石階前佇立了片刻，抬頭打量了這座巍峨的屋宇一眼，鼻子裏哼了一聲，昂首闊步行去。

臨近了，那四個守門的漢子理亦不理，威武無人的凝立不語，沒有一個人看這少年一眼。

那少年冷笑一聲，忖道：「他們仗着快意堂的勢力目中無人，我倒要看看他們能狂傲到什麼時候……」

他昂首直入，根本不理會那幾個背刀漢子。「朋友，你留步——」

不知何時，從側旁裏行出一個頭戴小靑皮帽，身穿寶藍大綢衫，手提玉咀子大烟桿的老叟，吧答吧答的長吸了兩口烟，目光在這少年身上直打量。

他嘿嘿地說道：「朋友，你沒闖錯了門……」

那少年笑道：「我眼睛還沒瞎，不會摸錯了地方……」

那老頭嘿嘿地：「閣下貴姓呀……」

那少年道：「在下石仁中，老丈，閣下台甫……」

那老叟笑道：「老漢金管事……」

石仁中呵呵地道：「能在『快意堂』當管事可不容易啊。」

金管事乾笑道：「在這兒老漢的位置最低，年靑人，你來這裏是找人呢，還是有事委托本堂……」

石仁中道：「兩者兼有……」

金管事一怔，說道：「這兒有你的熟人……」

石仁中道：「在下來尋鬼捕之稱的『古董』先生……」

金管事道：「古先生已三個月沒回來了。」

石仁中道：「金管事，這『快意堂』誰主其事——」

他單刀直入的挑明身份與來意，使金管事一愣，不覺打量起這眼前少年來了。江湖上提起快意堂無不敬而畏之，遠之。而他居然硬往虎口裏闖，這倒是件新鮮的事。

金管事嘿嘿地道：「本堂無固定人負責，每月有人輪值……」

石仁中道：「今天是誰？」

金管事道：「是紅頭……」

石仁中一楞道：「紅頭……」

金管事道：「石公子有事重托本堂可直接與紅頭談談……」

石仁中道：「煩金管事帶路……」

金管事肅容，道：「請——」

他當先走去，石仁中尾隨而入。

一進門，大堂上一塊透明玉石屏風，上雕金彩龍形，蟠然破雲而去之姿，神態栩栩，巧奪天工。

轉過一條長閣，左右各有一條石柱，柱上雕刻着許多怪異圖案，其意甚玄，不易了解。

柱後正廳，兩排絲紋竹椅，每張椅上一個大紅綢褥坐墊，壁上山水字畫，淡雅飄逸，端是有書香之氣。

金管事道：「石朋友稍待一會兒，老漢立刻去請紅頭出來——」

石仁中拱手道：「請。」

金管事剛走，立刻有人獻上香茗，石仁中說了聲謝字，金管事已陪同一個頭罩紅巾的漢子行來。

石仁中忙站起來，金管事已道：「石



石仁中臨危不亂，覷準對方那幻動的身子，人和帶化着一縷疾風，朝袁晉的身影射去。

公子，這是今天的紅頭……」

所謂紅頭，原來是值守的人頭上罩上一塊大紅巾，面目不輕易示人，僅露二隻烱烱生光的眼睛在外，這是快意堂歷年的規矩，誰也不能輕易違規。

紅頭和石仁中見禮後，雙雙落座，紅頭道：「石公子蒞臨本堂有何指教……」

石仁中聞聲一震，這個面覆紅巾的漢子不僅步履間穩重無比，話音中猶見中氣，聲若宏鐘，鏗鏘有力，頓知對方雖然僅是個值守之人，功力卻非尋常。

石仁中道：「請問閣下——」

紅頭搖手道：「石公子不必打聽在下是誰？這是本堂的規矩，你只要說出委托的事件，議定價錢，咱們雙方交易便算完成，斯時，我們辦妥了閣下委托的買賣，你再付錢——」

石仁中道：「不論什麼事你們都接受托辦麼？」

紅頭冷冷地道：「常論天下恩怨事，有錢能買黑與白，這是本堂的信條，你只要付托下來定能替你辦到……」

石仁中道：「好，請閣下替在下找尋出殺害家父的兇手……」

紅頭道：「令尊是誰？」

石仁中道：「石龍君……」

紅頭身子一退，道：「是他……」

石仁中冷冷地道：「你認識……」

紅頭冰冷的道：「閣下出去吧，本堂不做這檔買賣——」

石仁中眉宇一鎖，道：「這是什麼話，開飯館的還怕大肚客——」

紅頭冷笑道：「石公子，閣下該明白，本堂也有本堂的規矩，一件買賣決不做二次，令尊在十年以前已有人收買他那顆項上人頭……」

石仁中變色道：「那個人是誰？」

紅頭嘿嘿地道：「這也是本堂的規矩，決不洩漏委托人的底盤……」

石仁中道：「假如我一定要在貴堂打聽出來呢……」

紅頭冷聲道：「那你是存心與本堂過不去……」

石仁中雖然看不見對方臉上的變化，從對方的話音裏，他已感覺出含蘊着一股深沉的煞機，顯而易見，對方聽了自己的話後十分生氣。

石仁中道：「閣下未免言重了。」

紅頭嘿嘿地道：「石朋友，你可以請了。」

石仁中道：「在下還有事請教……」

紅頭冷嘿道：「本堂拒絕答覆任何問題。」

石仁中冷聲道：「貴堂不論是非曲直，胡亂殘殺良民俠士，這幾年來積下的罪惡已不知有多少……」

紅頭道：「請你別忘了我們做的是『買賣』……」

石仁中道：「買賣人人可做，但卻要憑良心……」

紅頭冷冷笑道：「閣下是十足的武林人物，不懂得以物易物的好處，本堂訂價頗高，誰出得起價錢，我們就替誰辦事，至於誰是誰非，固不在我們攷慮之列。」

石仁中搖頭道：「照閣下這樣說，天理何在？」

紅頭道：「天理報應全憑銀子，這是本堂一貫的作風……」

石仁中道：「那你就不對了，剛才在下也照樣願意付銀子，只求你們交出那個花銀子買兇手殺害在下全家的人——。」

紅頭道：「規矩在先，無法接受。」

石仁中道：「難道說在下的銀子是假的——」

紅頭笑道：「那倒不是，只不過有人出價在前，一件買賣不能做兩次生意，本堂堂規甚嚴，無人敢違背，否則本堂別想再在江湖上混了……」

石仁中道：「這麼說在下是白來。」

紅頭道：「只怕是白來了。」

石仁中道：「貴堂總負責人可在？」

紅頭道：「本堂無總負責人，在下已可主其事……」

石仁中冷笑一聲，道：「只怕你做不了主兒……」

紅頭冷聲道：「你也未免太小看在下了。」

石仁中哼聲道：「在下打開天窗說亮話，今天在下單人一騎敢來貴堂拜堂，就沒打算回去過……」

紅頭霍地站起來道：「石朋友，快意堂在江湖上可是老字號了，打從開山以來，想将虎鬚的人可不止你一個，多少人嘗試過了，結果又有幾個能好好的活着，不用說別的，就拿本堂的幾位追魂使者，江湖上早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了……」

語聲一頓又道：「石朋友，你認爲自己行麼？」

石仁中豪氣干雲的道：「在下確有自信。」

紅頭嘿嘿一笑道：「現在咱們大夥的臉還沒撕破，閣下尚能全身來，全身的退，如果大家拉下臉來，嘿嘿，那後果你應當比我還清楚……」

他斜睨着石仁中，冷冷的，繼續道：「閣下好自爲之，請吧。」

石仁中道：「在下不想走了。」

紅頭高聲道：「金管事——」

金管事急忙道：「屬下在——」

紅頭朗聲道：「送客——」

金管事恭身道：「是。」

他朝石仁中一拱手，道：「石朋友，你不會令老漢爲難吧？」

石仁中哈哈一笑道：「金管事，假如在下不願去呢……」

金管事笑道：「老漢先是好言相請，最後只好掃地出門……」

石仁中道：「金管事，在下要等你掃地出門了……」

金管事面上依然帶着笑容，道：「石朋友，那樣就傷感情了……」

石仁中道：「你該知道，在下是存心生事的……」

金管事面上笑容一斂，道：「石朋友，你是找錯了地方，摸錯了門，天下有路你不走，偏偏要往這裏投，唉，年青人，你這是找死啊。」

他搖頭嘆息了一會，伸手抓着石仁中的手腕又道：「待老漢送你一程吧。」

他手上加勁，十指有如鐵條一樣，火辣辣的抓着石仁中，石仁中坐着未動，面上笑容依舊，也不見掙扎，金管事扯了好幾下，居然扯不動對方分毫。

石仁中笑了笑，道：「金管事，你太客氣了……」

金管事臉上冷冰的道：「閣下是存心跟在下過不去了。」

石仁中道：「金管事，在下只有得罪了。」

金管事嘿嘿一笑道：「老漢也只有不客氣了。」

語畢，突然一欺身，右脚以超人的速度，飛快的朝石仁中臂下踢了過去，這一脚又快又狠，又是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誰也不易躲過。

金管事手指依然揑着石仁中的手腕，無形中使石仁中的行動受到限制，這在制敵的功夫上，無異被束縛住了。

但見石仁中微微一笑道：「金管事，你好磊落的身手……」

他未等對方的脚尖觸及自己的脅下，左手迅快的一抓，準確無比的抓住了金管事的右脚，用勁一揑，金管事哎呀一聲大叫，人已摔了出去。

他顫聲道：「你揑碎我的脚踝——」

石仁中看也不看他一眼，冷聲說道：「揑碎了你的脚，讓你以後不敢再隨便欺負人……」

金管事憤憤的道：「姓石的，咱們的仇是結定了……」

他轉首道：「紅頭，屬下不敵……」

紅頭目睹石仁中揑碎了金管事的脚踝，居然無動於衷的動也不動，只是冷眼瞅着金管事，鼻子裏哼了一聲。

他沙啞的道：「石朋友，你今日惹禍了……」

石仁中道：「在下來這裏就是惹禍的，紅頭，我說過，你們快意堂不把我的殺父兇手說出來，今天我決不離開……」

紅頭笑道：「你想離開，恐怕也走不了了。」

他陡然一抬手，伸指點了一下牆上的樞鈕，但聞咯地一聲，一張大網由空中洒落，直朝石仁中全身罩下。

石仁中一震，道：「機關——」

那張網伸展開來，密集的籠罩而下，石仁中應變不及，一瞬間，整個身子全罩在網子裏。

紅頭嘿嘿地道：「石朋友，你不幸的很，我替你難過……」

金管事大叫道：「紅頭，老漢要血債血還……」

他逼不及待的拔出一柄七首，對着石仁中射去。

此刻石仁中應付巨網已自顧不暇，那能再顧及突然而來的七首，眼看那柄七首即將刺入他的腰裏……

巨網迅快曳落，刹時將石仁中罩在網子裏。

七首一閃飛至，直往巨網上刺去。

他在雙重攻擊下，石仁中腦海中靈光一閃，身子畧退，陡地利用曳落的巨網，一絞一翻的將那七首夾住，迅快無比的出手，隔着網子握住了七首的柄子，再利用七首將那巨網劃破。

他動作奇速，幾乎是一氣呵成，人似靈巧的鯉魚，一刹那就鑽出來，登時使紅頭一楞，暗中驚駭不已。

石仁中哈哈笑道：「貴堂的機關設了不少嘛。」

紅頭沉聲道：「金管事，你是什麼意思？」

金管事聲音一抖，道：「老漢不懂紅頭的意思？」

「哼，」紅頭鼻子裏重重的哼了一聲，目光愈來愈冷，瞅着金管事一瞬不瞬的盯着，在那雙眼珠裏，他似乎想猜透對方到底是什麼意思？

良久，他冷冰冰的道：「你還用我說明白麼？」

金管事嘿嘿地道：「你這樣沒頭沒腦的劈頭給我一頓，老漢倒要請教，你用這種態度對付老漢居心何在？」

紅頭怒道：「好，金管事，你一定要我掀出來，咱們乾脆就抖出來就是了，我問你，在快意堂裏，你的身份是什麼？」

金管事畧畧一怔道：「管事呀……」

紅頭道：「我呢——」

金管事道：「當值輪班的紅頭……」

紅頭嗯了一聲，道：「咱們倆個誰最大？」

金管事道：「在這刻裏你最大。」

「嘿嘿，」紅頭冷笑道：「你還沒忘記堂上的規矩……」

金管事冷聲道：」老漢還不會糊塗到那個程度……」

紅頭道：「現在我要按規矩，發落你了……」

金管事哼聲道：「老漢也沒犯了家規，有何……」

紅頭叱道：「住嘴——」

金管事陡然色變，道：「愈說愈不像話了，你憑什麼叫老漢住嘴——」

紅頭冷厲的道：「你破壞堂規，有通敵之嫌……」

金管事惱道：「什麼話？老漢通什麼敵？什麼地方做不對了！」

紅頭道：「你剛才那一七首是什麼意思？」

金管事冷笑道：「老漢的脚，給姓石的揑碎了，這個仇結的可不小，老漢志在報仇，就是用七首打了他一下，也沒什麼地方不對……」

紅頭道：「你眞想給他一七首……」

金管事道：「難道老漢逗他玩。」

紅頭道：「在下却不以爲然——」

金管事道：「說，你說，你是怎麼個看法？」

紅頭目光陰冷的道：「在下認爲你是借刺殺姓石的爲名，暗中却故意給姓石的一綫機會，否則，姓石的早躺下了。」

石仁中聞言笑道：「這麼說在下倒要感謝金管事了。」

紅頭道：「你是該謝謝他。」

金管事全身抖顫的道：「紅頭，你這是欲加之罪。」

紅頭冷冷地道：「難道我寃枉你？」

金管事點頭道：「不錯。」

紅頭道：「呸，我跟你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要……」

金管事道：「紅頭，你雖然面上覆着紅巾，我看不見你的臉，但是從你的話音裏，我知道你一定是我的熟人……」

紅頭叱道：「胡說，本堂的規矩你難道忘了，任何人的身份決不輕易暴露，你故意詢探我，居心何在？」

金管事道：「我想看看你人面獸心的傢伙到底是誰？」

說着身子有如抛在空中的小丸子，快速而以無匹的身法射了過來，伸手便往紅頭的臉上紅巾抓去。

紅頭吼道：「你敢——」

他目露殺機，嘴發狂笑，身形一移，揮起手掌兇厲無比的朝金管事的右肩上拍來。

雙方動作都是以快制快，瞬快的一合即分，金管事發動的攻勢雖快，却未能將對方的紅巾揭下來，而紅頭的一記快掌也未傷着對方。

但是金管事却借一分的機會，好端端的凝立在地上，紅頭心神一震，目中幻化着難以描繪的變化。

他沉聲道：「你足踝不是碎了麼？」

金管事冷冷地道：「老漢如果那麼不中用，這管事還能再幹麼？」

石仁中訝異的道：「金管事，在下也被你瞞過了……」

金管事嘿嘿地冷聲道：「這是閣下留情，……」

稍頓金管事又道：「紅頭，你該看看今天是什麼日子？」

紅頭一怔道：「什麼日子？」

金管事道：「本堂十大高手全去堂主那兒聽命去了。」

紅頭道：「這個，誰不知道，還用你說。」

金管事冷冷地道：「你的命運也就在今天決定……」

紅頭道：「憑你……」

金管事斜睨了石仁中一眼，道：「還有這位石朋友……」

紅頭一震，畧畧一退，道：「姓石的會帮你？」

金管事頗自信的道：「你該問問他來此爲的是什麼？」

石仁中朗聲道：「爲尋求家父的被殺經過……」

金管事道：「對啦，除非跟我合作，不然這條綫索很難找……」

石仁中道：「在下並不想借重閣下力量——」

金管事道：「那你就錯了，快意堂罪滿天下，死在他們手下的人不知有多少？今天老漢不顧生命危險和紅頭鬧翻，主要是爲了帮你……」

石仁中一怔道：「帮我——」

金管事道：「不錯，基於雙方的需要，你須先帮我……」

紅頭冷冷地一哼，道：「你想利用那姓石的——」

金管事道：「這話多難聽，是互相合作……」

紅頭道：「金管事，你該曉得，這後果——」

金管事帶笑道：「五馬分屍，還有比這更殘酷的麼？」

紅頭道：「你知道厲害就好，趁當家的還不知道這回事，請你立刻回頭，否則，只怕你想再回頭也不可能了……」

金管事道：「你當我是小孩，哄哄就

行了，嘿，紅頭，別花言巧語了，你的鬼心思只怕連小孩都看的出來……」

紅頭哼道：「不上路的東西，我先收拾你。」

他突然拿出一個鹿皮長筒手套，戴在右手上，金管事看得一震，蹬足倒退了好幾步。

他變色道：「五毒返魂沙——」

紅頭嘿嘿地道：「不錯。」

伸手懸在腰下的皮袋裏，抓了一把五毒返魂沙，握在掌心裏直朝金管事逼來。

金管事駭然直退，道：「五毒返魂沙，沙毒人絕，紅頭，你是五毒門的……」

紅頭嗯聲道：「你知道我的身份了，該殺——」

但見他的大手一揚，一蓬黑霧樣的毒沙瀰空而起，顆顆沙粒無情至極的罩向金管事全身。

金管事叫道：「紅頭，五毒門的東西天理不容……」

話音一落，人似飄浮在空中的幽靈，一下子鑽了入桌子下面，嘶嘶一陣輕響，那一蓬毒沙全落在桌面上。

紫檀木的桌面上，嵌滿顆顆碧藍的沙子，璀璨奪目，散放着一種令人寒懼的流光，一見便知是極毒之物。

紅頭跟進一步道：「你躲在桌子裏，就能脫過了麼？」

他方將毒沙抓出來，金管事已將那張護身的桌子摔了過來，這一招頗為意外，紅頭竟被桌子打得一個踉蹌，而那張桌子登時碎裂而毀。

猛地一個搶身，金管事已先衝了過來，迎空劈了一掌，只聽轟地一聲，紅頭哇地一聲吐了一口鮮血。

紅頭吼道：「你也嚐嚐這個——」

滿天都是沙霧，此沙最毒，稍沾卽死，金管事不敢大意，順手撕了一塊窗帘，在空中揮舞不已，僥倖之極的沒傷在對方的手中。

但他的身子已落在牆角裏，紅頭獰厲的一笑，手裏已扣了一把毒沙，冷漠無情的笑了一笑道：「你還能跑到那裏去？」

金管事寒悸的道：「紅頭，你別逼人太甚……」

眼前的形勢十分明顯，他縱有通天之能也無法再躲過對方這一把毒沙，在這種情況下，金管事心中的焦慮之色，剎時從臉上表露出來。

紅頭冷冷地道：「有你沒有我，有我沒有你。」

緩緩抬起手來，並不立刻揮洒那一把毒沙，此刻沒有人知道紅頭心中打什麼主意，但金管事可慘了，他有自知之明，自己和對方的功夫在伯仲之間，動起手來不分軒輊，尚可放手一搏，但是紅頭手裏握的是絕命毒沙稍沾卽死的絕毒之物，金管事縱有一死之心，也不禁涼了半截，剎時，金管事的額頭上汗珠直落，驚駭不已。

金管事顫聲道：「紅頭，咱們有話可說——」

紅頭嘿嘿地一哼，道：「咥，別來這一套……」

他正要洒出那一把絕命毒沙，石仁中冷冷地道：「朋友把你的手放下來……」

紅頭心中一震，道：「姓石的，少管閑事……」

石仁中道：「五毒返魂沙——天下絕毒，你為害江湖不知毒傷多少條人命，在下今天要將你的毒沙毀掉……」

紅頭冷哼一聲，道：「只怕你還沒這個本事——」

他猛地一回身，手臂方動，毒沙尚未及出手，石仁中已如電光石火樣的躍身直上，用劍鞘重重拍了紅頭的右腕一下。

紅頭啊聲道：「你……」

底下的話未能說出來，手上那一大把毒沙已往自己頭上洒了下來，只見那顆顆毒沙一沾在他的頭巾上，立刻發出燒焦之色，惡味難聞。

紅頭大叫一聲，急忙將罩在頭上的紅巾扯了下來，露出他本來的面目，饒是他扯落的快臉上還是有幾顆毒砂沾在上面。

金管事驚道：「五毒門的杜邪……」

杜邪——長得虬髯濃眉，大厚嘴唇，一雙眼珠子突出眼眶子之外，那副凶惡的面孔誰看了都會不寒而慄。

提起杜邪，江湖上九門三派無不痛惡疾首，此人奸邪絕毒，與其名字一樣的令人嫌惡，他不僅利用其五毒門的絕技毒傷江湖高手，在女色方面，幾乎夜夜春宵，夜夜姦淫良家婦女，為白道惡絕，黑道嗤鼻的罪惡之首——

傳說此人已被一江湖異人除去，誰又想到他竟藏在快意堂裏，若非毒沙誤傷自己，只怕無人知道他活在世上……

杜邪狂笑一聲，道：「金管事，你也別想活……」

自從他自己傷在自己的毒沙上後，人似瘋狂一樣，仰天不住大笑，隨着那高亢的笑聲，臉色由白變青，一陣吐沫從嘴裏湧出來，吐了滿地……

他猙獰地朝金管事撲去，十指箕張，快速至極的攻了過去，金管事不敢與其硬接，劈了一掌迅快的溜向一邊。

金管事道：「五毒返魂砂的毒，發作了……」

果然，杜邪的臉已變成紫黑色，一雙眼珠子突出眶外，驚恐厲怖，此刻的杜邪，全身充滿了劇毒，沾上任何生物都難倖免，金管事深知厲害，故躲得遠遠的。

石仁中嘆道：「他是作惡多端，死在自己手裏——」

杜邪顫聲叫道：「姓石的，我饒不了你，……」

踉踉蹌蹌的跑了幾步，人已支撐不住，他忽然從懷裏拿出一個青竹圓筒，啓開筒蓋，一道綠光電射般的飛了出來，停留在杜邪的眼前。

金管事大驚道：「青靈子……」

石仁中一震道：「什麼青靈子……」

金管事顫聲道：「天下有七毒——毒黃蜂，鶴頂紅，還有這青靈子……」

石仁中道：「你只說了三毒……」

金管事道：「這三樣是七毒三絕。」

武林中人一聽見這三樣毒物，無不談毒色變，尤其青靈子屬陰，毒烈十分，一滴卽可穿腸，十滴卽化骨……」

話語間，青靈子繞着杜邪全身直轉，杜邪痛苦十分，蹯在地上直打哆嗦，滿臉希冀之色，似乎一切希望全寄托這條絕毒的青靈子身上。

石仁中詫異的道：「他要幹什麼？」

金管事茫然的搖搖頭，說道：「我也不知道……」

良久，杜邪似乎是忍耐不住身體內五毒穿心的痛苦，在自己的手臂上咬下一大塊肉來，一滴滴紅中帶黑的血流了下來，滴在地上，剎時凝固成一個大血球。

青靈子仰頭在空中嗅了嗅，彷彿聞見血液的腥味，突然，一搖尾巴，朝着杜邪用口咬傷，血肉糢糊的傷處射了過去，張開小咀，毒牙深深嵌在那肉裏。

杜邪痛叫道：「嗬嗬——」

金管事一震道：「牠在解毒……」

石仁中一楞，說道：「青靈子能夠解毒——」

金管事道：「杜邪中了自己研製的五毒返魂沙，連他自己都沒有解藥，眼下能夠救他生命的，只有利用青靈子，以毒攻毒，……」

石仁中嘆氣道：「杜邪當初不該練這種害人的功夫……」

金管事嗯聲道：「可惜——」

石仁中一怔道：「可惜什麼？」

金管事道：「杜邪縱能利用青靈子解去了身上的五毒，他那一身武功却全要報廢了，唉，當初他要是知道有今天，只怕不會淬煉這樣絕毒的武功……」

石仁中微一點頭，說道：「自作孽，不可活……」

杜邪尖叫道：「姓石的，五毒門饒不了你。」

石仁中笑道：「在下隨時候教……」

金管事撞了撞石仁中道：「走吧。」

石仁中一怔道：「去那裏？」

金管事道：「你來的目的是什麼？」

石仁中道：「有勞金管事指示……」

金管事道：「乘今天那些當家的全不在……」

杜邪怒聲叫道：「金管事，你不要命了，……」

金管事大笑道：「我早不要命了，這鬼地方誰願再待下去……」

杜邪獰笑道：「快意堂的高手遍及天下，你只怕逃不出去……」

金管事道：「那要看我的命長不長了，如果我的命長，快意堂就是想找到我，也不會那麼容易……」

他朝石仁中一施眼色道：「咱們去吧。」說着當先向左側躍去。

杜邪桀桀地道：「金管事，你不要尋死，那地方不能去……」

石仁中隨着金管事直進，耳裏尚繚繞着杜邪的吼叫，杜邪不甘心地從地上站起來，嗬嗬大叫……

他東倒西歪的靠在石壁，大聲叫嚷道：「姓金的，百密也有一疏，你忘了一着呀，……」

揮手把牆上的一個凸出的按鈕擊下，只聽卜卜之聲不絕於耳，頂頭上，一個小鐵門一開，數十隻鴿子湧了出來，往外直飛而去……

杜邪大笑道：「本堂的傳命鴿一放，所有十里內的高手全都要在二個時辰內趕回來，只要姓金的和姓石的不走，他們插翅也難飛出去……」

笑聲悲涼，有如狼嗥，震得大廳嗡嗡直响，當那震耳的笑聲歇下後，他像是病入膏肓的老人，一絲力氣也沒有，緩緩靠着牆壁倒下來，靜靜躺在地上。

而那條毒性劇烈的青靈子，在他手臂上始終不肯鬆口，把那毒血一口口的吸飲着，牠的肚子漸漸鼓起來，身子也不似先前那麼靈活，眼看牠要支持不住了……。

當杜邪的怪聲寂沉以後，金管事終於在一道石門停下身來，他回身朝跟來的石仁中一指，道：「姓石的，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石仁中搖頭道：「不知道。」

金管事道：「藏秘洞……」

石仁中一呆道：「藏秘洞……」

金管事凝重的道：「不瞞你說，快意堂自創始至今，所接辦的案子每一件都是極隱密的事情，堂主為了怕秘密外洩，把有關重要的事項全記載在一本紙簿上，這本紙簿正是你我所要得到的東西……」

石仁中嗯聲道：「金朋友，有件事我們也要談談——」

金管事嘿嘿地道：「無妨無妨——」

石仁中沉聲說道：「你為了什麼要帮助我……」

金管事微怔道：「帮助你，錯了，錯了。」

石仁中道：「怎麼錯了？」

金管事不徐不疾，目光凌厲的盯着石仁中緩緩道：「咱們這是互相利用——」

石仁中一臉茫然的說道：「在下難以了解——」

金管事嘿嘿地道：「道理太簡單了，老漢冒生命危險設法混進快意堂裏做一名管事，並不是在貪圖快意堂豐厚的給予，主要是想解開這藏秘洞的眞密……」

石仁中道：「不會這麼單純吧……」

金管事嘿嘿地道：「你果然十分的精明，當然不會這麼單純，但那是我心中的隱密，老漢不想公諸外人……」

石仁中道：「在下不一定想知道，不過……」

金管事冷冷地道：「你該很放心才是，你我雙方基於同一個目的，兩者合作是屬必然的，老漢難道還會害你不成……」

石仁中正色道：「不，在下與人合作，必須先弄清楚對方……」

金管事道：「成，你只管叫我金管事就行了，咱倆現在是集雙方之力，與快意堂決一勝負……」

石仁中道：「假如在下不與閣下合作呢……」

金管事面色一變，道：「姓石的，別他媽的拿蹺，老實對你說，你我已上了賊船，進去也是死，出去也是死，現在，你想撒手不管已經不行了……」

石仁中冷冷地一哼，道：「在下不受威脅，……」

金管事凝神道：「你聽，這是什麼聲音？」

石仁中淡淡地道：「鳥羣……」

金管事面色陡現驚恐之色，道：「不好，我一時疏忽……」

石仁中道：「怎麼啦？有什麼使你這樣驚駭……」

金管事道：「我眞糊塗了，剛才應該殺了杜邪……」

石仁中道：「他中毒已深，功力已失，殺與不殺，俱形同廢人……」

金管事道：「話是不錯，可是杜邪是個恩怨必報的人，他武功雖失，智慧猶在，剛才觸動傳命鴿，十里之內，快意堂的人俱會在二個時辰內趕來，那時，你我縱有三頭六臂，也難應付恁多高手……」

石仁中點頭道：「不錯。」

金管事凝重的道：「目前，咱倆已不能疑遲了，速打開藏秘洞……」

石仁中咬牙道：「藏秘洞裏有無高手把守……」

金管事道：「堂主派一名番僧……」

石仁中一震道：「番僧——」

金管事道：「老漢也是偶而聽人說起，傳說此僧一身武功怪異，尤擅角力，與人對敵，全不按規行事……」

石仁中道：「在下倒要見識見識。」

金管事道：「你且退後，老漢要敲門了……」

石仁中道：「你知道暗號——」

金管事道：「老漢隱姓埋名多年，暗中查訪這裏每一處地方，雖不能把每個地方都摸的八九不離十，倒也不會差到那裏去？」

他在那壁上運起手掌重重的敲了三掌，這三掌掌力均勻，只聽咚咚三聲過後，那厚厚的石門緩緩向側旁隱去，緩緩露出一個洞來。

金管事望着那露出的洞口一楞，道：「洞裏怎麼還有一扇門……」

果然，這扇門是用鐵皮打就的，堅固異常，無環無鈎，金管事和石仁中雖然走進洞裏，却不知該如何開啓，而身後那道大石門又緩緩閉起來了。

石仁中望着這扇鐵門道：「金管事，這扇門怎麼開法？」

金管事焦急的道：「遭了，我暗中只留意外面那扇大石門的開啓方法，不知裏面還有一扇門，這扇門要怎麼個開法，就要大傷腦筋了……」

他在這扇鐵門前佇立甚久，始終不知如何開這扇門，他無意中向上一望，只見一個銅製的虎頭高高掛在門頂上，那張開的虎咀，挺直的鼻樑，豐厚的舌頭，獠牙厚唇，雕的栩栩如生，好像活的一樣。

金管事嘿嘿一笑道：「竅門總算找到了。」

他身形朝上微微一縱，伸手在那虎頭的鼻子上敲了一下，隨着那扇鐵門格格直響，緩緩開啓。

洞裏水聲淙淙，涼風侵體，潮濕中却是清涼一片，寬大的一座石室呈現在兩人眼前。

只聽哈嘿一聲大叫道：「是誰？」

一名頂門禿禿，油光閃亮的僧人躍了出來，這名僧人穿着大紅袈裟，僧袍上繪着梵文，雙目瞪的像個銅鈴一樣，兇光畢露，一看便知不是善類。

金管事呵呵笑道：」老漢姓金……」

那僧人道：「哦，原來是金管事。」

金管事道：「想必堂主曾經跟聖僧說過，……」

僧人呵呵地道：「是提過，咦，你身後那個人是誰？」

他漢語雖說的十分生硬，却句句入耳，字字清楚。他目光如炬，緊緊的盯着石仁中，不住打量。

石仁中一笑道：「在下姓石——」

番僧道：「咦，你怎麼進來的？」

石仁中道：「聖僧也許不識在下，堂主恐也未曾提過……」

金管事急忙說道：「聖僧，此人是堂主交待的，要老漢帶他來查看一件重要公案……」

番僧詫異的道：「有這種事？」

石仁中道：「尚未請教聖僧大號？」

番僧道：「本僧，叫巴札……」

石仁中哦聲道：「原來是巴札神僧，在下久仰久仰矣……」

巴札聞言似乎十分高興，道：「嗯，在西域本僧大名幾乎是無人不曉——」

石仁中點頭道：「不錯，不錯，眞是如雷貫耳……」

巴札得意的道：「眞想不到呀，本僧大名居然連中原人氏都如雷貫耳，嗬嗬，可見本僧在西域絕非浪得虛名之輩……」

金管事急忙道：「聖僧說的不錯。」

巴札突然道：「吠，二位可知本僧爲何在這藏秘洞……」

金管事微怔道：「護守此洞，保護洞中之秘——」

巴札大笑道：「不錯呀，你倒挺聰明的……」

金管事嘿嘿地道：「堂主曾跟老漢說起……」

巴札道：「他可曾忘了告訴你一件重要的事？」

金管事呆了一呆道：「什麼事？」

巴札道：「他沒告訴你……」

金管事急忙道：「堂主交待老漢的事太過繁瑣，老漢一時不知聖僧說的那一件，所以尚請聖僧提示一二……」

他是個老奸巨滑的老江湖了，一聽巴札話有中話，腦中意念流閃，頓時模稜兩可的在詢探着——

巴札大聲道：「不該忘，不該忘。」

金管事道：「怎個不該忘——」

巴札道：「堂主交待過，此洞除了他，沒有人能進來——」

說着哈哈狂笑數聲，人已衝了過來。

他雙臂伸張，作撲擊狀，饒是金管事聰明絕頂，對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也不知該怎麼應付。

石仁中道：「且慢——」

巴札怒道：「怎麼？你還有話說？」

石仁中道：「聖僧，堂主是這樣說過，不過他也說過另一句話。」

巴札一楞道：「什麼話？」

石仁中道：「如果快意堂處在變故中，別人可替他入洞……」

巴札道：「胡說。」

石仁中道：「你怎麼知道胡說。」

巴札說道：「因爲堂主沒有這樣交待過……」

石仁中道：「那只怪你孤陋寡聞。」底下的話尚未說完，他人已朝巴札疾撲而去。

右掌斜撩，順勢斜蹬一腿，攻向巴札的小腹，這一招又快又疾，動作疾逾電閃，猝然之間，的確是令人防不勝防。

巴札似乎絕未料到石仁中敢在老虎頭上動土，右胸雖然斜偏，還是挨了一下，不過底下蹬的那一腿倒是閃過了。

他呵呵叫道：「好小子，你敢跟本僧動手。」

這個番僧的確是有着與衆不同的功夫，挨了石仁中一掌後，安然無恙，僅不過是幌了一幌，反朝石仁中的身上抓來。

他動作快速，招式絕不類中土各派形態，石仁中從未看過這般招式，有意要看看對方到底要什麼把戲，任對方變掌抓着自己。

「砰——」地一聲，巴札的功夫在小巧中又透着怪異，一個矮身，竟將石仁中拋過肩頭，摔在地上，跌得他仰翻人倒。

巴札仰首一陣大笑，說道：「吠，再試一招。」

當他的手方搭上對方的肩頭時，石仁中猛地一掌拍出，重重地拍在巴札掌背上，巴札大叫一聲，疾然而退。

石仁中冷冷地一哼，道：「你懂的跌交術……」

古之跌交術卽指蒙古的摔交術，巴札來自西域，不僅懂的摔交，尤擅相馬之術，故能將石中仁摔了個大馬爬。

巴札捂着手背，說道：「本僧的絕活多着呢——」

石仁中道：「咱們試試別的——」

巴札道：「好。」他欲搶先出手，突然道：「喂，你們兩個，是來這裏偷窺秘密……」

金管事笑道：「那裏，我們這位石老弟嗜武成性，對各門派新穎武功更是好奇不已，他見聖僧非本地人氏，故有意試探，看看貴寶地的功夫與中原各派有何不同之處……」

巴札嗯聲道：「不成，他太沒禮。」

金管事唉聲道：「我們中原有句非常古老的話……」

巴札道：「聽說你們古人傳下來的話，都是金科玉律，至理名言，你說說，那是一句什麼樣的話——」

金管事道：「宰相肚裏能撐船……」

巴札哦聲道：「你是說一隻船能從宰相的肚子裏開過去……」

金管事道：「這是形容一個人的度量，應該寬闊無量……」

巴札道：「你是要我原諒他……」

金管事道：「不錯。」

巴札道：「咱們是仇人了，你們倆個人都別想活着出去。」

金管事嘿嘿地道：「巴札聖僧，我們是奉堂主之命來取……」

巴札冷冷地道：「別唬弄本僧，此地是快意堂重要密地之一，除了堂主以外，任何人都不准來這裏，你倆居然敢冒堂主之名，跑來送死，嘿嘿，待本僧先將你們拿下再說……」

金管事道：「巴札，別胡說，本人是這裏的管事……」

巴札道：「你更不可靠，堂主早說過了。」

他雖然來自蠻荒之地，却是經驗老到，一搶身，反手朝金管事抓來，他是抱着擒下一個是一個的原則，想先把金管事擒下，再對付石仁中。

金管事一移身，閃身避過，巴札的手掌刹時落空。

金管事叫道：「姓石的，這個野雜種不是什麼好東西，咱們也不用客氣了，乾脆，兩個人先收拾了他再說……」

陡然，一個尖細而陰冷的話聲道：「怎麼？姓金的，想二打一呀——」

隨着話聲從側旁閃出一個妖媚冶艷的中年美婦，這美婦的一雙眼睛眞能消魂，僅用一條絲氈罩在身上，那一雙潔白纖細的大腿毫無遮掩的盡露在外面。

金管事一呆道：「是妳……」

那美艷婦人杏眼一瞪，道：「你認識我……」

金管事道：「江湖上只怕不認識你的人不多……」

那艷婦格格直笑道：「我眞有那麼大的名氣呀。」

金管事嗯了一聲道：「不小了，江湖上誰不知道妳周破鞋是有名的風騷人物，只要是個男人，老的少的，有來必拾，決不拒絕……」

周破鞋笑道：「唉，你那知道，我這是普渡衆生呀……」

金管事暗怒一聲道：「妳眞無恥呀，這種事不僅不知道害羞，居然還敢說是普渡衆生，因果循環，你定會遭到報應。」

巴札道：「你們在說什麼？」

金管事叱道：「人家出家人是酒，色，財，氣四大皆空，你這老小子倒好，不但不知檢點，居然把女人攬到這裏來。」

巴札望着周破鞋道：「寶貝，他說你是個騷貨……」

周破鞋笑道：「沒關係，我本來就是個騷貨……」

巴札笑道：「好，你愈騷，本僧愈高興……」

金管事叱道：「一對狗男女，簡直還是無恥之極……」

巴札道：「喂，金管事，你這話就差了，我們這是發乎情，狂於性，怎麼能說是無恥呢……」

周破鞋笑道：「什麼叫無恥……」

巴札笑道：「大概是說你最近掉了一顆牙齒……」

周破鞋一抬手啐了一聲道：「去你的，禿頭……」

巴札一摸光禿禿的頂門，笑道：「你呀，就是喜歡我這個禿頭……」

周破鞋格格地道：「不要臉……」

巴札道：「不要臉，嘿，要臉的話你也不跟本僧藏在這個鬼地方鬼混？周破鞋，我們的春夢讓他們兩個雜碎破壞了，這個帳可不能不算——」

周破鞋道：「先放倒他們再說……」

她婀娜多姿的身子一搖一幌，披着那條絲毡嬝嬝地轉動着身子，一雙媚眼兒緊緊的盯在石仁中身上。

她格格地笑道：「喂，年青人，把你交給我吧……」

石仁中冷冷地道：「請你莊重點，別忘了，你是個女人……」

周破鞋放浪成性，不知羞恥之爲何，聞言不僅不怒，反而揚聲哈哈大笑，覺得石仁中此言，倒是十分新鮮。

她笑意盈面的道：「你怕我……」

石仁中冷冷地道：「像你這樣不知羞

恥的女人，誰見了都會害怕……」

周破鞋道：「石小弟弟，你是沒嚐到甜頭，不知那玩意兒的滋味，你只要跟老娘玩上一次，我保證你再也離不開我！」

「呸——」石仁中大怒，叱道：「滾開，不要臉……」

周破鞋上前道：「我這個人就是這麼怪，你愈討厭我，我愈要纏上你，當你開始喜歡我的時候，嘿嘿，我又要一脚把你蹬開，讓你相思到天明，夜夜空思……。」

她嬝嬝說來，侃侃而談，絲毫不顧忌男女之間的事，應當保留含蓄，在她，彷彿跟吃飯睡覺一樣的方便。

石仁中搖頭道：「金管事，請你將她打發掉……」

金管事一搖頭道：「不行呀，她嫌我年紀太大了。」

嘴裏說的輕鬆，人却十分緊張，爲了顧全大局，他還是向周破鞋行去，功行全身，伺機一擊。

周破鞋叱道：「老東西，滾遠點。」

金管事叫道：「好呀，人老了做什麼事都吃虧，連你這個騷娘們都嫌我老，唉，周破鞋，將就將就吧，咱們是一個老，一個騷，湊合着玩玩吧……」

說着話，突然一拳朝周破鞋的左肩上擊去。

周破鞋叫道：「巴札，把姓金的先給我拿下……」

巴札叫道：「好。」

周破鞋靈巧的閃開了金管事的一擊後，人已倒退而去，金管事雖想追擊，奈何巴札已瘋狂衝來，此人武功迥異，路數與中原大相逕庭，一出手，便把金管事打的只有招架之力，沒有回手之功。

雙方都是絕頂高手，展開身手，互不相讓的狂搏起來，但見拳掌交疊，勁風呼呼，人影隨着旋轉起來。

周破鞋一笑道：「姓石的，咱們打個商量——」

石仁中冷冷地說道：「有什麼好商量的……」

周破鞋道：「咱倆只要談的攏，老娘保險你不費吹灰之力便能得到所要尋找的秘密，不過你可得先答應我一件事——」

石仁中道：「什麼事？」

周破鞋道：「陪老娘玩三天……」

石仁中怒道：「不要臉——」

周破鞋大笑道：「好，你罵我不要臉，我就不要臉給你看看，姓石的，你可不能不看呀，老娘的身子，可不輕易給別人看……」

說着，她突然把身上的絲氈扯了下來，露出赤裸裸的身子，那肌膚賽雪的全身，極盡誘惑的呈現在石仁中眼前，那情況好不尷尬……

石仁中一呆道：「你……」

他是個正直純潔的有爲青年，自小生長在武林世家，對任何事都是止於禮，嚴於教，周破鞋這種大胆無恥的異行，出於任何人的預料之外，刹那之間，把這個從未遇過這種場面的青年人駭楞了。

周破鞋看見石仁中那種目瞪口呆的神情，不禁有種滿足的狂慾，一時覺得全身血液暢流無比，舒泰而滿足。

她大聲道：「喲，我的小老弟，怎麼啦，老娘這身細皮白肉，還好看吧，別那樣沒出息，你要是喜歡，老娘就把這身光溜溜的身子全交給你……」

石仁中只覺全身燙燒如火，臉色通紅，呼吸也較平常急促，他長長吸了一口氣，眼觀鼻，鼻觀心，刹時靈台明淨，氣血下降，不似先前那麼慌亂了……

他冷冷地道：「請先穿上衣服……」

周破鞋笑道：「穿起來幹嘛，那樣多不方便……」

石仁中道：「你這樣無恥，只怕害過不少人……」

他此刻業已定下心來，不似先前那樣慌亂，視而不見是此刻最好的寫照，故他那沉着如恒的神態反令周破鞋詫異不置。

周破鞋格格地道：「在老娘肚皮上爬過的不知有多少，可從沒有一個像你這樣不通世故，有道是秀色可餐，看一看也能令你消魂舒暢，而你哈哈……」

石仁中冷冷地道：「周破鞋，在下要不客氣了……」

周破鞋往前一挺，道：「你打吧，盡量的打，老娘倒要看看你是捨得呢，還是不捨得……」

她光溜溜的身子朝前一挺，那豐滿渾圓的胴體光滑無比，若是定力稍差的人一定會看的目搖神幌，把持不住。

石仁中暴怒道：「好不個不知進退的女人——」

他忍無可忍的一揚劍鞘，用那劍柄的尖端，奇快無比的撞向周破鞋的肋間的穴道，這一招快疾無比，任誰都不易躲過，

周破鞋對自己這身肌膚頗爲自信，她相信任何男人都逃不過自己的誘惑，除非他是魯男子，她更不相信有人會忍心下手，所以石仁中那一招來的突兀和意外，使她應變都不及……

「啊」地一聲尖叫——

周破鞋哎呀倒地，道：「你……」

石仁中冷冷地道：「下賤的女人，你要知道男人並不是都是那麼色……」

說着昂首望着他處，對這女人正眼也不瞧一下。

周破鞋那尖銳的叫聲，立刻傳進激鬥兩人的耳中，巴札聽得心驚肉顫，霍地跳出圈外道：「姓金的停一停——」

金管事喘聲道：「你投降了……」

巴札叱道：「放你媽的大洋屁，本僧不過是關心我的女人，看看那小子怎麼個打法，能把她弄的張嘴大叫……」

一轉身朝洞裏撲去。

他人未到已先吼道：「破鞋，你怎麼啦？」

周破鞋罵道：「死人，我給那小子放倒了，你還在那兒貓哭耗子假慈悲，也不快點替老娘想個法子……」

巴札一看周破鞋赤條條的躺在地上，動也不動一下，暗中一駭，頓知事情不妙，疾躍而去。

他大吼道：「別怕，本僧一定替你報仇——」

他伸手欲解開周破鞋身上被制的穴道，石仁中叫道：「別碰她——」

巴札怒道：「你管本僧——」

石仁中道：「你不信邪——」

巴札怒道：「她是我的女人，爲什麼

不能動——」

石仁中道：「巴札，她已被我點了『氣海』穴，我點穴手法與別家不一樣，弄不好她就會落個殘廢……」

巴札道：「我不信……」

石仁中道：「你儘可動手。」

巴札道：「中原道上的拿穴法還難不倒我……」

他舒掌便欲往周破鞋的身上按去。

周破鞋變色道：「別碰我——」

巴札道：「怎啦，你讓他唬住了。」

周破鞋痛苦的道：「不……」

巴札道：「那你怕什麼？」

周破鞋苦澀的道：「我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巴札氣怒攻心，恨聲道：「沒用的東西。」

他那凌厲的目光一瞪石仁中，道：「解開她的穴道……」

石仁中道：「閣下是跟誰講話……」

巴札道：「當然是你啦。」

石仁中道：「沒禮貌——」

巴札道：「本僧的話你沒聽見？」

石仁中道：「閣下要救她也簡單，只要答應在下一個條件——」

巴札道：「什麼條件？」

石仁中道：「在下只要看看這洞裏的藏簿——」

巴札變色道：「不行，沒有堂主的命令誰也不能看……」

石仁中道：「在下只看一眼……」

巴札吼道：「放屁——」

他從寬大的僧袍拔出一柄短劍，目光如炬，斜斜持劍手伸前胸，照着石仁中劈劃而來。

石仁中怒道：「你也看劍——」

他閃移斜身，鏗鏘聲中，那柄「穿月神劍」彷彿龍吟似的脫鞘而出，一溜寒艷的劍光衝了出來，照得洞中靑光流閃，光艷奪目。

巴札叫道：「好劍——」

周破鞋變色道：「穿月神劍——」

石仁中冷笑道：「想不到你還認得這柄劍……」

周破鞋慘聲道：「姓石的，有種你放了我——」

石仁中道：「放了妳，那不簡單。」

周破鞋叫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你就是我要找的仇人……」

石仁中一楞道：「你跟我有仇……」

周破鞋厲聲道：「不錯。」

石仁中道：「周破鞋，你腦袋大概是有點不清楚，在下和你是初次見面，我想不起來，在那個地方得罪了你……」

周破鞋道：「你是沒得罪過我，但你的老子……」

石仁中一震道：「我爹怎麼樣？」

周破鞋道：「你爹用這柄劍殺了我丈夫……」

石仁中一呆道：「你丈夫叫什麼？」

周破鞋道：「陶金雨……」

金管事嘿嘿地道：「原來是那個老惡棍陶金雨……」

周破鞋大罵道：「人死爲大，你敢罵他……」

金管事嘿嘿地道：「我罵他又怎麼樣，他要是不死，我還想宰了這個王八旦呢……」他衝口而出，顯然十分震怒。

石仁中道：「金管事，陶金雨是何許人——」

金管事搖手道：「不用提了，那個老雜碎更混蛋，他一大把年紀淸福不享，一天到晚姦淫良家婦女……」

石仁中一呆道：「原來是個淫徒。」

周破鞋叫道：「別說的那麼難聽，我那漢子只不過是喜好漁色，喜歡那個調調兒而已，說起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石仁中正色道：「大丈夫立身處世，首重修身，修身方能正法……」

周破鞋破口罵道：「你別在假仁假義，滿口道德文章，這種人老娘見得多了，當着衆人的面，自己彷彿是個聖賢，一旦沒有旁人在的時候，就原形畢露的露出那股色勁看見女人恨不能一頭鑽進去……」

石仁中道：「不能一概視之……」

周破鞋道：「八九不離十，誰也別笑誰。」

巴札一抖臂，揮劍道：「周破鞋，別和他套近乎，本僧先放倒他……」

周破鞋氣得無法動彈，道：「巴札，你可不能宰了他……」

巴札一怔道：「怎麼啦？你還想留着用……」

周破鞋咬牙道：「他想，老娘要給我那漢子報仇……」

巴札嘿地一聲道：「想不到妳還挺念舊的……」

周破鞋瞪了他一眼，道：「哼，別看我是個水性楊花，零售感情女人，其實對我死去的那一口子我還眞有點懷念……」

巴札道：「喲，看不出來，妳還想那小子……」

周破鞋道：「少吃這種飛醋，他人都死了……」

巴札道：「依妳，本僧就不殺他。」

金管事搖頭道：「眞看不出來，死鴨子的咀——挺硬的……」

巴札叫道：「你說什麼？」

金管事笑道：「我笑你的嘴跟死鴨子的咀一樣又臭又硬……」

巴札道：「找死——」

他揮動短劍迅快無比的撲來，一縷劍風勁射而出，照着金管事的胸前刺去。

金管事一閃身，揮出一掌，道：「你這番僧眞不知進退……」

他那一掌隱含風雷之聲，揮將出去，勁氣廻盪，掌風如浪，竟將巴札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石仁中心一震，忖道：「看不出金管事隱藏了一手，他的功力遠超出我的想像之外，此人之眞正目的與身份，倒令人尋思了……」

巴札一呆道：「你……」

他底下的話尚未吐出，一口鮮血湧來，吐了滿地，但見他臉色蒼白，嘴唇發紫，氣的像條笨牛，喘息不已。

周破鞋驚道：「巴札，你怎麼啦？」

巴札喘道：「我受傷了……」

周破鞋道：「你……一點用處都沒有……」

巴札吼道：「我殺他……」（未完）

新派長篇俠義故事

天殺星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申無害因師命未完，仔肩難卸，對如意嫂的萬斗情懷，唯有强抑心底，當他返回粮行，驀見巫瞎子，百寶盒，小丁等人，圍坐議事房中，探詢之下，驚悉那神秘顧主，又以暗殺天絕老魔的代價，僱請萬應教暗殺十方羅漢百里窮，時間定在半月後，地點則爲潼關，申無害雖焦急，但自信能想出解救辦法。小丁邀他往飲茶，要求申無害合作，暗中發筆橫財，目標是鏢局押運的貓眼石，目的則是要爲萬花樓的紅紅脫籍，小丁說羅芳曾示意，不必定要現金，珍貴珠寶，她照樣高價收買——

暗掌生殺令　明爲萬花魁

申無害道：「羅芳也知道有這樣一批貓眼玉？」

小丁道：「不知道。」

申無害道：「她向你提及珠寶一事，只是出於無意？」

小丁道：「是的。自她親眼見我掌斃天絕老魔之後，她相信只要我肯動動腦筋，要想弄個三五萬兩銀子，應該只是舉手之勞。」

申無害道：「那麼，你知道這批貓眼玉，又是何處來的消息？」

小丁道：「這一點你可以不必過問，你應該知道每個人都多多少少總有一些屬於他們自己的秘密。」

申無害點點頭，改口又道：「保這一趟鏢的是那一家鏢局？」

小丁道：「天水雄馬鏢局。」

申無害道：「貨主呢？」

小丁道：「一位鎭大員。」

申無害道：「這些貓眼玉都是這位大員平日搜括來的？」

小丁道：「應該不是俸祿。」

申無害道：「如果我們得手，豈不害慘了鏢局？」

小丁道：「害不了鏢局。」

申無害道：「爲什麼？」

小丁道：「因爲這批貓眼玉並不在鏢貨單上。」

申無害道：「哦？」

小丁道：「鏢局承保的是一單銀箱，以及這位大員一家老小之安全，那些鏢師根本就不知道這位大員身上帶着如此名貴的一批珍寶！」

申無害道：「就是出了事情，相信這位大員也不敢聲張出去？」

小丁道：「不錯。」

申無害接着本來想問：旣然連那些鏢師都不知道有這樣一批貓眼玉，這事又是誰告訴你的呢？

他想想剛才小丁已聲明這是私人秘密，便又忍了下來。

小丁望着他道：「你還有什麼疑問沒有？」

申無害搖搖頭，表示已無疑問。

小丁道：「就此一言敲定？」



申無害想了想道：「我們——」

小丁道：「不是我們。」

申無害道：「沒有我的份子？」

小丁道：「這件事只須你點頭同意，並不需要親自插手。」

申無害詫異道：「既然你一個人就幹得了，你又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

小丁道：「我需要一個人證。」

申無害道：「證明出事的時候，你正處身在另外一個地方？」

小丁道：「是的，事後你可以分得這批貓眼玉的三分之一！」

申無害道：「你如此小心，是不是担心巫老大也許會管這件事？」

小丁道：「他沒有說過會管，但我相信他一定不會歡喜這種事發生在他這一組的死士身上。」

申無害點點頭。這是可想像得到的。

如果每一名死士都可以不受約束，都可以憑自己的一身武功胡作非為，那又跟一羣打家劫舍的盜匪有何分別？

小丁緩緩接着道：「我這次的計劃很簡單，今天晚上，我們可以留在粮行裏喝酒。我猜想巫老大一定會抽空去見金長老，請示如何處理十方羅漢這件案子，到時候他一走，我就跟着出來，然後我再在他回行之前趕回去，這樣除了你我之外，就絕不會有人曉得這件事！」

申無害點頭道：「這個辦法的確不錯，希望你能順利得手。」

小丁微微一笑道：「關於這一方面，你永遠不必為我担心！」

× × ×

天色漸漸黑下來了。

一切果如小丁所料。

當兩人有說有笑，酒興正濃時，巫老大忽然從外面探進頭來道：「你們兩個在這裏喝酒，我有事出去一下，等我回來之後，你們再走。」

申無害點頭，小丁揮手，巫老大頭一縮走了。

小丁扮了個鬼臉，也跟着悄悄出室而去。

申無害一個人留在屋子裏，望着壁上那盞孤燈，心頭突然升起一個念頭，趁着這段寶貴的時間，我何不也辦點我自己的事情呢？

× × ×

夜色如墨。

一條矯捷的身形，像狸貓一般，越過重重屋脊，向西北方飛躍而去。

這人正是巫老大。

誰也想不到這位亥組死士的領導人，在輕功方面，成就竟是如此傑出驚人！

這時如果有人跟在這位巫老大身後，一直跟踪到底，看清這位巫老大最後的落脚之所，那他勢必更會大吃一驚。

因為巫老大最後去的竟是萬花館！

× × ×

萬花館中到處都點上了燈火，但館中這時並無笑鬧喧嘩之聲。

因為這是一所高級妓院。

在長安城中知道有這樣一處地方的人並不多，有資格到這裏來取樂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在這裏兩三天沒有客人上門，並不是一件稀奇事。

但只要有客人上門，一個客人就抵得上別處十個客人，有時甚至抵得上一百個或一千個！

今晚館中沒有客人。

有些姑娘在門葉子戲，有些姑娘已經睡了。

這裏的姑娘，也與別處的姑娘不同，除非是很特殊的客人，她們隨時都可以拒絕出見。

她們甚至可以當着你的面，告訴你她不在。

這不是笑話。

因為羅芳支持她們，羅芳有時甚至鼓勵她們這樣做。

「男人都是賤骨頭！」

「他們玩不到的女人，才是最好的女人，你們最好時時記住我這句話！」

這是每一個姑娘進門，羅芳都一定會向她們重複好幾遍的話。

言簡意賅！

× × ×

羅芳住在第四座院子，一座佈置得很精緻的小閣樓。

這裏是全館禁地中的禁地。

別說是館裏的姑娘，就連貼身丫頭，平時不經呼喚，也不能隨便登樓，但今晚樓上却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巫老大！

× ×

巫老大怎會認識這位萬花總管的呢？

難道這位巫老大只是外表老實，其實也是一個風流種子？

難道羅芳平時涯岸自高，就是因為她已經有了巫老大這樣一個使她不敢不守分寸的戶頭？

或者要見金長老，必須先通過這位萬花總管，才能見得到？

房門輕輕推開，巫老大走進來。

羅芳躺在一張虎皮軟榻上，身上只蓋了一條薄薄的毛氈，兩條白玉似的大腿，有一大半露在外面，令人不免懷疑，她在氈子下面，究竟穿了衣服？

她一抬頭看到巫老大，似乎一點也不感到驚訝。

巫老大站在房門口，低垂着頭。

他為什麼垂着頭？

不敢去看那雙令人心動的大腿？

如果這是他的女人，他為什麼不敢看？如果這不是他的女人，他到來這裏幹什麼？」

羅芳望着他，隔了好一會，才淡淡說了兩個字：「坐下！」

巫老大在門旁一張椅子上坐下，頭仍垂着。

羅芳道：「你出來時，小丁和張弓在不在？」

巫老大道：「在！」

羅芳道：「在喝酒？」

巫老大道：「是！」

羅芳道：「你看小丁今晚會不會前去動手？」

巫老大道：「會！」

羅芳道：「你對這件事有沒有什麼意見？」

巫老大道：「沒有。」

羅芳露出滿意的笑容，點點頭道：「很好，再過三個月，我這副担子，就要交給你了，我希望本組未來的領導人，也能像你對我這樣忠心。」

巫老大道：「以後仍乞長老栽培！」

幸好這時房中沒有第三個人在場。

如果此刻有第三者在場，不論在場者鎮定功夫如何，恐怕都免不了要嚇一大跳！

長老？

原來這位萬花總管就是那個神秘的金長老？

軟榻旁邊，有張茶几。

茶几上放着一把紫銅酒壺，酒壺旁邊放着一隻小巧玲瓏的碧玉杯，酒杯只有一隻，杯裏盛了半杯酒。

羅芳端起那杯色呈琥珀的酒，淺淺啜了一口，緩緩說道：「你對這件事雖然沒有意見，但我知道你心中一定多少存有一點疑。」

巫老大道：「是的。」

羅芳道：「你可以問。」

巫老大道：「小丁對本教的忠心，我敢保證絕無問題，所以我始終不明白長老這次為什麼一定要逼他走上這條路子？」

羅芳道：「為了兩個原因。」

巫老大注意聽着。

羅芳說道：「第一個原因，是我歡喜那些貓眼玉，聽說這些貓眼玉都是罕見珍品。」

巫老大點點頭。

羅芳道：「不過，這一點並不重要，如果換了你或仇天成，相信你們也一樣能將那些貓眼玉替我弄到手。」

巫老大又點了一下頭。

執行這一類的任務，他自信要比小丁強得多。

羅芳道：「第二個原因，是我想藉此機會，讓他們交成一對知心的朋友。」

巫老大道：「他們？」

羅芳微微一笑，沒有開口。

她所說的他們，他應該知道指的是誰和誰。

巫老大想了一下，又道：「長老以為……他們……一定可以交成朋友？」

羅芳道：「一定可以。」

巫老大道：「何以見得？」

羅芳道：「小丁的一身武學，是個很大的誘惑。」

巫老大點點頭，這一點他承認確是事實。

以小丁目前這種年紀，竟已練成了武林中三大玄功之一的剪魂手，無論叫誰知道了，都難免不想弄弄清楚，這小子的一身絕藝，究竟是從那裏學來的！

羅芳微笑着道：「你還有沒有什麼疑問？」

巫老大猶疑了片刻，才道：「長老為什麼希望他們交成朋友？」

羅芳笑笑道：「因為我想為本教鑄造一把利器！」

巫老大道：「利器？」

羅芳道：「是的，利器，一把無堅不摧的利器！」

她緩緩接下去道：「昨天能把天絕老魔收拾下來，只能歸功於僥倖，當時如果只由他們兩人動手，便用不着如此大費週折，而且也安全可靠得多！」

巫老大說道：「長老已確定那『人屠張弓』真的就是『天殺星』那個姓申的小子？」

羅芳笑道：「決錯不了！」

巫老大思索着，微微皺起眉頭道：「我只是担心……」

羅芳笑道：「担心這樣一把利器，萬一落入別人手裏，也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是嗎？」

巫老大一哦道：「長老原來也早就想到了這一點？」

羅芳微微一笑，道：「我如果沒有想到這一點，我就不會花這麼多心機，為他們兩個先打造兩條鎖鍊，把他們牢牢握住了。」

巫老大道：「長老指的是『燕雲』和『紅紅』？」

羅芳道：「用普通繩索拴不住的男人，若想加以控制，就只有一個辦法，替他們找個他歡喜的女人，情感就是這世上最好的鎖鍊！」

巫老大輕輕嘆了口氣，低頭望着自己的手背，默然不語。

不知道他是佩服他們這位長老行事設想週到，還是在慶幸他自己幸而沒有這方面的煩惱？

羅芳端起酒杯，又淺淺啜了一口。

巫老大忽然抬頭道：「如果我們推馬虎收留下這位天殺星，三個月後，我們又如何向那位蔡大爺交代？」

羅芳笑笑道：「這是我的事。」

巫老大道：「長老已有安排？」

羅芳道：「在這三個月中，還會發生很多事，到時候我自會斟酌實際情形，吩咐你怎樣做。」

巫老大點點頭，他並不是一個歡喜操心的人，只要是不該他負的責任，他決不會多問一個字。

羅芳望着他道：「小組裏除了小丁和姓申的，其他的人近來情緒如何？」

巫老大忽又皺起了眉頭道：「長老既然問起了，有件事我就不得不向長老提個建議。」

羅芳道：「什麼建議？」

巫老大道：「下次教方如果想除去某一個人，我覺得，最好能另外改換一個方式。」

羅芳道：「有人起了疑心？」

巫老大道：「是的。」

羅芳道：「誰？」

巫老大道：「百寶盒老余。」

羅芳道：「他怎麼說？」

巫老大道：「就因為他什麼也沒有說，我才知道他在懷疑。」

羅芳點點頭道：「把一萬五千両金磚搬進天井，居然沒有驚動任何人，這種事本來就很難令人相信，他對這一點發生懷疑，亦原在我意料之中。」

巫老大道：「百寶盒老余這個人，長老知道的，他跟小丁和藍如虹他們不同，若是讓他知道本教並未把他當作心腹看待，這種人是很難駕馭的。」

羅芳又點了一下頭道：「這個我當然知道。」

巫老大道：「同時我覺得這位余老三

也的確是個人才。」

羅芳道：「你的意思，是想把他調離本組，還是想告訴他實情？」

巫老大道：「這事應該由長老你來決定。」

羅芳道：「好，明天晚上，你吩咐他到我這裏來一下。」

巫老大道：「是！」

他接着微微欠身道：「時間已經不早，卑職也應告辭了。」

羅芳道：「你不去金妮那裏坐坐？」

巫老大垂着頭，沒有開口。

羅芳道：「難道像金妮這樣的姑娘，還不能令你滿意？」

巫老大仍然沒有接腔。

羅芳嘆了口氣道：「我一直沒有想到，你在女人這一方面，竟是挑剔得如此厲害！」

巫老大依然一無表示。

羅芳忽然指着酒杯道：「你爲什麼不坐過來一點，爲我添一杯酒？」

×　×

很多人都有一種錯誤的想法：以爲凡是要飯的叫化子，都是丐帮弟子。

其實並不盡然。

丐帮弟子誠然以乞討爲生，但並一定每一個叫化子都是丐帮弟子。

同時，丐帮弟子爲了某種需要，有時也有以其他微賤的身份出現，只有丐帮門下，才能一目了然。

要正式成爲一名丐帮弟子，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正如並不是你只要剃光了頭髮，就有廟宇收留你當和尚一樣。

要成爲丐帮弟子比落髮爲僧，還要困難得多。

因爲要成爲一名丐帮弟子，必須具有與出家人同樣堅定的意志，而生活却遠比僧道還要來得清苦。

僧道很少有三餐不繼的窘況出現，丐帮弟子第一件要學習的事，便是如何忍受飢餓。

人們只羨慕丐帮的逍遙自在之樂，很少有人想到，爲獲得這份樂趣，他們付出了多少代價！

丐帮對門下弟子要求的並不多，但很嚴格。

所以，近百年來，丐帮門下，奇才迭出，而不像其他門派，常有不肖弟子，爲禍武林，辱及門楣，便是這個原因。

一個人如果能够在最艱苦的環境中堅貞自守，就永遠不會爲物慾所引誘。

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但做得到的，却只有丐帮弟子！

十方羅漢曾對丐帮弟子下了一個很恰當的比喻。他說：丐帮弟子就像是一羣螞蟻，卑微，渺小，勞碌，合羣，無所不在，無所不至，人棄我取，與世無爭，不強取，不豪奪，永遠以自己的辛勤，養活自己！

但這位丐帮十結掌門人顯然故意忽畧了最重要的一點沒有提及：那便是丐帮弟子的樂於濟世助人！

遇有大荒苦寒之年，丐帮弟子也常有餓死凍斃的事情發生，但只要有丐帮弟子散佈的地方，就絕不會看到行人陳屍道旁的慘劇。

因爲他們卽使只剩下最後一份口粮，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拿來分給別人，只有挨過飢餓的人，才會知道飢餓的痛苦！

×　×

申無害很高興他能交到十方羅漢這樣一個朋友。

沒有一個人願意見到自己的朋友受到傷害。

如今居然有人想以一萬五千兩黃金的代價，要換取十方羅漢頸上的人頭。

這使他感覺十分意外，也使他感覺十分憤怒。

他很想查出這個人是誰。

但是，他查不出。

他甚至無法想像這個人要害死十方羅漢，究竟是基於什麼動機！

因爲這個人已以同樣的代價解决了天絕老魔，一個與天絕老魔勢不兩立的人，何以又會跟十方羅漢水火不容？

古兵家云：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難道這句名言尚有別的解釋？

不過，他告訴自己，事有緩急輕重，不管他的感受如何，現在還不是他找那個幕後主謀算帳的時候。

目前當務之急，是他必須設法帮助十方羅漢渡過這一關。

如今，機會來了。

只是機會雖好，他可以利用的時間，却並不多。

他雖然是最後一個走出這間廂房，却須要趕在小丁和巫瞎子兩人之前回來。

好在他已知道如何與丐帮弟子取得聯絡，同時也知道去什麼地方，可以馬上找到一個住得離這裏最近的丐帮弟子。

×　×

他要去的地方，就是長生粮行對面的一條小巷子。

巷子盡頭，有間破屋，裏面住着一個賣風濕膏藥的老漢。

他敲開門，走進去，向那老漢以兩個銅板買了一帖風濕膏藥，當着對方，撕去一角，然後慢慢攤開，撩起褲脚管，貼在小腿上。

小腿當然不是容易發生風濕的部位。

那老漢只是默默地望着他，臉上雖然露出迷惑之色，却並沒有說什麼。

申無害一腿擱在櫈子上，貼好，撕下，再貼上，這樣不厭其煩地一共重複了十次之多。

那老漢的臉色變了。

申無害抬頭微笑道：「你這種膏藥很好，就是不易貼牢，你有沒有看清楚，我一共貼了多少次？」

老漢瞪大眼睛，結結巴巴的道：「十……十……」

他似乎怎麼也無法相信，眼前這名年青人，竟是他們十結帮主的朋友，但對方的暗號完全正確，又不容他不信。

申無害道：「半個月後，是貴帮的什麼日子？」

老漢道：「護法大會。」

申無害道：「在潼關舉行？」

老漢道：「是。」

申無害道：「年年如此？」

老漢道：「是。」

申無害道：「帮主必須參加？」

老漢道：「是。」

申無害點點頭，現在他總算解開了那位神秘偃主何以知道半個月後，十方羅漢一定會於潼關出現的謎團。

他稍稍思索了一下，從懷中取出一枚金錢道：「認識這枚金錢嗎？」

老漢躬身道：「認識！」

申無害遞出那枚金錢道：「請火速傳給它的原主，今年的護法大會，請他特別小心！」

老漢恭恭敬敬的接了過去道：「謝謝公子，小人一定遵囑照辦！」

申無害轉身走出那間破屋，深深噓了口氣，心頭如釋重負。

目前，他能做的，只有這麼多。

因爲他知道卽使他說得再清楚明白些，十方羅漢也絕不會因而取消這種例行大典，同時他也不願意對方這樣做。

十方羅漢不是一個容易受人威脅的人，他也不是！

×　×

巫瞎子直到敲過了三更，方才返回長生粮行。

這位亥組死士領導人，好像在什麼地方喝了不少酒，臉紅紅的，兩眼發亮——亮得就像小丁帶回來的那袋貓眼玉。

小丁已經醉倒。

申無害終於又發現了另一個秘密：小丁隨時都會醉倒，那怕只喝一盃，也會醉爛如泥！

而且醉得很像。

他不知道這小丁的師父是何等樣人，有一件事，他却知道，他知道小子從他師父那裏學來的，絕不僅僅只是一身武功。

申無害每做一件事，想做就做，很少後悔，但這一次却非常後悔自己打錯了算盤。

因爲他在巫瞎子身上沒有嗅到一絲酒氣。

是什麼事情，使這個假瞎子興奮得面孔通紅兩眼發亮呢？

他覺得自己剛才實在應該跟踪這個假瞎子，而不該先去找那個丐帮弟子，如果他能先弄清誰是那位金長老，對他今後的行動，必然有利得多。

失去這樣一個機會，想想眞是可惜。

廂房中備有現成的床鋪，本組的每一名死士，都可以隨時住進來，也可以隨時走出去，小丁已經裝醉上床。

巫瞎子探進頭來，看看，笑笑，一句話沒說，又縮回頭走了。

他顯然只是想讓丁申兩人知道，他已從外面回來，如果兩人想走，現在可以走了。

巫瞎子一走，小丁嘻嘻一笑，馬上就從床上坐了起來。

他望着申無害，扮了個鬼臉，笑道：「要不要再拿出來過過癮？」

申無害道：「不用了。」

小丁道：「就照剛才說的，完全交給我處理？」

申無害道：「是的，只望羅芳能憑良心，出個好價錢。」

小丁道：「那麼咱們明天打算什麼地方見面？」

申無害道：「清風茶樓。」

小丁道：「什麼時候？」

申無害道：「黃昏時份。」

小丁微微一怔道：「爲什麼要等到那麼晚？」

申無害道：「因爲這幾天我一直沒有睡好覺，明天吃過午飯，我想好好的去洗個澡。」

×　×

澡堂裏還是老樣子，空氣渾濁，光綫暗淡，但申無害已比第一次進來時心情愉快得多。

因爲他如今已是一名死士。

他已不必再担心老吳會突然從他背後一刀戳下。

老吳見到他進來，滿臉堆笑，顯得恭順異常，與上次他跟賈二虎來，完全是另一種態度。

他佔用的當然是雅座，洗過了澡，走出池子，老吳親自過來替他抹身搥背。

他儘量忍住不說一句話。

他知道他不開口，老吳一定會先開口，因爲老吳身份比他低，對方爲了巴結他這位教中的新貴，就是明明無話可說，也會找出話來，敷衍他幾句。

他果然料對了！

老吳替他輕輕搥着背脊骨，趁着無人注意，忽然勾下身子，低聲道：「馬爺怎麼好久沒來？」

這正是申無害最高興聽到的一句話。

因爲這句話可以得到證明，這個老吳只是萬應教中一名外圍人物，對死士小組內發生的大事，他顯然並不清楚。

他不動聲色，淡淡地道：「他不會再來了。」

老吳道：「爲什麼？」

申無害道：「調走了。」

老吳點點頭，沒有再問下去。

這又證明了另一件事：巫瞎子當初告訴他的話果然一點不假，教中各組死士，確是經常調動，因爲老吳對血掌馬騏被調走一事並未感覺驚訝。

老吳搥好了背，伺候他躺下，問道：「要不要修修脚？」

申無害道：「不用了，替我把那根腰帶拿下來。」

老吳依言用木叉取下那根腰帶。

申無害從腰帶中摸出一個小紙捲，悄悄塞了過去道：「巫老大吩咐你馬上把這個送給蔡大爺，小心路上別給人看到。」

老吳道：「馬上去？」

申無害道：「越快越好！」

老吳道：「要是現在去找不到蔡大爺本人怎麼辦？」

申無害道：「那你就留下來等，一直等到看見他本人爲止。」

老吳點頭道：「好！」

申無害道：「還有一件事，你可千萬記住。」

老吳道：「哦？」

申無害道：「絕不能讓這裏的人知道你去了那裏！」

老吳道：「這個我知道。」

望着老吳那一把瘦骨頭故作從容地走出房間，申無害深深噓了一口氣，這一步棋，他總算又走對了！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得到公孫茵暗助，預早服下解毒藥丸，避過大悲師太秘製的失魂之毒的危難，但郭長風仍僞作中毒，失去神志，任由瞎姑和痳姑的呼來喝去，瞎姑以下毒成功，率同痳姑和公孫茵押着郭長風上路，趕赴襄陽，途次趙村，在玉佛寺對外聯絡總站歇宿下來，瞎姑等均信郭長風已中失魂之毒，是以並未點他穴道，也不派人看守，只將他鎖在一間簡陋的小房中，公孫茵暗中囑咐他，速即設法逃走，以免有變，午夜，郭長風悄悄掩出窗外，一獒犬向他撲來，郭長風不禁大驚失色……

應變賓奪主　事急馬行田

郭長風深知犬類習性，有一種是只吠不咬，有一種是只咬不吠，唯獨這種西藏遊牧民族養來看守羊羣的獒犬一口咬不到，必定出聲狂吠。

郭長風當然不願被牠咬到，更不願牠發出吠聲，唯一可行的方法，只有出手將牠擊斃。

但這樣一來，第二天必然會被人發現，可能因而影響大局。

畧一遲疑，那獒犬已竄到脚下，對準郭長風的小腿，張口就咬。

郭長風兩脚一分，一個「蹲襠式」，左手閃電般掀住獒犬的頸皮，右膝下壓，頂住牠的背骨，緊跟着一抬左腿，身軀半旋，整個人已牢牢坐挾在狗背上。

那狗想吠，無奈頸部被郭長風用力按住，叫不出聲，想掀他下來又無處着力，四隻脚不停地抓着地面，始終無法掙脫。

郭長風竟學景陽崗武松打虎的姿勢，提起拳頭，就想朝狗頭上捶下去……

他手臂舉起，拳頭還沒有下落，突有人沉聲道：「打不得——」

郭長風扭頭回顧，却見公孫茵正由屋角暗影中快步奔來。

她一面搖手示意，一面又低聲道：「這些獒犬都是師父最心愛的，打死了一隻，不久就會被發覺，他們一定利用犬羣追蹤，你就不容易脫身了。」

郭長風道：「我本來就沒打算脫身，他們怎知是我打死的？」

公孫茵道：「可是，你手上已經沾染了獒犬特有的血腥味，其他獒犬一嗅就知道，如果讓他們發現你預先服了失魂藥酒的解藥，連我也脫不了干係。」

郭長風道：「現在這畜牲已經跟我鬧僵了，總不能就這樣放了牠？」

公孫茵道：「不要緊，牠們都認識我，不會亂吠的。」

說着，蹲下身子，用手輕輕拍着那獒犬的頭頂，柔聲道：「黑娃子，乖！不許叫，知道了嗎……」

郭長風緩緩鬆開手，站起身來。

那頭獒犬果然沒有出聲吠叫，温馴地搖着尾巴，還用舌頭舐舐公孫茵的手。

公孫茵安撫好獒犬，才對郭長風道：

「現在正是大師姐打坐行功的時候，你快些走吧，由東南方出去，那邊戒備比較鬆懈，只有莊頭佈着兩處暗樁。」

郭長風却在石磨上坐了下來，道：「我若逃了，他們不會懷疑是我預服了解藥嗎？」

公孫茵道：「只要你能脫身，他們無法證實是什麼緣故，就不礙事了。」

郭長風道：「他們目的也要去襄陽，旣是同路，何不索性跟他們一起去，到時候再見機行事？」

公孫茵道：「不行，他們一到襄陽，就會對寂寞山莊下手，而且出手的不止你一個。」

郭長風詫道：「難道還有其他武林高手，也中了失魂之毒？」

公孫茵道：「讓我老實告訴你吧，這次師父已經下決心要一舉摧毀寂寞山莊和紅石堡，本來是想先對付紅石堡的，因爲據報秦天祥去了洞庭，才改向寂寞山莊先下手，現在聚集襄陽城中的高手，不下三四十人，很可能連師父也會親自趕去。」

郭長風道：「令師明知寂寞山莊的林元暉只是替身，何必還如此興師動衆？」

公孫茵道：「她老人家已經不耐久等，準備連替身也一律格殺，除去了替身，眞正的林元暉自然會露面。」

郭長風道：「那些聚集在襄陽城中的高手，都是玉佛寺的門下嗎？」

公孫茵道：「不是的，他們都是江湖中有身份的人物，被師父用計賺去，到時，只須一杯『失魂酒』，就會變成玉佛寺的門下了。」

郭長風駭然道：「這辦法倒是歹毒得很……」

公孫茵道：「不僅這樣，師父還派人潛進紅石堡，準備在消滅寂寞山莊以後，立卽對紅石堡發動突擊，要逼使秦天祥無家可歸，最後落在咱們手中。」

郭長風道：「林元暉當年若曾負心薄倖，殺他猶有可說，但寂寞山莊和紅石堡許多無辜婦孺，跟你們何仇？令師爲什麼要這樣大開殺戒呢？」

公孫茵輕輕嘆了一口氣，道：「這正是我懷疑的地方，可是，聽師父的口氣，似乎對秦天祥更重視，必欲得之始甘，而且特別交待，必須生擒活捉，道理何在？眞叫人猜不透。」

郭長風肅容道：「以令師在武林中的身份，實在不應該用這種歹毒殘酷手段，我想，她一定有其他目的。」

公孫茵道：「我也這樣猜想，我總覺得，她老人家好像跟秦天祥另有很深的仇恨。」

郭長風道：「你有沒有問過她？」

公孫茵道：「問過了，但師父說，那是因爲秦天祥是害我母親的共謀，所以不能放過他。」

郭長風又道：「你對令堂和林元暉之間的情仇變故，就知道這麼多麼？」

公孫茵點頭道：「是的，我娘去世時，我才出生沒幾天，這些事，都是師父後來告訴我的。」

郭長風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現在就趕去襄陽，無論如何，咱們必須阻止這次殘酷屠殺，你最好把他們預定會面的地方告訴我，以便先作準備。」

公孫茵道：「據我所知，會面地點在七賢樓客棧，是否臨時改變就不知道了，你多注意老福記錢莊便行。」

郭長風道：「她們準備使用的失魂毒酒，在不在此地？」

公孫茵道：「不在這兒，師父配製失魂酒耗費了許多年工夫，最近才製成，輕易不肯交給別人，要到使用的時候才會送到。」

郭長風道：「解藥呢？能不能弄到一些？」

公孫茵道：「解藥更珍貴，咱們師姐妹每人才分得三粒。」

郭長風道：「你留下一粒儘够了，再給我一粒，以備不時之需。」

公孫茵毫不遲疑，取出一粒解藥，交給了郭長風。

郭長風將解藥貼身藏妥，神色凝重地道：「姑娘，承你信得過郭某人，請聽我一句忠告，當年情變事件，可能是一椿極大的陰謀，在眞象未明之前，你必須暫時忍住復仇的念頭，千萬不能對寂寞山莊下手！」

公孫茵連連點頭道：「我知道，否則，我就不會懇求郭大俠帮助了。」

郭長風又道：「還有這位羅老夫子，對當年事必然知道不少，得設法保全他，將來作個證人。」

公孫茵道：「好！我會的。」

郭長風輕輕握住她的手，低說了聲：「多珍重」！身形疾閃，向東南方飛掠而去。

×　×　×

寒風四起，歸鴉繞林。

陰沉沉的天空，彤雲密佈，看來一場大雨是下定了。

寂寞山莊後院已經點亮了燈火，風過處，飄進幾縷雨絲，接着，黃豆般大的雨滴，便開始在屋瓦上跳躍起來。

田繼烈正親自指揮僕婦們掩窗加栓，忽然瞥見院子裏似有人影一閃——

「什麼人？」田繼烈喝聲出口，順手摘下腰間長劍。

「老爺子，是我！」

隨着答話，郭長風已經大步跨進來。

祇見他神情疲憊，滿身風塵，口鼻向外直冒着熱氣，額上却凝水如珠，分不出是雨水？還是汗水？

田繼烈驚喜地道：「郭老弟，你可回來了，這幾天差點沒把人眼睛望穿……」

回頭對僕婦們揮手道：「快去告訴小姐，就說郭大俠回來了……」

郭長風一伸手，攔住道：「慢一些，我有要緊話，想先跟老爺子商議一下。」

田繼烈道：「我也正有急事想跟你商議，這樣也好，且別驚動她們，弄點酒菜來，咱們先聊聊。」

僕婦們送來酒菜，悄悄退去，郭長風便掩上了房門，低聲問道：「剛才我由前莊經過，看見楊百威和護莊武士仍在莊中，老爺子怎麼沒有打發他們走呢？」

田繼烈道：「我本想打發他們走的，一時找不到藉口，也沒方法証明他們眞是紅石堡的人，只好將他們分派在前莊，由我另邀幾位可靠朋友，負責後院戒備。」

郭長風道：「據我所知，那楊百威八成是秦天祥的心腹，而且武功，機智，兩皆不弱。」

田繼烈道：「這個我知道，所以我一直對他很小心防範，這些日子，倒沒有發現他有什麼不軌企圖。」

郭長風微微一笑，道：「那是因爲咱們救回來這位林元暉，祇不過一名替身而已。」

田繼烈矍然道：「眞的嗎？你發現了什麼証據？」

郭長風道：「雖然還沒有親自目覩的証據，但那位眞正的林元暉曾由洛陽跟踪我前往玉佛寺，在途中受傷後才退去。」

接着，便將經過情形，詳細說一遍。

田繼烈一面聽，一面頷首，最後說道：「如果那廝姑說的實話，倒跟咱們的當初推斷相符怕只怕她們說的不是實話。」

郭長風道：「她們沒有欺騙我的理由，因爲當時我是在她們掌握中，而且，她們始終懷疑林元暉是想救我。」

田繼烈沉吟了一下道：「就算她們說的實話，這証明她們也知道莊裏的林元暉祇是個替身，又何須勞師動衆對寂寞山莊下手呢？」

郭長風道：「依我猜想，她們此次在襄陽發難的目的，並非全爲了林元暉，而是希望引誘秦天祥出面，另一目的，就是爲了試藥。」

田繼烈道：「試藥？」

郭長風道：「不錯，她們對我使用的『失魂毒酒』，是新近才配製成功的，有了這種毒酒，御使武林高手易如反掌，所以，她們想利用這次機會，試試毒酒是否絕對靈效。」

田繼烈嘆口氣，道：「毒酒若眞能使人失魂，後果實在太可怕了，咱們以前始終以爲秦天祥是罪魁禍首，竟未想到幕後還有更可怕的陰謀。」

郭長風道：「假如我的猜測不錯，秦天祥和大悲師太都是陰懷詭謀之輩，林元暉和公孫玉兒却成了他們利用的工具。」

田繼烈道：「他們圖謀的是什麼？」

郭長風道：「當然是香羅帶。」

田繼烈道：「可是，香羅帶有什麼秘密，連林元暉自己都不知道，他們爭的什麼？」

郭長風道：「香羅帶共有男用、女用兩條，可能必須兩帶合璧，才具妙用，偏偏林元暉不明就裏，把一條送給了公孫玉兒，另一條却給了秦雪娘，於是，秦天祥爲了取得女用羅帶，不惜火焚桑園，而公孫玉兒大難不死，被大悲師太救去，大悲師太想奪取另一條男用羅帶，才利用公孫茵出面尋仇，引起這場勾心鬥角之爭。」

田繼烈道：「果眞如此，公孫茵又怎麼請你將羅帶送還給林元暉呢？」

郭長風道：「送還的祇是一條羅帶，內中秘密，可能已被大悲師太取去了，也就因爲大悲師太已經獲得部份羅帶秘密，才製成了『失魂毒酒』。」

田繼烈道：「這麼說，香羅帶秘密竟是藥物秘方？」

郭長風道：「至少其中一部份是。」

田繼烈以拳擊掌，激動地道：「郭老弟，你可曾想到其中的巧合？」

郭長風道：「老爺子指的是——」

田繼烈道：「紅石堡以『子母金丹』名世，玉佛寺也以靈丹濟世，香火鼎盛，如果香羅帶的秘密也是藥物秘方，倒使我突然想起個人來了。」

郭長風道：「誰？」

田繼烈道：「當年『宇內四絕』中的天山石府。」

郭長風心中一動，道：「您是說天山神醫陳旭東？」

田繼烈道：「正是，天山石府以丹藥名聞天下，後來陳旭東忽然暴斃，陳家秘方從此失傳……老弟，你看香羅帶所藏秘密，會不會就是天山石府的秘方？」

郭長風沉吟道：「當然有此可能，不過，大悲師太自稱是巧手魯班黃承彥的未亡人，論理，她不應該知道天山石府的秘密。」

田繼烈道：「但秦天祥却很可能與天山石府有關係，甚至林元暉的父親或尊長，也可能出身於天山石府。」

郭長風道：「旣如此，咱們何不當面問問林百合？只要查出林家上一代的姓名和出身，就知道是否跟天山石府有關。」

田繼烈道：「這話正合我意，咱們立刻請她來談談。」

郭長風低聲道：「最好不要驚動後院那位替身。」

田繼烈點點頭，隨卽吩咐一名親信悄悄去請林百合，同時對後院加强戒備，以防有人竊聽窺伺。

直到現在，香羅帶的秘密總算露出一線曙光了，這一次的談話，不僅機密，而且關係重大。

郭長風跟他懷着同樣心情，在等候林百合這段時間，默默喝着悶酒，似乎感到有些莫名的緊張。

不多久，院子裏傳來脚步聲。

「來了！」田繼烈忽然壓低嗓音叮囑道：「郭老弟，見面時隨合些，別再提那件不愉快的事……」

郭長風點點頭，還未開口，房門啓處，林百合已經跨了進來。

她顯然不知道郭長風會在座，一時驚喜交集，脫口道：「郭大哥，你——」

郭長風起身相迎，含笑道：「我剛到，因爲有件很重要的事想問問你，爲防消息洩露，所以沒去後園拜訪，剛才老爺子也不便明告，這點，還要請多多包涵。」

林百合彷彿有些手足無措的樣子，低頭撫弄着衣角，赧然道：「我眞的沒想到是你回來了，匆匆忙忙地，連衣服都忘了換，這……這……」

田繼烈笑道：「這樣不是很好嗎？自己人何須客套，快請坐吧！」

林百合坐下，又偷眼望望郭長風，道：「剛才還正跟櫻兒說起哩，咱們都以爲郭大哥不會再到寂寞山莊來了。」

郭長風道：「爲什麼？」

林百合吶吶地道：「因爲……因爲上次……」

田繼烈截口道：「過去的事何必再提它，倒是眼前的事重要，大家還是早些商量正事要緊。」

林百合道：「究竟有什麼重要事？」

郭長風便把前往玉佛寺的經過，簡畧

覆述一遍，只未提林元暉跟踪和負傷事。

林百合聽了，憤然道：「那位大悲師太究竟是什麼人？爲什麼一定要跟咱們作對呢？寂寞山莊縱然再不濟，也要和她拚一拚，絕不畏懼。」

田繼烈道：「現在咱們正是想知道她的來歷，據咱們猜測，她可能跟林家上一代有關係，所以特地請你來商議商議。」

林百合道：「商議什麼？」

郭長鳳道：「首先，咱們想請問，令尊一身武功，得自何門何派？」

林百合道：「我爹的武功是家傳，以前我祖父就是練的飛環。」

郭長鳳道：「那麼，令祖的武功又是何人傳授的呢？」

林百合笑道：「這還用問嗎？一定是我曾祖父傳授的了。」

田繼烈正色道：「林姑娘，此事關係重大，希望你仔細想想再告訴咱們，千萬不可僅憑推測。」

林百合怔了一怔，道：「說實話，我眞的不太清楚，我只知道爹爹的飛環絕技是祖父傳授的，至於祖父是什麼模樣都不知道。」

郭長鳳道：「雖未見過容貌，總該聽令尊談起過府上的出身來歷？」

林百合道：「爹爹從來很少跟我談這些，他老人家甚至連飛環也沒有教過我，說句不怕你們見笑的話，我連祖父叫什麼名諱都不知道。」

郭長鳳望望田繼烈，臉上不禁掠過一抹失望之色。

田繼烈道：「難道府上連家譜也沒有嗎？」

林百合搖搖頭，說道：「我眞的不知道，或許因爲我是女孩子，爹爹沒跟我提起。」

田繼烈道：「令尊縱然無暇提及，令堂在世時，也沒有對你談起過？」

林百合道：「自從我解事時起，我娘就終日吃齋唸佛，根本沒有機會跟我談這些事，也沒有心情談。」

田繼烈也失望地看看郭長鳳，喟然說道：「這簡直太不近情理，除非其中別有隱衷。」

郭長鳳低聲道：「我看，這件事還有一個人可能知道，只怕她信不過咱們，不肯跟咱們合作。」

田繼烈眼中一亮，說道：「你是說鳳珠？」

郭長鳳道：「不錯，她雖是個丫鬟身份，却侍候了林莊主二十餘年，多少會知道一些，問題在她未必肯說出來。」

林百合道：「你們想打聽甚麼？爲什麼不直接去問我爹爹呢？」

郭長鳳道：「令尊有病在身，不便去打擾，而這件事又十分重要，咱們若能知道令祖父的姓名和出身，就可能揭開香羅帶的秘密，也就等於瞭解大悲師太的眞正圖謀了。」

林百合道：「那麼，我去叫鳳姐姐過來問問吧！」

郭長鳳連忙攔住，道：「這樣問她，她一定不會說實話，必須設法逼她一下才行。」

林百合道：「怎麼逼她？」

郭長鳳想了想，道：「咱們一塊兒到後院小樓去，見面的時候，無論我做了什麼事，你都別反對，這樣就行了。」

林百合毫不猶豫道：「好！我一定照你的意思辦。」

郭長鳳又對田繼烈道：「請老爺子下令斷絕後院和前莊的往來通道，派人包圍小樓，携帶兵刄繩索，隨同前去。」

田繼烈道：「現在就去嗎？」

郭長鳳道：「不！現在只須將小樓圍住，多燃火把，虛張聲勢，等咱們喝够酒以後再行動。」

田繼烈未再多問，立刻照話吩咐了下去。

林百合却猜不透他在弄什麼玄虛，皺眉道：「這樣只怕不太好吧？深夜明火執杖包圍小樓，可能會驚擾了老人家。」

郭長鳳笑道：「正要委屈他們受些驚嚇才好。」

他好像不願多作解釋，說完便舉杯邀飮，岔開了話題。

林百合雖然滿心狐疑，但不便追問，只好默不作聲。

直喝到酒涸菜盡，時已深夜。

郭長鳳道：「老爺子，都準備妥當了麼？」

田繼烈點點頭。

郭長鳳站起身來，向林百合笑了笑，道：「等一會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必驚慌，同時，務必請管住櫻兒，希望她不可冒失插手。」

林百合也點點頭，心裏却困惑不已。

郭長鳳仰面長吁一口氣，喃喃道：「但願上天保佑，今夜就揭開這個謎底。」

× ×

田繼烈所住大廳，位在前後莊之間，由花園穿過兩道迴廊，便是林元暉居住的後院小樓。

這地方，郭長鳳曾經來過，而且，還在假山石上，跟林元暉交過手，如今景物依舊，那困擾心底的疑團，也仍然沒有解開。所不同的是，上次來時，他自己是個受僱行刺的兇手，現在却一變而爲查緝兇手的人了。

未進園門，遠遠就望見後院中一片火把，照耀如同白晝，繞牆全是刀劍出鞘的武士，戒備森嚴，如臨大敵。園牆內，有女子喝罵的聲音，一聽就知準是櫻兒正跟武士爭執。

田繼烈當先叫開園門，直抵小樓下，果見櫻兒手持長劍欲往外衝，被幾名武士攔住，正爭得面紅耳赤眼見就快動武了。

武士們看見田繼烈到來，都鬆了一口氣，紛紛讓開道：「田老爺子和小姐都來了，咱們只不過奉命行事，姑娘有話可以當面問問老爺子他們。」

櫻兒正氣得臉色發白，顯然沒有注意到郭長鳳也在，一個箭步，衝到田繼烈面前，氣呼呼地道：「老爺子，你究竟是什意思？半夜深更，派人包圍後院，把咱們都當囚犯一樣看待，連我想去前面找小姐也不准，這究竟是爲了什麼？」

田繼烈微微一笑，道：「自然有原因，這都是郭大俠的意思。」

「郭大俠？」

櫻兒一扭頭，這才看見了郭長鳳，也

不知是驚喜？還是更生氣，冷笑着道：「喲！什麼風把郭大俠又吹到寂寞山莊來？咱們還以爲郭大俠再也不會上門呢……」

林百合喝道：「櫻兒，不許胡說，郭大俠有重要事情趕回來，咱們都得聽他的吩咐行事。」

櫻兒撇撇嘴，道：「憑什麼？他姓郭，這兒却是姓林的家宅，憑什麼要聽他的吩咐……」

「就憑這個！」

隨着話聲，郭長鳳突然閃電般出手，一把扣住了櫻兒的肩頭穴道，向身後隨行武士叱道：「先把她綑起來，從現在起，誰敢不遵號令，一律當場格殺！」兩名武士應聲上前，當場將櫻兒上了綁。

林百合驚愕地道：「郭大哥你——」

郭長鳳冷冷道：「咱們今夜搜查奸細，事關重大，不能容許任何人抗命，百合，你若相信我，就讓我全權處理，別跟我爭辯。」

林百合默然無語，低下了頭。

田繼烈冷眼旁觀，微微頷首，暗感讚許。櫻兒却着了慌，急叫道：「小姐，你怎麼不說話啦？我只是替你不平，又不是故意抗命……」

郭長鳳揮手道：「拖下去，她若再嚕囌，就把她嘴巴堵起來。」

武士們押走櫻兒，林百合眼睜睜看着，沒有攔阻。

郭長鳳又掃了小樓一眼，道：「後莊護院武士是誰負責率領的？」

一名虯髯大漢欠身說道：「是馬某負責。」

田繼烈說道：「這位馬兄，單名一個魁字，外號『斷魂刀』，是老朽新邀的朋友。」

郭長鳳點點頭，大聲道：「馬兄受命戒備後院，可曾發現有人出入？」

馬魁道：「沒有。」

郭長鳳道：「很好。請馬兄加強戒備，無論什麼人想進出這座院子，一概截留，敢反抗者，儘管給我殺！」

他故意把聲音提高，好像怕人聽不見，說完便大步跨進了小樓。

林百合跟在後面，心裏納悶不已，看情形，郭長鳳好像有意做作給誰看似的，他這樣虛張聲勢，究竟爲了對誰呢？

小樓中燈火通明，林元暉可能是由睡夢中被驚醒，身穿睡袍，木然坐在樓下一張躺椅上。鳳珠一臉驚容，緊倚椅側，眼中流露着駭異畏懼之色。

林百合趨前兩步，歉然道：「鳳姐姐，眞對不起，深夜驚吵了爹，咱們只是搜查奸細，一會兒就走。」

鳳珠低聲道：「搜查奸細，怎麼會搜到這兒來了？莊主剛睡，就被那些人吵醒，問他們幹什麼，他們又不肯說，更不准人進出，連對莊主也不例外，這未免太不像話了。」

田繼烈道：「鳳姑娘請多見諒，他們只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

鳳珠道：「奉誰的命？竟敢這樣放肆，莊主是有病的人，萬一受驚發生了意外，誰能担當得起？」

「我！」郭長鳳應聲道：「一切後果，都由我郭某人負責，別說受點驚，便是死了，郭某人也能承担。」

這話，不但語氣不善，簡直太無禮了，祇聽得林百合張口瞪目，不知該如何是好？

鳳珠臉一沉，道：「郭大俠這話是什麼意思？」

郭長鳳冷笑道：「什麼意思，你還不明白麼？」

鳳珠怔道：「我爲什麼會明白？」

郭長鳳道：「鳳珠姑娘，眞人面前不說假話，難道一定要郭某當面揭破才肯承認？」

鳳珠駭然道：「這眞是越說越不像話了，小姐，你可不能任憑這位郭大俠當面欺侮人呀？」

林百合還沒開口，郭長鳳已搶着道：「事到如今，你還抵賴？老實告訴你吧，你能瞞得過別人，却休想能瞞過我，趁早說實話，還有一綫生機，否則，你就是自尋死路。」

鳳珠臉色大變，惶然道：「你……你說些甚麼？我不懂！」

郭長鳳道：「好，你一定要裝傻，我就替你說了，鳳珠姑娘，你來到寂寞山莊將近二十年，林莊主待你不薄，你爲甚麼恩將仇報，反幫着紅石堡害他？」

鳳珠大驚道：「這話從何說起？我甚麼時候害了莊主？」

郭長鳳道：「你若沒有害他，爲甚麼明知此人是個替身，硬說他是眞的？」

這話一出口，不僅鳳珠駭然失措，林百合也吃了一驚，脫口道：「郭大哥，你說誰是替身？」

郭長鳳一指椅上的林元暉，道：「就是他。這傢伙跟鳳珠串通，故意裝瘋扮傻，使你們父女疏遠，其實，他根本不是令尊。」

林百合望望那斜躺在椅上的人，却見他神色平靜，絲毫不露驚容，彷彿沒聽見郭長鳳的指斥，又好像郭長鳳說的是另一個人，根本與他無關。

林百合不禁有些半信半疑，吶吶道：「郭大哥，你怎麼知道他是假冒的呢？」

郭長鳳道：「你先別問我，只須審問鳳珠便知眞假了。」舉手一招，喝道：「來人，把這丫頭綁起來！」

兩名武士同聲應諾，上前扭住了鳳珠的雙臂。

鳳珠大聲道：「郭大俠，凡事要有佐證，不能含血噴人，你說莊主是假冒的，有甚麼證據？」

郭長鳳冷笑道：「要證據還不容易，林莊主以『無敵飛環』名震天下，武功無法假冒，此人若能當面現露一手飛環絕技，咱們就承認他是眞的。」

鳳珠道：「可是，你明明知道莊主神志失常，有病在身，早已不練武功了。」

郭長鳳道：「不露武功也可以，只要他能說出飛環的師承門派也行。」

鳳珠道：「莊主的武功，源自祖傳，根本沒有甚麼門派，這一點，小姐也知道的。」

（未完）

小啓：「九月鷹飛」及「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

編者

林非·文
盧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康浩懷着冉肖蓮給他的一柄一劍堡秘庫副匙，前往一劍堡，明爲探訪易湘琴，實欲暗中查對那柄副匙是否確如冉肖蓮所說，抵埗後，方知易湘琴遙聞他在火燄島少島主座舟上遇難，纏綿病榻，康浩一到，使她不藥而癒，那晚，康浩應堡主夫人之召往晤，夫人單獨與談，說及其師生前曾娶妻生子，康浩半信半疑，翌日，堡中總管方濤備酒欵待，指說夫人曾患瘋症時好時癒，這使康浩更起疑團，決心一探，午夜獨往夫人靜修之處，驀見夫人一身白衣，手持幾支香燭和一叠紙錢自屋中步出——

重重陰影罩　咄咄迫人謀

一劍堡主夫人爲何深夜不睡，竟如此裝束，攜帶着香燭紙錢，出來何事？

康浩瞧得大感困惑，心念疾轉，連忙閃身躲進水潭邊一塊大石背後，摒息靜氣的看她作何舉動。

巧得很，那歐陽佩如也正是向水潭這邊走過來，星光之下，只見她臉上淚痕斑斑，顯然剛剛痛哭過一場，舉步間，露出一雙赤脚，竟連鞋襪都沒有穿。

但是，她頰上雖淚痕猶新，神色却一片木然，舉動雖然像在夢遊，却走得穩健快捷，不一會，已走到水潭邊，却站在潭邊，怔怔地望着潭水發呆。

康浩看得滿頭霧水，心裏暗想道：「她一定是瘋病又發作了，唉！可笑她一番瘋話，竟騙得我信以爲眞！」

他不禁感到十分失望，眞想就此掉頭離去，無奈藏身處距離歐陽佩如太近，爲了怕驚動她，只得耐心的看下去了。

這時候，忽聽歐陽佩如長嘆了一口氣，對着潭水喃喃自語道：「你不用躲着我，我早就在潭裏看見你的影子了，躲又有什麼用呢……」

康浩駭然大吃一驚，但低頭自顧，自己距離潭水至少還有四五尺遠，又有大石遮掩，影子決不會映入潭中，怎會被她看見的呢？

正自驚疑，歐陽佩如却又繼續說道：「……我知道你會來的，所以，我才孤零零在此等候了十年之久，這幾天，你在潭水裏喚我的名字，我也聽得很淸楚，可是……可是你別怪我狠心，事至如今，我還有什麼臉見你啊？相逢何必曾相識，同是傷心斷腸人，你……你爲什麼不早來二十年？爲什麼不再晚來二十年？今生已矣，來世可追，你爲何偏要選在這令人椎心泣血的時候……」

康浩聽到這裏，才知道她並非眞正看見了自己，而是在對一個虛無縹渺的影子說話，不禁機伶伶打個寒噤，渾身毛骨聳然。

幸好歐陽佩如並沒有再說下去，逕自蹲下身子，將香燭點燃，分插在泥中，然後，一張一張地焚着紙錢。

閃耀的火光下，但見她熱淚滾滾，如雨般洒落在衣襟上，雪白的衫裙，剎時濕了一大片。

可是，她只是默默的飲泣，臉上仍然毫無表情，口裏也沒有唏噓之聲，倒像那眼淚本是別人的，只不過借她的眼睛流出來而已。

不一會，紙錢已經燒盡，歐陽佩如却忽然破啼而笑，說道：「你笑我俗氣，是嗎？這些紙錢並不是燒給你的，而是燒給我自己的……」

康浩心弦一震，連忙凝神再聽，却見歐陽佩如繼續又道：「……我也不希罕這點錢。不過，山有山神，土有土地，誰知道幽冥路途究竟有多遠呢？逢山遇水，總免不了要花錢，也許咱們走累了要尋個客店休息，也許口渴了要買點茶水什麼的，都得有錢才行，我知道你一向揮金如土，身邊未必有錢，所以趁現在多燒一些準備着，到時候才不至受窘，你說對不對？」

她娓娓說來，毫無做作，就像水潭裏果眞有一個人，正在和她對面交談。

康浩忍不住探頭張望，但見潭水微漾，那兒有什麼人影？再回味歐陽佩如適才的語氣，分明竟有自殺的企圖，心裏一陣驚悸，不覺嚇出一身冷汗來。

又過了一會，香燭也燃盡了，火光熄滅，潭邊又淪入黑暗。

歐陽佩如却意態悠閒的坐在潭旁，將燒剩下來的殘梗紙灰，一一投入潭中，口裏又喃喃說道：「你要等我啊！千萬不要一個人先走啊！我還有點瑣碎的事沒有料理完，最多一兩天，我就會來了。」

康浩既驚又疑，暗忖道：無論她是不是發病，明天一定得告訴湘琴，至少須要有人伴着她才行，由她一個人住在園子裏，遲早要鬧出事來……

心念未已，忽聽後面樹林裏，傳來「沙」地一聲輕響。

那聲音雖甚輕微，業已驚動了歐陽佩如，只見她猛然站起身來，喝問道：「什麼人？」

康浩忙也循聲回顧，果然瞥見林子裏有條人影疾閃而逝。

他念動劍出，猿臂一揚，一串「叮鈴鈴」鳳鈴聲應手而起，破空飛射了過去。鈴聲歛處，林中一聲悶哼，似有人中劍倒地。

康浩發出鳳鈴劍，自知已無法再躲，從大石後站了起來……

歐陽佩如吃了一驚，愕然道：「呀！你也在這裏？」

康浩拱手說道：「夫人請稍待片刻，容晚輩去把偷窺的人擒來了，再爲夫人解釋。」

說完，飛步追入林中。

他按照落劍的方向，迅速搜索了一遍，發現樹林裏雖然有幾處被人踐踏過的痕跡，却沒有找到中劍受傷的人，而自己那柄鳳鈴劍，竟插在一株樹幹上。

康浩拔出劍來，反覆驗看，劍尖猶有一絲新染的血漬，他恍然若有所悟，暗暗點了點頭，索性不再搜尋了。

回到潭邊，不見歐陽佩如，但茅屋木門大開，屋內重又點亮了燈光。

康浩低咳一聲，跨進茅屋，却見歐陽佩如業已換了一身素藍色的衣服，臉上淚痕已經拭盡，頭髮挽成一個圓髻，正端然坐在木椅上——跟適才水潭邊，簡直判若兩人。

看見康浩進來，她竟好像有些意外，詫異地問道：「康少俠，爲什麼深夜尚未休息，又到後園裏來？」

康浩被她問得一陣怔楞，暗忖道：剛才發生的事，莫非她竟忘了麼？抑或是故作此態，存心跟我裝傻？

心念轉動，却不便說破，只好拱手答道：「昨日承夫人賜告有關先師的事，晚輩惦念難以成眠，所以……」

歐陽佩如說道：「關於令師的什麼事情？」

康浩含笑道：「原來夫人忘記了？夫人不是說，曾經親眼見過先師的妻室和兒子麼？」

歐陽佩如「哦」了一聲，道：「對！我想起來了，的確有這句話……那只是隨便說說罷了。怎麼康少俠你竟當了眞？」

康浩驚道：「什麼？夫人只是隨便說說的？難道沒有那回事？」

歐陽佩如嘆道：「事情是有的，但時隔多年，或許他們早就不在人世了。」

康浩這才鬆了口氣，忙道：「只求夫人將詳情賜告，無論能否尋到他們，晚輩都衷心銘感夫人大德。」

歐陽佩如木然良久，點點頭道：「好吧！你先坐下來，咱們慢慢談。」

康浩稱謝落座，心裏却又困惑不已！看這情形，她竟是時而糊塗，時而明白，倘若果眞只是她信口編造的故事，自己究竟該不該相信呢？

那歐陽佩如親手斟了兩杯冷茶，注目問道：「康少俠深夜到後花園來，堡中可有人知道？」

康浩道：「沒有。」

歐陽佩如又問道：「你是剛到呢？還是來了一會工夫了？」

康浩道：「晚輩已經來了一段時間，剛才因爲——」

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不便揭破適才的事，連忙住了口。

歐陽佩如却含笑問道：「剛才你看見了什麼？爲何不說下去？」

康浩遲疑了好一會，只得照實答道：「晚輩剛來的時候，看見夫人在水潭邊焚香祝禱，不敢驚擾夫人，就在一旁等候，後來……後來……」

歐陽佩如道：「後來又怎麼樣？」

康浩苦笑道：「後來，忽然發現樹林裏有人隱藏偷窺，晚輩喝問是誰？那人不應，反而急欲遁走，晚輩就用風鈴劍追射，又去樹林中查看……」他不便直說是歐陽佩如最先喝問，只好畧加變動，改稱是自己發現有人，出聲喝問的。

歐陽佩如聽了，毫無驚詫之色，只淡然一笑，道：「你查出什麼沒有？」

康浩道：「那人明明已被晚輩的風鈴劍射中，但却負傷逃去了，臨去之前，故意將晚輩的風鈴劍插在一株樹幹上，作爲疑陣……」

歐陽佩如道：「你眞能確定那人已被風鈴劍射中了麼？」

康浩道：「絕不會錯。晚輩曾經檢視過風鈴劍，發現劍上猶有血漬。」

歐陽佩如欣然色喜，含笑自語道：「很好！只要他負了傷，這就是證據，且看他再如何抵賴？」

康浩道：「莫非夫人已經猜到那人是誰了？」

歐陽佩如道：「這還用得着猜嗎？那人準定就是方濤。」

康浩訝道：「但方老夫子——」

歐陽佩如搖手截斷了他的話，正色說道：「康少俠，你先聽我說，現在你立刻到西院去一趟，看看方濤那老狐狸在不在房中？如果在，你就查看他，是不是受了傷？」

康浩遲疑道：「現在夜深人靜，前去查證，只怕不好藉口……」

歐陽佩如道：「不須任何藉口，你只管直截了當問他有沒有到後園裏來？他若不承認，你就動手將他制住，剝下衣服檢查，如有錯，一切後果自有老身承担。」

康浩道：「話雖如此，他究竟是一堡總管，如今堡主又不在，萬一……」

歐陽佩如道：「什麼萬一不萬一？老身既敢負責，當然有絕對把握……這些年，他到後園來已經不止一兩次了，我雖然明知是他，無奈這老狐狸狡猾得很，一直查不到他的證據，只要你能確定他的確已被風鈴劍所傷，證據確鑿，就算殺了他也應該，又何必顧忌？」

康浩不覺大感爲難——若說查究奸細，爲一劍堡主夫人効力，他衷心情願，也責無旁貸。問題在歐陽佩如本身是個有病的人，假如證實偷窺者確是方老夫子，那倒還好，萬一弄錯了，鬧出笑話，自己豈非跟着她發瘋麼？

他身居客位，行事不能不謹愼，至少，這件事得先跟湘琴和袁氏雙姝商議一下，才能採取行動。

主意一定，便含笑說道：「夫人既然已經確認是他，事情就簡單了。劍傷不是一天半日可以痊癒的，如果打草驚蛇，被他逃走了，反而不妙，倒不如將計就計，出其不意將他擒住。」

歐陽佩如說道：「康少俠，你打算用什麼方法？」

康浩道：「咱們先別動聲息，假作已經被他瞞過了，明天由晚輩跟袁姑娘她們安排一個機會，趁他不防的時候，一齊動手，這才是萬全之策。」

歐陽佩如搖頭道：「這樣不妥，那老狐狸中了風鈴劍，自然知道你也會在後花園內，對你豈能不作提防？」

康浩道：「正因爲怕他已有警覺，無法一擊得手，晚輩才認爲不宜操之太急，如果現在就趕去西院，他心虛之下，必然全力反抗，就不一定能擒得住他了。」

歐陽佩如沉吟了一會，終於頷首同意，說道：「你顧慮的也不無道理，既然如此，老身就把這件事全權付托給你了，總之，務必要將那老狐狸擒住，決不能讓他

逃出堡去。」

康浩道：「晚輩自會謹愼行事，夫人請放心吧。」

歐陽佩如長吁一聲，道：「那老狐狸一身武功已達爐火純靑的境界，居然願屈身人下，充任區區一名總管，而且十年之久，不被人識破，其心機之深沉，可想而知……康少俠，你千萬大意不得……」說到這裏，眼中忽然流露出無限企盼之色，凝注着康浩道：「老身有一樁不情之請，你能答應我嗎？」

康浩見她神情凝重，連忙也肅容答道：「夫人有何賜示，儘請吩咐……」

歐陽佩如道：「你跟琴兒是朋友，也就是老身的子侄輩，大可稱我一聲伯母，不必這樣拘泥。」

康浩說道：「是的，伯母有話，就請吩咐，只要晚輩力能所及，一定替伯母辦到。」

歐陽佩如點點頭道：「我看得出來，你是個忠厚的孩子，咱們雖然才見第二次面，我也看得出你和琴兒的感情已經很深了，你自己承認嗎？」

康浩頓時兩頰飛紅，垂首道：「晚輩出身寒微，幼失怙恃，承蒙琴姑娘折節下交……」

歐陽佩如連連搖手，道：「好了！好了！我問你的是彼此之間的感情，並不是打聽你有什麼顯赫的家世，這些俗氣客套，最好省一省。」

康浩越發尷尬，低垂着頭，連脖子都紅了。

歐陽佩如又道：「男女相悅，發乎摯情，這也沒有什麼值得怕羞的孩子，抬起頭來回答我，你也承認跟咱們琴丫頭很要好麼？」

康浩那裏肯抬頭，赧然好半晌，才把頭點了兩點，低聲道：「是——是的。」

歐陽佩如緊接着道：「感情是不能有絲毫勉强的，你今天點了頭，日後就得負起責任，同甘苦，共榮辱，終生守信，矢志不渝；琴丫頭自幼嬌縱，橫蠻好强，除了心地尙稱善良，既不懂烹調飲食，又不懂持家理財過日子，甚至拈針用綫，繡補女紅，一概不會……這種女孩子只能當花朵般看看，轉眼就枯萎凋謝了，你將來會不會後悔？」

這一次，康浩毫未遲疑，答道：「不會。」

歐陽佩如欣慰地笑了笑，說道：「好！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將琴丫頭交給你了……」

康浩驚喜交集，連忙接口道：「謝謝伯母俯允，晚輩會盡心盡力照顧琴妹。」他心裏一高興，不知不覺改變了稱呼。

歐陽佩如突然正色道：「但你先別高興，我要鄭重地告訴你一件事，琴丫頭如今正在危險之中，隨時都可能發生性命危險。」

康浩問道：「伯母是指她的病麼？」

歐陽佩如搖頭道：「不！我是指她目前的處境。」

康浩詫道：「她的處境，有什麼危險呢？」

歐陽佩如道：「譬如方濤匿伏堡中，你能說他沒有陰謀和目的麼？他經常潛入後園窺探，豈能沒有緣故……總之，一劍堡內隱伏着殺機，這已經是不容置疑的事了，你既然答應保護湘琴，就帶她早早離開這是非之地吧。」

康浩惑然道：「方老夫子的事，晚輩自當竭力應付，難道除了他之外，伯母還有什麼其他的疑懼和發現？」

歐陽佩如却不願作進一步解釋，又搖了搖頭道：「你不用多問，儘早帶她走吧，越早越好。」語氣中，竟似含包着難言的隱衷。

康浩心裏雖疑，口上却不便再深問，默然片刻，說道：「晚輩飄泊江湖，四海爲家，目下尙無安定的居所，只怕琴妹會過不慣那種流浪的生活……」

歐陽佩如肅容道：「這是什麼話？嫁鷄隨鷄，嫁狗隨狗，過得慣要過，過不慣也要過。」

康浩苦笑道：「即使琴妹願意吃苦，晚輩也不願過份委屈她，依晚輩的意思，不如等……」

歐陽佩如截口說道：「男子漢要當機立斷，不可三心兩意，人間的榮華富貴，如夢似烟，轉眼就消散了，只要你們能眞心相愛，選一處山明水秀的地方，建一棟茅屋，種幾畝水田小兩口朝迎旭輝，暮送晚霞，或耕讀自娛，或吟哦怡情，快快樂樂過一輩子，豈不强似萬貫家產，終生追求名利，老死銅臭之中？」

康浩心弦震盪，暗忖道：這些話意境超俗，寓意良深，她能說出這番話，何嘗有一絲病態？

意念在腦中閃過，連忙分辯道：「伯母，您老人家誤會了，晚輩並不是這個意思。」

歡陽佩如一怔，道：「那麼你是什麼意思？」

康浩道：「晚輩是担心短時之內，無法定居下來……」

歐陽佩如沉聲說道：「你是說，還想繼續在武林中，爭那血腥虛名，所以無意成家？」

康浩忙道：「不，晚輩的師父在承天坪上含寃遇害，爲了替師門洗雪沉寃，勢須拚力以赴，師恩未酬之前，恐難兼顧私情。」

歐陽佩如冷峻地道：「既然如此，你到一劍堡來幹什麼？」

「這——」康浩一時語塞，竟吶吶無以作答。

過了半晌，歐陽佩如凄然一笑，說道：「孩子，你要替師門洗雪寃屈這固然是千該萬該，但人生機緣稍縱即逝，錯過了一次，也許就永遠沒有第二次機會了，我並非勸你忘恩負義，然而一個人活在世上，不過短短幾十年光陰，江湖中的恩怨糾纏，却永無盡期，爲什麼不肯脫出是非恩仇的圈子，和自己所喜愛的人兒繾綣厮守，享受這短促有限的人生呢？」

這話雖然畧嫌自私了些，却頗富人生哲理，假如純以「情」字而論，的確是一番誠摯而眞切的解釋，可是，偏偏那歐陽佩如乃是勘破世情，茹素唸佛的半個出家人，話由口中說出來，就顯得像是痴迷的囈語了。

康浩想了想，道：「伯母的開導發人

深省，晚輩有個兩全之策，不如讓琴妹搬來後園，跟伯母同住，既可侍應晨昏，也不必担心受人加害，等到晚輩洗雪師冤的願望完成以後，那時再來迎接琴妹……」

歐陽佩如沒等他說完，便連連搖頭道：「不行！我若能護衞得了她，也就不必急於托付你了。」

康浩道：「難道堡中危機竟眞的這樣急迫嗎？」

歐陽佩如道：「我爲什麼要騙你？若非急迫，我怎會將唯一的嫡親女兒交給你帶走？」

康浩道：「既如此，何不派人去促請堡主早些趕回來？」

歐陽佩如冷然哂道：「他回來不僅無益，反而碍事。」

康浩訝道：「爲什麼？」

歐陽佩如道：「十年來，他都當我像瘋子一樣看待，我的說話，他決不會相信的。」

康浩道：「但這次方老夫子窺探後花園的事，晚輩也曾目睹，又有劍傷爲證，堡主一定會相信。」

歐陽佩如道：「那沒有用，方濤是他的親信，咱們却一個是瘋子，一個是外人，就算咱們將方濤當場擒住，既不能證明他的確身懷武功，也無法證明是在後園擒獲，區區劍傷，那就更容易辯解了。」

康浩忽然心中一動，問道：「以一劍堡主的精明，相處十年之久，怎會看不出那方濤是個深藏不露的高人呢？」

這句話，問得歐陽佩如半晌無語，木然良久，才聳肩而笑道：「誰知道？也許他是『難得糊塗』吧！」

康浩不覺激動起來，從歐陽佩如回答時的語氣和神情，他幾乎可以確定她必然隱藏着某些秘密，不肯輕易吐露，而那些秘密，多半和一劍堡主或堡中幾個地位較高的屬下有關，譬如總管方濤，武術教練秦夢熊和金松等等……

而方濤、金松和秦夢熊，個個武功高强，又都是一劍堡主易君俠的心腹，秦金二老既然已是復仇會中人，方濤也不可能例外，以他們在一劍堡和復仇會的雙重身份和地位作推論，至少可以證明有兩種可能：

其一、易君俠就是復仇會主。

其二、易君俠雖然不是復仇會主，但一劍堡實際已被復仇會所控制。

由第二種可能又可分析出兩種情況：

一個是易君俠已遭挾持，身不由主，但爲了妻子和女兒的生命安全，不敢正面反抗，有時還得替他們作掩護。

另一種情況是易君俠並無所知，這秘密却被歐陽佩如發現，方濤等人便以殺害湘琴爲威脅，歐陽佩如在夫女之間難作取捨，內心痛苦，背人墮淚，方濤等人就硬指她得了瘋病，將她遷往後花園獨居，以便暗中監視，從此，歐陽佩如縱有揭發的決心，易君俠也以爲是「瘋話」，不肯相信了。

康浩綜觀這一日夜間所見所聞，覺得後一情況的可能性最大，無怪乎方濤要鄭重警告自己不可擅入後園，更難怪歐陽佩如急於將湘琴付託，要自己帶着她遠走高飛，「越快越好」了……

不過，情況雖已相符，其中仍有一個疑問——如果易君俠並不是復仇會主，那柄鏤刻着「一劍堡內庫」字樣的鑰匙，又怎會懸掛在復仇會主的腰帶上呢？

他想到這裏，心中又是驚駭，又是振奮，又是疑惑；對歐陽佩如的處境，不禁大感同情，却又想不到應該怎樣安慰她才好，只顧呆望着她，說不出一句話來。

歐陽佩如倒被他看得不安起來，詫異的問道：「孩子，你在想些什麼？」

康浩一怔，忙道：「啊！沒有什麼，晚輩只是在想……在想……」

歐陽佩如道：「是不是想跟琴丫頭商議動身的事？」

康浩道：「是……是的。」

歐陽佩如微笑道：「其實，不用再跟她商議了，如果你決定帶她走，她不會不願意的。」

接着，笑容一凝，又道：「但你們在動身之前，千萬不能對任何人洩露，甚至連袁家姊妹也不可告訴，而且必須選擇深夜時離開，走的時候，到我這兒來一下，我還有話要告訴你們。」

康浩道：「此事關係重大，伯母能讓晚輩攷慮一二日再決定嗎？」

歐陽佩如點頭道：「好！我就給你兩天時間放慮，不過，時機急迫，最好能早作決定。現在天已經亮了，你先出去查看方濤那老狐狸受傷的情形吧。」

康浩抬頭一望窗口，才知道天色果然已泛現曙光，不知不覺談了一夜話，竟忘了提起關於師父遺有妻兒的大事。

但想想尚有兩天時間，下次再問亦不爲晚，眼前最重要的是，先探視方濤受傷的情形和儘快查證鑰匙的眞僞，然後，還得把携帶湘琴離開一劍堡這件事，作一決定。

於是，站起身來，拱手告辭。

這時天際已現出魚肚色，康浩恐驚動巡行的堡丁，不便登高越屋而行，及至繞道返回第二進院落，天色竟已大亮了。

堡中職司洒掃的僕婦，已有人起身開始打掃工作。

康浩索性假作早起，緩步穿過走廊，却遠遠看見廊上負手站着一個人，正在那裏悠閑的觀賞走廊外側的幾座盆景。

可眞巧的，那個人正是方濤。

康浩暗想：這老傢伙一大早就來了，莫非特意在等候我——仔細打量，更見他衣衫整齊，精神怡然，不像受過劍傷的模樣。

這一來，康浩倒糊塗了，他定定神，坦然走了過去，一直走到方濤身後，老傢伙仍舊一心一意在觀賞盆景，恍惚毫無所覺。

康浩劍眉微皺，故意輕咳了一聲，笑道：「老夫子起身很早。」

方濤猛吃一驚，扭頭見是康浩，連忙含笑招呼道：「康少俠早啊！」

康浩笑道：「不敢當。晚輩自以爲起身已經够早，誰知『五更淸早起，更有夜行人』。畢竟仍是老夫子佔先了。」

方濤搖頭苦笑道：「上了年紀的人，遲眠早起，甚至終宵不寐也是常情，比不得你們年輕人有福氣。」

康浩道：「這麼說，老夫子夜裏也沒

有好睡了？」

方濤道：「可不是麼，老朽經常深夜才上床，天不亮就醒，這幾年身體越來越不行了……」

康浩接口說道：「晚輩昨夜曾去西院造訪，却見老夫子睡得很酣，是以未便驚動。」

方濤說道：「康少俠什麼時候駕蒞的？怎麼老朽一點兒也不知道？」

康浩有意把時間說早些，答道：「大約二更左右吧。」

方濤愕然道：「二更時候，老朽還在房中看書，將近三更才睡，怎的竟未見到康少俠？」

康浩聳了聳肩道：「也許是晚輩聽錯更次了。」

方濤問道：「少俠深夜光降，不知有何事故？」

康浩微微一笑，說道：「不瞞老夫子說，晚輩素有擇蓆之癖，初到一個地方，總得兩三夜以後才能適應，昨夜轉側難寐，起坐無聊，本欲尋老夫子手談數局，藉消長夜……」

方濤驚喜說道：「原來少俠亦精通奕藝？」

康浩道：「精通談不上，不過畧知一二罷了。」

方濤欣然道：「那眞是太好了，老朽平生別無所嗜，唯好此道，難得少俠有此同好，什麼時候倒要領教高明。」

康浩笑道：「書房中棋具都現成，如果老夫子沒有別的事，咱們現在就手談一局如何？」

方濤毫不遲疑道：「既然少俠有興，老朽理當奉陪。」

兩人相偕進了書房，取子入座，又互相謙讓了一番，便開始對奕起來。

康浩從師學藝二十年，琴棋書畫均曾涉獵，下不到數子，已看出方濤雖然貌似讀書人，棋力却有限得很。

於是，他眉峯微皺，頓生一計……

× × ×

一局棋方至中盤，康浩連施殺着，已將方濤苦心經營的一條大龍截斷，却故意留下一着緩手棋，讓他去揣摸破解之法。

果然方濤雙眉深鎖，陷入一片苦思長考之中。

康浩趁他遲遲不敢落子的時候，忽然用手緊按着肚子，輕聲吟呻不已。

方濤詫問道：「少俠覺得那兒不舒服麼？」

康浩搖頭道：「大約夜裏貪凉，此刻有些腹痛，好像要瀉肚的樣子。」

方濤道：「少俠如欲方便，儘管請去，這步棋太重要，老朽只怕還得思考一段時間。」

康浩故作逼不及待，連聲致歉，捧着肚子告退出來，反手帶上房門，立即飛步直奔西院而去。

抵達方濤所居的小屋，只見那書童正在階前低頭打掃，房中靜悄悄的，別無他人。

康浩放緩了腳步，含笑問道：「小兄弟，方老夫子起來了沒有？」

那書童停下掃帚，抬起頭來向康浩望望，忽然咧嘴一笑，却沒有回答。

康浩又問道：「方老夫子在不在？」

一連問了兩聲，那書童才搖搖頭，舉手指指外面，又指指自己的嘴吧和耳朶，張口「嗬嗬」一陣，接連比幾個手式。

康浩恍然而悟，提高聲音道：「你不會說話嗎？可是有病？」

書童咧嘴而笑，連連點頭不已。

康浩暗忖道：這倒好，碰上個啞巴，還能問出什麼事來？心念一轉，大聲說道：「我來見方老夫子，有事相商，你知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啞書童把兩隻手一攤，搖了搖頭，意思是——不知道。

康浩道：「我有要緊的事，必須找到他，小兄弟，麻煩你去尋他回來好嗎？」

啞書童遲疑了一下，却指指掃帚，又搖搖頭，表示自己現在要打掃工作，走不開。

康浩道：「你去找方老夫子，這兒的工作停一會不要緊，如果有誰責怪，我自會替你解說的。」

那啞書童猶在躊躇不決，康浩忙取出一塊碎銀，塞在他手中，笑道：「這個賞給你買菓子吃，快去吧。」

啞書童凝目注視那銀塊，嘴角漸漸露出笑意，終於點點頭，將銀子藏進懷裏。

康浩又道：「我剛由東邊院子裏過來，沒有遇見方老夫子，想必他是往前堡去了，你不必再去東院，只去前堡尋他就行了。」

啞書童含笑頷首，放下掃帚，轉身進入房中。

沒多一會，却見他挾着一個灰布小包，匆匆走了出來。

康浩忽然心中一動，忙問道：「小兄弟，你拿的什麼東西？」

那啞書童充耳不聞，奔下台階，逕向月洞門外而去。

康浩見他舉步頗爲輕捷矯健，神情也顯得十分詭秘，不禁疑心頓起，雙肩一幌，飛身追了上去，沉聲道：「慢着，把包裹給我看看——」

話聲未畢，那啞書童竟突然拔腳飛奔起來。

康浩大怒，猛提一口眞氣，身形電閃，直追上前，一把扣住啞書童的肩頭，喝道：「叫你站住，你邊敢裝佯？拿來。」一探手，將那包裹奪了過來。

不料那啞書童却反手一拳，搗中康浩小腹，同時發足狂奔，一面大聲叫道：「來人呀！有賊——」

康浩沒想到他是裝啞，更沒防他會陡然出手，小腹上那一拳，挨得竟然不輕，彎腰捧腹，幾乎無法站立起來，眼睜睜望見那書童邊叫邊跑，即將轉過矮牆，心裏一急逼得抽出一柄風鈴劍，抖手射過去。

鈴聲劃空而起，正中那書童肩後「風府」穴，翻身栽倒地上，兩隻腳蹬了幾蹬，便僵臥不動了。

康浩强忍着腹痛，蹣跚走上前去，低頭一看，却見他嘴角滲出一縷污血，竟已氣絕而死。

康浩一怔，驚忖道：風府穴並非致命要害，這小鬼怎會遽然死去的？

連忙半跪下去，用手扳開書童的下顎，才發現他滿口血水，腥惡難聞，臼齒齒

纏中，赫然嵌着一顆破裂的毒藥空囊——敢情他中劍倒地時，自知難以倖免，竟咬破毒囊，自戕而死。

康浩怔忡良久，心裏懊悔不已，若非自己失誤，至少可以將他生擒活捉，豈不是一名大好的人證？幸好時間太早，叫嚷聲尚未驚動旁人，否則，自己倒成了殺人兇手百口莫辯了。

嘆息了一會，收回飛鈴劍，又將書童的屍體拖回屋中，用一條被褥裹住，塞在方濤床下……

整理妥當，才解開那個灰布包裹——裏面赫然是一件外衣，背部劍孔猶在，破裂處還留着殷紅的血漬。

康浩長吁了一口氣，點頭自語道：「姓方的，饒你再裝扮逼眞，如今有了這件證物，看你還有什麼話說？」

於是，仍將血衣包好藏在懷中，略作調息，然後離了西院，逕往書房而來。

方濤猶在桌邊支頤長考，尚未落子，見康浩返來，忙笑道：「少俠怎的去了許久才回來？老朽深思之下，已想到一着妙手，足可解破危局了。」

康浩冷笑道：「是嗎？妙着在什麼地方？」

方濤得意的道：「啫！你看，老朽先『長』這一步，你若在此處『粘』，老朽就叫吃這邊，如果你在這兒『提』，老朽就發出一子，大龍豈不活了麼？」

康浩笑道：「老夫子果然高明，看來晚輩計謀落空，只好棄子認輸了……」

方濤忙道：「不！不！不！才到中盤，勝負未可逆料，怎麼可以棄子呢，來！咱們奕下去，奕下去！」

康浩見他興味盎然，一心專注在棋局上，不覺暗笑，心道：就算這局棋讓你贏去，另一局你却輸定了，方濤啊方濤，「老狐狸」三個字，未免太抬舉你啦！

含笑坐下，伸手在棋盒中抓了抓，「拍」地一聲，在枰上左方投下一字，含笑說道：「好！咱們倒要分出最後勝負來才罷……」

可是，話未畢，臉上笑容却突然變得僵硬，那雙碰觸過棋子的右手，竟倏忽紅腫起來，而且迅速向腕肘部位蔓延伸展。

康浩情知中了毒，猛可推枰而起，左掌疾出，連拍了右臂肘節附近三處穴道，同時將眞氣貫注右臂，逼阻毒性蔓延。

方濤瞇目吃吃而笑，口中說道：「康少俠，你果眞投子認輸，不打算再奕下去了麼？」

這時候，康浩發覺自己半條右臂已經無法舉動，齊肘以下全失了知覺，心知毒性甚烈，如果時間稍久，絕難憑藉「閉穴截血」之法阻止毒性蔓延，若不能及時解毒，唯一可行的方法，只有將右臂砍斷。

可是，斷去一臂之後，非僅八成殘廢，師冤情仇，也將永遠沒有湔雪報償的機會了，他不惜一臂，但肩負如此艱鉅，却怎能下得這份「壯士斷腕」的決心？

沉吟之際，心念電轉，只好苦笑了一聲，問道：「你我無怨無仇，老夫子突然下此毒手，是什麼意思？」

方濤挑眉笑道：「怎麼？老朽的意思，康少俠還不明白嗎？」

康浩道：「在下愚昧得很……」

方濤忽然哈哈笑道：「康少俠眞會說笑話，這麼簡單的事，居然跟老朽裝糊塗……也罷，咱們就索性打開天窗說亮話，老朽願意用一粒解藥，交換那件血衣，這交易該很公平吧？」

康浩微怔道：「原來在下的舉動，竟沒有瞞過老夫子？」

方濤笑道：「這只能說少俠太小覷了老朽的棋力，老朽棋藝雖劣，思考這樣一着棋，還用不了如此長久呢……不過，老朽也承認發覺得晚了一步，幾乎中了少俠的算計。」

康浩冷冷道：「你也別得意太早，在下未必會答應你的交換條件。」

方濤道：「如果少俠是聰明人，還是答應了的好。」

康浩道：「爲什麼？在下拚了不要這條右臂，讓你也逃不出一劍堡去——」

方濤得意的聳聳肩頭，說道：「老朽本來就沒有打算離開一劍堡，那離開的人，應該是康少俠。」

康浩怒目道：「難道你不怕我揭穿你的秘密？」

方濤哂道：「這算得是什秘密？老實說，關於老朽的身份，除了三數人外，堡中誰不知道？何況那一件染血的破衣，少俠並沒有辦法證明是老朽之物。」

康浩道：「至少你背後的劍傷，就可作爲證據。」

方濤搖頭笑道：「那沒有用的，因爲誰也不會相信少俠的話，就算有人相信，他又怎知老朽是在什麼地方負傷的呢？如果老朽反咬一口，少俠更是百口莫辯。」

康浩爲之語塞，冷哼道：「既如此，你又何必拿解藥來交換血衣？」

方濤道：「康少俠，你別想錯了，老朽之所以願意給你解藥，並非是畏懼秘密被揭破，而是爲了不讓你捲入這場紛爭漩渦。」

康浩不屑的哂道：「是嗎？這麼說來，在下倒應該感謝你了？」

方濤正色道：「老朽不妨再說得明白些，假如你不是『會主』的徒弟，昨天酒席筵上，早已要了你的性命，若非會主一再大量容忍，你豈能活到今天？康少俠，你自幼受會主養育之恩，却處處跟本會作對，時至如今，猶執迷不悟……」

康浩沉聲喝道：「住口！先師是何等身份，豈容鼠輩假冒？康某人只要三寸氣在，終要揭破他的假面目，你們等着瞧就是了。」

那方濤却不生氣，只無限惋惜的搖頭嘆道：「唉！世上儘多痴心的父母，誰見過孝順的兒孫？少俠固執己見，不納忠言，總有一天要後悔的。」

康浩勃然大怒，探手抽出一柄風鈴短劍，叱道：「姓方的，你敢再提復仇會主是我的師父，就試試……」

方濤吃吃笑道：「好！不提就不提。現在咱們用不着爭辯這件事，只問少俠願不願意交換？如果願意，就請交出血衣，老朽立即奉上解藥，少俠不將此事對人談論，老朽也不提書童被殺的事，咱們各守秘密，就當今天早晨什麼都沒發生過。」

康浩截口道：「如果我不願意呢？」

方濤陰沉一笑，道：「那就可惜了，

老朽逼不得已，只好宣告全堡，說康少俠意圖不軌，被老朽的書童發覺，爲了殺人滅口，手臂才不愼遭毒物所傷……」

康浩一抖風鈴短劍，沉聲道：「我拚了一條右臂不要，且叫你這利口老匹夫拿性命來抵償。」

方濤毫無懼色，緩緩道：「少俠這是威脅老朽交出解藥？」

康浩道：「就算是的又怎樣？你自信躲得開，我也捨得區區一條右臂。」

方濤仰面笑道：「風鈴魔劍天下獨步，老朽自問很難躲得開……不過少俠這一劍出手，殺的却不止老朽一個人。」

康浩心頭一震，驚叱道：「老匹夫，你——」

方濤舉手輕拍了兩聲，叫道：「孩子們，把後院佈置的情形告訴給康少俠聽聽，要據實說，不許誇張。」

門外立即傳來回應之聲，說道：「上房三位姑娘已經用迷香制住，迄今昏睡未醒，隨時可以下手。其餘會友奉命包圍後花園，也都佈置妥當，只等信號就可以發動了。」

方濤笑道：「千萬別鹵莽，康少俠的風鈴劍沒有出手以前，決不可擅發信號，聽淸楚了麼？」

門外應道：「遵命。屬下正注意着康少俠的舉動。」

方濤回過頭來，向康浩陰惻惻一笑，道：「少俠只在書房住了兩夜，大約沒有留意到房門上有一個暗孔，可要老朽指給少俠瞧瞧嗎？」

康浩不用瞧，已知決非虛假，否則，這老狐狸焉能如此鎭靜沉着？

他暗自嘆息一聲，恨恨道：「好一個老奸巨猾的老匹夫……」

方濤拱手道：「多承謬讚，康少俠藝出名門，劍術高强，老朽不能不爲自己的安全設想。如今再請問一聲，少俠可賜允了嗎？」

康浩默然良久，只得快快收了風鈴劍，從懷中取出那件染血破衣。

方濤含笑伸手來接，說道：「少俠果然是爽快人，看來，咱們這個朋友是交定了。」

康浩忽然一縮左手，冷冷道：「你先把解藥交出來，待試過確是解藥，再還你不遲。」

方濤笑道：「少俠請放一百二十個心，這點信用，老朽還有的。」

說着，探手由袖中掏出一粒蠟封藥丸，親自用半碗清水化開，道：「這藥只須外敷，不必內服，少俠儘可放心決不會是毒藥了。」

康浩將右手浸入碗中，只覺那藥水觸膚清涼，中毒之處頓時恢復了知覺，紅腫也隨即淡褪……只好長嘆一聲，把那件辛苦獲得的血衣擲了過去。

方濤得意地笑道：「多謝少俠，這棋子上的毒性，用藥水一浸便解，少俠還有興趣下完這一局麼？」

康浩冷笑道：「這一局算你贏，可是，你最好當心些，別再讓我抓到證據。」

方濤連聲道：「是的！是的！老朽承情相讓，也願誠懇的奉勸少俠一句話：是非之地，不宜久留，還是早早離開的好。再有，爲了姑娘們的安全，務希少俠緊記咱們的約定。老朽告退了。」說完，深深一禮，揚長而去。

康浩獨坐桌前，怔怔望着那一盤殘棋，心裏忽然泛起一個疑問——復仇會不惜以十年之久，在一劍堡中佈置高手，自然是爲了對付易君俠，如此看來，易君俠的確不是復仇會主了？

同時又轉念忖道：這老狐狸只求取回證物，並不諱言自己是復仇會的人，難道他就一點也不怕我宣揚？他仗恃的什麼？竟敢這樣明目張胆，不懼反抗？

想到這裏，不禁悚然而驚，那一盤紊亂的殘棋，在他眼中越加紊亂起來……

沒多久，湘琴和袁氏姊妹都相繼起身，一些也不知道自己會陷入性命危險，堡中上下人等，也與平時一般操作，毫無異樣，令人看來眞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看在眼裏，驚在心頭，只得極力隱忍，不再提及晨間經過的片語隻字。

因爲從這一刻起，他已經不敢相信堡中任何人，甚至無論自己走到什麼地方，總覺得有一雙看不見的眼睛，在暗中監視着。

×　　×　　×

經過一夜憩睡，湘琴的體力恢復，午飯後，便興緻勃勃願陪康浩往全堡遊覽，但康浩却諉稱精神不濟，婉轉推辭了。

整整一個下午，他獨自閉門靜思，盤算着應該採取的步驟，無奈徘徊竟日，苦無善策可循。

這時，他已深深體會到歐陽佩如要他携帶湘琴遠走高飛的苦心。但一則因湘琴病體初愈，不宜跋涉奔波，二則無法撇下袁家姊妹，單獨和湘琴離去，三則易君俠尚未返堡，自己要查證的事尚無結果，倉促一走，於心不甘，四則自己和湘琴縱能脫身，留下歐陽佩如和袁家姊妹，實在叫人放心不下，如果帶她們同走，又不知道歐陽佩如肯不肯？能否瞞過方濤？即使全都順利今後又怎麼樣呢？難道眞像歐陽佩如所說，尋一處幽靜隱蔽的地，苟安渡日，置師冤血仇於不顧麼？

不！不能！大丈夫頂天立地，寧可報恩而死，豈可負義而生？在「酬師恩，雪沉冤」的大前提下，性命尚且不值一顧，何況兒女私情——可是，一劍堡既已淪入復仇會控制，姑不論易君俠的身份，至少湘琴母女和袁氏姊妹隨時都可能發生生命危險，他又怎能獨善其身，袖手旁觀，任由她們被人宰割？

這些錯綜複雜的因素，使他困惱躊躇，始終想不出一條萬全之策，不知不覺間，窗外夕陽西沉，暮色四合，又到了掌燈時分。

康浩企首遠望那蒼茫暮靄，喟然嘆道：「如果黃四叔在這兒就好了，能有個人斟酌商議，何至束手無策！」

感嘆未已，忽聞堡中金鐘高鳴。

康浩凝神傾聽，只聽見前廳人聲鼎沸，燈火閃耀，走廊外更有人往來奔走，顯得十分忙碌。

他驚忖道：該不會是一劍堡主易君俠突然回來了吧？連忙開門出來，剛到廊下，却與袁珠迎面相遇。

袁珠喜道：「康少俠來得正好……」

康浩問道：「適才聽得鳴鐘，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袁珠說道：「金鐘長鳴，是表示有貴賓蒞堡。聽說，來的是川西太平山莊少莊主，已由方老夫子自去接待了，咱們姊妹，不便出面，少俠快去前廳，聽聽他的來意。」

康浩道：「川西太平山莊，也是名列武林『三莊』之一麼？」

袁珠道：「正是。但太平山莊一向很少和武林同道交往，這次忽然到一劍堡來，必定有什麼重大事故。」

康浩點點頭，見附近無人，壓低了聲音說道：「今夜初更，請姑娘在後園門口等我，不見不散。」

袁珠怔了怔，臉上忽然湧起兩朵紅雲，羞怯怯的道：「這……只怕不大好……你有什麼事嗎……」

康浩低聲道：「在下有極重要的話，要和姑娘單獨一談，請暫時別讓令妹和小琴知道。」

袁珠低垂粉頸，遲疑着道：「不是我不肯，只因爲……康少俠，你有什麼話，不能現在就說麼？」

康浩焦急地道：「如果現在能說，就不用等到夜晚了。此事關係重大，非三言數語能說明白，姑娘務必請準時前往……」話一說完，望見一名侍女遠遠走來，連忙住口，轉身而去。

這一來，倒把個袁珠害得臉兒緋紅，心兒狂跳，偷眼望着康浩的背影，說不出是驚？是喜？是羞？是怯？

康浩洒步來到前廳，只見廳上燈火通明，宛如白晝，門外高挑起四盞紅字燈籠，石堦旁排列着八名衣履鮮明的佩劍堡丁，幾名侍女，早將茶具預備妥當，在屏風後肅立而待，偌大廳堂，靜得不聞一絲聲息。

看這情形，迎賓的儀式竟十分隆重週全。

康浩不便在廳內等候，只默默站立屏風側，心裏想，不知那位太平山莊的少莊主究是何等人物？居然使老狐狸如此巴結恭敬！

不片刻，一陣馬蹄聲由遠而近，十餘騎駿馬，簇擁着四乘轎子，到了廳前。

當先兩騎，是方濤和一個瘦老頭兒，後面十二騎，則是一色勁裝疾服的跨刀大漢，前胸衣襟上，都繡着斗大一個「龐」字。

那瘦老頭兒穿一件簇新儒服，頭戴文士巾，顎下蓄着三綹山羊鬍鬚，不住價溜目四顧，點頭幌腦，若說他就是太平山莊的少莊主，年紀和神情都不配，看來也跟方濤一樣，是一名管事之類的人物。

果然，兩人下了馬，未進入正廳，却向左右一分，方濤躬身道：「請少莊主入廳奉茶。」

怪！堂堂太平山莊的少莊主，竟是坐轎子來的？

那瘦老頭兒也躬身一禮，用一種低沉沙啞的聲音說道：「公子爺到啦！請下轎啦！」

第一乘轎子落了地，轎中却毫無動靜，倒是後面三乘較小的轎子，先掀啓轎簾，走出來三個人——其中一個面垂黑紗的獨臂老婦，拄着一支竹拐，另外一男一女，年紀很輕，眉目也很清秀，各作書僮和丫鬟打扮。

那丫鬟和書僮雙雙走到第一乘轎子前面，探手打起珠簾，同聲道：「請公子下轎！」

「嗆」地一聲，堦旁八名堡丁同時拔劍出鞘，一齊斜抱長劍，躬身下去——這是武林表示尊敬的「捧劍禮」。

轎中揚起一陣鷺鷥般的怪笑，接着，人影一現，鑽出來一名錦衣文士。

康浩遠遠望去，幾乎忍俊不住——敢情這位身份尊貴，人稱「逍遙公子」的少莊主，容貌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只見他疎眉細目，面形尖瘦臉上慘白毫無血色，嘴唇却鮮若塗硃，一襲嶄新儒衫，披在他身上，橫看豎看，總看不出一點斯文味道。

其人不僅容貌猥瑣，年紀也已三旬開外，雖然錦衣華服，倒像是借來的一般，全沒有世家子弟氣派。

然而，他神情却十分倨傲，跨出轎來，首先抖開手中描金摺扇搖了幾搖，臉上似笑非笑，兩隻烏豆般的眼珠，高高望着天空，却從鼻孔裏嗯哼兩聲，細聲細氣說道：「嗯！不錯！嗯！很好！很好！」

方濤陪笑肅客，道：「公子，請！」

逍遙公子龐文彬就像沒有聽見，自顧說道：「這地方不錯，依山傍林，還算得有點氣勢，雖然比不上我們太平山莊寬大，已經很不錯了。」接着，又向那八名堡丁掃了一眼，叫道：「呂師爺！」

瘦老頭兒連忙操着一口道地川腔，輕聲問道：「屬下在。公子有啥子吩咐？」

逍遙公子擺擺手，道：「格老子的，哥子們辛苦了，每人先賞十兩金子。」

呂師爺一躬身，應道：「遵命。來人呀，看賞！」

兩名隨行壯漢翻身下馬，從轎後抬出一口沉甸甸的鐵皮箱子，當場啓鎖打開——嘿！竟是滿滿一箱金條，怕不有好幾千兩之多。

呂師爺取了十二根金條，分賞八名捧劍堡丁和四名提燈大漢，廳前立即揚起一片歡呼聲：「謝龐公子賞！」

廳外歡聲四起，廳中也隨之騷動起來，那些侍奉茶水，準備接待貴賓的丫鬟侍女們，都忍不住雀躍欲出——這難怪，黃澄澄的金子誰不喜愛，當時十兩黃金，足折百兩銀子，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康浩看得暗暗點頭，心想：這位少莊主貌雖不揚，出手之濶綽，倒很驚人，大約太平山莊獨霸西川，莊主「神眼金刀」龐天化，很攢究積了幾個造孽錢。

思念中，逍遙公子已在方濤陪侍之下進了大廳，呂師爺和獨臂老婦緊隨身後，另外兩名壯漢合抬着鐵皮箱子，丫鬟和書僮左右簇擁——一大羣人，坐的坐，站的站，大廳內登時熱鬧起來。

堡中侍女捧茶送水，那逍遙公子連想也沒想，一叠聲叫：「看賞！」有一個算一個，每人一根十兩金條，直把幾名侍女樂得嘴都闔不攏來。

忙亂過後，叙禮寒暄，呂師爺爲方濤引介那面垂黑紗的獨臂老婦，道：「這位是敝少莊主的誼母，受老莊主之託，特地陪伴少主人前來謁見易大俠，有要事懇商

，敢煩老夫子代爲先容。」

方濤初未留意那獨臂老婦，如今才知道竟是少莊主的乾娘，連忙改容見禮，說道：「原來是龐公子誼母，老朽不知，多有怠慢。」

獨臂老婦緩緩道：「老夫子別多禮。其實，也算不上什麼乾娘誼母，只不過莊主夫人去世得早，公子是由老身從小帶大的，就這麼順口叫叫罷了。」

逍遙公子不待方濤開口，搶着道：「乾媽，您也別太客氣，您不僅把我從小帶大，更教了我這一身好武功，您不單是乾媽，更是我的師父哩！」

獨臂老婦笑道：「瞎說！那幾手膚淺功夫，難登大雅之堂，休叫人家方老夫子聽了笑話！」

逍遙公子道：「乾媽的武功，連我爹都自嘆不如，誰還敢笑話——」

獨臂老婦低喝道：「傻孩子，當着方老夫子，不可如此放肆。」

逍遙公子抖開摺扇，仰面笑道：「好！乾媽不願讓人知道，我就不說了，但是，一劍堡在武林中久負盛名，您要想瞞人，只怕不容易。」

兩人對答之際，非僅方濤聽了心裏暗驚，連屏風後的康浩也吃驚不小，尤其那獨臂老婦臉上垂着一幅神秘的面紗，令人感到莫測高深，誰也不敢說她是否眞有一身連太平莊主也自嘆不如的驚人武功。

呂師爺似乎也不願這話繼續下去，連忙岔開道：「蜀道艱險，以致敝莊和一劍堡相距雖近，平時亦少交往，今日敝少主專程趨訪，深願拜識易大俠有所求教，不知堡主可曾安歇了麼？」

方濤含笑道：「荷蒙寵降，深感榮幸，只是不巧得很，敝上月前即已離堡，迄今尚未返回。」

呂師爺啊了一聲，道：「既然易大俠不在，可否求夫人一見？」

方濤搖頭嘆道：「不瞞諸位說，女主人不幸身罹惡疾，已有十年未再過問堡中事務了。」

呂師爺悵然道：「這麼說我們竟是徒勞往返了？」

方濤道：「堡中事務，老朽尚可作得一半主，但不知諸位千里遠來，有何大事見教？」

呂師爺遲疑的道：「這件事，只怕老夫子不便作主……不過，此事還要多多仰仗老夫子美言玉成，倘蒙不棄，兄弟才好啓口。」

方濤笑道：「呂兄何太見外？只要力所能及，儘請吩咐就是。」

呂師爺先向獨臂老婦以詢問眼色，見她頷首應允，方才靦覥一笑，低聲道：「說起來，這是天大的喜事，我們老莊主年逾六旬，夫人又去世太早，膝下僅有一位公子，只因擇偶過苛，迄今尚未婚娶，久聞一劍堡主易大俠有位掌珠，待字閨中，所以不諯冒昧，特來……」

方濤恍然大笑道：「莫非少莊主有意譜求凰之曲，特來求親？」

呂師爺道：「正是。倘能兩家結爲秦晉之好，武林豪雄，誰敢正眼而顧？一劍堡和太平山莊，豈非從此睥睨天下麼！」

那逍遙公子雖沒有開口，臉上却滿佈着得意的笑容，一柄摺扇時開時闔，竟有些心癢難抓之意。

康浩偷眼望見，心中眞是又好氣，又好笑，就憑他這副德行，居然有胆量登門求親，當眞是「猪八戒照鏡子」——自找難看。

方濤望望逍遙公子，心裏也暗自失笑，但他另有目的，表面却故意裝出高興的樣子，欣然道：「這眞是太好了，家世既相當，人品更相配，門當戶對，珠聯璧合，老朽這個冰人是當定了。」

逍遙公子吃吃而笑，兩眼瞇成一條綫，心裏一得意，用手拍着胸口，說道：「只要老夫子把事說成了，謝媒錢由你開口，要多少？格老子就送多少，一點問題都沒得。」

呂師爺道：「全仗老夫子鼎力成全，倘若婚事得偕，敝莊主另有酬報。」

方濤畧作沉吟，道：「老朽自當盡力而爲，可惜敝上不在，無人作主，諸位如能屈駕暫住幾日，必有佳訊相報。」

逍遙公子接口道：「緩幾天倒不要緊，最好請易姑娘出來，彼此先見見面。」

方濤道：「這個……這個只怕有些不便……」

逍遙公子道：「有啥子便不便？遲早就是夫妻了，見個面有啥子關係？」

呂師爺忙道：「公子不要太性急，婚姻大事，必須徵得父母同意，如今易堡主不在，先行相見，確是不合禮儀。」

逍遙公子不悅道：「大家都是武林人，何必講究這些虛套！」

獨臂老婦搖手道：「孩子，婚姻是人倫大典，非比兒戲，方老夫子的話很對，好在咱們已經來了，也不急在一天半日，依我看，不如權且在堡中住下，等候易堡主回來，討得確實回信再說。」

呂師爺接口道：「正該如此，只是打擾方老夫子了。」

方濤笑道：「好說！好說！能得貴客蒞止，這是老朽和一劍堡的光榮。」

於是，傳話吩咐收拾東院客房，以備安歇，一面叫厨下安排盛宴，殷勤欵待接風。

廳中僕婦丫鬟，爲了貪圖厚賞，一個個興高采烈奔前走後，傳酒送菜，太平山莊隨行十二騎，自有專人招待去偏院飲酒相聚，不在話下。

康浩退出大廳，默默向後院走去，不知道爲什麼，心裏竟泛起一種沉重之感。

他當然不是在妬忌那位逍遙公子，相反地，倒覺得他一廂情願遠來求婚，令人可笑亦復可憐，姑無論湘琴有沒有結識自己，就憑他那自恃多金，目中無人的俗態，婚事不偕已可斷言，但是，方濤將太平山莊的人，挽留住下，顯然另有可怕的陰謀。

尤其那獨臂老婦，面貌雖不可見，僅從她透過面紗的灼灼眼神推測，必是功力極高的人物，假如方濤以婚事爲餌，籠絡得太平山莊爲其臂助，這一股力量，決不在復仇會現有實力之下，確是值得警惕的事。

而且，一旦婚事不成，方濤很可能「嫁禍江東」，唆使逍遙公子遷怒報復，從此情仇糾纏，永無休止。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連載

蕭逸・文
盧令・圖

太原名刀

（大結局）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白姍誤殺未婚夫劉思權，其父雲大人命她隻身負夜逃亡，並着她改名換姓，以避追緝，雲白姍一夜奔馳，天明前在一小鎭歇宿，無意中竊得八面刀風時野與彭程，宋萬要追殺沙千里，雲白姍誘引他們來至郊外，施展師傅絕藝，把時野和彭程，宋萬誅殲劍下，但她自己也中了時野所發淬毒金錢鏢，雲白姍不以爲意，繼續趕路，到達古浪鎭，已感不支，忙找客棧歇下，此時發覺傷處腫痛，週身發熱，但因傷在腰腹，不便延醫診治，那晚不支昏倒，迨甦醒過來，隱約間聽到房外雨聲淅瀝——

＊＊＊＊＊＊＊＊＊＊＊＊＊＊＊＊＊＊＊＊＊＊＊＊

雙刀欣合璧　鴛侶慶團圓

劈劈拍拍的雨點子，打在老桑皮紙糊的窗扇上，倍覺凄涼！她的眼睛繞了一圈，最後仍然投視在窗戶上。

像是神靈所差，又似夢境實現了一般，她看見那扇窗戶吱呀的一聲敞了開來——

一個週身水濕，油光發亮的長身男子，以着極爲俐落的身法翻身而入！

雲白姍心裏的驚異，可以由她的目光裏表露無遺，這種緊逼的疑懼，直到她目光看見了這個人的臉孔之後才獲得了鬆弛……

她嚅顫着張開嘴，極爲欣慰的道：「沙……」

來人——沙千里已緊緊的把她擁抱了起來！

月餘不見，他似乎也顯得憔悴了一下，黑而貼的頭髮上，沾滿了雨水，臉上的鬍子，也似有好幾天沒有刮了，只是那雙深湛的眸子裏，永遠透露着鋒銳的精光，使你覺得這個人永遠足堪信任！

他輕輕的把她放置在床上，表情異常的鎭定！

他匆匆先脫下了自己身上的雨衣，現出內着的一襲勁服，然後他立刻走近雲白姍，伸手在她面頰上摸了一下面色至爲沉重！

由身上取出一個木質的小瓶，他匆匆倒出了幾粒紫晶狀的藥

丸，放入雲白姍嘴裏！

二人目光交接，雲白姍忍不住流出了兩行淚水。

沙千里輕輕的把她的眼淚擦乾，近視着她，嘆息一聲，道：「我以爲姑娘仍在『靖邊馴』，白跑了一趟……想不到妳病得這般重！」

雲白姍一隻手，緊緊抓住他的手，尖尖的五指，幾乎要刺入他的肌膚之內。

她吶吶的道：「……劉思權死了……我……」

沙千里苦笑道：「妳爲我犧牲得太多了……在靖邊馴的客棧裏，我聽說妳身上有傷……這是怎麼回事？」

雲白姍嬌弱的笑嗔道：「不許你……看！」

說着，她就把頭轉過到一邊，沙千里只覺得她那隻抓住自己的手，如同火也似的燙熱，他慢慢把她那隻手抬起來，就着燈下，仔細的看了一下，頓時大吃一驚！

敢情五根指甲的根部，都呈出一片暗青黑紫之色，這種情形分明是身中劇毒所致。

沙千里頓了一下，道：「妳傷勢不輕……不過請放心，我一定能爲妳治好！」

雲白姍自服下剛才的藥粒之後，神智較先前有着顯著的清醒，同時自小腹昇起一片清涼感覺，全身也像是有幾分力道！

她慢慢回過頭來，無限柔情的道：「妳……還懂得醫道？」

沙千里點點頭道：「算得上是個沙漠郞中！」

雲白姍痴迷的目光，在他臉上徐徐轉了一週，害羞的搭下了眼皮，她臉上浮起一片紅暈，口中吶吶的說道：「我的傷在腰……上！」

沙千里站起來道：「不能再耽擱了，我現在就動手！」

說完他把燈光撥亮了些，然後輕輕拉開了她身上的衣服……

雲白姍的身上，起了一陣輕輕的戰慄，並非是傷痛的關係，而是她內心的羞怯與緊張所致！

沙千里昔日在沙漠行醫甚久，倒是有一套外科用的工具，當他解開了雲白姍內着的中衣時，不禁眉頭皺了一下，只見一片膿血，黏結在她傷處的布帶上，結成了硬硬的一塊。

他仔細的看了看，用手在她傷處附近按了一下，雲白姍立時

痛得顫抖了一下。

沙千里冷冷笑道：「好毒的暗器！」

雲白姍羞澀的道：「我中……毒？」

「再晚一步，神仙也沒法子救妳……」

他說着眸子裏現出了一片淚光，床上的雲白姍却天眞的注視着他，她似乎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眼裏只是無限的依戀。

沙千里咬了一下牙齒，道：「妳必須要忍着痛，我現在就爲妳療傷，必要時要爲妳刮骨去毒，妳怕不怕？」

雲白姍搖搖頭，她的生命活力，已經在初見沙千里時完全復甦了，她愛他，相信他，就是死在他手上，也是心甘情願！

沙千里遂即用一口剪刀，把她傷處附近的布條全數剪落，他身所帶還有一個藥包，其內有一套金針，和各類的刀剪，藥物！

他由一個小瓷瓶裏，倒出一些白色的汁液，在雲白姍身上傷勢遍塗了一遍，遂即爆散出一陣白烟，雲白姍忍不住呻吟出聲！

沙千里遂將她黏會在傷口上的布帶揭了開來，雲白姍更不禁痛得抖顫了一下！

沙千里遂即把一組鋼針，按穴道在她傷處附近插了下去，遂即用鋒利的小刀，把她腫漲處劃開，一時毒血大放！

他不愧是醫道高手，在處理這些事情時，顯得極爲鎭定，一綫不亂。

那個瓷瓶內的白色液汁，是漠地裏罕有的一種叫「天門草」的植物漿液，功能去腐消毒，沙千里由於來之不易，一向極爲珍惜，這時爲救雲白姍一命，不惜傾瓶倒出，爲她傷處數度遍搽。

足足忙了有一個時辰，才爲她把兩處毒傷的劇毒袪除乾凈，最後上了藥，小心包紮完畢。

紙窗上透出了朦朧的一片白光，沙千里才算鬆了一口氣，他俯視着極爲虛弱的雲白姍，安慰的道：「姑娘吉人天相，這條命總算保住了！」

雲白姍無限委屈的點着頭，淚水順頰直下，她沒有說出一句感激他的話，正所謂「大恩不言謝」，她知道自己這一生，再也離不開他了。

三日夜沒有閉過眼，如今痛楚一旦消失，又在戀人的看顧之下，她很自然的睡着了。

一覺醒來，已然是第二天的正午。

房間裏窗明几凈，空氣十分暢通！首先入目的是桌上多了一瓶鮮花，一個五旬左右的婦人正面對窗坐着，向外面眺望着。

雲白姍心中一動，倏地坐起身來，道：「咦——」

那婦人連忙回過頭來，站起來笑道：「小姐醒了？」

雲白姍左右看了一眼，奇怪的道：「這是那裏？」

婦人微笑道：「這兒是『落雁居』客棧呀！——」

她含笑趨前又道：「是沙先生要我來服侍小姐的，他因爲有事急着走了！」

雲白姍頗爲失望的說道：「他上那去了？」

婦人道：「啊！這裏有封信！」

說着取出一封信遞過來，雲白姍接過來，背着身子撕開來，看完以後，才回過身來，道：「眞麻煩妳了……」

婦人笑道：「小姐千萬不要這麼說，沙先生是我們一家的大恩人，他說小姐妳這次傷得很重，一定要妳休養七天以後才能任意走動，小姐……妳可不能任性吧！」

雲白姍無可奈何的嘆了一聲，道：「也只好這樣了！」

婦人道：「我姓唐，小姐就叫我唐媽好了……我也聽說了，小姐原是金枝玉葉的身子，半路上是遇見了强盜受了傷……可是？」

雲白姍點點頭含糊的道：「不錯！」

唐媽又道：「沙先生眞是活神仙呀！去年我兒子在沙漠裏一條腿壓斷了，腫了，爛了，眼看着都要死了，後來遇見了沙先生，他就給治好了，到現在骨頭也長好了，跟好人一樣！」

說話時，雲白姍肚子忽然「咕！」的叫了一聲。

唐媽笑道：「餓了，餓了，我都準備好了……小姐妳吃點東西吧！」

這婦人倒有一手好手藝，做幾個小菜挺不錯，熬的麥粥更是香噴噴的，雲白姍大病初去，加以腹內空空，一時吃了兩大碗，還想再吃唐媽却不許她多吃，飯後，唐媽就端了一個大木盆，盛滿了熱水，逼着她洗了個澡，當然避免觸及傷處！

一盆水都洗混了。

看着洗得髒兮兮的水，雲白姍臊得臉都紅了。

唐媽能說善道，又頗能迎合人意，侍候着她談談笑笑，倒也解了她不少寂寞！

當夜，唐媽就在這裏搭了一張小床睡下了。

雲白姍偷偷的由枕下再把沙千里留給自己的信拿出來，仔細的看着。

信尾有：「……剪除大敵，追回吾妹失物，再圖與妹一聚！」之一語！

雲白姍閱後不勝感慨，她收起了信，心裏盤算着道：「這大敵二字，必定是指的魯鐵山了……」

她曾由死者「八面刀鳳」時野嘴裏得悉魯鐵山如今勢力非同小可，已爲所創「寶刀會」之首領，她雖不曾見過魯鐵山這個人，却知道對方是一個武藝高强的厲害敵人，心裏不禁深深爲着沙千里的安危而担憂。

偏偏這次大病非同小可，如今雖然已度險境，可是身體仍然虛弱，自難立刻涉險赴難。

這麼一想，她眞恨不能立刻身體復元，肋生雙翅，飛到「陝南」終南山，找到魯鐵山一決勝負，如能會同沙千里共同破敵，自是最理想之事了。

腦子裏這麼想着，不禁生出一番感慨，不知覺的進入夢鄉！

她睡了一個好覺！

第二天醒來，彷彿身上輕快多了。

早餐之後，她坐床練習着調息內功，

唐媽端着碗筷步出房門——

忽然她聽見碗筷跌落的破碎聲音，緊接着唐媽面無人色的奔了進來，「碰！」的一聲把門用力的關上！

雲白姍一驚道：「唐媽！怎麼啦？」

唐媽一撲上前，用手捂着她的嘴，全身直打着哆嗦的道：「不得了啦……有人拿着刀來了……」

雲白姍怔了一下，把她的手拉開，道：「不用害怕，我的病好了，誰也不能再欺侮我！」

說着冷冷一笑，把身側的寶劍拿過來，一下子抽出來，却用被子蓋着。

唐媽嚇得全身一個勁兒的直打抖，兢兢的道：「小姐……妳可千萬別跟他們鬥……我們女人家……怎麼鬥得過他們這些人……那……」

雲白姍冷笑不語，遂聽得房門外人聲喧嘩，似有很多人走近！

只聽得店夥計的聲音道：「大爺……這房裏住的是一個生病的姑娘……還有一個老媽媽，決不是你們要找的人……」

一個粗魯的聲音，怒聲道：「你放狗屁，你知道我們是找甚麼人嗎？」

另一個凶悍的聲音道：「老子們要找的正是一個年輕的女人，八成兒就是她，開門！」

緊接着是很多人的手，在用力的搥着門。

唐媽嚇得牙關打戰，面無人色！

雲白姍一聽聲音，就知道不妙，她雖是大傷初癒，可是藝高胆大，倒也沒把這類人看在眼中，只是不忍心唐媽爲自已涉險！

當時就指指窗戶道：「妳快由窗戶先出去吧！」

唐媽抖顫顫的站起了一半，却又禁不住坐了下來，害怕的道：「小……姐……我走不……動……我！」

雲白姍一撩被子下了床，伸出一隻手向她背上一抓，就像是提一隻鷄也似的把她提了起來。

她前進幾步，把她放落窗外，道：「扒下，別吭氣兒，知道嗎！」

唐媽不扒也不行，根本腿都軟了，那站得起來呀？

雲白姍轉過身來——

拍門聲正緊，有人大聲道：「開門，開門！」

她咬了咬牙，走過去，一下子把門拉開，門外的人猝失重心，突然衝了進來。

來人是四個年輕人，每人一領黑色披風，都帶着一口式樣相同的長刀！——這番裝扮，使得雲白姍立刻想到了那一夜殺斃的彭，宋二人。

不用說，這四個人是寶刀會來的，是無可疑！

雲白姍在「八面刀鳳」，時野的暗器上吃了大虧，差一點爲此喪命，當然心裏存有戒備。

四少年身後是客棧的掌櫃王先生，和夥計劉順，幾個人都衝進了屋子。

雲白姍冷冷的一哼，道：「你們是找我麼？」

四少年目光發直的盯着面前的雲白姍，大概是爲其艷色所驚！

夥計劉順哈着腰道：「小姐……對不起，對不起，這四個人，說是要找一個殺人的女兇手！小的怎麼給他們解釋，都沒用……」

話方到此，四人之中，一個黑臉少年一手把他推開道：「滾開，沒你的事！」

劉順吃他這一掌推得直撞了出去，「碰！」的一聲重重撞在了牆上，差一點撞昏了過去！

黑臉少年怒衝衝的看着雲白姍道：「你是從靖邊馴來的嗎？」

雲白姍自從知悉對方是寶刀會的人，心裏已有決定，決心不讓這四個人活着出去。

聞言後，她點點頭道：「不錯！」

四少年對看一眼，其中一個瘦長身材，滿臉狡猾的少年上前一步，道：「這麼說，殺死時大叔和二位師兄弟的人就是你囉？」

雲白姍這時已坐向床上，她冷冷的道：「我不認識甚麼時大叔……也沒見過你兩位師兄……」

黑臉少年怒叱道：「胡說，我們早打聽出來了，妳就是從沙漠來的那個女人，妳和沙千里是一路的！」

雲白姍冷冷一笑，道：「你們不要欺人太甚！」

另外兩個少年，一個面部微麻，一個面有紅斑，看上去都是滿臉悍凶之色。

麻面少年大聲道：「跟她一個婆娘家有甚麼好說的，帶着她走！」

雲白姍心裏盤算着將要出手的部位，一面冷漠的道：「你們四個也是陝南寶刀會的人麼？」

四少年登時一驚！

黑臉少年一聲狂笑道：「好呀，你這可是不打自招了，不錯，我們正是陝南寶刀會的人，說明了，妳就同着我們走一趟吧！」

這人說着左手一探，就向着雲白姍肩上抓去。

就在這一刹間，背向着四人的雲白姍，倏地一個快轉，其勢有如電閃，在四人尚還沒有看淸她的舉動之前，自她手上疾電般的射出了一道白光。

四人方自認出雲白姍手中所執的是一口長劍，其勢已是不及！

其中距離雲白姍最近的那個黑臉少年與麻面少年，二人首當其衝欲避不及，雲白姍的劍鋒在一閃之間，已然雙雙劈中二人頸項之上。

頓時間血光迸現，二人連出聲呼痛都來不及，雙雙倒斃在地！

這不過是刹息間事，雲白姍的快劍一經奏功，身子更是奇快如電的轉到了那個面有紅斑少年的面前，紅斑少年大吃一驚，掌中刀來不及遞出，連同刀鞘，一併向着她面上扎來！

雲白姍冷笑聲中，左掌一翻，已抓住了對方刀鞘，紅斑少年驚叫着向外奪刀的當兒，雲白姍掌中劍已翩然翻起，劍光一閃，由上而下，直直的劈中在這人的面頰之上！

這當口，一側的瘦高少年嚇得面無人色，他的刀已然出鞘，可是自忖着絕是非對方敵手，怪叫一聲，陡地向窗外縱出。

「嘩啦！」一聲大响，窗扇盡碎，那瘦長少年身軀已滾身出外，頭也不回的一路落荒而去。

雲白姍本待追出，可是一來是光天化日的大白天，二者自己赤着雙足，衣髮不整，略一遲疑的當兒，却令那少年遁去無

踪！

這番快手殺人的情景，只把目睹的王姓店掌櫃和那個叫劉順的夥計嚇得面無人色！

二人俱都情不禁的翻身拜倒，一個勁兒的用頭磕地，大叫饒命！

雲白姍把劍上的血，在死者身上擦了一下，還入鞘內，她臉色畧現平和的嘆息了一聲，道：「你們兩個快起來，這不關你們的事！」

兩個人又磕了個頭，才抖顫着站了起來！

雲白姍冷笑道：「這幾個人都是陝西寶刀會的強盜，平常甚麼壞事都做，我殺了他們，是爲世人除害！」

姓「王」的掌櫃的打着哆嗦道：「是……女俠客……只是這三個屍體……？」

雲白姍道：「這件事不便驚動官府，我這裏有點銀子！」

說着轉過身來，由枕頭下的一個小箱子裏，拿出了一張五十兩的銀票。

她把銀票放到桌上，道：「這是五十兩銀票，王老闆你就隨便給他們買三口棺材，到附近給埋了，剩下的錢，就賞給你了！」

王老闆目視着五十兩的銀票，又想拿可又覺得燙手，一副舉棋不定的樣子。

雲白姍道：「你放心，我不會拖累你，我這就走！」

王老闆連聲答應着：「是……」這才敢把銀票收了起來，當時就張羅着夥計劉順，兩個人先用現場的被子，單子把三個屍體掩裹了一下。

雲白姍想起了窗外的唐嬤，就走向窗前探看了一下，只見她兀自扒伏在地，抖成一片，叫了兩聲，也不見其回應，那樣子簡直就像是嚇傻了。

無奈，雲白姍得再施故技，仍然把她由窗外提進來，不意唐嬤一經觸及，嚇得殺猪般的叫了起來！

雲白姍把她放下地來，唐嬤只管全身縮成一團，雙手遮住臉，全身發抖不時的叫上一聲，却連一句話也是說不出來。

這副樣子看得雲白姍眞是啼笑皆非地用力的拉開了她的手，唐嬤更加害怕的大叫着，等她看清了面前的人是雲白姍時，才算畧爲鎭定下來。

雲白姍道：「唐嬤，妳這是怎麼啦，強盜走了，你還怕個甚麼勁兒？」

唐嬤凝目看了半天，才少緩顏色道：「小……姐！妳可別騙我呀！」

室內的三具屍體已爲店夥抬了出去，劉順子用水在冲洗着地上的血漬，唐嬤看見地上的血，少不得又嚇得怪叫連天，雲白姍又安慰了半天，才算把她安定下來。

等着唐嬤完全靜下來之後，雲白姍才對她說：「我要走了，也許那羣強盜還會來！」

唐嬤嚇得臉上頓時一青道：「這……這可怎麼辦？小姐妳的身子還沒……養好呀！」

「我已經不要緊了……」雲白姍緊緊的握住她一隻手，眼睛裏閃爍着淚光道：「這兩天虧了妳服侍我，我眞有說不出的感激！」

唐嬤亦傷心的道：「小姐妳快不要說這些話……我好好難……難受！」

雲白姍嘆了一聲道：「趁着現在白天，妳先走吧，我收拾收拾也該走了！」

唐嬤還是不放心她的身子，雲白姍解說了半天，又取出了一大錠銀子給她，唐嬤說甚麼也不要，爭了半天，唐嬤硬是不要，雲白姍自是不能強逼，心知她是存心爲了報答沙千里昔日對她兒子的恩惠，誠是難得。

好不容易勸走了唐嬤，雲白姍獨自把簡單的東西收拾了一下，步出棧房。

她的馬和鞍子早預備好了，王掌櫃的親自在門口打躬作揖，巴不得她趕快走。

雲白姍也巴不得趕快奔下去，最好能够和沙千里會合一塊共同去對付魯鐵山。

由於有了這兩番厮殺，她對於魯鐵山這個人更恨之入骨，斷定他是個無惡不爲江湖敗類，令人奇怪的是魯鐵山的寶刀會，是在陝西終南山，何以會有這麼多人趕到了甘肅？莫非魯鐵山本人也來到了甘肅？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麼一想，她內心更不禁躍躍欲試，眞恨不能立刻見到了魯鐵山這個人，倒要與他一分生死勝負！

在床上病了好幾天，大病新癒，身子輕飄飄的，當馬跑動時，冷風侵襲着身子，有一種冷颼颼清新的快感。

她的馬順着官道急策直下，好一陣快馳，在將近日落的時分，她不得不暫時停下馬來，休息一下。

官道是與長城平行而前，前望「永登」縣城，少說還有百八十哩遠近。

這是一條極爲荒涼的野道，沿途所經，除了看見三輛大車，和幾匹品種莊稼的牲口之外，連鬼都看不見一個。

兩側田地，由於今歲兩少，田地裏到處都是裂縫，龜裂得十分厲害。

玉米都收成了，只剩下乾枯的玉米桿子。

雲白姍費了半天事，才找到了一個淺水的土塘，水淺到幾乎可以見底，水塘裏竪着一個水車，根本也用不着，廢棄在那裏，都快爛了。

田地裏有一個用高粱桿子搭成的小茅棚，雲白姍就在棚下歇息吃點東西，那匹馬自動的到土塘裏去飲水，空氣顯得很是寧靜。

這片旱田佔地極大，雲白姍休息的地方是靠近驛道旁邊不遠的一片高坡地上，由此下望，旱田千頃，一望無邊，正中有條蜿蜒的陌道密密連接。

雲白姍吃了些東西，見那匹坐馬身子鑽入附近雜粮地裏嚼食着地上的半枯葉子，她也就樂得趁這個機會打上一個盹兒。

這些日子以來，她可算是飽經憂患傷痛，自是與昔日金枝玉葉大小姐的生活，大相逕庭，江湖武林的風險，更是不足爲外人道。

倚身在厚厚的高粱葉堆上，她迷糊了一會兒，這時天色益加的暗了下來。

由坐處向遠天眺望，一面襯景是長城的半部輪廓，透過城牆的凹凸處，正可見下沉的落日。

天空是灰色的，沒有一片雲，也不見一隻鳥！

雲白姍一時眞懶得再動了，那匹馬吃

飽了，却慢慢的走到了近前，像是也累了，不時的打着噗嚕，一雙大眼睛睜開又閉上。

雲白姍伸了一個懶腰，自語道：「好吧，今天就在這裏歇一夜，明天再走！」

話聲方住，就聽見前面十數丈外的官道上，有一輛馬車馳來的聲音。

按說這也是很普通的事情，可是在一片寧靜的氣氛裏，忽然滲入異聲，自是惹人注意！

雲白姍心裏一動，耳中却聽見那輛馬車停下的聲音，甚至於趕車的嘴裏「吁——」的聲音，也聽得一清二楚！

這麼一來，倒是眞的引起她興趣來。

雲白姍身子向前一縱，輕如無物的又落身於一叢高大的高粱桿之間，借着高粱桿的空隙外望，正好看得一清二楚！

但見數丈外驛道上停着一輛一般運送農作物的大車，車上共有一串提着的木箱盒子，裏面像是裝着熱騰騰的酒菜！

就聽見左面那個漢子，嘴裏不乾淨的發着牢騷道：「他娘的，他們一大夥子人老的少的都有，一個幹活的沒有，却把我們當孫子樣的使喚！」

右面那漢子嘆了一聲道：「老二，你少說兩句吧，有啥法子？你沒看見嗎，這夥子人從頭到下，那一個沒有兩下子！我們惹得起嗎？」

那個叫「老二」的漢子冷笑着道：「眞他娘的倒霉，誰惹誰了？好生生的來了這麼一大夥子煞神，我眞不明白，他們有錢有勢的，爲甚麼不在皐蘭大客棧裏住，却跑到這荒田地裏住草篷，這是爲啥？」

右面漢子左右看了一眼，小心的道：「這事情只有點怪，可是老二呀……還是那句話，就算他們是強盜，我們也管不了，俺們幹的是長工，反正左右都是侍候，忍忍不就結了？」

「老二」重重嘆了一聲，道：「說的也是——」

一面說着把這些飯籠菜箱都用繩子綑好了，當中突上一根扁担。

試了一下，兩個人就挑在肩上。

右面那漢子道：「這夥子人，雖然不像是好人，可是花起錢來，倒是挺大方的，咱們幹的好，就興能落下兩個！」

叫「老二」的嘴裏也不知咕咕嚕嚕的說些甚麼，兩個人就挑起來一路幌幌悠悠的穿入到旱田裏。

雲白姍早已把二人對白聽了個一清二楚，這時見二人行處，正是自己藏身附近的旱田，她自然是不肯放過這個機會，望得二人前行了十數丈以外，她才現身而出，暗中在後面跟隨下去。

兩人挑着担子，順着一條蜿蜒的陌道一直走下去，不時的左轉右轉，一直走了約三數里地，才放下來歇息一會！

雲白姍這麼藏身在暗處，一打量眼前情形，心裏動了一下——

她暗自咬了一下牙道：「好呀！原來你這些個東西是藏在這裏！」

面前是一片茅草屋子，大概爲數有十數間，前面有打麥場，院子裏停着兩輛大車，可是一旁棚子下面，却拴着一二十匹牲口！

雲白姍一打量那些個牲口，可就知道絕非是拉車種莊稼用的，再由這些馬匹約畧的一推算，也就可以知道一共有多少個人了。

這時，天差不多也黑了。

茅草房裏燈點得又多又亮，隱隱可聞人聲喧嘩，不時傳過來些說笑之聲。

一隻黑狗站在院子裏汪汪的吠個不休，遂見廚房裏快步跑過一個漢子，大聲的吆喝道：「是老宋來了嗎！」

二人中立刻就有一個大聲答應着：「是我們送飯來了！」

出來的那個漢子，跑過來一面幫着提東西，一面埋怨道：「這麼久才來，剛才那姓侯的已經發脾氣了，還不快點幫着開飯！」

兩個人一聽，老實的不敢再發牢騷，三個人忙成一團，把挑來的食物提進去！

現在在外面的人，只有雲白姍一個！

她急需要証實的是這夥子人，到底是不是寶刀會的來人？魯鐵山是不是也在這裏？

那隻黑狗好像已經像察到這邊有人，不時的仰首吠叫不休。

雲白姍有意現出一點行踪來，那隻大黑狗立刻叫吠着撲了上來，雲白姍繼續向旱田地裏退，黑狗愈追愈近，直到二者相距丈許左右，雲白姍驀地暗裏提功力貫注右掌，劈空一掌擊出！

那隻黑狗「汪」的慘嗥了一聲，頓時倒地不動，已然腦漿迸裂而死！

去了這隻狗，雲白姍才放心的潛出旱田，她施展出輕功提縱之術，一連三數個起落，已襲近向茅舍當前！

舍房裏人聲嘈雜，可以聽出是衆人集會用餐的聲音，不時有碗盤碰擊聲傳出！

雲白姍一連換了三個地方，才找到了一個理想的掩身之處，她用嘴唇含了一下小指上的指甲，以之在紙窗上點了一點，紙窗上頓時現出一個半月形的小小空隙。

室內燈光甚亮，自不愁人影敗露！

雲白姍把眼睛湊近向內一望，頓時心中一驚！

草堂內擺設着兩張大圓桌面，亂哄哄的坐滿了人，雲白姍只看一眼，卽知道這些人正是寶刀會的人！

何以斷定？因爲每個人都配帶着一口刀！

除了三四個衣着隨便的人以外，在座每個人皆是同式樣的一身裝束——一色的靑衣勁服，正同於雲白姍在旅邸先後殺戳的那幾個少年一模一樣！

她的目光，在這些人面前一一掠過，停止在第一度首座上的這個人，心裏一陣激動，她幾乎可以斷定，這個人就是自己和沙千里所找尋的魯鐵山了。

這個人，約四十左右的年歲，兩道濃而長的眉毛，鼻正口方，目光烱烱有神，他身上衣着十分考究，是銀灰色的錦緞縷以金綫所裁製的一身長衣，頭上戴着同色同質的一頂便帽，一眼看上去，就顯得較諸其他各人卓然有別！

這人皮膚黑黝黝的，作古銅色，雖是一身錦衣，却掩不住他本身的强悍風塵之色！

他貌相不惡，可是一眼看去，亦知絕非善類！

雲白姍同時也注意到這人隨身所携帶的那口刀，「刀」並非是配帶在他自己身上的，而是由一名紅衣弟子，雙手捧立在他身後——

那名紅衣弟子的一身裝束樣和在座各青年並無二致，可是顏色顯異，他的任務好像是只管爲錦衣人捧刀，必恭必敬的立在錦衣人身後，也許他已經吃過飯了，也許他還沒吃！

雲白姍在打量錦衣人之餘也會分神注意了一下這個紅衣弟子——

「他」的年歲不大，頂多不過十八歲，可是生就的一張異相，一張扁方的「國」字臉，短眉塌鼻，巨口獠牙，皮膚也和錦衣人那般黑，只是却遠不及錦衣人那般丰俊！

雲白姍只注意了他幾眼，已知道這名紅衣弟子，雖然在錦衣人面前執持賤務，可是其造就武功，顯然要高出其他同輩人甚多，必也因此而獲得錦衣人特別青睞！

錦衣人左面是一個花白鬚髮的素衣老者，老者看上去年歲當在六旬以上，赤紅的一張臉膛顯出一副說不出的凌人勢氣。

錦衣人的右面，是兩個白衣矮子，年歲也都在四旬左右，每人背後繫着一口如鈎狀的窄長彎刀，刀鞘都是大鯊魚皮所製，看上去也別有威風。

除了這幾個人衣着顯異以外，其他各人裝束皆是一致，刀刃也是相同，就是年歲看上去也相差不多，其中最小的不過二十，最大的也超不過三十，雲白姍數了一下，青衣弟子一共是十六人！

草堂內除去這兩桌吃客外，還有幾個閒人，其中兩個，也就是雲白姍先前跟隨一路的兩個挑担子的長工，另外一個是矮小的老頭，和兩個農人裝束的少年。

矮小的老頭像是這所農舍的主人，兩個農裝少年，像是他的兩個兒子。

矮老頭樣子是很不痛快，兩個少年也愁眉苦臉，三個人坐在空下的一張八仙桌子旁，垂頭喪氣的不發一語！

、兩個長工都和另一個漢子，却倚立在圓桌前，專門給對方進食添飯。

雲白姍把草堂內這番情形一一看在眼內，也就知道了主客間的尷尬關係！

她正在聚精會神觀查堂屋內一干敵人的動靜當兒，耳中却聽到身後旱田裏傳來一片聲音！

雲白姍左手二指着力，一寧當頭橫木，整個身子平地而起，一平如水的貼附在屋簷下方！

就在這時，旱田裏出現了一人一騎，馬上人，雙手分着高粱葉子一逕的策騎而出。

雲白姍起先並未十分留意馬上人是誰，直到這策騎來到草舍門前，翻身下馬，才忽然注意到，來人削瘦的一張臉，又瘦又高的身材——

這個人她還記得，正是白天在客棧逃去的那個青衣少年，想不到他居然這麼快的也趕了回來，他所以比自己晚到約一個時辰那是因爲他那匹馬的脚程慢的關係！

瘦削青年由外表上看去，確實相當的狼狽，衣衫上滿是汗漬灰沙，他來到草舍前翻身下馬，匆匆的拉開門步人草堂！

雲白姍趕忙的又落身原處，依然的由窗上小空隙，向裏面張望。

那個瘦削青年一進入，立時全體所有人的眼光，俱都向他集中，瘦削青年快行了幾步，走到了錦衣人面前，翻身下拜，道：「弟子武天縱，參見壇主——」

遂即又向着那個白髮老者，以及兩個白衣矮子各自拜了一下，道：「叩見三位護法！」

正中位上的錦衣人臉上立時現出一片冷笑。

白髮老者遂代錦衣人發問道：「武天縱，另外其他三個人呢！」

那個叫武天縱的瘦削漢子，面色蒼白的道：「啓禀侯護法，與弟子隨行的三位師兄弟，在古浪客棧內，均遭不測，死於非命！」

所有人都像是吃了一驚！

倒只有那個錦衣人好似並不十分在意他已經吃完了飯，用一塊布巾在擦着臉。

白髮者老大聲道：「甚麼人下的手？莫非你們見着了沙千里？」

武天縱面有愧色的道：「啓禀護法，殺害時護法以及各位師兄弟，並不是沙千里，是一個女的！」

白髮老者一怔道：「啊——？是個女的？」

武天縱道：「弟子等四人奉令查訪殺害時護法與二位師兄的兇手，在古浪客棧之內，找尋到一個形跡可疑的女人，弟子四人正待擒其回歸，不意那個女人猝然出其不意的施展殺手，三位師兄避身不及，均死於快劍之下，若非弟子一時機警，只怕也已喪命。」

這一次說話的是錦衣人，只見他臉上帶出一片愁容，沉聲道：「那女人是甚麼模樣？」

武天縱吶吶地道：「二十一二歲，生得面目姣好……聽說身子有病，還沒完全好！」

錦衣人「哼」了一聲，冷冷的道：「這女子可是姓雲麼？」

武天縱道：「弟子不知！」

白髮老者轉向錦衣人，抱了一下拳道：「壇主莫非認得這個女子？」

窗外的雲白姍聽到這裏，不勝駭異，倒是想不透對方如何會認得自己！

遂聽得那錦衣人冷笑着道：「我也只不過是這麼猜想罷了，久聞雲宗堯有個女兒，投拜在洞庭君山的印秋桐門下學成了一身武功，看起來，定是此女無異了！」

白髮老者怔了一下，道：「印秋桐那個老兒還沒死麼？」

錦衣人冷冷的道：「印老頭死活都無所謂，橫豎又是個殘廢，倒是這個姓雲的丫頭，一旦得了印秋桐的傳授，自是非同小可，不可不防！」

跪在地上的武天縱想起一事，道：「禀壇主，弟子在涼州曾聽得傳說，說是沙千里在沙漠裏結識了一位有錢的小姐，那位小姐一身武功，天下無雙，這麼看起來，定是這女人不會錯了！」

錦衣人默默點頭，忽地一笑道：「寶刀會自魯某人開壇以來，天下武林見重，本門令出必行從未見弟子辱命而歸——」

說到這裏目光直視向武天縱道：「武天縱，你叩頭自領門規，也給兄弟們作個

榜樣吧！」

這番話，只說得武天縱神色大異，冷汗涔涔直下。

他節節膝行後退着，害怕已極的道：「不……不……」

忽的叩頭如搗蒜，連聲道：「壇主開恩，壇主開恩……」

錦衣人面不改色，忽的一聲朗笑道：「武天縱，本壇一向器重你是條漢子，怎地遇見了事情，如此沒有骨氣？也許你臨陣遇敵也是如此，豈不有負昔日一番教導之恩？還不自領門規麼？」

武天縱頭磕得「碰！碰」直响，痛哭流涕道：「壇主請念在弟子多年相隨，破格留情……來生犬馬必報壇主大恩！」

白髮老者似乎有些不忍的輕輕嘆息了一聲——

錦衣人立時察覺道：「侯護法，莫非有甚麼異義麼？」

姓「侯」的老者，乃是「寶刀會」四大護法之一，人稱「金刀手」姓侯雙名寶忠，本是正直之人，自入「寶刀會」後，多年來受劣習薰陶，也已變了氣質。

此時錦衣人這麼一問，侯寶忠即使是有心爲武天縱開脫，却也不能開口。

當時在座抱拳道：「卑職不敢！」

錦衣人哈哈一笑，道：「魯鐵山敬重瞧得起的，都是有血性的朋友，寶刀會裏沒有這等的膿包，也罷，武天縱，你既然自己不忍心下手，本壇就破格成全你！」

說到此向着身後侍立的紅衣少年道：「燕寶，你代本壇執法，取你師兄人頭便了！」

那塌鼻獠牙少年聆聽後，躬身答道：「遵命！」遂向武天縱身前走來。

武天縱怪叫一聲，道：「不——」

倏地躍身而起，轉身向着門外就跑！

他距離門邊本來就不遠，按說很容易可縱身而出，可是無奈那個叫「燕寶」的紅衣少年，身法實在太快了，且已事先防到了他這一手！

是以，在武天縱即將奪門而去的刹時之間，燕寶却如同神兵天降般的，自空而落。

他身法端的是快到了極點，起落之間，已攔在了武天縱身前，掌中刀霍地向外一展，紅光一閃，如長虹飛捲，刀光閃處，武天縱一顆人頭，帶着大股鮮血，已騰空而起，却爲燕寶騰身一掠，單手已接住了人頭的髮結，就空一挺，滴溜溜的折了個觔斗，輕同四兩棉花般已落在了錦衣人座前。

燕寶單膝一屈，高擧人頭道：「人頭在此！」

魯鐵山哈哈一笑，無視於擧座皆驚的目光，大聲道：「好！」

他站起身來，目視向侯寶忠，以及那兩個白衣矮子，道：「三位護法此事迫在眉睫，應該即速研究出一個對策才是！」

那白衣雙矮，乃是武林中極負盛名的諸家兄弟，一名諸飛龍，一名諸飛虎，自爲魯鐵山收攏入門後，一直身任「寶刀會」護法職司！

此刻三人聞言，皆抱拳躬身稱了一聲：「是！」

魯鐵山冷冷一笑，遂即向着內廳踱進，全場各人一齊躬身相送，只有那名叫「燕寶」的紅衣少年貼身相隨，緊跟着魯鐵山之後，寸步不離的步入內室！

窗外雲白姍目睹着這番情景，心內激盪着一股無名怒火，若非是忌於眼前敵人過於衆多，眞恨不能馬上現身而出，與魯鐵山一分生死。

這時見魯鐵山退入內室，她也跟着抽身，起落之間，向着內室翻越跟進！

她算計魯鐵山和那叫燕寶的少年，必是居住在西邊的那間敞房之內，當下施展輕功，起落之間，湊身而迎，她算好了距離正欲騰身向西面那間敞房窗前欺近。

就在這當口，驀地一絲冷風，直襲頸後！

雲白姍一回身，黑夜裏發現到，竟是一片樹葉飛臨面前，施功人似乎根本無意要傷害她，是以那片樹葉原本疾快的飛勢，在卽將觸及雲白姍面門的一刹間，忽然中止住前進的勢子，就空盤旋着，忽然落向地面！

雲白姍心裏一驚，她當然瞭解到，這些樹葉，絕非是被風吹過來的！

心中一動，腰下一挺一擰，如同歸林鳥般的向着飛葉來處反撲過去！

「唰——」一聲，她落身在高過一人的高粱穗子裏！

身子方自站定，還不及轉身的當兒，却有一隻手，「拍」的一聲，輕輕拍在了她背上。

雲白姍這一驚，可禁不住嚇出了一身冷汗。

道理很簡單，這人居然能拍她一掌，自是武功高過於她，換句話說，對方果眞有加害雲白姍之意，方才那一掌，如果貫足了眞力，試問雲白姍焉能還有命在？

雲白姍身子倏地轉過來，面前果然站有一人，不容得她看清對方容貌，那人已施展出輕功中極爲罕見的「八步凌波」身法——

只見高粱穗子一陣起伏，那人已遁出十數丈以外！

雲白姍固是驚嚇已極，可是容不得這人就這樣的退開了事！

她冷冷一笑，單手一提裙角，用「草上飛」的輕功絕技跟踪追上去！

那人身子已落向旱田中一塊空地——

雲白姍一提眞力，猛襲而迎，用「雙撞掌」的厲害手法，向着這人背上就擊！

這人倏地回身，跟着騰身而起，雙掌同時遞出，四掌相對之下，居然功力相當，雙雙落下地來。

雲白姍正待第二次施展煞手。

這人忽然一聲輕笑道：「妳的身子好多了！」

雲白姍聞聲而止，再定神看——

那人道：「是我，沙千里！」

雲白姍同時也已認出了他是誰，倏地一呆，說不出的驚，道：「是你……」

沙千里含笑上前，說道：「我早就來了……難得妳也來了，倒是我一個得力的帮手！」

雲白姍一看到他，再想到他，卽有說不出的一種羞人感受，她面色緋紅的道：「大哥……你甚麼時候來的？」

沙千里道：「昨天我就來了，爲了把

他們摸得更清楚一點，所以始終沒有下手！我心裏一直還掛着妳……」

沙千里頓了一下，道：「姑娘在客棧發生的事，剛才我已由那個姓武的嘴裏聽見了，想不到愚兄一時大意，差一點害了妳！」

雲白姍抬起頭，微微一笑，道：「唐嫣對我很好，我身子已復元了！」

沙千里道：「姑娘不可大意，那魯鐵山我這一次見他，發覺他武功已大非往日可比，他手下那個叫燕寶的醜少年，功力也非同小可！」

雲白姍點點頭道：「我知道——」

沙千里道：「對方人太多，雖然我與姑娘聯手，可以無懼，只是萬一魯鐵山警覺，臨危抽身，我們再要找他，可就不容易了！」

雲白姍一笑道：「還是大哥想的週到……我倒是沒有料及這一點！」

沙千里道：「聽魯鐵山口風，對姑娘已有耳聞，足證當年行刼之事，也就是他所為了！」

雲白姍冷笑道：「我也這麼想……」

她頓了一下，忍不住道：「大哥，事不宜遲，我們這就下手吧！」

沙千里道：「我已準備了一些引火之物，可以燒上一大把火！給他們來一個措手不及……那時寶刀會各弟子等一定會趕出救火……」

雲白姍道：「然後呢！」

沙千里冷冷一笑道：「姑娘可伏身暗處，吸引着侯寶忠與白衣雙矮，必要時格殺勿論！」

雲白姍點點頭道：「好……只是我一時沒有襯手的暗器。」

沙千里由腰上解下了一個豹皮革囊，遞過道：「可以用我的，這是我特為對付這干人所準備的暗器蝴蝶鏢，正好給姑娘派上用場！」

雲白姍高興的道：「太好了，那麼大哥你呢？」

沙千里喃喃道：「我專門對付魯鐵山和那個叫燕寶的弟子……讓他逃不過我的掌心！」

雲白姍想了想，點頭道：「好，我們這就下手！」

沙千里冷冷一笑道：「姑娘望着這附近乾旱的農作物，不正是引火的好材料麼，愚兄已看好了三處地方——這裏——這裏——還有這裏！」

順其手指處，雲白姍見三處地方分別控制着三個方向，正好將草舍以包圍之勢，草舍中人萬萬不能坐視。

沙千里道：「我們現在立身的地方，乃是一塊安全地帶，四週的旱田莊稼，已經我事先清除，不愁火勢蔓延，姑娘正可處身暗處，以逸待勞，各個擊破！」

雲白姍對於沙千里這番處置，深為折服，聞言點頭道：「你想得太週到了！」

沙千里抱拳道：「事不宜遲，我這就去點火，姑娘自重！」

雲白姍抱拳回禮，却見沙千里身形鶴也似的翩然拔起，下落時足點高粱梢，那消三數個起落，已經投身暗處！

緊接着火光衝天直起——

一處——兩處——三處！

大火一起，頓成燎原之勢，火光加以風勢，由三方向草向革舍附近逼來！

由於這番火攻，是經過沙千里兩日來全力的暗中佈署，是以自非尋常，乾燥的高粱，玉米桿子，一經燃起，頓成大紅火海，風捲火浪，駭人已極！

「寶刀會」的人，那能不驚？

在一陣亂嚣的人聲裏，寶刀會弟子紛紛奪屋而出，天旱少水，那裏覓得水源？這些人各有一身武功，分別拔樹在手，撲打着蔓延的火勢！

× ×

在暗中觀察着這番動態，最是清晰不過——

雲白姍注視着由草舍裏縱出的人，足有一二十口，果如沙千里所料，並不見魯鐵山其人！

一條疾快的人影，由眼前掠過，直墜向火場的邊緣！落地後，現出一個白髮老者——

這人雲白姍是認得的，正是那個叫侯寶忠的護法！

只見這老頭兒，原本就紅的臉，在火光映襯下更現出一片血紅，他一隻手力持着一口金背砍山刀，另一隻手提着一根白木通火棍！

看樣子像是怒發到了極點，只見他連聲怒吼中，白木棍頻頻揮出，一排排的高粱桿子倒折下去——

這當口，無數青衣弟子交叉着掠空而過，呼嘯，怒叱聲聯成一氣！

侯寶忠打倒了幾行着火的高粱桿子，那張怒發的臉頻頻四顧，想是要找尋放火之人。

雲白姍就在這時，發出了她的第一枚暗器——「蝴蝶鏢」！

「蝴蝶鏢」顧名思義，當知是一種類如蝴蝶狀的暗器，體積小，速度快！不易防躲，況乎沙千里所打製者，更為小巧靈活，雙翅猶能煽動，端的是厲害之極！

空中一片閃爍的銀光，蝴蝶鏢出手緊緊貼着高粱梢子，疾如流星的一劃而過！

侯寶忠怎麼也想不到此刻尚會遭人暗算，此時此刻，因早已亂了行徑，再以火場內一片劈拍聲，使得頗擅暗器聽風的侯寶忠，也不如平時的聽覺靈敏！

等到他猝然覺出不妙時，暗器蝴蝶鏢已臨近眼前。

侯寶忠一驚，向外一擰身子，這一鏢不偏不倚，正好打中在他後胯腿肘之間，「噗！」的一聲，侯寶忠身子向前一跨，差一點栽倒在地。

侯老頭大吼一聲，身子倒竄而起，向着雲白姍藏身處的那片旱田撲來。

兩三個起縱，已來到了近前。

就在這時第二枚「蝴蝶鏢」帶出一片鳴翅之聲，直飛眼前，侯寶忠一挺手中刀「噹！」一聲，把這枚蝴蝶鏢磕飛半天！

雲白姍就在這時，飛快的自他背後襲了過來。

侯寶忠聞得身後勁風，倏地一個翻身，掌中金刀「嗤！」的凌空猛砍，可是空中的雲白姍早已料到他此一手，她身子弓縮之間，一隻脚尖已點在了對方金刀之上，一個翻撲之勢已落在了侯寶忠背後！

侯寶忠「黃龍翻身」，再次的一個快

翻，無奈背後所中蝴蝶鏢傷，經此一擰，痛澈心肺，嘴裏「啊！」的一聲，一隻腿已屈膝跪地！

雲白姍掌中劍一翻，翩若銀蛇，已在他大臂上留下了一道血槽——她足下飛旋，施出一招鴛鴦踩子脚，只聽得「噹！」的一聲，已把侯寶忠掌中金刀踢落在地。

侯寶忠想探身搶刀，雲白姍的一口劍，已奔他咽喉上刺來！

這一劍又快又狠，侯寶忠無論如何，也躲閃不開，眼看着劍尖一挺，對方性命即將喪生劍下！

驀然間，雲白姍止住凌然的劍勢——

現在她面前的是一個皤皤白髮的垂暮老人，一個武林盛名人物，半生成就，一世威名，就得在她舉手之間，喪失殆盡。

一念之仁，使得她心中油然而驚！

侯寶忠自忖必死的當兒，萬萬料不到對方會有此一着，睜得滾圓的一雙眸子，慢慢的收成了一道縫，只是彈指之間，他已歷經「生」與「死」之間的迥然趣味，自是感愧良深！

雲白姍的劍尖慢慢垂了下來，火光聳聳裏，她面色也紅火這般的鮮紅！

「侯寶忠！」她喃喃道：「我與沙千里聯手之下，寶刀會大勢已去……念在你早年也算是個英雄，姑娘網開一面，速速去吧！」

「金刀手」侯寶忠自血泊裏抖顫顫的站起來，一刹時像是看透了一切——

他頗為感激的道：「姑娘妳莫是姓……雲……？」

「不錯，我就是雲白姍……侯師父，你去吧！」

侯寶忠苦嘆一聲道：「侯某人愧領教誨，咳咳！糊塗一世，浪得虛名，姑娘一言如醍醐灌頂，頓開茅塞，拜謝不死之恩，我們後會有期！」

這位白髮皤皤的老江湖，一隻手探起長衣下擺，向着草舍，火場各看了一眼，自信眼前刼運，無力挽回，嘆息了一聲，奮起餘力，一路踉蹌起縱着，向着火場外圍退了出去！

雲白姍放走侯寶忠之後，內心也頗有感觸……

她環目四顧，三面火光裏，滿都是穿梭的人影，更是逐個趕殺，殺不勝殺，這一瞬間，她忽然動了惻忍之心！

掌中劍暫時入鞘，嘆了口氣，心中想着我何不現在趕向魯鐵山處，助沙大哥一臂之力？儘殺這些人，也是無味。

想着，就展開身法，待向那片草舍襲去！

不料身方轉動之際，却聽得身後一人喝道：「好個賤人，原來是妳搗鬼！」

雲白姍尋聲望去，剛剛看見發話人，正是白衣二矮之一，立身在一株高粱桿子上，却聞得空中「噓！噓——」兩股疾風襲到，已由那矮子手上彈弓裏，一連打出了兩枚彈子！

雲白姍猝然一驚，知道諸氏兄弟武功不弱，少不得一番廝殺！

她身子一挺躍起，用「鴛鴦踩子脚」的連環踢法，叭，叭！兩聲，已把空中的一對銀丸踢落。

是其時，左側一人同時叱道：「賤人，妳那裏去？」

白衣閃動，另一個矮子，手持着一口彎刀，如鷹搏兔般的襲了過來！

雲白姍掌中劍向外一磕，迎住了來人的刀。

那後來矮子是諸飛龍，先前的矮子是諸飛虎，二矮雙刀合併，確實有鬼神不測之妙！

諸飛龍的刀向下一壓，嘴裏怪叫道：「嗒——」

這是兩兄弟之間的一字暗語，雲白姍自是難明其意，諸飛龍就手一擰，已用刀尖的彎鈎，鎖住了雲白姍的劍身，這一刹間，另側的諸飛虎，平身竄近，掌中奇形兵刃，緊貼着高粱桿子，如同一彎長虹般的飛捲而出！

雲白姍一驚旋身，裙角却吃諸飛虎的刀尖鈎住，「嘶！」的一聲，拉開了半尺長的一道口子！差一點可就傷着了她的右腿！

雲白姍這一驚，嚇出了一身冷汗，才知道這雙白衣矮子，果然非比尋常，自己如不打點精神，只怕在對方聯手攻擊之下，討不了甚麼好去！

一驚之下，長劍出鞘，嬌叱一聲，使了一招「兩翅翻雲」的輕功絕技，「刷」的一下子翻到了後來的矮子諸飛虎前身。

她長劍一抖，劍光吞吐着，直向諸飛虎小腹間刺去。

諸飛虎想不到面前一個少女，竟然這般厲害，當下變色大喊道：「哆！」

先見諸飛虎即由高粱穗間，滾身如浪的湊了進來，雙矮一經聯手，配合得天衣無縫，當眞是厲害之極，所倖雲白姍得自高人傳授，為當今最傑出之少年女俠，雙方一動上手，殺了個難解難分。

這片火海現場已是如此，大火一發，自非短時所能撲熄，而火場的另一面——草舍，亦將有一番凌厲的搏殺！

× ×

翩翩儒衫的沙千里，高踞草舍一角，眼看這片火勢，成竹在胸，乃從容的飄身而下！

他一連掠過了兩處矮簷，來到魯鐵山所居住的舍前！

舍前有一棵參天古樹，沙千里閃身樹下，他身子方自站妥，就見正面窗戶「唰」的一聲敞開，由其內「颼！」的掠出一條人影！

這人一出身，即如鑽天鷂子般的拔空而起，落向草舍之巔，在屋頂上「金雞獨立」式一站，正望着當前的火勢，遂即翻身，翩若驚鴻般的又來到了窗前！

沙千里早已看清了他，來人正是那個叫「燕寶」的奇異少年！

這時就見他肅立窗前，高聲道：「稟壇主，火勢雖大，以弟子所見，不過是一時之威，還不至於燒到這裏來，請壇主安心！」

樹下的沙千里暗暗點了一下頭，如非是即將相搏的敵方，他眞要禁不住誇讚這個「燕寶」判斷之精明了。

「燕寶」發話之後，草舍內響起一片笑聲，正是魯鐵山的聲音。

他笑聲一歛，慢吞吞的道：「這是敵人的詭計！看來是調虎離山，我們不可受

騙！」

微微一頓，又接道：「燕寶，你代我傳令下去，寶刀會弟子，不可前往救火，亦不可前往觀火！」

燕寶吶吶道：「可是……看樣子他們都已經走了！」

「該死的東西……去叫他們回來！」

「遵命！」

燕寶答應了一聲，抱拳退後了兩步，陡的竄身而起，倏起倏落，向着火場上趕去——

可是緊隨在他身後有一條人影，亦步亦趨，如影隨形，燕寶那等武功，竟然不曾發覺！

他身子方自掠上了一片土丘，身後人帶起了一股疾勁之風，直由他頭頂上翻了過去，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燕寶正面三尺左右！

燕寶陡地一驚，後退一步，厲叱道：「什麼人？」

但見面前人，三十不到的年歲，一身灰色儒衫，長眉星目，一張清癯俊秀的臉，背後揹着一刀，露出的刀柄部份，看來竟然與魯壇主的那口紅毛寶刀一般無二！

來人當然是「萬里飛虹」沙千里，只是燕寶不知道罷了。

沙千里冷冷一笑道：「燕寶，你不認得我，我却是認得你，念在你年幼無知，如能知過，速速走吧！」

燕寶陡地一驚，一雙眸子睜得極大，瞪視向沙千里，道：「你怎麼認得我？你是那個？」

沙千里道：「你如果知道我名字，只怕性命難保！」

燕寶目光一凌，怒叱一聲，道：「大膽！」

他右臂向下一沉，陡的用五指向着沙千里臉上叉來，手掌未到，先有一股極為猛銳的勁風，這種功力，在他這般年歲來說，實在是難得，武林中即使是老一輩的人物，也很少有這等功力火候！

然而，只可惜他所遇見的敵人太也不可思義了。

疾勁的掌風方一襲近，沙千里冷冷一笑，右手輕輕向外一探，燕寶只覺得一股生平從未曾領受過的罡風迎面而至，力道萬鈞，無可抵擋！

燕寶一驚之下，陡地向回一收手，就勢向後一個疾翻。這小子着實狡猾到了極點，一發覺對手功力遠超自己，就想到扯活開溜！

他身子才翻了一半，沙千里已如影附形的襲了過來！

燕寶落下的同時，沙千里也落了下來，二人仍然是臉對臉。燕寶一呆之下，右手「獨掌開山」，「呼！」的一股勁風，直同着沙千里頂頭之下力劈直下。

沙千里只一抬手，只見他五指彎直伸縮不一，燕寶心中大吃一驚，方自認出對方這種手法，頗似傳說中的「迦藍神手」，却已是閃躲不及！只覺得手腕間一陣發麻，已吃對方拿在了手中。

燕寶大聲叱道：「快放手！」

他另一隻手，運足了力道，趕着向沙千里小腹上猛扎過來。

沙千里一聲冷笑道：「小傢伙你太也手狠了！」

右掌向外一摔一翻，怒喝一聲，道：「去！」

以他功力，自是十分了得，但聽得「克察！」一聲，在沙先生神力之下，燕寶那條右臂頓時報廢，再加以猛烈的下摔之勢，只聽得「碰！」的一聲，登時昏死在地！

沙千里却也無意取他性命，遂即騰身而起，一路飛縱着直向魯鐵山居處行近！

魯鐵山睡室內亮着一盞燈！

沙千里風馳電掣的來到了近前，他身子方一落下，窗內的魯鐵山却已查覺道：「是寶兒麼？」

沙千里一笑道：「魯鐵山，有好朋友來瞧你來了！」

室內燈光倏地一熄，同時窗扇唰啦！一聲大敞而開！

暗室內的魯鐵山固然把窗外的沙千里看得一清二楚，窗外的沙千里亦未讓窗內的魯鐵山逃開目光。

兩個異人，四隻光瞳，彼此的眼神兒，在和對方一照面的當兒，緊緊的互相吸引住！

魯鐵山坐在一張竹籐椅上，身上仍然穿着那襲白色錦衣，那口紅毛寶刀，就平置在他的雙膝之上，他手握刀柄，臉上顯現出驚恐，忿怒不同的表情。

良久——

魯鐵山徐徐的道：「大漠一別，匆匆數載。沙兄無恙否？幸會，幸會！」

沙千里森森的一笑道：「托福，托福，一切粗安，倒是魯朋友你多年不見，此刻看來風采多了！」

魯鐵山一聲朗笑道：「你我是老朋友了，用不着拐彎抹角，有什麼話就直說吧！沙兄，人道是你沙千里不辭大漠千里，深入中原，為的是要找尋我魯鐵山，可是真的？」

「不錯！」

「為什麼？」

「要向朋友你討教幾手高招！」

「好說——」魯鐵山目射怒光道：「當年承蒙沙兄手下留情，魯某得以不死，退走中原，沙兄何以又再見逼，未免欺人太甚了！」

沙千里徐徐道：「沙某乃是受一亡友所託！」

「是誰？」

「毛秋水！」

魯鐵山一驚道：「鑄刀的毛秋水？」

「正是此人！」

「哈哈……」魯鐵山笑聲一頓道：「果真如此，魯某當年一念之仁，反留得日後禍害了！」

「這句話何嚐不適宜沙某人來說！」

魯鐵山虎目放威道：「千里兄，俗語道：士隔三日刮目相看，你應知姓魯的已非當年吳下阿蒙！」

沙千里冷峻的面頰上，現出了一絲傲然冷笑，他嘆息了一聲道：「魯朋友你妄自托大，須知水漲船高不變之理！惟如此，才能自重！」

魯鐵山濃眉一挑道：「那可不見得！沙兄，你身揹何物？」

沙千里一笑道：「刀耳！」

魯鐵山冷冷笑道：「毛老兒欺騙了我，原來同爐所出，實有兩口！」

「正是如此！」沙千里面臨大敵，一絲不亂，娓娓道來：「毛秋水臨終前，以此刀相贈，力數魯兄你十大罪，懇託沙某取你性命！」

「我知道了……」

雙方都好似成竹在胸，盡吐了胸中丘壑。

魯鐵山冷笑着，接道：「那麼，另有一位姑娘，又是何人？何以也要與魯某人作對？」

沙千里道：「那位姑娘姓雲名白姍，乃甘肅布政使雲宗堯之女，據說乃在找尋魯朋友你討回一件失去的東西！」

魯鐵山面色微微一變，單手按着椅把子，發出一陣低沉的嘿嘿笑聲。

他一雙眸子，向着前方火場看了一眼，冷冷的道：「這麼說，此刻屠殺我門人的，當是此女了！」

「你又說對了！」

魯鐵山一隻手探入懷內，摸出了一個漆木匣子，打開來，其內寶光閃燦，翠映眉梢。

他冷冷笑道：「那位雲姑娘的東西在此，多年來魯某人視為拱璧，其中一方，雖折為二，亦不失其名貴，魯某人願雙手奉還！」

沙千里心中一怔，表面上却不顯出，冷笑道：「魯兄當然是有條件的了！」

魯鐵山頻頻點頭，說道：「沙兄不愧智高一等，但不知可能為那位雲姑娘做主否？」

沙千里點點頭道：「雲姑娘之事……沙某勉可能做主！」

魯鐵山點頭笑道：「我想你也是作得主的！」

說到此，怒聲道：「要想收回這四塊翠，沙兄你先得接過魯某這一刀！」

沙千里奇道：「只一刀麼？」

魯鐵山哈哈一笑道：「不錯，只一刀，一刀已經足夠了！沙兄可願賜教？」

沙千里見他說話時，一雙眸子左傾右斜，雖是正面而視，越知其心機詭詐，對方既放言一招分勝負，當知他這一刀，勢必凌厲無比——

他料就此人之心機，間以兩者間之距離，部位作一揣測，心內已有了個大概！魯鐵山這時臉上益現殺機，手中翠已置於身前几上！

四隻眼睛，如同磁鐵引針般的對在了一起，雙方的手不約而同的也都握在了刀柄上！

空氣好像一下子膠住了，但只聞火場中劈劈拍拍的燃燒聲，叫囂聲……

這些聲音，漸漸也不為二人所聞！

雙方的手，都在戰抖着，俱都把不可思義的凌人巨力貫注於刀身之內。

這一刀該是何等盪人心弦的一刀！

這一刀又該是何等殘忍的一刀！

時機的成熟，常常是不可思義的那麼一剎那——只有功力火候臻於頂的人，才能觸發先機！

那一剎間的來臨——

雙方的勢子是那麼的猛烈，疾快，幾乎是同時同到，但只見一紅一白兩道眩目的奇光，幻化成一天異彩，刀光裏包裹着兩個人伸縮扭曲的人影，那等凌厲的一個滾翻，如龍戲珠，如鷄抱卵！

在閃爍的刀光下，白光似乎尖銳的刺開了紅光的韓幔，兩個人在即將落地的一瞬之間，交叉如夜蝙飛過。

雙方換了一個位置！

沙千里變為室內，魯鐵山變作室外！

彼此悵然相視——

一絲血光由魯鐵山錦緞衣上現出來，初時不過一現，即刻間如怒潮泉湧，爆開了大片血花。

魯鐵山不愧是天地間的一條硬漢！他用力的把手中一口紅毛刀死勁的插入泥土，竟然穩住了他勢必倒下的身子，他臨死不倒——

喉嚨裏發出沙啞的笑聲，只見他眉張目凌，唇掀齒現，他想要說什麼，却是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一條人影，如掠波之燕，飄然而至，極其美妙的落在了二人之間，現出來雲白姍妙曼的身影。她畧為顧視了一下，張惶的，投身室內！

「大哥——」他驚嚇的看向沙千里道：「你受傷了麼？」

沙千里木然的搖搖頭，抬手「嗆！」的一聲，收刀入鞘！却發出了一聲嘆息！

他慢慢伸手拿起了几上的木匣，遞向雲白姍，後者接過，匆匆打開，翠光一映，她立刻關上了匣蓋，揣入懷內！

沙千里這時已來到了魯鐵山面前。

雲白姍走近，看了看他的致命刀傷，驚道：「大哥好厲的刀烋！」

沙千里眸光微閃，道：「他不知道，他的刀只要再上抬一寸，我命休矣……實在難以令人相信，僅僅三年不見，他竟然練成了如此刀功，令人可佩！」

雲白姍由他手裏拔出了那口紅毛刀，魯鐵山猝失重心，噗通倒了下去。

「這口刀今後該是我的了！」

她拾起了地上的刀鞘，合刀插入！

夜風飄送着草木枯焦氣息，不知何時，燎原大火，已呈餘燼，只是股股狼煙在黝黑的天空裏，平添了幾柱白雲，凌晨的寒霜，不覺侵人秋衣，給人以「月落烏啼霜滿天」的無限感受。

（全文完）

新派武俠中篇連載

梟魅

單于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皇甫霏霏所受的蛇毒，得到金安藥鋪的女大夫治療，已告全愈，金安藥鋪中人上自女大夫，下至婢僕似均對君之楓不滿，君之楓只得偕皇甫霏霏離去，投宿鎮上客棧，午夜，君之楓獨往探金安藥鋪，路遇失散的劍痴和追風俠，乃偕往，抵埗後，值九頭梟到來尋仇，女大夫母女不敵，危難間，幸得君之楓出手，方免於難，九頭梟遷怒君之楓，施展生平絕技攻向君之楓，但終被君之楓斬去一臂逃去，中年女大夫急奔至君之楓身旁，深深的注視着他，她臉上的表情，很怪，很怪——

方離危險境　又陷死亡邊

中年婦人一瞬也不瞬的凝視了君之楓有好一片刻，才緩緩的拂了一禮，道：「少俠，你沒事吧？」

連忙欠身，君之楓微笑道：「托大夫的福，小可安然無恙。」

睜着兩眼，一旁的劍痴，突然滿臉驚異的說道：「噢！大夫，您不就是金蛾子嗎？」

一言甫落，有如鐵錘用力的擊在君之楓的心版上，他哦了一聲，脫口道：「大夫，您就是金蛾子？」

恍然大悟，追風俠道：「原來大夫就是鼎鼎大名的金蛾子，怪不得能醫癒皇甫姑娘的傷勢。」

似乎是更驚異，中年大夫訝聲道：「您怎認識老身？」

劍痴顯然是喜出望外，他連忙道：「大夫，您不記得了麼？二十一年前在鬼狐山腰有一個被『寒天霹靂手』打傷的人，你救了他，不是嗎？」

眨了眨眼，中年大夫尋思了一會，臉上漸漸現出恍悟之樣……

接着，劍痴說道：「那個人，就是在下。」

頓了一下，劍痴顯得激動的道：「當時大夫你把在下救治好之後，沒留下姓名便離去了，後經在下的打聽，才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金蛾子。」

仰着首，金蛾子望着黑漆的穹蒼，帶着些些的迷惘道：「二十一年，那麼長的日子，我幾乎要忘了呢。」

「是的，二十一年，那逝去的七千多個日子，我無時無刻不在尋找大夫你的下落。」劍痴居然也帶着感傷的口吻道：「二十一年來，大夫你那裏去了呢？」

靜靜的仰望着天空，似乎是勾起一段傷心事。

金蛾子一言不語的，她幾乎是像發了呆一樣……

她這舉動，叫在場之人一陣納悶……

紫衣少女步至她身旁，扶着她的臂膀道：「娘，你怎麼了？」

如夢初醒，金蛾子連道：「沒呀，沒呀。」

紫衣少女關注的道：「娘，你的傷口又流血了，我們進去好不？」

金蛾子連忙浮起笑容，道：「是了，我們竟然慢怠了幾位大俠。」

說着，朝劍痴打揖道：「恕老身失禮，慢了招呼諸位。」

語畢，擺手說了聲請。

於是君之楓隨着劍痴與追風俠跟後魚貫而入……

只留下家僕們在清理着那血污的「戰場」……

廳堂上，擺着豐盛的宴席，金蛾子和君之楓等人分賓主而坐。

席間，坐在金蛾子身旁的紫衣少女不時爲君之楓加酒添菜，使得君之楓有受寵若驚之感，此外，紫衣少女也頻頻望向君之楓，帶着歉然之意。

酒過三巡，追風俠放下箸杯道：「大夫，在下有幾個問題想向你請教。」

金蛾子連忙道：「嚴大俠，言重。」

輕咳了一聲，追風俠說道：「我們一直很奇怪，大夫，不，是令千金何以對我們……」

追風俠之意是想問紫衣少女何以對他們「不友善」，但一時之間却不知如何措詞，話落一半，便浮笑不語。

金蛾子當然能明白他的意思，連忙道：「說出來還請不見怪，我們一直懷疑你們是九頭梟派來臥底的呢。」

哦了一聲，追風俠欲言又止，顯然金蛾子的答覆並不能使他完全了解。

金蛾子接着道：「早在五天前，我們便接到九頭梟的挑戰書，言明五天之內必登門找我尋仇，所以你們突然的出現，不得不使我們起了戒心。九頭梟寫明在夜晚上門，所以五天來我在晚間是不看病。」

輕頷了一下首，君之楓接口問道：「那，大夫你爲什麼後來又答應爲我的朋友療傷呢？」

金蛾子凝視着他，笑着道：「我發現皇甫姑娘的傷勢很嚴重，並不是假冒。」

深感訝異，君之楓不自覺脫口道：「假冒的？」

頷了一下首，金蛾子歉然的笑了一下，道：「因爲我們懷疑你們是九頭梟派來探路的，所以也懷疑皇甫姑娘的傷勢。」

恍然的哦了一下，追風俠旋又道：「恕在下唐突，當時我覺得大夫早就看出皇甫姑娘的傷勢是眞的，但大夫你仍遲疑不願答應爲皇甫姑娘治傷，顯然大夫你是另有他因，不知在下說的對不對？」

笑着點頭，金蛾子道：「嚴大俠果眞是明眼人，老實說我本不願爲皇甫姑娘治傷的……」

語音一頓，目光轉向君之楓道：「我是被胡少俠感動的，事實上，換了別人，也是和我一樣，不是麼？一個人屈膝下跪，願盡龐大的錢財，以及委身人僕，我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有點訕訕的，君之楓知道金蛾子以爲皇甫霏霏是自己的情人，不是麼？金蛾子顯然是認爲自己在爲皇甫霏霏「賣命」。

追風俠並沒有注意到君之楓，接着說道：「但令千金却堅持反對，這是爲什麼呢？」

掉回目光，金蛾子道：「小女自幼便跟我從醫，對醫理亦頗能粗通，她知道皇甫姑娘的毒傷決非舉手便可醫好，如在我醫治皇甫姑娘的當時，九頭梟驟然找上門的話，我勢必不能應戰……」

擠了擠眉頭，劍痴不解的道：「爲什麼？」

淡淡一笑，金蛾子道：「理由很簡單，老身對毒傷的治法一向是『以毒攻毒』，在這期間，我是不能離開一步的。」

微微一頓，接着說道：「本來我是想沒有那麼巧，只不過第一天晚九頭梟那會上門？但那斯果眞就來了，斯時我正爲皇甫姑娘逼毒，根本不能應戰，小女與家僕們，自然不是他的敵手，那斯肆虐了一陣便離去……。」

一旁的紫衣少女接着道：「當時我確實很恨諸位大俠，因爲你們如果不登門求醫，我相信我娘一定能擊敗九頭梟，便不至於死了那麼的家丁了。」

金蛾子母女的一番解釋，使追風俠等人恍然大悟。

訕訕的笑了笑，紫衣少女道：「但事實證明是我錯了，如果那晚你們不來，家母與九頭梟應戰恐已遭不測了，再且今夜要不是胡大哥鼎力相助，金安藥舖必遭九頭梟屠滅。」

一頓，紫衣少女激動的站起來，朝君之楓恭禮道：「小女子唐突失禮之處，望諸位前輩海涵，援救之恩，謹受一拜！」

說着，紫衣少女恭謹的把腰彎下去。

君之楓三人連忙避席起立，一旁的劍痴連忙跨步攙扶紫衣少女，口中道：「姑娘快請起。」

衆人回座之後，君之楓含笑問道：「敢問大夫，在下曾表示願意爲大夫盡犬馬之勞，大夫你何以拒絕？」

深深凝注着他，金蛾子緩緩的道：「老身早在二十年即已退隱江湖，不問武林世事，並不想把武林恩怨，加諸在各位身上。」

大爲感動，君之楓道：「仁心俠骨，大夫你是當之無愧。」

淡淡一笑，金蛾子道：「胡少俠過獎了。」

頓了一下，金蛾子笑着接道：「事實上，我認爲自己足够對付九頭梟，勿庸勞駕諸位，另一方面，我委實想不到諸位，——尤其是胡少俠，武功的高超，令老身至今仍不敢相信哩！」

說着，深深的凝視着君之楓。

君之楓回笑道：「微末小技吧。」

嚅了嚅嘴，金蛾子正想開口，追風俠突然道：「敢問大夫和九頭梟那斯，有何仇隙？」

掉過目光，金蛾子輕歎一聲，緩緩道：「說來眞是一場天大的誤會，回顧二十年前，正值老身退避江湖的前夕，九頭梟和『美芙蓉』是當時的江湖情侶，兩人爲了研習一種武林失傳已久的武功，美芙蓉不愼走火入魔，而中上武林上罕見的『丹毒』……」

輕輕一頓，金蛾子無限感慨地接着道：「二十年前老身雖醫術名聞於天下，可是對丹毒的治法却無五成把握，九頭梟負着奄奄一息的美芙蓉前來懇求醫治，老身經不起他的哀哀乞求，遂答應嘗試救治美芙蓉……

「然事與願違，美芙蓉在老身的以毒攻毒法，不到片刻工夫，反加速結束了她的寶貴生命……」

說至此，金蛾子一聲浩歎，滿臉遺憾與無奈之色，她停了一會才接着又道：「本來，在着手醫治美芙蓉以前，老身便告訴九頭梟有兩種可能：一是馬上復癒，一是馬上死亡，請他愼重考慮，當時九頭梟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他對老身抱着無窮的希望，他毫不考慮的便催促老身爲美芙蓉逼毒，就在他的首肯之下，老身才敢大胆的醫治美芙蓉。可是，一旦失手，美芙蓉死亡之時，九頭梟在傷心過度之下，竟然指責老身救治不力，繼而出手向老身攻擊。

「當時的九頭梟武功平平，況且適時悲慟失神，實非老身敵手，不過幾個回合，九頭梟便已繳械，老身和他無冤無仇，當然沒有殺他，於是，他抱着美芙蓉的屍體，留下他二十年後找我的話語，痛哭而去！」

金蛾子說完，又是一聲歎息，感傷不已。

衆人屏息聽完之後，默默無言，顯然九頭梟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

舐了舐唇角，君之楓道：「大夫你是問心無愧，九頭梟那斯太不明事理了！」

淡淡一笑，金蛾子撥回目光，說道：「他是可憐的，天底下最可憐的人，莫過於失去自己所愛的人，不是嗎？比方皇甫姑娘如不治，君少俠是否也和九頭梟一樣呢？」

一怔，君之楓壓根兒料不到金蛾子有此一問，忡怔了一會，正欲打話，金蛾子已笑着說道：「打個比方吧，胡少俠別當眞。」

說着，定住兩隻眼睛往君之楓臉上盯，那副神情怪怪的，很複雜，彷彿喜怒哀樂都包含了在裏頭，但又叫人很難分辨，也很難查覺，她那副神情只不過一下子，又恢復了自然神色，緩緩的，她道：「胡少俠，你，眞姓胡？」

心中猛然一跳，君之楓突然站了起來，張口道：「大夫，你，你認識在下？」

金蛾子突如其來的一問，以及君之楓天塌下般的一答，引得在場諸人猛是一楞，尤其是紫衣少女睜着兩眸，吃驚的望着君之楓……

金蛾子那怪異的神情又湧浮起來，但立刻又消失，眨了一下眼，金蛾子帶着慣有的微笑，淡淡道：「胡少俠，恕老身不能明白你的意思……」

哦了一聲，君之楓仍然站立着，他顯得很急的道：「大夫爲什麼問我眞姓胡？在下事實上並不姓胡，大夫你難道就認識在下，早就知道在下不姓胡？」

微微蹙起眉頭，金蛾子搖了搖頭道：「不，胡少俠你誤會老身的意思了，老身並不認識你啊……」

不等她說完，君之楓急急插口道：「那大夫你爲何懷疑在下姓胡呢？」

猛是一窒，金蛾子似乎被君之楓反問得無以作答，她微張着口，停了半晌，才道：「老身不過胡亂猜猜吧！」

眉結深鎖，君之楓依然站着，顯然他並不能滿意金蛾子的回答……

金蛾子見狀，只得說道：「胡少俠，你是多心了。老身如果認識你，爲什麼要隱瞞呢。」

是呀，她有什麼理由要隱瞞呢？——君之楓私忖着。頗覺有理，便道：「在下唐突失禮，請見諒。」

說着，朝金蛾子抱了一下拳，方才回座。

金蛾子說了聲那裏，道：「其實老身之所以猜胡少俠不姓胡，是因爲胡少俠你那把兵器……」

甫方落座的身子猛又是立了起來，君之楓滿臉緊張神色的道：「大夫，你說在下的兵器怎樣？」

見他樣子，金蛾子忙笑道：「胡少俠，有話坐下好說。」

倏覺莽撞，君之楓微燙着兩頰，訕訕的坐回椅上……

金蛾子等他坐定之後，方才啓口道：「胡少俠，你的兵器能否借老身一看？」

一顆心忐忑的跳着，君之楓連忙從懷中掏出了「一刹刀」，恭敬的遞交給金蛾子。

金蛾子伸出雙手去接，她顯得很小心翼翼的樣子，當她把一刹刃奉至胸前之時，臉上倏然又昇起方才那股怪異的表情，而且它持久着，並沒有像方才那般快消失去，顯然她是克制不住了！

她低垂着頭，雙手緊緊的握着那把劍，握得很用力，以致於雙手在微微的顫抖着……

除了君之楓，追風俠，劍痴和紫衣少女都可以很淸楚的看到金蛾子臉上的表情在急劇的變幻着，嘴唇在微顫，呼吸也微顯得急促……

衆人不覺被她這怪異的舉動，感到迷惑不解……

君之楓看不見當然是不知道的了，他端坐着，他抱着滿懷的熱望——他期望能從那把劍上知道些自己的來歷，那怕是一滴，一點！

金蛾子把低垂的頭，微微仰起，却見她兩眸不知甚麼時候包含了兩眸滿滿的淚水！

滿腔的迷惑轉爲一汪子的驚異，紫衣少女連忙起身扶着金蛾子的香肩，詫聲道：「娘，妳怎麼了？」

哦了一聲，金蛾子如夢初醒，慌忙俯首拭去眼淚，吃吃的說道：「沒有，沒有甚麼……」

說着，金蛾子捂着左臂的傷口，連聲道：「傷口痛……痛得緊……」

「女兒拿藥去！」

紫衣少女慌忙離座，稍會已拿着藥箱子上來……

金蛾子却道：「慧兒，疼痛過了，藥箱且擱着。」

紫衣少女雖感莫名其妙，仍恭應一聲，把藥箱放在一旁，然後坐回席上……她此刻已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追風俠和劍痴似乎腦筋一下也轉不過來，他們不能明白金蛾子是怎一回事兒：

君之楓不用說了，他當眞以爲金蛾子是傷口發痛。

經過這麼一陣子，金蛾子似乎已平靜下來，她緩緩的，深深的吸吐了一口氣，然後微顫着語音道：「胡少俠，你爲甚麼用假姓名呢？」

君之楓連忙把自己被皇甫霏霏救起的情形一五一十的道出……

紫衣少女聽來自是感到很驚異，他萬想不到君之楓連自己是誰也不知道，她怔怔的望着他……

金蛾子雖也凝聽，但表現却很平淡，她彷彿在沉思，沉思……

君之楓說完之後，恭聲問道：「敢問大夫，是否認識此劍？」

垂着眼光，金蛾子緩緩的搖了一下頭，生硬的道：「不認得。」

如被澆了一盆冷水，君之楓急道：「大夫你不是說……？」

不待他說完，金蛾子淡淡的道：「方才少俠和九頭梟決鬥時，亮出的兵器老身感到眼熟，以爲是從前一位朋友的，所以懷疑少俠不姓胡，但現在細看此劍却發現不是……」

「噢……」好不失望，君之楓悵然呆立着……

金蛾子把一刹刃緩緩的送到君之楓前面，她那雙手依然在微微抖着，輕聲道：「這把劍是稀世罕物，少俠必須珍惜，而且此劍見血封喉，霸道非常，不可濫殺無辜。」

君之楓恭敬的接回劍，放回懷中，抱拳道：「謹誌大夫訓言。」

語畢回座。君之楓激盪亂迷的心情被一股濃濃的失望包圍住了，他滿以爲金蛾子能爲自己的身世提供一點蛛絲馬跡……他默默的……

金蛾子微垂着眸光，她顯然是盡力的在平息自己——臉上的那怪怪表情……

劍痴，追風俠以及慧兒像是被隔開了似的，壓根兒沾不着邊，楞楞的，好大子的忡怔……

氣氛突然的直降下來——好悶！

還是慧兒靈巧，她及時的爲劍痴等人斟滿酒杯，嫣然一笑，嬌聲道：「諸位大俠，在下爲表日來的歉意自罰一杯。」

說着，舉杯過額，一飲而盡……

劍痴等人連忙說聲那裏，也乾盡杯中酒。

慧兒顯然不善飲，一杯落肚，本是花也似的面容，倏地嬌艷粉紅，添加無限美麗，她美目流盼，爲衆人斟滿了酒之後，美眸凝看着君之楓，輕啓櫻唇，嬌聲道：「胡大俠，在下祝你早日康復。」

君之楓暫時拋開愁緒，展顏回道：「謝謝姑娘美意關懷。」

追風俠挾着塊肉吃，轉向金蛾子道：「大夫神醫奇術，是否能治好胡少俠，還其本來面目？」

金蛾子輕抬螓首，眼睛裏仍存留着一些怪異神情，她速捷的瞥了一下君之楓，緩緩的道：「老身願盡力而爲。」

劍痴接口說道：「大夫，一切仰靠你了。」

淡淡一笑，金蛾子道：「言重矣！諸位豪傑爲老身退却強敵，救我母女免於一死，只要老身能回報諸位萬一，縱是赴湯蹈火，義不辭也！」

君之楓欣喜若狂，連忙起身躬身抱拳道：「謝大夫再造之德！」

金蛾子凝視着他，緩聲道：「老身份內所爲。」

君之楓復坐之後，金蛾子移動了一下身子道：「少俠所負之傷非一般之外疾內病，所需時間可能要很長。」

君之楓激動的道：「那怕是十年，八年，在下都能等。」

金蛾子自然能了解君之楓的心情，她道：「少俠請放心，時間不會那麼長的，只要少俠你能安心接受治療。」

君之楓言謝不已，他此時的心情不難想像，一旦能在黑暗中回復到光明，豈止僅是「高興」兩個字能形容得了他？

君之楓努力抑住心中的興奮和狂喜，他覺得自己彷彿是在夢中——失明，失憶，被救，皇甫安被殺，皇甫霏霏的被傷以及被救，邂逅劍痴和追風俠，乃至於眼前的金蛾子，這些過程是費盡了千辛萬苦，又彷彿是不費吹灰之力，他深信自己即將重見光明，恢復記憶，這一切，就好像是一場夢啊！

此時更鼓已經五更了，鷄鳴拂曉，君之楓掛念客棧中的皇甫霏霏，深怕她醒來見不到自己而驚慌，他不忍再讓她受到任何的驚嚇，三天來，他已深深的感到自己不能離開皇甫霏霏，否則她會感到徬徨無助的。

於是君之楓起身抱拳說明辭意。

金蛾子連忙道：「何需勞動少俠。」說着轉首向紫衣少女道：「慧兒，妳去接皇甫姑娘。」

君之楓忙道：「小可自個去好了，那敢勞動令千金？」

但慧兒已很靈精的向衆人抱了一下拳，說聲請，離席而去……

君之楓只得作吧，坐回原位。

金蛾子喝了口酒，望着君之楓道：「胡少俠，你是否愛皇甫霏霏？」

猛地一怔，君之楓壓根兒想不到會有如此「露骨」的一問，他簡直不知道要怎麼回答？他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停頓了有一下子，輕揚了一下眉梢，君之楓微笑着道：「大夫，我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問題讓我回答。」

「好利的嘴啊。」金蛾子心中如此笑忖着，口中却輕說道：「少俠，恕老身唐突，老身只是感到皇甫姑娘是個好姑娘，你愛她會幸福的。」

輕聲笑了一下，老實說君之楓對這個問題有些不樂意，他奇怪金蛾子怎地一再說自己愛皇甫霏霏？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呢？

按捺着心中的狐疑和些許的不快，君之楓作笑道：「不瞞大夫說，小可現在所能和所願意想的只是如何使自己找回兩隻眼睛和一個腦瓜子。」

如此一說，金蛾子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她驚異君之楓的口舌和他的刀鋒一樣——使人閃避。她禁不住細細的瞧了他一下，她發現他確實深具才華。

掉回目光，金蛾子道：「老身深信能治愈少俠。」

正說着，門外走進一下人，朝金蛾子彎身道：「啓報主母，門外有一獵人身受重傷，懇求醫治。」

金蛾子連忙起身向衆人抱了一拳，隨着下人去了……

君之楓和劍痴追風俠依然留在堂上。

君之楓想到自己即將恢復光明，喜從中來，又想設無劍痴和追風俠，自己那能如此輕易就找到金蛾子呢？一陣感激，君之楓起身抱拳，激動的說道：「兩位大俠，對在下的援助，在下永名肺腑，沒齒難忘……」

一把按住肩胛，追風俠把他壓了下來，呀聲道：「唉呀，怎麼一下子又變得如此婆媽的？」

劍痴提起酒壺，灌滿主人的杯子揚杯道：「別的甚麼都不要說，再說，就不是他娘生的，來，老弟，爲你，我，他乾一杯！」

說着一幌酒杯，已滴點不剩，追風俠也一仰頸子，香個精光，君之楓自也得把那杯滿滿的酒伴着滿滿的感激，敬慕和仰愛一齊喝了下去！

正當痛飲，慧兒突然急竄了進來——

只見她香汗淋淋，嬌喘連連，跑得上氣接不到下氣，她帶着起伏如浪的胸口，滿臉驚慌道：「胡，胡少俠……事情不好啦！」

衆人早就被嚇了一跳，不約而同的起身目視，異口同聲的問道：「姑娘，怎麼了？」

喘了喘氣，慧兒稍稍平息了下來，從懷裏取出一張紙片，急道：「糟啦，皇甫姑娘被抓走了！」

「什麼？」

君之楓如雷擊胸，駭然失色！

慧兒把那張紙片遞給劍痴，道：「我趕到的時候，房中空空如也，凌亂異常，不見皇甫姑娘，但祗見桌上留有這一張字條……」

劍痴望了一下字條，猛地撕成碎片，咬牙道：「是六鬼神幹的！」

「六鬼神？」鎭定心神，一股殺氣抹上眉梢，君之楓切齒道：「狗養的！」

劍痴怒形於色，吐了一口氣道：「他要我們到三水鎭要人，我們去！」

追風俠接口道：「走！」

挑了挑劍眉，君之楓向慧兒道：「來不及向大夫辭行，煩請姑娘轉告一聲。」

說着，隨着追風俠身後步步出堂門。

慧兒跟着出來道：「讓在下和大俠一塊去救皇甫姑娘。」

劍痴疾步走着，回口道：「殺雞焉用牛刀？何用勞駕姑娘！」

步出天井，一彈身子，劍痴已投身白茫的霧色裏；追風俠趕忙拉起君之楓躍過庭院的屋宇……

慧兒趕忙張口道：「胡少俠，救出皇甫姑娘馬上趕回醫治你的雙眼。」

「那自然是了！」聲音去得很遠了。

一扭纖腰慧兒躍上屋頂，但祗見三點黑影迅卽的消失在她的眼簾裏。她站立着，若有所失似的，直至冷風吹得她打了一個哆嗦，她方躍下地來……

花開兩朶，話分兩頭——

君之楓一行人賣勁腳力直奔三水鎭，三人憂心如焚，俱展開八成以上的上乘輕功，但祗見一會工夫，他們已把金安藥舖拋得老遠老遠了。

此時天正方亮，深秋的黎明不僅仍被一撮黑暗滲雜，而且被一股子濃濃的晨霧籠罩，欲暗欲明……

一路上，劍痴居前，追風俠居次，君之楓緊握着追風俠的手殿後，成一直綫的飛奔着，誰也沒有開口……

拐了一個彎，追風俠首先開腔：「他娘的，六鬼神不要命了，竟敢刼走皇甫姑娘！」

劍痴抹了一下額角，接口道：「但願皇甫姑娘安然無恙。」

君之楓心中的憂急是不用說了，他默默的，他祗希望能儘快趕到三水鎭救出皇甫霏霏，他暗暗祈禱着……

路開始崎嶇起來了，兩旁不再是平地再拐一個彎，他們已經邁上一個小山丘。

山丘雖不高，但路却不好走，怪石嶙峋，蜿蜒曲折，而且兩旁盡是叢林怪石，幸好天也大半亮了，才不致於使他們感到吃力；深秋的早上帶着嚴冬似的冷風刮着，但他們的鼻尖却隱隱現着汗珠兒。

眨眼越過了山丘，但繼而之的却是一座聳入雲霄的高山，使得他們暗暗叫苦。

山坡不僅陡而且長，再且山路又狹又崎嶇，三人之中，除了君之楓在金安藥舖有小睡一下之外，劍痴和追風俠俱皆三日來無一刻小眠，而且還經歷了奔波、斷殺打鬥，眞眞苦死也！

正爬上了半山腰，三個人正想休憩一會——

忽地前頭傳來一陣陰惻惻的桀聲：「朋友，我們弟兄在此等候多時了！」

心頭又是一跳，三人立卽停下身形。

祗見前頭三丈拐角處立着三條人影。

喘了一下氣，劍痴正想開口喝問，忽覺身後有異，轉首一望，林裏正緩緩走出三人來。

說笨也不笨，追風俠一看是六個人，連忙張口喝問：「是六鬼神嗎？」

「哈哈……！」前頭一人忽地仰首大笑！

「住口！」本就是滿肚子火，劍痴那堪他如此笑？猛地大喝道：「笑你娘的頭！再笑，老子敲掉你他娘的門牙，叫你他媽的哼都哼不出來！」

停住笑聲，前頭的人緩緩走近來，約莫五尺地方停了下來；此時後方的人也在三四尺的地方停住，正好是前後包圍。

劍痴一看瞄頭不對，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連忙叫追風俠和君之楓站開，成一防守式的小三角形。

劍痴和追風俠已可以很清楚的打量對方了——

但祗見有大鬍子、大胖子、瘦排骨、死臉板和身纏長鞭的，更還有缺眼、欠耳、少鼻和無唇的人，當他們看到最後一名身負一條又粗又黑的大蟒蛇時，他們已可以毫無疑問的確定他們便是自己要找的「六鬼神」了！

三人心中一陣快樂，正好找上，免得再麻煩跑來跑去。

追風俠睜眼喝道：「你們這批牛鬼蛇神，正好自己送上門來，省得爺東跑西跳，太好了！」

一頓，追風俠暴光一射，伸手指道：「皇甫姑娘你們拿她怎樣了？」

「嘿嘿！」冷冷一笑，黑鬍子顯然是居中老大，方才笑的是他，現在開口的也是他，祇見他捻了捻如猪毛的大鬍子，皮笑肉不笑道：「還用說嗎？早樂死了！」

其餘五人彷彿應聲虫似的，黑鬍子話音甫落，他們便揚起一陣刺耳穢音髒笑！

早就一陣怒火燃燒，君之楓那能再忍受得了？但見他滿臉殺氣，寒聲道：「盜亦有道的，有種的，交出人來，咱放手一拚生死！」

瞧了瞧他，黑鬍子身旁那胖胖的「不倒翁」發現君之楓果眞是瞎子，驚異非常的道：「這位小哥，憑你這個瞎子就是幹掉我朋友的人？」

咬了一咬牙，君之楓寒笑道：「一點也不錯，你閣下要是不相信，少爺或許願意使你閣下尊腦搬家，證明給你看呢。」

「那太好了！」

搓手一笑，不倒翁頰上那兩團肉直幌不止，他眯眼道：「你尊駕若能交還我朋友來，在下自也是還你公道，交你人。」

冷哼一聲，君之楓道：「寃有頭，債有主，一切儘管衝着少爺來，欺負一個孤單弱女，也配在江湖上稱神道鬼麼？」

「好說，好說！」站在黑鬍子左邊的老三「奪命鞭」桀桀一笑，道：「爺就是吊你這個寃大頭出來。」

「操你他媽的格老子！」追風俠就一把火了，祇見他暴然大喝，嗆一聲，長劍出鞘，劍尖一跳，對着一直瞄得他發火的「鐵面狼君」就是一劍！

老早就躍躍欲動的劍痴一見追風俠動手，那敢再怠慢？祇見他「呀喝」一聲，一劍就朝不倒翁胖嘟嘟的「肉包」劈去！

君之楓自然是不能袖手旁觀，雙手一揚，攔腰斬向奪命鞭！

似是料不到對方會猝然採取主動功勢，六鬼神忙不迭向旁縱去！

那能放鬆？追風俠和劍痴得理不饒人，放身撲去，猛攻猛打，咄咄逼人！

鐵面狼君和不倒翁自是非等閒之輩，在劍痴和追風俠的猛攻下，很快的站穩脚陣，從容反攻。

奪命鞭已在三水鎭領教過君之楓，深知君之楓雖是個瞎子却不是好惹之物！君之楓一出手，他便疾步跳開，解下腰間長鞭，猛刷君之楓……

君之楓心存戰兢，眼不能視物，地形又生疏，不敢自恃武功高強，放手殺開，只是在原地與奪命鞭週旋……

於是乎，六鬼神中的三鬼神——不倒翁、奪命鞭、鐵面狼君便和君之楓等人幹開了；其餘的三鬼神——黑鬍子、半片人和蛇怪在一旁虎視眈眈。

六鬼神雖然是有備而來，以逸待勞，但却不敢仗着人多勢衆，而掉以輕心，因爲他們已知道君之楓是名難纏的人物，更何況再加上劍痴和追風俠兩名高手？是以，六鬼神打的人穩紮穩打，看的人也「穩紮穩看」，一點也不敢大意也。

追風俠和劍痴是怒極而攻，是以憑着他們那股狂勁却一直把名聞江湖的不倒翁和鐵面狼君逼在下風……。

鐵面狼君被逼得肝火大動，大喝道：「你他媽的是誰？」

長劍一揮，追風俠差點把對方的肚皮開了一口洞，樂得哈哈大笑道：「你他媽的聽着，大爺追風俠是也！」

「原來是你這個瘋子！」

在旁的不倒翁恍然大悟，也對劍痴問道：「那你就是他媽的老癲子劍痴喇？」

「一點也不錯！」劍痴長劍一揚，把不倒翁逼退了兩步，咧嘴大笑道：「既知爺名，還不快受縛？」

扭身一旋，不倒翁跳了開去，奪命鞭和鐵面狼君一見，也雙雙豁開，於是乎，打鬥暫時停頓了下來……

劍痴和追風俠正打得興起，一見對方停下來，大惑不解，劍痴道：「你是否願交人？」

追風俠得意忘形的道：「既知我追風俠劍痴大名，快快放人來，道個歉，賠個不是，大爺或許會顧念上天好生之德，大發慈悲，對你們網開一面饒你們不死！」

「嘿嘿！」

不倒翁聳肩笑起來笑得臉頰上那兩團肉左右亂七八糟的幌起來；他雖胖，但笑起却一點也不讓人家有慈祥可親的感覺，祇有陰險、奸詐和詭譎。他眯了一下眼，腆着大肚子，笑裏藏刀道：「老瘋癲，咱弟兄一向不曾得罪你老人家，可說是河水不犯井水，這小子殺了我三位好友，俺爲友報仇乃名言正順，他是你的什麼人？甘冒大不韙來開罪我弟兄們？犯不着嘛！對不？」

「去你娘的，少操舌……」追風俠一邊罵着，一邊就要動手。

「慢着！」劍痴連忙拉住他，說他傻，却又是老謀深算。他摸着下頷，沉吟着道：「說得是。咱無寃無仇，何苦來由，拚個死活？」

心中猛地一跳，君之楓料不到劍痴會說出這等話……

劍痴接着道：「這樣吧，你把人交出來，老子抽腿便走，兩不相干，好不？」

「哈哈哈哈。」

一陣長笑，黑鬍子站了起出來，雙眼睨了劍痴一眼，桀聲道：「老瘋子，說你瘋，却不瘋啊！你把我們弟兄，看成吃什麼長大的？豆腐？饅頭？把老子當三歲小孩童？」

說着又一陣笑……

追風俠似乎頂討厭人家這樣笑，他大口一張，喝道：「笑，笑你家死了人！」

冷哼一聲，黑鬍子瞪了他一眼，隱隱露出一股子殺氣，他轉向劍痴道：「老頭子，這樣好了，待老子把小孩子幹掉之後，才還你人，如何？」

怒哼一聲，劍痴斷然地說道：「辦不到！」

嘿笑一聲，不倒翁冷笑道：「本來就是辦不到的事情。糟老頭，老實對你說吧，不要把你自家的骨頭秤得太重，憑你談條件還太早哪，爺願意讓你有考慮的機會，實在是對你太客氣囉！」

說着轉首，向黑鬍子施了一個詢問的眼色……

黑鬍子嘴角含着一抹詭笑，點了一下頭！

就在他一點頭之際，六鬼神便突地蜂湧而上，同時發難！

這，便是六鬼神的一貫技倆。每當他們發現對手太硬時，便會來這招以衆擊寡，以多吃少和猝然發動攻擊！

他們早有默契，兩人一組吃上一個，但祇見黑鬍子和半片人撲向君之楓，不倒翁和蛇怪撲向追風俠，鐵面狼君和奪命鞭撲向劍痴！

料不到說打就打，君之楓，追風俠和劍痴竟也被逼得手忙脚亂！

六鬼神的聯手威力竟也很大，而且個個也都已亮出了兵器，顯示着誅死對方的決心！

在三水鎭的時候，六鬼神不僅讓君之楓跑去，而且還吃了君之楓不少虧，是以他再也不敢掉以輕心，個個全力以赴，勢在必得！

君之楓和追風俠，劍痴祇感壓力陡地一重，而且很快的便被隔了開來，不能彼此互爲呼應。

很顯然的，他們已屈居下風。

君之楓雖說武功高強，但種種的客觀因素對他大不利，任他三頭六臂如何了不得，也是莫可奈何！他在黑鬍子和半片人的夾擊之下，也祇能堪堪自保。

黑鬍子那把金刀舞得呼呼生响，有聲有色，而半片人那枝奇形怪狀的枴杖刀，更是詭異絕倫，令人防不勝防。兩人的武功路子極爲配合，一攻一守，一搭一牽，招招攻向君之楓的要害，不過一下子，竟也把君之楓逼得團團轉。……

劍痴的情況也不會比他好到那裏去，他顯然是太累了，顧着鐵面狼君，却又顧不了奪命鞭，顧頭不能顧尾，看左不能看右，他簡直是疲於奔命……

追風俠顯然是糟透了，單就是蛇怪的那條大蟒蛇便把他追得昏頭轉向，何況再加上一個不倒翁？

戰局就這樣持續下去，而君之楓們始終無法扭轉大局，一直處於捱打局面……

至少有六十招過去了。

已是到了極限，君之楓、劍痴和追風俠已漸呈不支，險象叢生……

六鬼神武功的高强、詭異，是超乎了君之楓們原先的意料；事實上如果不是他們這幾天來馬不停蹄的奔波、厮殺，而致過份透支功力，鹿死誰手，尙難知哩！

已經是很明顯的了，追風俠看到苗頭不妙，大勢已去，疾聲大呼道：「好漢不吃眼前虧，老弟，咱走爲上策吧？」

忽忽閃開奪命鞭的鞭梢，劍痴一抹汗水，也大聲道：「老弟，點子太硬了，咱不如敗走以圖後日！」

讓過黑鬍子的刀鋒，君之楓也大聲回道：「咱走吧！」

君之楓話語一落，追風俠已應聲飛起，躍向君之楓。

顯然他是想帶君之楓一塊走……。

「說走就走，咱這又不是窰子館，那有這麼容易呀！」

話落人起，不倒翁眼明手快，似乎早就看透追風俠的企圖，他不等追風俠靠近君之楓，一聲冷笑，已搶前攔住追風俠的去路！短矛一頓，對準追風俠的心窩狠狠的戳去！

猛地一驚，追風俠忙不迭單脚一旋，不管三七二十一，往旁尋了一個空隙，低着頭便撲開去！

嘴角含着一抹打落水狗的詭笑，蛇怪冷哼一聲，大蟒蛇當頭一旋，刷一聲，直捲向追風俠的腰際，口中嘿嘿冷道：「是時候了，該上路啦！」

又羞又怒，更驚更駭，追風俠連第二個念頭都不能有，他祇能加足勁力，把撲去的身形更加快速的撲開！

饒是如此，他顯然仍嫌慢了一點，但祇見那顆斗大的蛇頭，電迅的噬向他的後腰！

「哎唷！」一聲淒厲的慘叫自追風俠的口中嘶出，他急拋的身子噴起一道紅艷艷的血光！

後腰那股如針似炙的噬痛，已使他無法控制自己踉蹌的脚步，一個拿不穩，叭！一聲大响，追風俠悶哼一聲，已結結實實的摔跌了出去！

一咬牙，追風俠奮力一掙，旋腰一挺，一個鯉躍龍門，把身子站了起來！

「嗯哼！」又是一聲悶哼，追風俠祇覺腰脊那股疼痛如噬骨般的蔓延開來，痛得他再叫嗦，直踉蹌！

用力一甩頭，追風俠猛咬舌頭，勉强的鎭定下來……

他此刻看起來是太狼狽了！髮鬢蓬鬆，滿臉的汗水拌着大把的塵埃，一副灰頭土臉；腰際已被血染紅了一大片，蛇毒顯然是太毒了，他痛苦難堪，他扭曲着臉孔，他抽搐着嘴角……

劍痴首先發現他受創，一陣暴怒，劍痴怒嘯一聲，長劍拚足力道向長面狼君掄去！

劍痴這招怒極而發，却也頗具威力，鐵面狼君被他摒退了兩步，一見機不可失，劍痴陡地單脚一點，驀然飛向追風俠！

顯然他是想救駕追風俠。

「嘿！朋友，您知道什麼叫泥菩薩過河嗎？」一聲冷笑，奪命鞭話起鞭落，已然捲向劍痴在半空中的身子！

完全沒有他躲閃的餘地，待劍痴警覺之時，已感脚下一陣痺痛！

「哎！」

一聲短號，劍痴在奪命鞭的用力一扯之下，整個身子失去了重心直飛了出去！

叭！又是一聲大响，捲起一片塵揚，劍痴偌大的身軀着實摔在地上！

他幾乎暈厥了過去，這一摔，摔得很實心，差點就沒被摔得五臟走位！他一咬牙，便想起身，可是奪命鞭那條要命的長鞭却死纏他的雙脚！所以劍痴剛一起來，奪命鞭冷笑一聲，用力一扯鞭子，劍痴猛又一個倒栽葱！

「哈哈……！」一陣長笑，奪命鞭那平庸的臉板泛起一股殘酷、暴戾，他乾脆就拖着劍痴的身軀猛跑！

一陣皮膚的刺痛，使得劍痴怒火焚燒！他猛睜着眼，提起手中的長劍就要射向奪命鞭！

「老瘋子，有爺在哪！」

死白陰森的臉孔含着一抹奸笑，一旁的鐵面狼君一個箭步趕上長劍狠狠一揮！

「哇啊——！」

一聲凄長的慘叫！

頓見刀光落處，劍痴那隻握着劍的右手已是血淋淋的噴飛而起！

「老傢伙！」正暈暈迷迷的追風俠一見此景，目眦欲裂，肝胆猛縮，他暴叫一聲，猛然撲向鐵面狼君！

「你也一塊去吧！」

嘿嘿笑着，蛇怪一甩大蟒蛇，呟一聲那條大蟒的利齒正好噬住追風俠的喉嚨！

「啊哇！——」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嗥吼驟地掀起！

追風俠大張着嘴，也圓睜着眸子；整張嘴吐滿了令人心驚的血水，兩顆眼球突了出來，也幾乎冒出了血，他猛然丟棄手中的劍，兩手用力抓住蛇頭……

顯然他是想扳開蛇頭，那噬痛太痛苦了！然而那大蟒蛇却是硬不鬆口，那四隻白森森的毒牙，深深的噬進他的喉嚨裏！

一切一切是太令人措手不及了！君之楓雖早知道追風俠不妙，無奈被黑鬍子和半片人死死纏着，他自保已是很難了，那能再給別人援手？

唉嗥漸漸低下來了，追風俠無力的鬆下兩手，他翻了翻眼，嘆一聲跌仆地下！

蛇怪收回大蟒蛇，但祗見追風俠已嚥過氣去，全身烏黑而死！不惟如此，他身上的血竟然也被大蟒蛇吸得一乾二淨，渾身乾癟癟，慘不忍睹！

話說劍痴已被奪命鞭拖得皮飛肉綻，血肉糢糊，他已痛得要暈死過去……。

奪命鞭帶着貓戲老鼠的笑聲，在方丈裏打轉，似乎拖得很起勁，他殘忍的笑着道：「老瘋子，看你還瘋不瘋哟？」

痛苦中，劍痴勉勉强强的睜開眼，他看到自己血流如注的右臂，他看到自己全身浴血……

鐵面狼君長劍歸鞘，叉手站在一旁，笑謔道：「老瘋子，叫聲爹便饒了你。」

咬着牙，劍痴迸出力氣喊道：「老弟！快……快逃啊！……記……得好爲……我們……報仇！」

仇字一落，劍痴猛地張口自斷舌根！

但見一股血箭自他嘴中激噴而去，劍痴連哼也沒哼，已解脫痛苦矣！

但他死不瞑目，兩目圓睜，含有太多太多的不甘、不甘、不甘哪！

「老骨頭却是挺硬的哪！」

一點憐恤也沒有，奪命鞭收回長鞭，望着劍痴的死狀，聳了一下肩，淡淡的自道，彷彿那人並不是他殺的。

君之楓幾乎要發狂了！他知道追風俠和劍痴已爲他死去，他漲紅了臉，那代表着憤怒！他使勁的使着他的「大辣手」，他歇斯底里的喊着：「你們安心的去吧！我一定爲你們報仇！報仇！」

「哈哈！報仇？算了吧！下輩子轉過世爲你自己報仇吧！」黑鬍子冷冷一笑，刀鋒劈向君之楓的腰眼，冷道。

君之楓幾乎要失去了理智，他怒嘯一聲，單手探懷，一道暴光激射而出！

衆人祇覺眼前猛地一亮，不期然的閉了一下眼！

「哎！他娘的！」一聲痛叫，黑鬍子祇感一閉眼當中，左肩一麻、一涼，已是一片血涔涔，驚得急忙抽身暴退！

君之楓早就想亮出「一剎刃」，但一直苦於沒有出手的機會，現在一旦亮出一剎刃，他那甘就此罷休？他急急撲向猛退的黑鬍子！

可是他不過一動身，背後倏地一陣麻痛！奪命鞭已賞了他一鞭，但見這一鞭鞭得君之楓皮血隨着衣屑紛飛！

六鬼神早就對君之楓存有戒心，他們驚駭君之楓能空手敵住黑鬍子和半片人的聯攻，所以一旦君之楓亮出兵器，他們更加謹愼提防了！而君之楓能一劍刺中黑鬍子的肩胛，也算是君之楓走足運道，因爲他們料不到君之楓的兵器竟能使人「閉眼」。可是這樣一來，反而更使六鬼神堅定加速殺死君之楓的決心。

所以奪命鞭一看苗頭不太對，不管三七二十一，悶聲不哼就是一鞭！

其餘也雙雙加入了戰圈……

「狗小子，你橫豎是一死，何不自了了斷，賺個乾脆，省了麻煩！」

半片人一見老大負傷，怒不可遏，拐杖刀一旋，遞出了半招，方開口打話。

猛然一驚，君之楓正想躲開，顯是慢了一點，半片人的刀鋒已切去他左肋約莫兩分少一點的一塊肉，激起一小片血光！

君之楓心知大勢已去，戀戰徒然賠上自己的生命吧，决不能有所作爲，三十六計走爲上策，留得靑山在，那怕沒柴燒？

念頭迅轉，君之楓傲嘯一聲，猛力一縱，拔身而去！

然而不倒翁似乎早就洞穿他的心思，就在君之楓一躍身之際，他也跟着躍起，他得意的笑道：「加上你，才算是一命抵一命哪！」落話之際，那支銳利的短矛已刺進君之楓的大股！

「哇！」痛叫一聲，君之楓急飛的身子疾栽了下去！但他一落地，猛又是一彈，再度直躍而起！

可是他方向拿錯，他竟往斷崖撲去！

「哇——！」一聲長長的哇叫，君之楓整個身影已投入了深不見底的崖谷下！

六鬼神諸人趕忙立在崖邊往下看，但祗見一片濃霧迷漫，什麼也看不到……

「這小子掉下萬丈深谷，準死無疑，怕是屍首也找不到了！」捂着血涔涔的肩胛，黑鬍子得意的笑着說。

不倒翁撕下一塊衣襟，爲黑鬍子包紮傷口，望着深谷道：「這毛頭眞是厲害，奇怪，江湖上怎沒聽說過有這盲子？」

蛇怪拿出傷藥敷在黑鬍子的傷口上，也訝聲道：「他空手隻身便能抵住老大和老么的聯手，不能說不厲害了！」

恨恨的一咬牙，黑鬍子道：「他的兵器也眞怪，亮得我睜不開眼，一不小心，我才被他傷着的哪！」

奪命鞭把長鞭纏在腰身上，道：「幸虧已除去，否則終成大害。」

不倒翁猶有餘恨的道：「不見他死狀，心有不甘！」

一拍他的膀子，黑鬍子道：「人都死了，有啥好不甘？」

此時天早大亮，可是秋天的太陽却遲遲不露出雲端，大地依然一片陰霾、沉鬱、悶躁以及那濃濃的血腥……

六條矯健的身影逐漸消失，六鬼神帶着勝利的獰笑離去，遺留下追風俠和劍痴

的屍首暴露着，他們依然瞪睜着眼——死不瞑目！

却說君之楓——

君之楓祇覺得自己腳下一空，身子陡地失去重心，急急降下。

君之楓知道自己是掉下山崖下去了，他無法控制自己急降的身子，他耳邊祇聽到咻咻的聲音，其餘儘是一片茫然……

「完了！」君之楓心裏昇起悲哀的絕望、無助……

但他心有不甘，他本能的掙扎着，他即刻運起「一柱通天地玄玄罡氣」的護身氣功，企圖在掉落地面時能減低撞擊的力量，另外，他用勁的揮舞着手中的一剎刄，企圖能紮上樹枝或什麼的，以求自救！

「喀嚓！」一聲輕响，君之楓感手中的一剎刄一陣落實急降的身子猛地一頓！

「謝天謝地！」心頭揑了一把汗，君之楓暗暗慶幸着，顯然他是成功了——他那把一剎刄已刺進岩壁裏！

重重的喘了一口氣，君之楓穩定了一下心神，可是他馬上又大氣也不敢抽一下，他深怕自己吊着的身子如果一陣擺動，而致使岩壁鬆落的話，那豈不是功虧一簣，重新墜入谷底？

他屏着氣，一動也不敢動……

可是他立刻又焦急起來，這樣吊着也不是辦法呀！他知道他的力氣總會用盡的，他能這樣吊着一輩子嗎？當然不能！那他只有死路一條囉？「這，怎麼辦？」君之楓焦灼的急思着，他幾乎要惶恐起來！

但他立刻鎭定下來，他深知一切的着急，恐懼都無補於事，那只有加速死亡吧了，他極力思索如何逃生……

他用另一隻手撫摸崖壁，想發現是否有一塊凸出來或凹進去的地方，那麼便可以坐立，不用如此費力的吊着了，可是他發現在他能摸索的範圍裏，只是一片冷冰平坦的巖壁，也就是說一片陡直的峭壁！

他仍不灰心，他小心翼翼的換手握劍，然後又用另外一隻手摸索巖壁，但依然盡是濕漉滑膩而又平直的峭壁……

他沮喪的縮回手，這時他開始感到傷口的疼痛了——左肋及股的地方陣陣刺痛，以及右大股一陣抽痛！

他能感覺到那兩個傷口濕漉漉滑膩膩的，他眞的担心流血過多，但他又無法止血！方才那陣絕望重新盤據他的意識裏，他顫抖着自語道：「唉！天要亡我矣！」

但他腦中突然靈光一閃，何不乾脆就此跳下去？

他猜測或許離谷底不遠，再運上「一柱通天地玄玄罡氣」護罩週身，說不定就能死裏逃生，保住一條生命哪！

他興奮的想着，這或許是個好辦法？

可是他再想想總有點不對勁，萬一離谷底的距離不是自己所想像的那麼近，反而更深更長的話，那還不是九九歸零——死路一條麼？這，怎麼是好？

捨棄這個方法，還有什麼好方法呢？

這時候的君之楓已開始感到傷口的劇痛已幾乎到無法忍受的地步了，不僅如此，他還感到一陣眩暈，而且暈眩的厲害！

他差點失手墮下谷裏，他連忙用力一甩頭，咬了一下舌尖，長吸一口氣，緊緊握住劍柄……但，過了一會，那股子的暈眩又籠罩上來，他不知道是因爲自己太累的緣故，還是傷口流血太多？

咬了一咬牙，顧不了那麼多了，只好跳啦！意念打定，君之楓强自丹田運起一股精純之氣……

「對了！何不如此？」

突然他腦中靈光又一亮，叫了一聲，連忙把氣功散去……

他喜悅自得的從懷裏掏出亮光閃閃的一剎刄劍鞘，幹什麼用呢？

原來他發現自己既能靠一剎刄插入崖壁而使不墮落谷裏，那麼假設再有一枝一剎刄的話，不是可以利用它用它插入巖壁裏，然後拔出原先的一剎刄再往下插入崖壁，不就可以向下移動了嗎？

「這眞是一個絕妙方法！」他爲自己的想法而高興。

當然他是不可能再擁有另外一隻一剎刄，可是一剎刄的劍套也同樣具有一樣的功效啊，不是麼？它也可以用來刺入崖壁，只是它不像一剎刄那麼銳利鋒快吧了，但這只須費些力勁運點氣道就可以了！

一綫生機使君之楓既激動又興奮，他小心翼翼的把一股精堪的內功運足於左手，然後小心翼翼的猛然一紮！

「噗！」激起一片石屑巖碎，將近六寸長的劍鞘已插入四寸多。

然後君之楓用勁拔出一剎刄，往下方的巖壁一插，再抽出劍鞘刺下方的巖壁，如此週而復始，連續循環，君之楓便慢慢的向下移動了……

每當他往下移動一寸或半尺時，他的心便狂跳一下，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又充實了一點！不過一會工夫，君之楓往下移動的尺幅已有一丈多了！

正當他高興，突然——

崖壁陡地來一個凹下去，君之楓紮得一個不落實，引起崖壁的一陣鬆動崩落，君之楓的整個身子便如綫般直栽而下！

「啊！完了！」心頭悸怖的叫着，君之楓發出絕望的哀鳴！

「叭！」可是他驚魂未定，却感身子已碰落地面！

儘管這一摔摔得他幾乎暈死過去，但他一聲哼也沒哼，反而高興得張嘴大叫！

「哈！天不絕我！天不絕我！」

但他仍以爲是夢，他不敢相信這是事實，早知道離谷底這麼近，就不必費盡如此心機了，他雙手一陣摸索，當他摸觸到的盡是冷冰，崎嶇不平而又帶一點濕意的地面時，他重重的喘了一口氣，喃喃的道：「我眞死裏逃生了！」

一剎刄歸鞘，揣回懷裏，君之楓開始包紮傷口……

他發現左肋那塊傷口不甚打緊，不過擦傷了一點皮肉，雖然仍疼痛，但已不再流血了，主要的是右大股那片傷口，不倒翁的那支短矛安有勾矢，所以傷口很大，幸好並不很深，則否早就流血過多致死！

右大股的傷口依然濡濡流血，而且痛得厲害，幸好君之楓携帶有皇甫霏霏的「回魄十三丹」創藥，他先將傷口包紮止血，然後敷上回魄十三丹……

包紮好傷口，君之楓試行運氣，看看有無其他傷勢，還好，只有方才那摔跌的疼痛，以及一身的疲倦而已。

君之楓定下了心神，可是他感到很渴，一連串的奔波，驚險和受傷，使他此刻急需感到要水喝！

他咬着牙，拖着疲憊的身子站起來，然後凝神傾聽，想發現是否有水流聲……

他聽了半晌，突然他發現有人的呼吸聲！他着實吃了一驚，但他以為是自己聽錯了，絕谷之地怎會有人呢？他再次側耳凝聽……

沒錯！有人！就在右側七尺左右處！

君之楓一陣驚喜，有人那是太好了！

可是君之楓隨即警覺起來，他感到奇怪那人為什麼不開口呢？

莫非是六鬼神下來包抄自己？

一想到六鬼神，君之楓全身血液都沸騰起來！

他凝神警戒着……

過了好半晌——

君之楓仍不見那人有動靜……

他開始迷惑了……

他想可能不會是六鬼神吧，是的話早就殺自己了，再說聽呼吸的聲音也只有一個人而已，顯然不可能是六鬼神。

可是，對方怎不開腔呢？

他有着某種意圖嗎？……

莫非是啞巴？……

君之楓急速的思忖着，他簡直猜摸不出對方是何意向？

突然一陣破空之聲射來！

急急的，君之楓一個箭步向右躍開去，堪堪躲過那飛來的不明物體！

一陣憤怒，君之楓大聲道：「閣下，何人？」

「哈哈哈……閣下真是好身手哪！」一陣朗聲高笑，那傢伙終於開腔了。

一聽聲音不是六鬼神之輩，君之楓的心安了一半，可是對方的舉動不得不使他仍具戒心，他大聲道：「恕在下看不到閣下的豐姿俊采，敢請領教尊姓高名？」

「哈哈……」又是一陣長笑，那人笑聲中氣充足，洪亮非常，朗聲道：「老夫也記不得自家是什麼人了，你小子不妨稱呼老夫為『死谷老人』好了。」

「死谷老人？」好怪的稱呼，君之楓問道：「您是這谷裏的主人？」

那人回道：「可以這麼說。」

君之楓覺得對方好像對自己並沒啥壞意，抱了一拳，道：「在下胡智，因受人圍攻致墮落此谷，望前輩包涵是幸。」

「這老夫自然知道，看你這副狼狽樣，老夫只需一猜，準是八九不離十。」

那人一面回道，一面走向君之楓。

下意識的，君之楓往後退了一步……

「放心，老夫不會傷害你的。」

那人停下腳步，笑着道。

他停了一下又道：「老夫因為看到你從那麼高的地方摔下來，竟然能死裏脫生，感佩有加，故而忍不住也試試你閣下的功力，方才向你打去的不過是一塊小石子吧，你別太介意。」

「哦？」君之楓訝道：「您看到在下摔下來？」

那人道：「只是看到你吊在一丈多高的地方。」

「一丈多高而已？」君之楓驚異道。

那人道：「你閣下是盲人吧，否則這點距離，你是用不着絞盡這麼多腦汁的。」接着又道：「你真是聰明絕頂。但是老夫相信你閣下如果沒有那把鋒銳的兵器，以及太多的幸運，你閣下仍難逃一死，一定的。」

舐了一下唇角，君之楓問道：「這裏離頂端有多高？」

笑了一下，那人道：「百來丈吧。」

「好險！」一聽，君之楓情不自禁的叫了一聲。

見他樣子，那人似感到好笑，道：「俗話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所以老夫非常歡迎您閣下涖臨本谷。」

君之楓心中對他所存的問號一直沒有消失——從話中，那人既早在自己吊在崖壁之時便已發現自己，為何不願幫助自己下來？不是麼？那只是張口之勞，他只需告訴自己那「只有一丈的高」六字就可。

當然，他是沒有幫助自己的必要，所謂別人不幫助你是本份，幫助你則是情份。但見危救難，乃是義不容辭之事，難道說對方連一點「惻隱之心」也沒有麼？

挑了一下眉梢子，君之楓道：「我在想，我是否該開口向您要水喝？噢，不！事實上只需勞您閣下告訴在下水在那裏就可以了。」頓了一下，君之楓又道：「您閣下願意告訴我嗎？」

朗笑着，那人道：「老夫說歡迎你駕臨本谷，自是非常樂意為您閣下效勞。」

稍稍一停，接着道：「喏，水就在你右側方。」

「右側方？」

一陣疑惑，君之楓道：「怎聽不到水流的聲音呢？」

「你以為每一種水都在流動嗎？」笑了一聲，那人道：「那是一小潭永不乾涸的地下泉下。」

君之楓恍然大悟道：「敢問多遠？」

「九尺吧。」那人望一下那潭水道。

一躍身子，君之楓拿捏得很準，正好停在小小的水池邊。

那人讚道：「不凡！不凡！」

君之楓扒下身子，俯首便飲，飲了一個痛快。

直到肚子發脹，君之楓才停止他的牛飲，他把臉龐浸入水裏濯洗了一下，頓覺清涼異常，吁了一聲，揩乾臉上的水漬，站起來朝那人道：「謝謝您閣下了。」

那人嘿笑一聲，道：「別閣下閣上的，叫老夫死谷老人。」

楞了一下，君之楓聳了一肩，遂道：「謝謝您啦，死谷老人。」

死谷老人似乎很滿意，他走到君之楓跟前，笑道：「別太客氣，老夫不太喜歡這套。」

又一楞，君之楓直覺得這人太怪了。

想了一下，君之楓遂也不客氣的道：「死谷老人，你告訴我如何離開此谷？」

像是吃了一驚，死谷老人道：「離開？小子你是說離開這死谷？」

大驚！君之楓急道：「怎麼？不能離開嗎？」

死谷老人嘖了一聲道：「誰說你是聰明的？難道你不懂『死谷』這意思嗎？」

心胸猛跳，君之楓駭道：「死谷！難道真沒有出路嗎？」

（未完）